



釋迦譜卷第并序

彩

梁沙門釋僧祐撰

蓋聞菩提之為極也神妙亦通圓智湛
照道絕於形識之封理畢於生滅之境
形識久絕豈實誕於王宮生滅已畢
寧真謝於堅固哉但群萌長寢同
歸大覺緣來斯化感至必應若應而
不生誰與悟俗化而無名何以導世是
以標号釋迦檀種刹利體域中之尊
冠人天之秀然後脫屣儲宮真觀道
樹捨金輪而馭大千明玉毫而制法
界此其所以垂跡也爰自降胎至于
分塔瑋化千條靈瑞万變並義炳
經典事盈記傳而羣言參差首尾
散出事緒舛駁同異莫齊散出首尾
宜有貫一之區莫齊同異必資會通
之契故知博採難該而摭集易覓也
祐以不敏業謝多聞時因疾隙頗存
尋覽遂乃披經案記原始要終故述
釋迦譜記刊為五卷若夫胤哀託生
之源得道度人之要泥洹塔像之徵
遺法將滅之相摭衆經以正本綴世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 彩

記以附末使聖言與俗說分條古聞
共今跡相證万里雖邈有若躬踐千
載誠隱無隔面對今抄集衆經述而
不作庶晚尋訪力半叨倍弥率丹心
略敷摭頌

僧祐前札最勝尊 稽首清淨无比法
次歸離垢應真僧 三寶慈護永住世
僧末少信信不純 邪見迷沒陷衆苦
三藏遐曠難究尋 懈怠障導令法沒
故集本師源緣記 經律傳證增信想
仰承大士摭願心 敢厝和意於後世
願同見聞隨喜福 法燈延照盡來際

釋迦始祖初刹利相承姓緣譜第一
釋迦始祖初刹利姓瞿曇緣譜第二
釋迦六世祖始姓釋迦氏緣譜第三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衆數同異譜第五
釋迦同三千佛緣譜第六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釋迦始祖初刹利相承姓譜第一
初初天地欲成大水弥滿風吹結構

耕
迎譜卷第一
第三張
彩字號

以成世界此世欲成光音天福行命盡來生為人皆悉化生歡喜為食身光自在神足飛行无有男女尊卑眾共生故名曰衆生有自然地味猶如醍醐色如生酥味甜如蜜其後衆生以毛試嘗遂生味著漸成揣食光明轉滅无復神通食地味多者顏色麤頽其食少者顏色光澤因勝負故便相是非地味消歇咸皆懊惱咄哉為禍无復地味又生地皮狀如薄餅色味香美後復食之轉相輕慢地皮又滅又生地膚因食多少生諸惡法地膚復滅增一阿含經云自然地肥味如拈婆桃酒樓炭經云地肥不生更生兩枝菰挑其味亦甘久久食多共相形笑兩枝菰挑不生更生粳米後有自然粳米無有糠粃不加調和備衆美味衆生食之生男女形增一阿含經云時天子欲情意多者便成女人遂行情欲共相娛樂互相瞻視遂生欲想共在屏處為不淨行餘衆生見咄哉非法云何衆生有如是事男子見他可責即自悔過自身

釋迦譜卷第一 第四張 彩字号

投地其彼女人即送食與之狀之令
起因此世間便有不善夫主之名以
送飯與夫名之為妻其後衆生遂為
媼姝為自障蔽遂造屋舍以此因緣
世中立家其後衆生媼姝轉增遂夫
妻共住其餘衆生壽福行盡從光音
天來生此間在母胎中因此世間有
處胎生

樓炭經云後稍有所著便持童女與夫歌儻戲笑稱願言夫婦當使安隱尔時先造膳婆城乃至一切城郭自然粳米朝刈暮熟暮刈朝熟刈後隨生

中河金
長四寸

未有莖幹有衆生併取日糧如是相
教乃至併取五日粳米漸生糠粃刈
已不遠有枯株

樓炭經云後有嬾人取四五日糧所刈有處粳米便不復生祐以為撲心一動則物離其真精雲所感速於風電嘗聞兩漢之時東萊加租而海魚不出合浦貪珠而璣璣遠移以近代方古若合符契粳米不生未足異也

余時衆生懊惱悲泣各封田宅以分壇畔其後衆生自藏已米盜他田穀

釋迦譜卷第一
葉十張
宋書

無能決者議立一平等主善護人民
賞善罰惡各共減割以供給之時彼衆
中有一人形質長大容貌端正甚有
威德請以為主於是始有民主之名
墨無德律云古昔有王最初出世名
大人衆之所舉樓炭經云時彼衆
中有一人最尊端正威神巍巍衆人
便自當為我典主作君長号之曰王
以法取租是故名為刹利時閭浮利
天下富樂熾盛安隱生青草色如孔
雀尾有八千郡國人民聚落鷄鳴相
聞天下無病無大熱大寒大以法治
國奉行十善哀念人民如父母愛子
人民敬王如子敬父人壽大久後有
他王不如先王壽遂減至壽十萬歲
稍減至萬歲至今纔壽百歲
初民主有子名珍寶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真王
珍寶有子名好味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齊
好味有子名靜裏律名齊王樓炭云真有子名齊王
靜裏有子名頂生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頂生王
頂生有子名善行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善行
善行有子名宅行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宅行
宅行有子名妙味律名王樓炭云真有子名妙味

曇无德律名善王樓山天
經大大王有子名真王

牛樓夷王樓炭云真有子名齊

齊王有子名齊王

同各頂生王樓炭土

三有子名頂生王
延畢王樓炭云頂

名跋遮羅王樓矣

遊留子名和行

卷五

10

妙味有子名味帝 律名微麟陀羅王樓炭云

味帝有子名外仙 律名微麟陀羅王樓炭云

外仙有子名百智 律名含迦陀王樓炭云

百智有子名嗜欲 律名樓脂王樓炭云

嗜欲有子名善欲 律名修樓王樓炭云

善欲有子名斷結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斷結有子名大斷結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大斷結有子名寶藏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寶藏有子名大寶藏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大寶藏有子名善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善見有子名大善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大善見有子名无憂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无憂有子名洲渚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洲渚有子名殖生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殖生有子名山岳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山岳有子名神天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神天有子名進力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進力有子名牢車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牢車有子名十車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十車有子名百車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百車有子名牢弓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牢弓有子名十弓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十弓有子名百弓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百弓有子名養枝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養枝有子名善思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從善思以來有十族轉輪聖王相續

不絕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一名箭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如兔遮王有五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二名多羅葉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多羅葉王有五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三名馬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阿葉摩王有七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四名持地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持地王有七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五名伎術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迦陵伽王有九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六名瞻婆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瞻婆王有十四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七名拘羅婆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拘羅婆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八名般闍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般闍羅王有三十二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九名弥私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弥私羅王有八万四千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第八万四千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十名懿摩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懿摩王有百轉輪聖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家後有王名大善生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從懿摩王有子名烏婆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烏婆羅有子名淡婆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淡婆羅有子名尼求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尼求羅有子名師子頰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師子頰有子名淨王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淨王有子名菩薩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菩薩有子名羅睺羅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由此本緣名刹利種 律名波羅王樓炭云

祐案劫初草昧肇建皇極發源民王

迄于善思父子繼業三十三王自善思

以後云有十族轉輪第一如兔至第十

懿摩或是兄弟支角聖賢遞興容可

異族別起應天受命長源遙緒難以

意量也懿其世數凡八万四千二百一

十聖王仰尋白淨所承出自懿摩轉

輪相纂億葉重輝所以釋迦權應示

現降生託跡既顯苗裔遂彰然經舉

大數似亦未周昔犧農軒暉猶莫詳

釋迦譜卷第一 第九張 彩字

厥歲况飛行聖帝壽踰大椿其年世
邈絕豈凡識所揆哉

釋迦賢劫初姓瞿曇緣譜第二 出十二遊經

昔阿僧祇劫時有菩薩為國王其父
母早喪讓國與弟捨行求道遙見一
婆羅門姓曰瞿曇因從學道婆羅門
言當解王衣如吾所服受瞿曇姓於是
菩薩體瞿曇姓入於深山食果飲水
坐禪念道菩薩乞食還其國界舉國
吏民無能識者謂為小瞿曇菩薩於
城外甘蔗園中以為精舍

佛所行讚經云甘蔗之苗褒釋迦無
勝王淨財德純備故名曰淨飯案淨
飯遠祖乃是瞿曇之後身以其前世
居甘蔗園故經稱甘蔗之苗褒也
於中獨坐時五百大賊劫取官物路由
菩薩廬邊明日捕賊蹤迹在菩薩舍
下因取菩薩前後劫盜法以木貫身
立為大櫛血流於地是大瞿曇以天
眼見之便以神足飛來問曰子有何
罪酷乃介乎卿無子當何係嗣菩薩
答言命在須臾何陳子孫王使左右
弩射殺之大瞿曇悲哀涕泣下棺殮

釋迦譜卷第一 第十張 彩字

之取土中餘血以泥團之持著山中
還其精舍左血著左器中其右亦
然大瞿曇言是道士若其至誠天神
當使血化為人却後十月左即成男
右即成女於是便姓瞿曇氏一名舍
夷 舍夷外國貴仁賢劫來始為寶如
姓之号也 來釋迦越

案小瞿曇血化為人乃宿世之事也
至賢劫中當寶如來出世時瞿曇神
識始生此世界為王耳釋迦越此王
号也竊謂寶如來即是賢劫七佛
之名但譯胡為寶故與七佛名異耳
壽五百万歲

長阿含云拘樓孫佛時人壽四万歲
拘那含佛時人壽三万歲迦葉佛時
人壽二万歲今稱釋迦越王壽五百
万歲設使在拘樓孫世比於民壽則
過百倍也准例而求如以為殊然一
切業報未易思議也至釋迦文佛出
世間浮提人壽百歲唯鬱單曰壽千
歲耳

自下二十五王其壽二三百萬歲文
施竭王壽百万歲頂生王遮迦越左

釋迦譜卷第一 第十一張 彩字

脾右脾王皆壽十万歲從歡喜王皆
壽八万四千歲從惡念遮迦越殺一
牛祠祀害命失金輪得銀輪主三天
下壽万歲聖念王作鐵壽五千歲得
銅輪主二天下主西南喜殺王壽二
千五百歲得鐵輪主南天下其王有
太子行五 惡殺一戒壽千歲

古人有九病寒熱飢渴生老病死婆
羅門煞生祠祀從是生四百四病從
師子念王人壽轉減壽百二十歲從師
子念王後師子意王有八十四王人壽
轉減或壽八十七五十三二十
十歲者於後師子合車王 師子合車
王即師子

頻王子名白淨是菩薩父計菩薩身
終始并前後八万四千遮迦越王
遮迦越齊言飛行皇帝即轉輪王也
長阿含及曇無德律序轉輪世數其
明已顯於前此記抄撮難尋若依全
經宜以阿含為正大瞿曇氏純泐之姓
大方便經云白淨初以來嫡嫡相
承作轉輪王近來二世不作轉輪而
作閻浮提王
祐觀十二遊經不稱我聞復无佛言蓋

是羅漢注記之說也尋瞿曇氏族乃緣起宿世越至賢劫還即本姓葉因深遠不可思議也其所述轉輪略而不同世數之緒難得推按然瞿曇姓源頗為詳悉故撰之云

釋迦近世祖始姓釋緣譜第三出長阿舍經

乃往過去有王名鼓摩樓炭經云一摩

曇無德律云懿師摩沙塞律云鬱

摩一懿鬱此三音相近以音而推竊謂

懿摩是正但鼓懿字相似故傳寫謬

為鼓耳

王有四子一名面光二名烏食三名

路拍四名莊嚴案沙塞四子名與此各異莊嚴是白淨王所承也

其王四子少有所犯王擯出國到雪

山邊住直樹林中其四子母及諸家

屬皆追念之即共集議詣懿摩王所

自言大王當知與四子別久欲往者

視王即告曰欲往隨意時母眷屬聞

王教已即詣雪山至直樹林到四子

所時諸母各為其誓後懿摩王聞

四子生子端正王即歡喜而發此言

此真釋子能自存立因此名釋

釋義齊言能瑞應本起亦云釋迦為

能其解是同此四子並因能命氏也在直樹林故名釋胡語呼直亦云釋天生一音兼數義類多如此懿摩王即釋種先也

沙塞云過去有王名曰鬱摩王有

庶子四人一名照目二名聰目三名

調伏為四名居樓聰明神武有大威

德第一夫人有子名曰長生頑薄醜

陋眾人所賤夫人念言我子雖長才

不及物而彼四子並有威德因作所

歸必鍾此等當設何計固子基葉王

見愛念當設方便便自嚴飾承敬備

禮伺王喜悅意欲附近即便自言因愛

致情本由歡對我今憂深无復世意

微願若遂或有餘歡若不見許於是

盡矣王言汝欲何願理可從指不相

負便自王言王四子者聰明仁智並

有威德我子雖長頑薄醜陋承嗣大

統必競凌奪若王擯斥四子我情乃

安王言四子仁孝於國無怨云何擯

黜夫人言我心劬勞憂兼家國四子

神武民各懷歸樹黨已立一旦競逐

必相殲滅大國之祚隳為他有願王

圖之不公一子王言汝言是矣吾自知時即呼四子而告之曰汝有過於吾吾不忍見汝死各速出國尅已當生勿復闚關自貽後悔四子奉命即便裝嚴時四子母及同生姊妹並知无過而被擯黜不勝枉酷咸索同去又諸力士一切人民多樂隨從王悉聽之於是便去至雪山北東西遐迤南北曠大多諸名花甚好居處遂便頻止數年之中歸德如市遂大熾盛鬱為強國數年之後王思見子具報召之皆辭過不還王便三嘆我子有能因名釋種別傳云此國有釋迦樹甚茂威相師云此處必出國王因移四子立國故号釋種雖非經說即附異聞案此律說四子事緣與阿含經大同小異竊謂經變華戎譯人斟酌出經之人各有所受故往往不同也夫以史漢近書猶紛糅相反况於万里之外千歲之表哉明者固宜擇善而從懸領文外則可與言正矣且樓有子名烏頭羅頭羅有子名瞿頭羅瞿頭羅有子名尸休羅尸休羅有

四子一名淨飯

釋迦譜卷第一 第五張 彩字号

大智論云昔日種王名師子頰有四子長名淨飯長阿舍與曇無德律並同而弥沙塞猶云尸休羅子淨飯僅或傳寫脫略也若斷疑從多聞宜以阿舍等經為正

淨飯子名菩薩

祐仰惟錠光授記表号釋迦玄符冥契故託化釋種名非於未形之前跡孚於既生之後照灼人天聯綿曠劫其為源也遠矣乎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

世普經一名方等本起

菩薩佳兜率天其諸天子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惠諍不和無清淨行此鑿樹國舉動虛妄志性虛曠不應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諮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應降神

六十德文多不載

釋迦譜卷第一 第十六張 彩字号

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快樂无極人民滋茂殖衆德本迦維羅衛衆人和穆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淨王性行仁賢夫人曰妙英性温良猶天玉女護身口意强如金剛前五百世為菩薩母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曰强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為形第一六牙白鳥威神巍巍梵曲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獸一兔二馬三日鳥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雖善猛猶不知水之深淺白鳥之渡盡其源底聲聞緣覺其猶鬼馬雖渡生死不達法本菩薩大乘辟如白鳥解暢三界十二緣起了之本无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寒春末夏初樹始花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沸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鳥口有六牙諸根甯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趣於右脅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后黎妙曼寐忽覺白鳥王

釋迦譜卷第一 第十七張 彩字号

來處于胎身心安隱猶如逮禪瑞應本起去菩薩初下化乘白鳥冠日之精修行本起云夫人夢空中有乘白鳥光明照天下 詣無憂樹大花嚴經去菩薩從兜率墮天降神下時此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沆水末香種種莊嚴五者花鬘充滿六者衆寶流出七者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臂中放光普照此林現佛受生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无憂樹王心念言何所屋宅安於妙后時天帝釋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花香妓樂琦異之饌供養妙后身輕柔軟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心之疾請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菩薩在胎十月開化訓誨三十六載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乘菩薩臨產先現瑞應三十有二一者後園樹木自然生果二者陸地生青蓮花大如車輪三者枯樹生花葉四者天神率七寶

交露車至五者地中寶藏自出六者
名香好薰遍布遠近七者雪山五百
師子羅住城門八者白鳥子羅住殿
前九者天為四面細雨澤香十者宮
中自然百味飯食濟諸飢渴凡三十
二瑞文多不載瑞應及修行並同壇場左右嘆未曾
有王后臨產思入園觀嚴雲母寶車嫫
女圍繞出遊憐憫樹下王后坐師子
牀六反震動三千國土四天王挽王后
車梵天前導適至樹下樹即屈枝
自歸王后諸天百千咸共散花尔時
菩薩從右脅生

佛所行讚云優留王股生卑偷王手
生鼻施王頂生伽叉王腋生菩薩亦
如是從右脅而生大善權經云菩薩
發意能從兜率不由胞胎一時之頃
成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
所為乎若懷狐疑不聽受法故現處
胎衆人當謂后生菩薩必有惱患欲
現安隱母適攀樹枝菩薩誕生是為
菩薩善權方便忽然現身住寶蓮花
墮地行七步顯揚梵音天上天下為人
天尊

大善權經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
步是為正士應七覺意覺不覺也
舉手而言吾於世間設不現斯各當
自尊外道梵志必墜惡趣為善權方
便天帝釋梵雜名香水九龍在上而
下香水洗浴菩薩

瑞應本起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置
金机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雨
溫水右雨冷泉釋梵天衣裹之五百
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一時集至
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為
悉達漢言財吉五千青衣各生力士
白馬生駒形色如雪黃羊生羔五千
玉女皆來侍衛

修行本起云國中八万四千長者生
子悉男八万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
異毛色絕白毚毚貫珠故名為賽特
奴名闍特瑞應本起云奴名車匿馬
名健陟

菩薩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
菩薩察之臨母命終因來下生懷
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
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皆亦如是母

七日終應受忉利天上功祚適外彼
天五万梵天各執寶瓶二万魔妻手
執寶縷侍菩薩母

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
堪受其礼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長
阿含經云毗婆尸佛降神母胎專念
不乱安樂无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
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
母便薨福應昇天非菩薩各前處境
率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十月七
日之期故神變來下是菩薩善權方便
或有說言太子年幼誰能養育唯
大愛道能使長大耳大愛道者太子
姨母清淨无失時白淨王誚大愛道
乳哺令長時大愛道即可之衆釋尊
曰聞雪山有仙梵志名阿夷頭耆舊
多識明曉相法王大歡喜嚴駕白象
往詣阿夷頭道人披氎相太子見三
十二相軀體金色頂有肉髻其髮紺青
眉間白毫項出日光目睫紺色上下
俱眇口四十齒白齊平方頰車廣長
舌七家滿師子膺身方正修辟指長
足跟滿安平指内外握合縷掌手足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張 彩字号

輪千輻理陰馬藏鹿腸鈎鏢骨毛
右旋二孔一毛生皮毛細軟不受
塵水習有万字瑞應本起者同阿夷見此乃
增嘆涕涕悲不能言王惶懼而問
有不祥乎願告其意舉手答曰吉无
不利敢賀大王生此神人昨天地大
動其正為此我相法中王者生子有
三十二相者處國當為轉輪聖王七
寶自至若捨國出家為自然佛傷我
年已晚暮當就後世不覩佛興故自
悲耳王深知其能相為作三時殿選
五百妓女擇取端正才能巧妙迭代
宿衛王告大愛道擁護太子將詣天
祠太子在坐即時咬笑面目喜悅適
入天寺諸天形像各捨本位礼菩薩
足太子年七歲衆釋道徒乘羊車將
詣書師師名選友菩薩手執金筆梅
檀書餘明珠書床問師選友今師何
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法留而
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
四今師何言正有二種師問皆何所
名答曰梵書法留書護衆書疾聖書
龍鬼書捷書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張 彩字号

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
書文多不盡此六十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
時師歡悅說偈讚嘆菩薩為諸童子
一二分別諸字本末勸發无上正真
道意

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
問於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

時諸力士釋種長者答曰淨王若太
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王女且
太子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兒率
來以權方便今當試之使上工立妙
金像以書文字女人德義如吾所疏
能應妙耳時白淨王告右梵志入遊
夷衛國遍瞻察梵志同行觀一玉女
淨猶蓮花類玉女寶王問女梵志報
曰執杖釋種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
之呂羅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
夷到菩薩所諦視菩薩目未曾眴菩
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俱夷俱夷報
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遣梵
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
藝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
乎菩薩曰能王遍勅國中撞鐘擊鼓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張 彩字号

却後七日太子現術諸有藝術皆來
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是調達右
手牽為左手操然難陀出城門即牽
移路側菩薩出城曰是為身大臭勲
城內即右掌接擲置城外時大臣炎
光竿術第一言談竿術亦不能及樹
木藥草衆水滴數一一可知擣捕六
博天文地理八万異術一切諸會不
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故欲手搏菩薩
懸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
使身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
堅四十里埽難陀六十里菩薩百里
調達射中四十里鼓不能得過難陀
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引弓弓即折
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祖父
所執用弓奇異無雙无能者著於
天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无能張者
菩薩以手捺張併弓之聲悉聞城內
注箭放撥中百里鼓箭沒地中涌泉
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剎土六反震動
一切諸釋恠未曾有於時執杖釋種
以女俱夷為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
娛樂

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為採擇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名表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志不與之白淨王召而告之吾為太子聘取卿女善覺憂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取勝者我乃為之王勅羣目並出戲場太子舉為射中鐵圍山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七王為納妃簡選數千軍後一女名曰表夷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花女也太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之情欲有附近太子曰常得好花置我中間共視之寧好乎表夷即具好花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花汁汙於牀席久後復曰得好白紮置我中間兩人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紮又有近意太子曰却人有汙垢必汚此紮婦不敢近侍女咸疑謂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祇當生男遂以有身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聚菩薩无欲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

菩薩非男斯黃門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去於天變沒化生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時白淨王念言太子將無欲遊觀勅嚴治道路莫令不淨見不可意於時太子出東城門菩薩威神之所建立諸天化作老人跋白齒落目冥耳聾執杖僂步菩薩知而發問此為何人御者曰是名老人菩薩曰人命速駛猶山水流難可再過不獨此人天下皆令便迴還入宮愍念十方菩薩後復出南城門路見病人水腫身羸卧于道側菩薩問曰此是何人御者曰此名病人命在頃刻壽如髮菩薩曰万物無常有身有苦吾亦當然即還入宮後復遊觀出西城門見一人死室家園遠投淚悲哭菩薩問曰此為何人御者曰此為死人人生有死猶春有冬人物一統无生不終菩薩曰夫死痛矣精神攝矣吾見死者形壞體化而神不滅吾不能復以死受生往來五道勞我精神便迴車還復於異日出北城門見一沙門衣服整齊手執法器菩薩問

曰此為何人御者答此名比丘以棄情欲難汗如空慈心一切欲度十方菩薩言善哉雅是為快是吾所樂菩薩念言我不辭王而出家者便為不應即時靜夜入王宮殿光明照遠近其父覺起啓父王言諸天勸助今應出家父王悲泣何所志願何時當還菩薩言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无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无獲明旦即勅五百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四城門開閉聲四十里瑞應本起云表夷心疑其欲去坐起不解其側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辟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離心肺腑胃外是革囊中有臭屢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无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沸星適現即勅車匿起披提陟適宣此言四天王與無數閼叉龍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象鳥亦疲極寐

擇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七張 彩字号

修行本起云諸天言太子當去恐作
稽留召烏菟慢漢名櫟神適來宮園
內人櫟寐

車匿重悲門閉下鑰誰當開者諸鬼
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四神捧馬足
天帝前導放大淨光將諸佛樹俱夷
明日從寐起已自投於地今捨我去
為至何所

瑞應本起云王自到田上遙見太子
樹為曲枝隨陰其軀玉悚然寐寤驚
不識下馬作礼太子拜曰今一適此
大王何宜枉來得道當還不忘此誓
菩薩脫寶衣以付車匿還啓白父王
及以舍夷若成正覺當復來還車匿
淚下如雨白馬跪地舐菩薩足王觀
寶衣車匿白馬來還不見太子自投
墮地我子今為所至俱夷悲哀抱白
馬頭太子垂涕何以獨來王念菩薩
不捨心懷普占大目卿等長子抱孫
共相娛樂吾有一子離別入山擇取
卿等子弟五人追而侍之若中來者
還滅汝族五人追之不能及逮心自念
言是為逸人行不擇路何道之有歸

擇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八張 彩字号

去滅種不如住此甘菓美泉悉無所
乏菩薩自念欲作沙門至山水邊定
止天王知心持刀來帝釋受駭則成
沙門肉騷在處大善摧經云菩薩自
剃頭髮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
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
子首聞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為方便
菩薩往至屋連水邊閑居寂然思惟
六年示大勤苦日服一麻一米結加跌
坐亦不傾側大雨雷電冬夏默坐未
曾舉手以自障蔽衆人恠之取草木
枝耳鼻中亦不棄去

瑞應本起云菩薩取葉草布地叉手
閉目一心誓言使吾於此肌骨枯腐不
得佛終不起天神進食不受天令
左右自然生麻米日食一麻一米以
續精氣端坐六年觀佛三昧經云
坐道樹下形體羸瘠唯有金色光
明益顯是骨節相跬失繫龍文竟六
年已心自念言今以羸瘦之體往詣
佛樹後世有識謂餓得道吾寧可
服柔軟食平服其體然後成佛時
有長者女出嫁生男心中歡喜搆千

擇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九張 彩字号

頭牛展轉相飲取其淳乳作糜欲
祠樹神遣婢見佛坐不識何神還啓
大家樹下有神端正殊好女聞歡喜
欲往取糜糜跳出釜丈餘不可得取
女甚恠之天於虛空而出聲曰有
大菩薩已從座起汝本有願當先
飯之乃成正覺女聞天言即取乳糜
盛滿金鉢往屋連水邊菩薩以神通
力入水洗浴免率天子取天衣袈裟
奉上菩薩即取著之住屋連水長者
女奉乳糜稽首足下菩薩受食知氣
力元往詣佛樹路右一人名曰吉祥
又生青草柔滑不乱菩薩詣吉祥所
吾欲得草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
天化作八万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
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念言
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
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蓐
菩薩坐已計魔波旬竄為豪尊今
吾當成无上正覺當感令到降伏攝
化今乃發起三界衆生於時菩薩坐
佛樹下

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三十八日觀樹

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

須大光明覆蔽魔宮時魔波旬卧寐夢中見三十二變宮殿閭冥宮殿汙泥入於邪淫池水枯竭樂器破壞閱又極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不從其教凡三十二夢文多不載從夢而起恐怖毛豎召會大臣及諸兵衆說夢所見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見從汝往詣彼惑亂其行女詣菩薩綺語作姿三十有二姿卡屑口娑嫺細視現其眚脚露其手臂作鳬鴈鴛鴦哀鷹之聲凡四十二態文多不載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草囊盛臭而來何為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白父言我能往亂

願父莫愁即自在飾過踰魔后百千萬倍眇目作姿現諸妖冶礼敬菩薩旋繞七帀白菩薩言太子生時万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无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調身索摩今欲親近坐樹體疲宜須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百味太子寐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今天三女自見身肉膿囊涕垂九孔根本生藏熟藏迴伏婉轉踊生諸重有八千户走入小腸張口上向啖食諸藏髓脉生垂細於秋毫數甚衆多其女見此即便區吐即自見身左生地頭右生狐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駭却行而去伍頭視臍自見女形醜狀鄙穢復有諸重如手釧形團團相持而有衆口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諸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心匍匐而去呼嗟嘆息至魔王前魔毒益盛召四部十八億衆變為師子熊羆猿猴之形或垂頭人軀馳地之身磨山吐火雷電四繞獲持戈矛菩薩慈心一毛不動光

顏益好鬼兵不能得近多此一字觀佛三昧經云魔王大怒遍勅六天并諸八部往瞿曇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赴或有諸鬼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鐵箭末爛上起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眼聲如霹靂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頭六頭臂有六面膝頭兩面體毛如箭奮身射人張眼爛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瞿曇善人或能知呪當與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林甚可怖畏直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此衆或不能降伏瞿曇復脫寶冠擬地當閻羅王宮上告勅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鼻地獄刀輪劍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浮提魔王振吼勅諸兵衆速當瞿曇上震火雷雨熱鐵丸刀輪武器交橫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薩是時菩薩徐舉眉間毫擬阿鼻地獄今罪人見白毛流水澍如車軸大火熾滅自憶前世所作諸罪心得清涼稱南无佛以是因緣受罪畢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顛顛懊惱忽然還宮白毫直至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三張 彩字号

六天見白毛孔諸寶蓮花過去七佛在其花上如是白毛上至无色遍照一切如頗梨鏡八万四千天女視波自身狀如焦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无数天子天女皆發無上菩提道意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案地應時地動魔與宮屬顛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
枯尋法身無永羣有已滅覺智不起万動永寂而值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耶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引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塵堯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象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羣萌故居輪皇權制對本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妙跡因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為真欲觀如來失道愈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蓋謂證迹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无尋法身所觀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五張 彩字号

釋迦在七佛末種姓眾數同異譜第五 出長阿含
佛告諸比丘過去九十一劫時世有佛名毗婆尸如來至真出現于世復次過去三十一劫有佛名尸棄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於彼三十一劫中有佛名毗舍婆如來至真出現於世復次此賢劫中有佛名拘樓孫又名拘那含又名迦葉我今亦於賢劫中成取正覺

毗婆尸佛時人壽八万歲尸棄佛時人壽七万歲毗舍婆佛時人壽六万歲拘樓孫佛時人壽四万歲拘那含佛時人壽三万歲迦葉佛時人壽二万歲我今出世人壽百歲少出多減

毗婆尸佛出刹利種姓拘利若尸棄佛毗舍婆佛種姓亦亦拘樓孫佛出婆羅門種姓迦葉增一阿含云拘那含佛迦葉佛種姓亦亦我今如來至真出刹利種姓曰瞿曇

毗婆尸佛坐娑羅樹下成取正覺尸棄佛坐分陀利樹下成取正覺毗舍婆佛坐娑羅樹下成取正覺拘樓孫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五張 彩字号

佛坐尸利沙樹下成取正覺拘那含佛坐烏暫婆羅門樹下成取正覺迦葉佛坐尸拘律樹下成取正覺我今如來至真坐鉢多樹下成取正覺
毗婆尸如來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六万八千人二會弟子有十万人三會弟子有八万人尸棄如來亦三會說法初會弟子有十万人二會弟子有八万人三會弟子有七万人毗舍婆如來二會說法初會弟子有七万人次會弟子有六万人拘樓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四万一拘那含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三万人迦葉如來一會說法弟子二万人我今一會說法弟子千二百五十人

毗婆尸佛有二弟子一名騫茶二名提舍諸弟子中取為第一尸棄佛有二弟子一名阿毗浮二名三婆婆諸弟子中取為第一毗舍婆佛有二弟子一名扶遊二名鬱多摩諸弟子中取為第一拘樓孫佛有二弟子一名薩尼二名毗樓諸弟子中取為第一拘那含佛有二弟子一名舒槃那

二名鬱多樓諸弟子中寂為第一迦葉佛有二弟子一名提舍二名婆羅婆諸弟子中寂為第一今我二弟子一名舍利弗二名目捷連諸弟子中寂為第一

毗婆尸佛有執事弟子名曰無憂尸棄佛執事弟子名曰忍行毗舍婆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寂滅拘樓孫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覺拘鄰舍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安和迦葉佛有執事弟子名曰善友我執事弟子名曰阿難毗婆尸佛有子名曰方膺尸棄佛有子名曰無量比舍婆佛有子名曰妙覺拘樓孫佛有子名曰上勝拘鄰舍佛有子名曰導師迦葉佛有子名曰進軍今我有子名曰羅睺羅

毗婆尸佛父名槃頭利利王種母名槃頭婆提王所治城名槃頭波提尸棄佛父名明相利利王種母名光曜王所治城名曰光相毗舍婆佛父名善澄利利王種母名稱戒所治城名曰無喻拘樓孫佛父名礼得婆羅門種母名善枝王名安和隨王名故城名

安和拘鄰舍佛父名內德婆羅門種母名善勝是時土名清淨隨土名故城名清淨迦葉佛父名曰梵德婆羅門種母名曰財主是時王名波毗王所治城名波羅捺釋迦文佛父名淨飯利利王種母名大清淨妙王所治城名迦毗羅衛

觀佛三昧經云毗婆尸佛身長六十四由旬圓光百二十由旬尸棄佛身長四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五由旬通身光一百由旬毗舍佛身長三十二由旬圓光四十二由旬通身光六十二由旬拘留孫佛身長二十五由旬圓光三十二由旬通身光五十由旬拘鄰舍牟尼佛身長二十由旬圓光三十由旬通身光長四十由旬迦葉佛身長十六丈釋迦牟尼佛身長丈六圓光七尺佛身並紫金色

祐尋七佛相次化跡各殊夫法身平等非有優劣衆生業異故現應不同耳是以釋迦出世身相紫金而一千比丘咸見赭容十六信士偏觀灰色色自彼異佛恒壹也類此而言可無惑矣

釋迦同三千佛緣記第六 出藥王藥上觀經釋迦牟尼佛告大衆言我昔無數劫時於妙光佛末法之中出家學道聞五十三佛名聞已合掌心生歡喜復教他人令得聞持他人聞已展轉相教乃至三千人此三千人異口同音稱諸佛名一心敬礼以是因緣功德力故即得超越無數億劫生死之罪其千人者花光佛為首下至毗舍於莊嚴劫得成佛道過去千佛是也此中千佛者拘留孫佛為首下至樓至如來於賢劫中次第成佛後千佛者日光如來為首下至須弥相於星宿劫中當得成佛現在十方諸佛善德如來等亦得聞是五十三佛名故於十方世界各得成佛過去五十三佛名在藥王藥上觀經三千佛名在諸佛集功德花經千佛名号國土種姓父母弟子眷屬衆會年歲在賢劫經釋迦在賢劫中十佛第四成佛祐仰惟大覺之緣感也至矣極矣夫聞名致敬則勝業肇於須臾憑心相化則妙果成於曠利故五十三聖聲暖

釋迦譜卷第一 第三十九張 彩字号

微塵之前三千至真光錄恒沙之後
雖合掌之因似賒而樹王之報漸及
禮拜稱讚豈虛棄哉

釋迦內外族姓名譜第七 出長阿含經
釋種尸休羅王有四子 此出弥沙塞律

一名淨飯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云善薩父名白淨王

二名白飯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云善薩父名白淨王

三名斛飯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云善薩父名白淨王

四名甘露飯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云善薩父名白淨王

淨飯有二子一名菩薩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云白淨

二名難陀 大智論同十二遊經
云其小子名難陀

白飯有二子一名阿難二名調達
大智論云白飯二子跋提沙十二遊經云

斛飯有二子一名摩訶男二名阿難
大智論云斛飯二子提婆達多阿難十二遊經云

甘露飯有二子一名婆娑二名拔提
大智論云甘露飯二子摩訶男阿難十二遊經云

調達四月七日食時生身長一丈五

尺四寸 出十二遊經

菩薩四月八日夜半明星出時生身
長丈六 出十二遊經

佛弟難陀以四月九日生身長一丈
五尺四寸 出十二遊經

阿難以四月十日生身長一丈五尺
三寸 出十二遊經

善薩外家去迦維羅闍城 音善
里姓瞿曇氏作小王至百萬戶名一
億王 出十二遊經釋迦王宮諸羅一億王

菩薩婦家姓瞿曇氏舍夷長者名
水光其婦名月女有一城居近其邊
生女之時日將欲沒餘明照其家室
內皆明因字之為瞿夷 瞿夷音明女瞿夷

是太子第一夫人 出十二遊經
太子第二夫人生羅云者名耶惟檀
其父名移施長者

祐案瑞應本起善權衆經及大智論
並六羅睺羅是表夷所生而十二遊
獨去是第二夫人子從多而斯則宜
以瑞應為正

第三夫人名廣野其父名釋長者以

釋迦譜卷第一 第四十張 彩字号

有三婦故父王為立三時殿般有二
万妹女以太子當作遮迦王 音譯羅

三殿置六万妹女 出十二遊經
祐觀大覺佛應跡均俗典所以胤衷
繼招烟亞重明並緣發曠切故能置
讚靈化耳

釋迦弟子姓釋緣譜第八 出增一阿含經
佛告諸比丘有四大河水從阿耨達泉
出云何為四所謂恒伽新頭婆叉私陀
波恒伽水東流牛頭口出新頭南派
師子口出私陀西流為口中出婆叉
北流從馬口出是時四大河水繞阿
耨達泉已恒伽入東海新頭入南海
婆叉入西海私陀入北海今時四大河
入海已無復本名字同名為海此亦
如是有四姓云何為四剎剎婆羅門
長者居士種於如來所剎除瞿跋
著三法衣出家學道無復本姓但言
沙門釋迦子所以然者如來衆者其
猶大海四諦其如四大河除去結使人
於元畏涅槃城是故諸比丘諸有四
姓剎除瞿跋以信堅固出家學道者
彼當滅本名字自稱釋種中出家學

道比丘當欲論生子之義者當名沙門釋種子之所以然者生由我生從法而成是故比丘當求方便得作釋種子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

彌沙塞律云汝等比丘雜類出家皆捨本姓稱釋子沙門長阿含經云弥勒出世諸比丘弟子皆稱慈子如我今弟子稱為釋子

祐尋四河入溟俱名為海四族歸道並号曰釋可謂捨彼殊源同乎一味者矣

釋迦四部名聞弟子譜第九 比丘一百人 出增二阿舍經

佛言我聲聞弟子中第一初受法味

思惟四諦寬仁博識善能勸化將養

聖眾不失威儀即阿若拘隣比丘

善能勸道福度人民即優陀夷比丘

速成神通中不有悔即摩呵男比丘

恒飛虛空足不踏地即善肘比丘

乘虛教化意無榮莫即婆破比丘

居樂天上不處人中即牛跡比丘

恒觀惡露不淨之想即善勝比丘

將護聖眾四事供養即優留毗迦葉

比丘

心意寂然降伏諸結即迦葉比丘

觀了諸法都无所著即象迦葉比丘

威容端正行步庠序即馬師比丘

智慧无窮決了諸疑即舍利弗比丘

神足輕舉飛到十方即大目犍連比丘

勇猛精勤堪任苦行即二十億耳比丘

十二頭陀難得之行即大迦葉比丘

天眼第一見十方城即阿那律比丘

坐禪入定心不錯乱即離日比丘

能廣勸率施主齋講即陀羅婆摩羅

比丘

安造房室與招提僧即小陀羅婆摩

羅比丘

是貴豪種族出家學道即羅吒婆羅

比丘

善分別義敷演道教即大迦旃延比丘

堪任受籌不違禁法即軍頭婆摩

比丘

降伏外道履行正法即賓頭盧比丘

四事供養衣被飯食又瞻視疾病供給

醫藥即識比丘

言論辯了而無疑滯又能造偈誦嘆

如來德即謂鵬耆舍比丘

得四辯才觸難答對即摩訶拘締

羅比丘

清淨閑居不樂人中即堅牢比丘

乞食耐辱不避寒暑即難提比丘

獨處靜坐專意念道即金毗羅比丘

一坐一食不移于處即施羅比丘

守持三衣不離食息即浮弥比丘

樹下坐禪意不移轉即孤疑離日比丘

苦身露坐不避風雨即婆蹉比丘

獨樂空閑專意思惟即陀素比丘

著五納衣不著榮飾即旦婆比丘

常樂寂閑不處人中即優多羅比丘

恒坐草蓐日福度人即盧醯甯比丘

不與人語規地而行即優鉢摩居江

比丘

坐起行步常入三昧即那提比丘

好遊遠國教授人民即曇摩留支

比丘

喜集聖眾論說法味即伽係比丘

壽命極長終不中天常樂閑居不處

眾中即婆拘羅比丘

能廣說法分別義理即滿願子比丘

奉持戒律无所觸犯即優波離比丘

釋迦譜卷第一 第四五張 彩字号

得信解脫意無猶豫即婆迦利比丘
天體端正與世殊異諸根寂靜心不
變易即難陀比丘

辯才卒起解人凝滯即婆迦利比丘
能廣說義理不有違即尼比丘

喜著好衣行本清淨即天須菩提
比丘

常好教授諸後學即難陀比丘

善誨禁戒比丘居僧即須摩那比丘

功德威滿所適无短即尸婆羅比丘

具足衆行道品之法即優波先迦蘭

陀子比丘

所說如悅不傷人意即婆迦先比丘

修行安般思惟惡露即摩訶延那比丘

計我无常心无有想即優頭樂比丘

能雜種論暢悅心識即拘摩羅迦葉

比丘

著弊惡衣無所羞耻即面王比丘

不毀禁戒誦讀不懈即羅云比丘

以神足力能自隱瞠即般兔比丘

能化形體作若干變即利般兔比丘

豪族富貴天性柔和即釋王比丘

乞食無厭足教化无窮氣力强威無

釋迦譜卷第一 第四六張 彩字号

所畏難即婆提婆羅比丘

音響清徹聲至梵天即羅婆那婆

提比丘

身體香潔熏于四方即耆迦闍比丘

知時明物所至无疑所憶不忘多聞

廣遠堪任奉上即阿難比丘

莊嚴服飾行步顧影即迦持利比丘

諸王敬待羣臣所宗即月光比丘

天人所奉恒朝侍省以捨人形像天

之貌即輪提比丘

諸天師導首受正法即天比丘

自憶宿命無數劫事即果衣比丘

體性利根智慧深遠即央掘魔比丘

能降伏魔外道邪業即僧迦魔比丘

入水三昧不以為難廣有所識人所

敬念即質多舍利弗比丘

入火三昧普照十方即善來比丘

能降伏龍使奉三尊即那羅陀比丘

降伏鬼神改惡修善即鬼地比丘

降伏沓耆勤行善行即盧遮比丘

恒樂空定分別空義志在空寂微妙

德業即須菩提比丘

行無想定除去諸念即耆利魔比丘

釋迦譜卷第一 第四七張 彩字号

入無願定意不起乱即炎威比丘

入慈三昧心无恚怒即梵摩達比丘

入悲三昧成就本業即須深比丘

得喜行德無若干相即婆伽陀比丘

常守護心意不捨離即曜波迦比丘

行炎威三昧終不解脫即曇弥比丘

言語麤獷不避尊貴入金光三昧即

比利陀婆迦比丘

入金剛三昧不可沮壞即无畏比丘

所說決了不懷怯弱即須泥多比丘

恒樂靜寂意不處乱即陀摩比丘

義不可勝終不可伏即須羅羅比丘

曉了星宿豫知吉凶即那伽波羅比丘

恒喜三昧憚悅為食即婆私吒比丘

常以法喜為食即謂須夜奢比丘

恒行忍辱對至不起即滿願威明

比丘

修習日光三昧即弥奚比丘

明竿術法无有差錯即尼拘留比丘

分別等智恒不忘失即鹿頭比丘

得雷電三昧不懷恐怖即地比丘

觀了身本即那比丘

寂後取證得漏盡即須拔比丘

名聞比丘居五十人

久出家學國王所敬即大愛道瞿曇
弥居

智慧聰明即識摩居

神足第一感致諸神即優鉢花色居
行頭陀法十一限身即機梨舍瞿曇
弥居

天眼第一所照无碍即奢拘利居

坐禪入定意不散即奢摩居

分別義趣廣演道教即波頭蘭闍那居

奉持律教无所加犯即波羅遮那居

得信解脫不復退還即迦旃延居

得四辯才不懷怯弱即跋提勝居

自識宿命無數劫事即拔陀毗離居

顏色端正人所愛敬即醯摩闍居

降伏外道立以正教即輸那居

分別義趣廣說分部即曇摩提那居

著嚴弊衣不以為愧即優多羅居

諸根寂靜恒若一心即光明居

衣服齊整常如法教即單頭居

能離種種論亦無疑滯即檀多居

堪任造偈讚如來德即天與居

多聞廣博恩惠接下即瞿卑居

恒處閑靜不居人間即無畏居

苦體乞食不擇貴賤即毗舍御居

一處一坐終不移易即拔陀婆羅居

遍行乞求廣度人民即摩怒呵利居

速成道果中間不滯即陀摩居

執持三衣終不捨離即須陀摩居

恒坐樹下意不改易即迦那居

恒居露地不念覆蓋即奢陀居

樂空閑處不在人間即優迦羅居

長坐草蓐不著紋飾即離那居

著五納衣以次分衛即阿奴波摩居

樂空寂閑即優伽摩居

多遊於慈愍念生類即清明居

悲泣衆生不及道者即素摩居

喜得道者顧及一切即摩陀利居

護守諸行意不遠離即迦羅伽居

守空執虛了之无有即提婆修居

心樂无想除去諸著即日光居

修習无願心恒廣濟即末那婆居

諸法无疑度人無限即毗摩達居

能廣說義分別深法即普照居

心懷忍辱如地容受即曇摩提居

能教化人使立檀會辨具牀座即須夜

度居

心以永息不興乱想即因提闍居

觀了諸法而无厭足即龍居

意強勇猛無所染著即拘那羅居

入水三昧普潤一切即婆須居

入火光三昧悉照諸類即降提居

觀惡露不淨分別緣起即遮波羅居

育養衆人施與所乏即守迦居

最後取證即拔陀軍陀羅拘夷國居

名聞優婆塞四十人

初聞法藥成賢聖證即三果商客

第一智慧即質多長者

神德第一即乾提阿藍

降伏外道即掘多長者

能說深法即優波掘長者

恒坐禪思即呵侈阿羅婆

降伏魔官即勇健長者

福德盛滿即闍利長者

大檀越主即須達長者

門族成就即派逸長者

好問義趣即生漏婆羅門

利根通明即梵摩俞

諸佛信使即御馬摩納

釋迦譜卷第一 第五十三張 彩字号

計身無我即喜聞琴婆羅門

論不可勝即毗舍婆羅門

言語速疾能造偈誦即優波離長者

喜施好寶不有恠心即殊提長者

建立善本即優迦毗舍離

能說妙法即寂上无畏優婆塞

所說无畏即頭摩大將領毗舍離

好喜惠施即毗沙王

所施俠少即光明王

建立善本即王波斯匿

得無根善信起歡喜心即王阿闍

至心向佛意不變易即優填王

承事正法即月光王子

供奉聖眾意恒平等即造祇桓王

常喜濟彼不自為己即師子王子

善恭奉人无有高下即无畏王子

顏貌端正與人殊勝即鷄頭王子

恒行慈心即不居長者

心恒悲念一切之類即摩訶納釋種

常行喜心即拔陀釋種

恒行護心不失善行即毗闍先優婆塞

堪任行忍即師子大將

能難種論即毗舍優婆塞

釋迦譜卷第一 第五十三張 彩字号

賢聖默然即難提波羅優婆塞

勤修善行無有休息即優多羅優

婆塞

諸根寂靜即天優婆塞

寂後受證即拘夷那竭摩羅

名聞優婆夷三十人

初受道證即難陀難陀婆羅優婆夷

智慧第一即久壽多羅優婆夷

恒喜坐禪即須毗耶女優婆夷

慧根了了即毗浮優婆夷

堪能說法即央竭闍優婆夷

善演經義即跋陀婆羅優婆夷

降伏外道即婆脩陀優婆夷

音響清徹即無憂優婆夷

能種種論即婆羅陀優婆夷

勇猛精勤即須優婆夷

第一供養如來即摩利夫人

承事正法即須賴婆夫人

供養聖眾即捨弥夫人

瞻視當來過去賢士即月光夫人

檀越第一即雷電夫人

恒行慈三昧即摩訶先優婆夷

行悲哀慙即毗提優婆夷

釋迦譜卷第一 第五十三張 彩字号

喜心不絕即拔陀優婆夷

行守護業即難陀母優婆夷

得信解脫即照曜優婆夷

恒行忍辱即无憂優婆夷

行空三昧即毗離先優婆夷

行无相三昧即優那陀優婆夷

好教受彼即尸利夫人優婆夷

善能持戒即央竭摩優婆夷

形貌端正即雷炎優婆夷

諸根寂靜即寂勝優婆夷

多聞博智即泥羅優婆夷

能造頌偈脩摩迦提无所怯弱即須

達女優婆夷

寂後取證優婆夷者即藍優婆夷

祇歷觀學者業盛則聲流其在悠悠

未足算也故十大弟子以第一為標

四部之眾以名聞自顯所謂眾所知

識出乎其類者也嗟夫後進思自勵

焉

數各長一人

釋迦譜卷第一

釋迦譜卷第一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此本五卷，資、磧、普、南、徑、清爲十卷，具體分卷，另當勘出。
- 一 此本卷一中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文與資、磧、普、南、徑、清大異，茲以清藏本爲別本（即本緣譜第四之一至第四之五）附於本卷後。又卷二中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記第十四之前，資、磧、普、南、徑、清有出家緣記四種，亦以清藏本爲別本（出家緣記第十至第十二作爲卷六，第十三作爲卷七）附於本卷後
- 一 四七七頁中一行「卷第一并序」，徑作「序」。
- 一 四七七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作「蕭齊釋僧祐撰」；徑、清無。
- 一 四七七頁中一〇行「真觀」，南、徑、清作「貞觀」。

- 一 四七七頁中一一行第六字「馭」，資、磧、普、南、徑、清作「御」。
- 一 四七七頁中一七行第六字「諱」，資、磧、普、南、徑、清作「訊」。
- 一 四七七頁中一九行第一三字「故」，諸本（不含石，以下各卷同）作「敬」。
- 一 四七七頁中二〇行「記刊爲五」，資、普作「記刊爲十」；磧、南、徑、清作「記刊爲十」；麗作「記刊爲五」。
- 一 四七七頁下四行第一一字「彌」，諸本作「敬」。
- 一 四七七頁下八行首字「僧」，諸本作「像」。
- 一 四七七頁下一〇行末字「想」，諸本作「根」。
- 一 四七七頁下一三行至二一行目錄，徑、清無。
- 一 四七七頁下一四行「始祖」，資、磧、普、南、徑、清作「賢」。
- 一 四七七頁下一六行「第四」，徑、清作「第四之一」。
- 一 四七七頁下一七行至二一行目錄

- 資、磧、普、南無。
- 一 四七七頁下二一行第六字「聞」，麗作「聞」。
- 一 四七七頁下二二行「姓譜」，資、磧、普、南、徑、清作「姓緣譜」。
- 一 四七八頁上一行第一一字「天」，麗作「天上」。
- 一 四七八頁上四行第二字「生」，麗作「生世」。
- 一 四七八頁上六行第二字「毛」，諸本作「手」。
- 一 四七八頁上八行「因勝負故」，資、磧、普、南、徑、清作「因有勝負」。
- 一 四七八頁上「光澤」，麗作「光澤遂生勝負」。
- 一 四七八頁上一九行「意多者」，資、普作「意多多者」；磧、南、徑、清作「意欲多者」。
- 一 四七八頁上二〇行「娛樂」，資、磧、普、南、徑、清作「娛樂也」。
- 一 四七八頁中九行第一一字「持」，磧、普、南、徑、清作「將」。
- 一 四七八頁中一〇行第八字「言」，

麗作「爲」。同行「當使安隱」，資、
磧、普、南、徑、清作「常使安隱也」。

一 四七八頁中一三行第五字「有」，
諸本作「時有」。

一 四七八頁中一四行首字「教」，資、
磧、普、南、徑、清作「效」。

一 四七八頁中一五行「遂有枯株」，
諸本作「有枯株現」。

一 四七八頁中一八行第八字「雲」，
諸本作「靈」。

一 四七八頁中二〇行末字「方」，磧、
南作「万」。

一 四七八頁下一一行「八千」，諸本
作「八万」。

一 四七八頁下一五行第七字「壽」，
磧、普、南、徑、清作「其壽」。

一 四七八頁下一八行夾註全文，資、
磧、普、南作「律云名樓夷王樓炭
闕此王」；徑、清作「律云名樓夷王
樓炭經闕此王」；麗作「律云名樓
夷王樓炭經闕此王名」。

一 四七八頁下一九行夾註「樓炭」，

徑、清作「樓炭經」。下至次頁上各
行夾註同。

一 四七八頁下二一行及次頁上二一
行夾註、次頁中一行夾註右、次頁
中二行夾註右「律名」，資、磧、普、
南、徑、清作「律云」。

一 四七八頁下二二行夾註左「遮留」，
資、磧、普、南、徑、清作「遮留王」。

一 四七八頁下末行夾註末字「无」，
麗作「无此王名」。

一 四七九頁上二行夾註「梨肆王」，
資、磧、普、南、徑、作「梨肆王」。

一 四七九頁上四行夾註右「樓炭云」，
資、磧、普、南作「樓炭經云」。

一 四七九頁上五行夾註右「修樓王」，
資、磧、普、南、徑、清作「修樓脂王」。

一 四七九頁上七行夾註右「婆那」，
資、磧、普、南、徑、清作「波羅那」。
同行夾註左「波那」，資、磧、普、南、
徑、清作「波那王」。同行夾註末字
「釋」，諸本作「那」。

一 四七九頁上八行夾註左「大波那」，

資、磧、普、南、徑、清作「大波那王」。

一 四七九頁上九行夾註右「摩訶舍」，
資、磧、普、南、徑、清作「摩訶貴舍」。

一 四七九頁上一三行夾註左「大善
見」，資、磧、普、南、徑、清作「大善
見王」。

一 四七九頁上一五行夾註左「迷留」，
資、徑、清作「迷留」。

一 四七九頁上一八行至二〇行夾註
右「律名」，資、磧、普、南、徑、清作
「律同名」。

一 四七九頁中一行夾註右「能師王」，
資、磧、普、南、徑、清作「能師子王」。

一 四七九頁中四行夾註左「經云」，
資、磧、普、南、徑、作「云」。

一 四七九頁中一〇行夾註右「律云」，
徑、清作「律名」。同行夾註左「阿
波」，徑、清作「波波」。

一 四七九頁中一四行夾註「者迦陵」，
諸本作「五者迦陵」。

一 四七九頁中二〇行夾註右第六字
「般」，資、磧、普、南、徑、清作「般

閣」。

一 四七九頁下二行夾註「十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十者一」。

一 四七九頁下二行及三行「懿摩」，麗作「鼓摩」。

一 四七九頁下三行夾註左「一百一王」，資、磧、普、南作「百一」；徑、清作「百一王」。

一 四七九頁下五行夾註右「子名」，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子名」。

一 四七九頁下六行夾註左「有子字」，麗作「有子摩」。

一 四七九頁下九行及次行「淨王」，諸本作「淨飯王」。同行夾註左第六字「生」，資、磧、普作「王」。

一 四七九頁下一三行夾註右「昔至今」，諸本作「從昔至今」。

一 四七九頁下一六行「轉輪」，資、麗作「轉論王」；磧、普、南、徑、清作「轉輪聖王」。

一 四七九頁下二一行「億葉重輝」，資、磧、普、南、徑、清作「億葉重耀」。

一 四七九頁下末行「犧農軒暉」，資作「義農軒暉」；磧、普、南、徑、清作「義農軒暉」。

一 四八〇頁上九行「還其」，資、磧、普、南、徑、清作「遂還」。

一 四八〇頁上一三行「淨飯」，資、磧、普、南、徑、清作「淨飯王」。

一 四八〇頁上一五行第六字「經」，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八〇頁上一九行「大樹」，諸本作「標」。

一 四八〇頁上末行末字「殮」，資、磧、普、南、徑、清作「斂」。

一 四八〇頁中六行正文第八字及一行第五字「寶」，資、磧、普、南、徑、清作「當寶」。

一 四八〇頁中八行第九字「乃」，資、磧、普、南、徑、清作「乃是」。

一 四八〇頁中一二行首字「之」，諸本作「之一」。

一 四八〇頁中一七行第一二字「民」，資、磧、普、南、徑、清作「人」。

一 四八〇頁中二一行末字「耳」，資、磧、普、南、徑、清作「也」。

一 四八〇頁下五行第三字及次行第八字「主」，資、磧、普、南、徑、清作「王主」。六行第八字麗同。

一 四八〇頁下六行「王有」，資、磧、普、南、徑、清作「有一」。

一 四八〇頁下七行第四字「五」，麗作「五百歲得」。同行「一減壽」，徑、清作「減壽一」。

一 四八〇頁下一一行「人壽」，資、磧、普、南、徑、清作「人命」。

一 四八〇頁下一七行「轉輪」，資、磧、南、清作「輪轉」。同行末字「其」，諸本作「甚」。

一 四八〇頁下一九行第八字「大」，資、磧、普、南、徑、清作「名」。

一 四八〇頁下二一行「二世」，徑、清作「一世」；麗作「三世」。

一 四八一頁上二行第一二字「姓」，資、磧、普、南、徑、清作「姓案」。

一 四八一頁上五行末字「云」，資、磧、

一 普、南、徑、清作「云爾」。

一 四八一頁上六行「近世」，資、磧、

普、南、徑、清作「六世」。同行第八字「釋」，徑、清作「釋迦氏」。

一 四八一頁上七行「鼓摩」，諸本作「懿摩」。

一 四八一頁上八行第六字「懿」，麗作「鼓」。

一 四八一頁上一行末字「耳」，資、磧、普、南、徑、清作「也」。

一 四八一頁上一七行第七字「與」，諸本作「我與」。

一 四八一頁上一九行「教已」，資、磧、普、南、徑、清作「聽已」。

一 四八一頁上二〇行「諸母」，諸本作「諸母等」。同行末字「聞」，資、

磧、普、南、徑、清作「聞其」。

一 四八一頁中二行「故名」，資、磧、普、南、徑、清作「故名爲」。

一 四八一頁中一三行「自言因愛」，資、磧、普、南、徑、清作「自言恩愛」；麗作「白言因愛」。

一 四八一頁中二一行「家國」，徑、清作「國家」。

一 四八一頁下四行「闕闕」，磧、南、清作「闕闕」。

一 四八一頁下五行「莊嚴」，資、磧、南作「莊嚴」。

一 四八一頁下九行第八字「花」，磧、普、南、徑、清作「果」。

一 四八一頁下一七行第一二字「譯」，資、磧、普、南、徑、清作「必譯」。

一 四八一頁下一八行第九字「愛」，徑、清、麗作「受」。

一 四八一頁下一九行第六字「近」，資、磧、普、南、徑、清作「延」。同行末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八一頁下二〇行第一一字「者」，資、磧、普、南、徑、清作「昔者」。

一 四八一頁下二二行「頭羅」，諸本作「烏頭羅」。

一 四八二頁上四行第六字「猶」，諸本作「獨」。

一 四八二頁上五行「宜以」，磧、南、

徑、清、麗作「則宜以」。同行第一二字「聞」，麗無。

一 四八二頁上六行「阿舍」，資作「阿舍多則宜以阿舍」。

一 四八二頁上八行第四字「錠」，徑、清作「定」。

一 四八二頁上一二行至四八八頁上末行「釋迦降生……法身所觀」經文與諸本大異，今以清藏本爲別本（即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

四之一至第四之五）收錄卷後並校以資、磧、普。

一 四八八頁中一行「釋迦……譜第五」以下經文，資、磧、普、南、徑、清載於卷第六。

一 四八八頁中一行夾註「長阿舍」，徑、清作「阿舍」。

一 四八八頁中二一行「婆羅」，資、磧、普、南、徑、清作「波羅」。

一 四八八頁中末行「婆羅」，資、磧、普、南、徑、清作「婆羅」。

一 四八八頁下二行「婆羅門」，資、磧、

普、南、徑、清作「婆羅」。

一 普、南、經、清無。

一 四八八頁下四行第三字「至」，經、清作「正」。

一 四八八頁下一二行第一一字「一」，諸本作「人」。

一 四八九頁上一二行「方曆」，南、經、清作「方友」。

一 四八九頁上一二行第九字「忒」，資、磧、普、南、經、清作「戒王」。

一 四八九頁中二行第七字及一二字「土」，南、經、清作「王」。

一 四八九頁中四行第五字「曰」，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四八九頁中一行「毗舍佛」，資、磧、普、南、經、清作「毗舍婆佛」。

一 四八九頁中一行「三十二」，資、磧、普、南、經、清作「四十二」。

一 四八九頁中一行「二十」，資、磧、普、南、經、清作「二十五」。

一 四八九頁中一行「七尺」，資、磧、普、南、經、清作「七尺七」。

一 四八九頁中二二行至末行「色自

彼」，資、磧、普、南、經、清作「自彼見」。

一 四八九頁下一行第八字「記」，清、麗作「譜」。

一 四八九頁下二二行末字「相」，資、清作「想」。

一 四八九頁下末行第八字「利」，諸本作「劫」。

一 四八九頁下末行末字「暖」，資、磧、普、南、清作「煥」；經作「喚」。

一 四九〇頁上一五行右夾註「跋提」，諸本作「跋提提」。同行夾註左「二

子」，資、磧、普、南、經、清作「有二子」。

一 四九〇頁上一九行夾註右「一女」，磧作「三女」。

一 四九〇頁上二〇行夾註右「淨淨王」，磧、普、南、經、清、麗作「設淨王」。

一 四九〇頁上二一行夾註右「淨飯王」，資、磧、普、南、經、清作「淨飯」。

一 四九〇頁上二二行夾註左「名名

不同」，諸本作「名各不同」。

一 四九〇頁上二二行夾註左第三字「列」，諸本作「例」。

一 四九〇頁上末行至本頁中一行「一丈五尺四寸」，資、磧、普、南、經、清作「丈五四寸」。本頁中四行至五行同。

一 四九〇頁中六行至七行「一丈五尺三寸」，資、磧、普、南、經、清作「丈五三寸」。

一 四九〇頁中二〇行「裘夷」，資、磧、普、南、經、清作「瞿夷」。

一 四九〇頁中二一行第一一字「而」，資、磧、普、南、經、清無。

一 四九〇頁下五行「姻亞」，資、磧、普、南、經、清作「姻婭」。

一 四九〇頁下二〇行「除去」，資、磧、普、南、經、清作「除其」。

一 四九〇頁下末行「自稱」下，資、磧、普、南、經、清有「釋迦弟子所以然者我今正是釋迦子從」十六字。

一 四九一頁上一行第四字「當」，資、

一 四九一頁上二行第一一字「由」，
資、磧、普、南、徑、清作「皆由」。

一 四九一頁上二行至三行「從法而
成」，資、磧、普、南、徑、清作「從法
起從法成」；麗作「成從法而成」。

一 四九一頁中三行「庠序」，
資、磧、清作「詳序」。

一 四九一頁中九行及本頁下八行「離
曰」，資、磧、普、南、徑、清作「離越」。

一 四九一頁中一〇行第六字「主」，
磧、普、南、徑、清、麗作「立」。

一 四九一頁下一〇行第六字「意」，
資、磧、普、南、徑、清作「善」。

一 四九一頁下一三行第五字「曰」，
資、磧、普、南、徑、清作「越」。

一 四九一頁下一四行末字「江」，
麗作「汧」。

一 四九二頁上四行「凝滯」，
資、磧、普、南、徑、清作「疑滯」。

一 四九二頁上五行第九字「即」，諸
本作「即斯」。

一 四九二頁上八行第五字「諸」，
資、磧、普、南、徑、清作「諸在」。

一 四九二頁上一三行「如悅」，諸本
作「和悅」。

一 四九二頁上一四行「摩訶」，
資、磧、普、南、徑、清作「摩訶迦」。

一 四九二頁上二〇行「般兔」，
資、磧、普、南、徑、清作「般菟」。

一 四九二頁上二二行「利般兔」，
資、磧、普、南、徑、清作「周利般菟」。

一 四九二頁上二二行「豪族」，
磧作「家族」。

一 四九二頁上末行第五字「足」，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四九二頁中一〇行「輪提」，
磧、南、徑、清作「輪提」。

一 四九二頁中一一行「盲受」，
資、磧、普、南、徑、清作「指授」。

一 四九二頁中二〇行「降伏沓愁」，
資、磧、普、南、徑、清作「降軋沓和」。

一 四九二頁中二行「盧遮」，
資、磧、普、南、徑、清作「毗盧遮」。

一 四九二頁中末行「耆利魔」，
資、磧、普、南、徑、清作「耆利摩難」。

一 四九二頁下三行「湏深」，
資、磧、普、南、徑、清作「須彌」。

一 四九二頁下四行「婆彌陀」，
資、磧、普、南、徑、清作「婆彌陀」。

一 四九二頁下八行「陀陀」，
資、磧、普、南、徑、清作「陀」。

一 四九二頁下二二行「忍怖」，
資、磧、普、南、徑、清作「忍怖」。

一 四九二頁下二二行「那比丘」，
資、磧、普、南、徑、清作「頭那比丘」。

一 四九二頁下末行第五字「得」，
資、磧、普、南、徑、清作「獲得」。

一 四九三頁上六行第五字「十」，諸
本作「無」。

一 四九三頁上一四行「拔陀」，
資、磧、普、南、徑、清作「拔陀迦」。

一 四九三頁上二〇行「單頭尼」，
資、磧、普、南、徑、清作「禪頭尼」。

一 四九三頁中二行「御尼」，諸本作
「佉尼」。

一 四九三頁中七行「瑒那尼」，資、磧、普、南、徑、清作「瑒須那尼」。

一 四九三頁中一〇行「紋飾」，資、磧、普、南、徑、清作「裝飾」。

一 四九三頁中一七行「守空執虛了之」，資、磧、普、南、徑、清作「守虛執空了定」。

一 四九三頁中一九行「廣濟」，資、磧、普、南、徑、清作「濟物」。

一 四九三頁下一行「度尼」，諸本作「摩尼」。

一 四九三頁下四行「那羅」，資、磧、普、南、徑、清作「羅那」。

一 四九三頁下一七行第四字「官」，南、徑、清作「宮」。

一 四九四頁上七行「无畏」，資、磧、普、南、徑、清作「無畏善察人根」。

一 四九四頁上九行第三字「俠」，資、磧、普、南、徑、清作「狹」。

一 四九四頁上一〇行「王波斯匿」，資、磧、普、南、徑、清作「波斯匿王」。

一 四九四頁上一一行「王阿闍」，資、

磧、普、南、徑、清作「阿闍世王」；麗作「王阿闍世」。

一 四九四頁上一四行第六字「恒」，南、徑、清作「常」。

一 四九四頁上一六行「善恭……王子」與一七行「顏貌……王子」，資、磧、普、南、徑、清倒置。

一 四九四頁中一二行「娑羅」，資、磧、普、南、徑、清作「婆羅須焰摩」。

一 四九四頁中一六行第六字「須」，資、磧、普、南、徑、清作「須頭」。

一 四九四頁下六行第三字「相」，資、磧、普、南、徑、清作「想」。

一 四九四頁下八行第三字「受」，資、磧、普、南、徑、清作「授」。

一 四九四頁下一三行第八字「提」，資、磧、普、南、徑、清作「那」。

一 四九四頁下一九行「出乎」，資、磧、普、南、徑、清作「出于」。

一 四九四頁下二〇行夾註右「比丘尼」，資、磧、普、南、徑、清作「比丘

比丘尼」。同行夾註左「數各長一

人」，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衆數中各長一人」。

一 四九四頁下末行經名，資、磧、普、南、徑、清無（未換卷）。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一出因

果經

爾時善慧菩薩功德行滿足位登十地在一生補處近一切種智生兜率天名聖善白爲諸天主說於一生補處之行亦於十方國土現種種身為諸衆生隨宜說法期運將至當下作佛即觀五事一者觀諸衆生熟與未熟二者觀時至與未至三者觀諸國土何國處中四者觀諸種族何族貴盛五者觀過去因緣誰最真正應爲父母觀五事已即自思惟今諸衆生皆是我初發心已來所成熟者堪能受於清淨妙法於此三千大千世界此間浮提迦毗羅施兜國最爲處中瑞應本起云迦維衛者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處中也佛之威神至尊至重不可生邊地地爲傾邪故處其中周化十方往古諸佛出興於世皆生於此諸族種姓釋迦第一甘蔗苗裔聖王之後觀白淨王過去因緣夫妻真正堪爲父母又見摩耶夫人壽命脩短懷抱太子滿足

十月太子便生生七日已其母命終既作此觀又自思惟我今若便即下生者不能廣利諸天人衆仍於天宮現五種相令諸天子皆悉覺知菩薩期運應下作佛一者菩薩眼見瞬動二者頭上華萎三者衣受塵垢四者腋下汗出五者不樂本座時諸天衆忽見菩薩有此異相心大驚怖身諸毛孔血流如雨自相謂言菩薩不久捨於我等爾時菩薩又現五瑞一者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二者大地十八相動須彌海水諸天宮殿皆悉震搖三者諸魔宮宅隱蔽不見四者日月星辰無復光明五者天下八部皆悉震動不能自禁是兜率諸天見菩薩身已有五相又復觀外五希有事皆悉聚集到菩薩所頭面禮足白言尊者我等今日見此諸相舉身震動不能自安唯願爲我釋此因緣菩薩即便答諸天言善男子當知諸行皆悉無常我今不久捨此天宮生閻浮提于時諸天聞此語已悲號涕泣心大憂惱舉體血現如波羅奢華或不復樂於本座或有棄其莊嚴之具或

有宛轉迷悶於地或有深歎無常苦者爾時有一天子即說偈言

菩薩在於此 開我等法眼 今者遠我去 如盲離導師 又如欲渡水 忽然失橋船 亦似嬰孤兒 喪亡其慈母 我等亦如是 失所歸依處 方漂生死流 了無有出緣 我等於長夜 爲癡箭所射 既失大醫王 誰當救我者 滯卧無明林 長沒愛欲海 永絕尊者訓 未見超出期

爾時菩薩見諸天子悲泣懊惱又復聞說戀慕之偈即以慈音而告之曰善男子凡人受生無不死者恩愛合會必有別離上至阿迦膩吒天下至阿鼻地獄其中一切諸衆生等無有不爲無常大火之所煎炙是故汝等不應於我獨生戀慕我今與汝皆悉未離生死熾火乃至一切貧富貴賤皆不免脫於是菩薩即說偈言

諸行無常 是生滅法 生滅滅已 寂滅爲樂 爾時菩薩語天子言此偈乃是過去諸佛之所宣說諸行性相法皆如是汝等今日勿生

憂惱我於生死無量劫來今者唯有此一生
在不久當得離於諸行汝等當知今是度脫
衆生之時我應下生閻浮提中迦毗羅施兜
國甘蔗苗裔釋姓種族白淨王家我生彼已
遠離父母棄捨妻子及轉輪王位出家學道
勤修苦行降伏魔怨成一切種智轉於法輪
一切世間天人魔梵所不能轉亦依過去諸
佛所行法式廣利一切諸天人衆建大法幢
傾倒魔幢竭煩惱海淨八正路以諸法印印
衆生心設大法會請諸天人汝等爾時亦當
皆同在於此會餐受法食以是因緣不應憂
惱爾時菩薩以偈頌曰
我於此不久 當下閻浮提 迦毗羅施兜
白淨王宮生 辭父母親屬 捨轉輪王位
出家行學道 成一切種智 建立正法幢
能竭煩惱海 閉塞惡趣門 永開八正路
廣利諸天人 其數不可量 以是因緣故
不應生憂惱
爾時菩薩舉身毛孔皆放光明諸天子等聞
菩薩言又復見身出大光明歡喜踊躍離諸

憂苦各心念言菩薩不久當成正覺
普耀經云一名方等本起菩薩住兜率天其諸天子
各六十六億咸共講議當使菩薩現生何種
或有說言維提種摩竭國其母真正其父不
真拘薩大國父母宗族皆不真正和沙大國
王無威神受他節度維耶離國喜諍不和無
清淨行此鑠樹國舉動虛妄志性麤獷不應
生彼有一天子名曰幢英詣菩薩所而前諮
問究竟菩薩一生補處所可降神種姓云何
菩薩報曰其國種姓有六十德一生補處乃
應降神六十德以今此釋種熾盛五穀豐熟
快樂無極人民滋茂植衆德本迦維羅衛衆
人和睦上下相承一切諸釋渴仰一乘其白
淨王性行仁賢夫人妙姿性溫貞良猶天王
女護身口意強如金剛前五百世爲菩薩母
應往降神受彼胞胎於時菩薩問諸天子以
何形貌降神母胎或言儒童形或曰釋梵形
或言日月王形或曰金翅鳥形彼有梵天名
曰強威從仙道來報諸天言象形第一六牙
白象威神巍巍梵典所載所以者何世有三

獸一兔二馬三白象兔之渡水趣自渡耳馬
雖差猛猶故不知水之深淺白象之渡盡其
源底聲聞緣覺其猶兔馬雖渡生死不達法
本菩薩大乘譬如白象解暢三界十二緣起
了之本無救護一切莫不蒙濟菩薩過冬盛
寒春末夏初樹始華茂不寒不暑適在時宜
沸宿應下菩薩從兜率天化作白象口有六
牙諸根寂定光色巍巍現從日光降神母胎
趣於右脅所以處右所行不左王后潔妙晏
寐忽覺由象王來處于胞胎身心安隱猶如
逮禪瑞應本起修行本起皆云菩薩初下化乘白象冠日之精爾時菩薩
觀降胎時至即乘六牙白象發兜率宮無量
諸天作諸妓樂燒衆名香散天妙華隨從菩
薩滿虛空中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以四月八
日明星出時降神母胎于時摩耶夫人於眠
寤之際見菩薩乘六牙白象騰虛而來從右
脅入身現於外如處瑠璃夫人體安快樂如
服甘露顧見自身如日月照心大歡喜踊躍
無量見此相已廓然而覺生希有心即便往
至白淨王所而白王言我於向者眠寤之際

其狀如夢見諸瑞相極為奇特王即答言我
向亦見有大光明又復覺汝顏貌異常汝可
為說所見瑞相夫人即便具說上事以偈頌
曰

見有乘白象 皎淨如日月 釋梵諸天衆

皆悉執寶幢 燒香散天華 并作衆妓樂

充滿虛空中 圍繞而來下 來入我右脅

猶如處瑠璃 今以現大王 此為何瑞相

爾時白淨王見摩耶夫人諸瑞相已歡喜踊

躍不能自勝即便遣請善相婆羅門以妙香

華種種飲食而供養之供養畢已示夫人右

脅并說瑞相白婆羅門言願為占之有何等

異時婆羅門即占之曰大王夫人所懷太子

諸善妙相不可具說今當為王略言之耳大

王當知今此夫人胎中之子必能光顯釋迦

種族降胎之時放大光明諸天釋梵執侍圍

繞此相必是正覺之瑞若不出家為轉輪聖

王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千子具足時王聞此

婆羅門言深自慶幸踊躍無量即以金銀雜

寶象馬車乘及以村邑而用供給此婆羅門

時摩耶夫人以其姝女并及珍寶亦以奉施

瑞應本起經云王即占問太卜占其所夢卦

曰道德所歸世蒙其福必懷聖子自從菩薩

處胎已來摩耶夫人日更修行六波羅密天

獻飲食自然而至不復樂於人間之味三千

大千世界常皆大明其界中間幽冥之處日

月威光所不能照亦皆朗然其中衆生各得

相見共相謂言此中云何忽生衆生菩薩降

胎之時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清涼香風

起於四方諸抱病者皆悉除愈貪欲瞋癡亦

皆休息

爾時兜率天宮有一天子作是念言菩薩已

生白淨王宮我亦當復下生人間菩薩成佛

我得在先為其眷屬供養聽法作此念已即

便下生王舍城中明月種姓旃陀羅及多王

家復有天子生舍衛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偷

羅厥又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犢子國王家復

有天子生跋羅國王家復有天子生盧羅國

王家復有天子生德叉尸羅國王家復有天

子生拘婆國王家復有天子生婆羅門家復

有天子生長者居士毗舍首陀羅家復有五

百天子生釋種姓家有如是等諸天子衆其

數凡有九十九億下生人間又從他化自在

天乃至四天王所下生者不可稱計復有色

界天王與其眷屬亦皆下生而作仙人菩薩

在胎行住坐卧無所妨礙又不令母有諸苦

患菩薩晨朝於母胎中為色界諸天說種種

法至日中時為欲界諸天亦說諸法於日晡

時又復為諸鬼神說法於夜三時亦復如是

成熟利益無量衆生普曜經云菩薩在胎十
月開化訓誨三十六載

諸天人民使立聲聞及諸大衆也菩薩在胎夫人姝女有來

禮拜而供養者或復有來作是願言當令得

成轉輪聖王菩薩聞已心不喜樂或復有來

作是願言當令得成一切種智菩薩聞已心

大歡喜菩薩處胎垂滿十月身諸肢節及以

相好皆悉具足亦使其母諸根寂定樂處園

林不喜憤鬧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夫人懷妊

日月將滿而不見其有生產相作此念時會

遇夫人遣信白王我今欲出園林遊觀時王

聞此益懷歡喜即勅於外令淨掃灑藍毗尼

園更使栽植諸妙華果流泉浴池悉令清潔
欄楯階陛皆以七寶而為莊嚴翡翠鴛鴦鸞
鳳鳥驚異類衆鳥鳴集其中懸繒幡蓋散華
燒香作衆妓樂猶如帝釋歡喜之園又勅中
間所經行處皆令嚴淨種種莊飾又勅嚴辦
十萬七寶車輦一車輦彫玩殊絕又復勅
外嚴辦四軍象兵馬兵車步兵又復選取
後宮嫔女顏容端正不老不少氣性和調聰
慧明了其數凡有八萬四千以用給侍摩耶
夫人又復擇取八萬四千端正童女著妙瓔
珞嚴身之具齋持香華先往往彼藍毗尼園
王又勅諸群臣百官夫人去者皆悉侍從於
是夫人即昇寶輦與諸官屬并及嫔女前後
導從往藍毗尼園爾時復有天龍八部亦皆
隨從充滿虛空

大華嚴經云菩薩從兜率陀天降神下時此
林中有十種瑞相一者忽然廣博二者土石
變為金剛三者寶樹行列四者沉水末香種
種莊嚴五者華鬘充滿六者諸寶流出七者
池出芙蓉八者天龍夜叉合掌而住九者天

女合掌恭敬十者十方一切佛國中放光普
照此林現佛受生爾時夫人既入園已諸根
寂靜即遣侍女啓白淨王王聞踊躍到無憂
樹王心念曰何所屋宅安於妙后時天帝釋
及化自在天各上天宮香華妓樂奇異之類
供養妙后身輕柔輦不想三毒若有諸病身
心之疾請菩薩母手摩其頭病皆除愈十月
滿足於四月八日日出時夫人見彼園中
有一大樹名曰無憂華色香鮮枝葉分布極
為茂盛普曜經云王后臨產思入園觀嚴雲
母寶車嫔女圍繞出遊憐憫樹下王
后坐師子林六反震動三千國土時四天王
挽王后車梵天前導通至樹下樹即屈枝自
歸王后諸天百即舉右手欲牽摘之菩薩漸
漸從右脅出佛所行讚經云優留王股生卑
伽生菩薩亦如是從右脅而生大善權經云
菩薩發意能從兜率不由胞胎一時之頃成
最正覺防人有疑此所從來變化所為若懷
狐疑不聽受法故現受胎衆人當謂后生苦
薩必有惱患欲現安隱毋違攀樹枝
菩薩誕育是為菩薩善權方便也
于時樹下亦生七寶七莖蓮華大如車輪菩
薩即便墮蓮華上無扶持者自行七步大善
權經云菩薩行地七步亦不八舉其右脅而師子
步是為正志應七覺意耶舉其右脅而師子
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

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大善權經云
於世尊設不現斯各當自專外道梵
志必墮惡趣是為菩薩善權方便說是言
已時四天王即以天繒接太子身置寶几上
釋提桓因手執寶蓋大梵天王又持白拂侍
立左右難陀龍王優波難陀龍王於虛空中
吐清淨水一溫一涼灌太子身普曜經云天
帝釋梵兩難
名香九龍在上而下香水洗浴菩薩瑞應本
起云梵釋下侍四天王接菩薩身置金几
上修行本起云龍王兄弟左右雨溫身黃色
水右雨冷泉釋梵天衣裏菩薩身
三十二相放大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天
龍八部亦於虛空作天妓樂歌頌讚頌燒衆
名香散諸妙華又雨天衣及以瓔珞繽紛亂
墜不可稱數
爾時摩耶夫人生太子已身安快樂無所苦
患歡喜踊躍止於樹下前後自然忽生四井
其水香潔具八功德爾時摩耶夫人與其眷
屬隨所欲須自恣洗漱復有諸天夜叉皆悉
圍繞守護太子及摩耶夫人當爾之時閻浮
提人乃至阿迦膩吒天雖離喜樂皆亦於此
歡喜讚歎一切種智今出於世無量衆生皆
得利益惟願速成正覺之道轉於法輪廣度

衆生唯有魔王獨懷愁惱不安本坐當爾之時所感瑞應三十有四普曜經云一者十方世界皆悉大明二者三千大千世界十八相動丘墟平坦三者一切枯木悉更敷榮國界自然生奇特樹四者園苑生異甘果五者陸地生寶蓮華大如車輪六者地中伏藏悉皆發出七者諸藏珍寶放大光明八者諸天妙服自然來降九者衆川萬流恬靜澄清十者風止雲降空中明淨十一者香風芬芳從四方來細雨潤澤以飲飛塵十二者國中疾病皆悉除愈十三者國內官舍無不明耀燈燭之光不復爲用十四者日月星辰停住不行十五者毗舍佉星下現人間漢名侍太子生十六者諸梵天王執素寶蓋列覆宮上十七者八方諸仙人師奉寶來獻十八者天百味食自然在前十九者無數寶瓶盛諸甘露二十者諸天妙車載寶而至二十一者無數白象子首戴蓮華列住殿前二十二者天紺寶馬自然而來二十三者五百白師子王從雪山出息其惡情心懷歡喜羅住城門二十四

者諸天妓女於虛空中作妙音樂二十五者諸天王女執孔雀拂現宮牆上二十六者諸天王女各持金瓶盛滿香汁列住空中二十七者諸天歌頌讚太子德二十八者地獄休息毒痛不行二十九者毒蟲隱伏惡鬼善心三十者諸惡律儀一時慈悲三十一者國內孕婦產者悉男其有百疾自然除愈三十二者一切樹神化作人形悉來禮侍三十三者諸餘國王各齎名寶同來臣服三十四者一切人天無非時語爾時諸姊妹衆見此瑞相極大歡喜自相謂言太子今生有如此等吉祥之事惟願長壽無諸痛苦勿令我等生大憂惱作此言已以天繒氍毹抱太子至夫人所時四天王在虛空中恭敬隨從釋提桓因執蓋來覆有二十八大神王在園四角守衛奉護

爾時有一青衣聰慧明了從藍毗尼園還入宮中到白淨王所白王言大王威德轉更增進摩耶夫人已生太子顏貌端正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墮蓮華上自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一切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人天有如是等諸奇特事非可具說時白淨王聞彼青衣說此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脫身環珞而以賜之

爾時白淨王即嚴四兵眷屬圍繞并與一億釋迦種姓前後導從入藍毗尼園見彼園中天龍八部皆悉充滿到夫人所見太子身相好殊異歡喜踊躍猶如江海諸大波浪慮其短壽又懷悚惕譬如須彌山王難可動搖大地動時此乃一動彼白淨王素性恬靜常無歡感今見太子一喜一懼亦復如是摩耶夫人爲性調和既生太子見諸奇瑞倍增柔輒爾時白淨王叉手合掌禮諸天神前抱太子置於七寶象轡之上與諸群臣後宮嫔女虛空諸天作天妓樂隨從入城時白淨王及諸釋子未識三寶即將太子往詣天寺太子既入梵天形像皆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語王言大王當知今此太子天人中尊虛空天神皆悉敬禮大王豈不見如此耶云何而今來此

禮我時白淨王及諸釋子群臣內外聞見是已歎未曾有即將太子出於天寺還入後宮當爾之時諸釋種姓亦同一日生五百男修行本起云國中八萬四千長者生子悉男八萬四千廐馬生駒其一特異毛色純白鬣鬣貫珠故名爲塞特奴名闍特瑞應本起云奴名車匿馬名犍陟時王廐中象生白子馬生白駒牛羊亦生五色羔犢如是等類數各五百王子青衣亦生五百蒼頭普耀經云五千青衣各生力士

爾時宮中五百伏藏自然發出一伏藏有七寶藏而圍繞之又有諸大商人從海採寶還迦毗施兜國彼諸商人各齎奇緣諸珍寶奉貢王慰諸人汝等入海悉皆吉利無苦惱不及諸伴侶無遺落耶彼諸商人答言大王所經道路極自安隱王聞此言甚大歡喜即遣請諸婆羅門等婆羅門衆皆悉集已設諸供養或與象馬及以七寶田宅僮僕供養畢已抱太子出即便白諸婆羅門言當爲太子作何等名諸婆羅門即共論議而答王言太

子生時一切寶藏皆悉發出所有諸瑞莫非吉祥以此義故當名太子爲薩婆悉達瑞應本起云五百伏藏一時發出海行興利一時集至梵志相師普稱萬歲即名太子爲悉達多漢言頓吉說此語時虛空天神即擊天鼓燒香散華唱言善哉諸天人民即便稱曰薩婆悉達

爾時八王亦於是日與白淨王同生太子彼諸國王各懷歡喜我今生子有諸奇異而不知是薩婆悉達之瑞相也皆集婆羅門各爲

太子制好名字王舍城太子名曰頻毗婆羅舍衛國太子名波斯匿拘吒國太子名拘臘婆犢子國太子名優陀延跋羅國太子名曰鬱陀羅延盧羅國太子名曰疾光德又尸羅國太子名弗迦羅婆羅拘羅婆國太子

名拘羅婆

爾時白淨王普勅羣臣令訪聰明多聞智慧善知占相爲諸世人所知識者羣臣聞已四方推覓時王即便於後園中乃起一大殿窻牖欄楯七寶莊飾爾時羣臣得五百婆羅門

聰明知相見諸奇瑞欲來詣王會王遣信疾速而至諸臣白王知相婆羅門今者已到王聞歡喜即勅令前請入殿坐設諸供養彼婆羅門即白王言我聞大王新生太子有諸相好奇特之瑞願令我等悉得見之時王即勅

抱太子出諸婆羅門既見太子相好嚴盛歎未曾有王即問言今占太子其相云何婆羅門言一切衆生皆欲好子大王今者所生太子是大珍異勿生憂怖即又白言所生太子大王雖言是王之子乃是世間之眼王復問

言云何得知婆羅門言我觀太子身色光爛猶如真金有諸相好極爲明淨若當出家成一切種智若在家者爲轉輪聖王領四天下譬如江河海爲第一衆山之中須彌最勝凡諸光暉日爲無上一切清涼唯有明月天人世間太子爲尊王聞此語心大歡喜離諸悚惕彼婆羅門又白王言有一梵仙名阿私陀具足五通在於香山彼能爲王斷諸疑惑諸婆羅門說此語已辭別而去

爾時白淨王心自思惟阿私陀仙人居在香

山途徑險絕非人能到當以何方請求至此時白淨王作此念時阿私陀仙遙知其意又復先見諸奇瑞相深解菩薩為破生死故現受生以神通力騰虛而來到王宮門時守門者入白王言阿私陀仙人乘虛空來今在門外王聞歡喜即勅令前王至門上自奉迎之既見仙人恭敬禮拜而即問言尊者既來住門不進為守門者不聽前耶仙人答言無見止者既來相詣宜須先白王便隨從入於後宮敬請令坐而問訊言尊者四大常安和不仙人答言蒙大王恩幸得安樂時白淨王白仙人言尊者今日能來下降我等種族方大熾盛從今已去日就吉祥為是經過故來此耶仙人答言我在香山見大光明諸奇特相又知大王心之所念以是因緣故來到此我以神力乘虛而至聞上諸天說王太子必當得成一切種智度脫天人又王太子從右脅生墮於七寶蓮華之上而行七步舉其右手而師子吼我於天人之中最尊最勝無量生死於今盡矣此生利益一切天人又復諸天

圍繞恭敬聞有如此大奇特事快哉大王宜應欣慶太子今者可得見不即將仙人至太子所王及夫人抱太子出欲禮仙人時彼仙人尋止王曰此是天人三界中尊云何而令禮於我耶時彼仙人即起合掌禮太子足王及夫人白仙人言唯願尊者為相太子仙人言善即便占相具見相已忽然悲泣不能自勝王及夫人見彼仙人悲泣流淚舉身戰怖生大憂惱如大波浪動於小船問仙人言我子初生具諸瑞相有何不祥而悲泣耶爾時仙人歎歎答言大王太子相好具足無有不祥王又問言願更為我占視太子有長壽相不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不我年既暮欲以國土皆悉付之當隱山林出家學道所可志願唯在於此尊者為觀必定果耶爾時仙人又答王言大王太子具三十二相一者足下安平立如奩底二者足下千輻網轉輪相具足三者手足相指長勝於餘人四者手足柔軟勝餘身分五者足跟廣具足滿好六者足指合縵網勝於餘人七者足趺高平好與跟

相稱八者脚腠纖好如伊泥延鹿王九者平住兩手摩膝十者陰藏相如象王馬王十一者身縱廣等如尼俱盧樹十二者一一孔一毛生青色柔軟右旋十三者毛上向靡青色柔軟右旋十四者金色相其色微妙勝閻浮檀金十五者身先一丈十六者皮薄細滑不受塵垢不停蚊蚋十七者七處滿兩足下兩腋中兩肩兩上項中皆滿字相分明十八者兩腋下滿如摩尼珠十九者身如師子二十者身廣端直二十一者肩圓好二十二者口四齒二十三齒齒白齊密而根深二十四者四牙最白而大二十五者方頰車如師子二十六者味中得上味咽中二處津液流出二十七者舌大軟薄能覆面至耳髮際二十八者梵音深遠如迦陵頻伽聲二十九者眼色如金精三十者眼睫如牛王三十一者眉間白毫相軟白如兜羅綿三十二者頂髻肉成具有如此相好之身若在家者年一十九為轉輪聖王若出家者成一切種智廣濟天人然王太子必當學道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不久當轉清淨法輪利益天人開世間
眼我今年壽已百二十不久命終生無想天
不覩佛興不聞經法故自悲耳又問仙人尊
者向占言有二種一當作王二成正覺而今
云何言決定成一切種智時仙人言我相之
法若有衆生具三十二相或生非處文不明
顯此人必爲轉輪聖王若三十二相皆得其
處文復明顯此人必成一切種智我觀大王
太子諸相皆得其所又極明顯是以決定知
成正覺仙人爲王說此語已辭別而退

釋迦譜卷第一

釋迦譜卷第一（別本）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〇二頁上一行「之一」，資、磧、
- 一 普無。
- 一 五〇二頁中六行第五字「者」，資、磧、普無。
- 一 五〇三頁上一〇行「汝等爾時」，資作「等爾等」。
- 一 五〇三頁中一三行「和睦」，資、磧、普作「和穆」。
- 一 五〇三頁下一〇行第四字「由」，資、磧、作「白」。
- 一 五〇四頁上一〇行第九字「請」，資作「諸」。
- 一 五〇四頁上一八行「王四」，資、普作「王曰」。
- 一 五〇四頁下一行第五字「長」，磧、普作「畏」。
- 一 五〇五頁上五行「莊飾」，資、磧、普作「裝飾」。

- 一 五〇七頁上二行第二字「歎」，資作「喜」。

- 一 五〇八頁上一行第一五字「求」，資、磧、普作「來」。

釋迦譜卷第二

壁二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二

出因

爾時白淨王既聞仙人決定之說心懷愁惱慮恐出家即擇五百青衣賢明多智爲作嬖

壁三

母養視太子其中或有乳者或有抱者或有浴者或有浣濯者如是等比供給太子皆悉具足又復別爲起三時殿溫涼寒暑各自異處其殿皆以七寶莊嚴衣裳服飾皆悉隨時王恐太子棄家學道使其城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又復擇取五百妓女形容端正不肥不瘦不長不短不白不黑才能巧妙各兼數技皆以名寶瓔珞其身百人一番迭代宿衛於其殿前列樹甘果枝葉蔚映華實繁茂又有浴池清流澄潔池邊香草雜色蓮華猗靡芬敷不可稱計異類之鳥數百千種光麗心目趣悅太子太子既生始滿七日其母命終以懷太子功德大故上生忉利封受自然太子自知福德威重無有女人堪受禮者故因將終託之而生

普曜經云菩薩生七日後其母命終所以者何本命應然

菩薩之臨命終因來下生懷菩薩時諸天供養已服天食不甘世養本福應然去來今佛亦如是母七日終受初利天上功持通昇彼天五萬梵天各執寶瓶二萬魔妻執寶德不待菩薩母瑞應本起云菩薩本知母人之德不堪受其禮故因其將終而從之生安樂無畏身壞命終生忉利天此是常法大善權經云生後七日其母便薨福應昇天非菩薩於前處兜率觀后摩耶大命將終餘有

十月七日之期故神變來下是菩薩權方便

爾時太子姨母摩訶波闍波提乳養太子如母無異時白淨王勅作七寶天冠及以瓔珞而與太子太子年漸長大爲辦象馬牛羊之車凡是童子所玩好具無不給與爾時舉國人民皆行仁惠五穀豐熟風雨以時又無盜賊快樂安隱皆是太子福德力故時王又以青衣所生是車匿等五百蒼頭給侍太子至年七歲父王心念太子已大宜令學書訪覓國中聰明婆羅門善諸書藝請使令來以教太子爾時有一婆羅門名跋陀羅尼

壁二

漢言與選友

五百婆羅門以爲眷屬來受王請即白婆羅門言欲屈尊者爲太子師此可爾不婆羅門言當隨所知以授太子時白淨王更爲太子起大學堂七寶莊嚴牀榻學具極令精麗

擇吉日即以太子與婆羅門而令教之爾時婆羅門以四十九書字之本教令讀之于時太子見此事已問其師言此何等書閻浮提中一切諸書凡有幾種師即默然不知所答又復問言此阿一字有何等義師又默然亦不能答內懷慚愧即從座起禮太子足而讚歎言太子初生行七步時自言天人之中最尊最勝此言不虛唯願爲說閻浮提書凡有幾種太子答言閻浮提中或有梵書或佉樓書或蓮華書有如是等六十四種

普曜經云菩薩手執金筆梅檀書隸明珠書牀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言止有二種師問皆何所名答曰梵書佉留書護衆書疾堅書龍鬼書捷沓和書阿須倫書鹿輪書天腹書轉數書轉眼書觀空書攝取書

壁二

文多不悉載也

此六十四欲以何書而相教乎時師歡悅說偈讚歎菩薩爲諸童子一一分別諸字本末勸發無上正真道意瑞應本起云時去聖久書缺二字以問

於師師不能達反啓其志此阿字者是梵音聲又此字義是不可壞亦是無上正真道義凡如此義無量無邊爾時婆羅門深生慚愧還至王所而白王言大王太子是天人中第一之師云何而欲令我教耶爾時父王聞婆羅門言倍生歡喜歎未曾有即厚供養彼婆羅門隨意所之凡諸技藝典藉議論天文地理算數射御太子皆悉自然知之

爾時太子年至十歲諸釋種中五百童子皆亦同年太子從弟提婆達多次名難陀次名孫陀羅難陀等或有三十相三十一相者或復雖有三十二相相不分明各聞技藝有大筋力時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既聞太子諸藝皆通名徹十方共相謂言太子雖復聰明智慧善解書論至於筋力拒勝我等欲與太子校其勇健爾時父王又訪國中善知射者而召之來令教太子即往後園欲射鐵鼓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亦悉隨從時師即便授一小弓而與太子太子含笑而問之言以此與我欲作何事射師言欲令太子射此鐵鼓

太子又言此弓力弱更求如是七弓將來師即授與太子便執七弓以射一箭過七鐵鼓時彼射師往白王言大王太子自知射藝以筋力射過七鼓閻浮提中無能等者云何令我爲作師也爾時白淨王聞此語已心大歡喜而自念言我子聰明書論算數四遠悉知而其射藝四方人民未有知者即勅太子及提婆達多等五百童子又復擊鼓唱令國界太子薩婆悉達却後七日當出後園欲試武藝諸人民中有勇力者可悉來此到第七日提婆達多與萬眷屬最先出城于時有一大象當城門住此諸軍衆皆不敢前提婆達多問諸人言何故住此而不前也諸人答言有一大象當門而立舉衆畏之故不敢前提婆達多聞此言已獨前象所以手搏頭即便躡地於是軍衆次第得過爾時難陀又與眷屬亦欲出城其諸軍衆徐步漸前難陀即問何故行遲諸人答言提婆達多以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行者路以是故遲難陀即便前至象所以足指挑象擲著路傍無數人衆聚共

視之爾時太子與十萬眷屬前後圍繞始出城門見於路傍人衆聚看即便問曰此諸人輩爲何所看從人答言提婆達多手搏一象躡在城門妨人行路難陀次出以足指挑擲著於此是故行人悉聚看之於是太子即自念言今者正是現力之時太子即便以手執象擲著城外還以手接不令傷損象又還甦無所苦痛時諸人民歎未曾有王聞此已深生奇特如是太子及提婆達多并與難陀四遠人民皆悉來集在彼園中爾時彼園種種莊嚴施列金鼓銀鼓鍮石之鼓銅鐵等鼓各有七枝爾時提婆達多最先射之徹三金鼓次及難陀亦徹三鼓諸來人衆悉皆歎訝爾時羣臣白太子言提婆達多及與難陀皆已射訖今者次第正在太子唯願太子射此諸鼓如是三請太子曰善而語之言若欲使我射諸鼓者此弓力弱更覓強者諸臣答言太子祖王有一良弓今在王庫太子語言便可取來弓既至已太子即牽以放一箭徹過諸鼓然後入地泉水流出又亦穿過大鐵圍山

爾時提婆達多又與難陀共相撲戲二人力等亦無勝者太子又前手執二弟躡之於地以慈力故不令傷痛爾時四遠諸人民眾既見太子有如此力高聲唱言白淨王太子非但智慧勝一切人其力勇健亦無等者莫不歎伏益生恭敬

爾時白淨王即會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智慧勇健皆悉具足今宜應以四大海水灌太子頂又復勅下餘小國王却後二月八日灌太子頂皆可來集至二月八日

諸餘國王并及仙人婆羅門等皆悉雲集懸繒幡蓋燒香散華鳴鐘擊鼓作諸妓樂以七寶器盛四海水諸仙人眾各各頂戴授婆羅門如是乃至徧及諸臣悉已頂戴轉授與王時王即以灌太子頂以七寶印而用付之又擊大鼓高聲唱言今立薩婆悉達以為太子爾時虛空天龍夜叉人非人等作天妓樂異口同音讚言善哉當於迦毗羅雞兜國立太子時餘八國王亦於是日同立太子爾時太子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

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案行國界復次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閻浮樹下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傷蟲鳥隨啄之太子見之起慈悲心眾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至得四禪地日光所赫樹為曲枝陰蔭太子爾時白淨王四面推求問覓太子從人答曰太子今在閻浮樹下時王即便與諸羣臣往彼樹所未至之間遙見太子端坐思惟又見彼樹曲蔭其軀深生奇特時王即前執太子手問言汝今何故在於此坐太子答言觀諸眾生更相吞食甚可傷愍王聞此語心生憂畏慮其出家宜急婚娉以悅其意即便呼之俱共還國太子答言願停於此王聞其語心即念言彼阿私陀往日所說太子今者將如其言王即流淚重喚還國太子既見父王如此即便隨從歸於所止王恐愁憂不樂在家更增妓女而娛樂之爾時太子年至十七王集諸臣而共議言太子今者年已長大宜應為其訪索婚所諸臣答言有一釋種婆羅門名摩訶那摩其人有

女名耶輸陀羅顏容端正聰明智慧賢才過人禮儀備舉有如是德堪太子妃王即答言若如卿語便為納之王還宮內即勅宮中聰明有智舊宿女人汝可往至摩訶那摩長者之家瞻看其女容儀體行為何如耶可停於彼至滿七日受王勅已即便往彼長者之家於七日中具觀此女還答王言我觀此女容貌端正威儀進止無與等者王聞其言極大歡喜即便遣人語摩訶那摩言太子年長欲為納妃諸臣並言汝女淑令宜堪此舉今欲相屈時摩訶那摩答王使言謹奉勅旨王即令諸臣擇采吉日遣車萬乘而往迎之既至宮已具足太子婚姻之禮又復更增諸妓女眾晝夜娛樂爾時太子恒與其妃行住坐卧未曾不俱初自無有世俗之意於靜夜中但修禪觀時王日日問諸姝女太子與妃相接近不姝女答言不見太子有夫婦道王聞此語愁憂不樂更增妓女而娛樂之如是經時猶不接近時王深疑恐不能男普耀經云時諸力士釋種長者啓白淨王若

太子作佛斷聖王種王曰何所玉女宜太子
妃菩薩心念吾不貪欲棄兜率來以權方便
今當試之使上工匠立妙金像以書文字女
人德義如吾所說能應娉耳時白淨王告右
梵志入迦夷衛周徧瞻察梵志周行觀一玉
女淨猶蓮華類王女寶王問誰女梵志報曰
執杖釋種女王言儻不可意使自擇之召羅
衛好女會彼講堂時釋女俱夷到菩薩所諦
視菩薩目未曾瞬菩薩欣笑執持寶英以遺
俱夷俱夷報曰吾不貪寶當以功德莊嚴王
遣梵志往媒此女執杖釋言我等本姓有藝
術者乃嫁與之王問菩薩能現術乎菩薩曰
能王徧勅國中椎鐘擊鼓却後七日太子現
術諸有藝術皆來集會勝者以釋女與之於
是調達右手牽象左手撲殺難陀出城即牽
移路側菩薩出城門曰是象身大臭熏城內
即右掌接擲著城外時大臣燄光弄術第一
言談弄術亦不能及樹木藥草衆水滴數一
一可知樗蒲六博天文地理八萬異術一切
諸會不及菩薩調達及難陀欲手搏菩薩菩

薩愍之舉調達身在於空中三反跳旋使身
不痛王及釋種更欲試射調達豎四十里鼓
唯難陀六十里鼓菩薩百里調達射中四十
里鼓不能得過難陀六十里亦不得越菩薩
引弓弓即折破問有異弓任吾用不王曰吾
祖父所執用弓奇異無雙無能用者著於天
寺便可持來一切諸釋無能張者菩薩以手
捺張拚弓之聲悉聞城內注箭放發中百里
鼓箭沒地中涌泉自出中鐵圍山三千刹土
六反震動一切諸釋怪未曾有於時執杖釋
種以女俱夷為菩薩妃隨世習俗現相娛樂
修行本起云太子年至十七王為采擇名女
無可意者有小國王名須波弗漢言善覺女
名裘夷端正少雙八國皆求悉不與之白淨
王召而告之曰吾為太子娉娶卿女善覺憂
愁若不許者恐見誅伐與者諸國結怨女言
表白淨王國中勇武技術最勝者我乃為之
王勅羣臣悉出戲場太子舉象射中鐵圍山
善覺送女詣太子宮瑞應本起云太子年十
七王為納妃簡選數千最後一女名曰裘夷

端正第一禮義備舉是則宿命賣華女也太
子雖納久而不接婦人情欲有附近心太子
曰常得好華置我中間共視之寧不好乎裘
夷即具好華又欲近之太子曰却此華汁汗
於牀席久後復曰得好白氍毹置我中間兩人
觀之不亦好乎婦即具氍毹又有近意太子曰
却人有汗垢必汗此氍毹不敢近侍女咸疑
太子不能男太子以手指妃腹曰却後六年
爾當生男遂以有娠
大善權經云何故菩薩而有室娶菩薩無欲
所以示現妻息防人懷疑菩薩非男斯黃門
耳故納瞿夷釋氏之女羅云於天變沒化生
不由父母合會而育又是菩薩本願所致
爾時太子聞諸妓女歌詠園林華果茂盛流
泉清涼太子忽便欲出遊觀即遣妓女往白
王言在宮日久樂欲暫出園林遊戲王聞此
語心生歡喜而自念言太子當是不樂在宮
行夫婦禮所以求出園林去耳即便聽之勅
諸羣臣整治園觀所經道路皆令清淨太子
即便往至王所頭面禮足辭出而去時王即

便勅一舊臣聰明智慧善言辯者令從太子
爾時太子與諸官屬前後導從出城東門國
中人民聞太子出男女盈路觀者如雲時淨
居天化作老人頭白背偃拄杖羸步太子即
便問從者言此為何人從者答言此老人也
太子又問何謂為老答曰此人昔日曾經嬰
兒童子少年遷謝不佳遂至根熟形變色衰
飲食不消氣力虛微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故
謂為老太子又問唯此一人老一切皆然從
者答言一切皆悉應當如此爾時太子聞是
語已生大苦惱而自念言日月流邁時變歲
移老至如電身安足恃我雖富貴豈獨免耶
云何世人而不怖畏太子從本已來不樂處
世又聞此事益生厭離即迴車還愁思不樂
時王聞已心懷煎憂恐其學道更增妓女以
時娛樂之

壁二

十一

出城東門逢見老人還輒不樂今者已復求
出遊觀吾不能免遂復許之諸臣答言當更
嚴勅外諸官屬修治道路懸繒幡蓋散華燒
香皆使華麗無令臭穢諸不淨潔及以老疾
在道側也
爾時迦毗羅雞兜城四門之外各有一園樹
木華果浴池樓觀種種莊嚴皆悉無異王問
諸臣外諸園觀何者為勝諸臣答言外諸園
觀皆等無異如忉利天歡喜之園王又勅言
太子前出已從東門今者可令從南門出爾
時太子百官導從出城南門時淨居天化作
病人身瘦腹大喘息呻吟骨消肉竭顏貌癯
黃舉身戰掉不能自持兩人扶掖在於路側
太子即問此為何人從者答曰此病人也太
子又問何謂為病答曰夫謂病者皆由嗜欲
飲食無度四大不調轉變成病百節苦痛氣
力虛微飲食寡少眠卧不安雖有身手不能
自運要假他力然後坐起爾時太子以慈悲
心看彼病人自生憂愁又復問言此人獨爾
餘皆然耶答曰一切人民無有貴賤同有此

病太子聞已心自念言如此病苦普應繫之
云何世人耽樂不畏作是念已深生恐怖身
心戰動譬如月影現波浪水語從者言如此
身者是大苦聚世人於中橫生歡樂愚癡無
識不知覺悟今者云何欲往彼園遊觀嬉戲
即便迴車還入王宮坐自思惟愁憂不樂王
問從者太子今出寧有樂不從者答言始出
南門逢見病人以此不樂即迴車還王聞此
語心大愁憂慮其出家時王即便問諸臣言
太子前者出城東門逢見老人愁憂不樂以
此事故吾勅卿等淨治道路無令老病在於
巷側云何今出於城南門而復致有疾病人
耶又令太子逢值見之諸臣答言近受王勅
嚴命外司勿使有諸臭穢老病在於前側互
相檢覆無敢懈怠不知何緣忽有病人非是
我等之罪欲也爾時王問諸從者言汝等並
見病人在路從何而至從者答曰無有蹤跡
不知何來時王深於太子生猶豫心恐其學
道更增妓女而悅其意又復欲使於五欲中
生戀著心

壁二

十二

爾時有一婆羅門子名憂陀夷聰明智慧極有辯才時王即便請來入宮而語之言太子今者不樂在世受於五欲恐其不久出家學道汝可與之共作朋友具說世間五欲樂事令其心動不樂出家時憂陀夷便即答言太子聰明無與等者所知書論皆悉淵博並是我今所未曾聞云何見使誘說之也譬如藕絲欲懸須彌我亦如是終不能迴太子之心大王既勅令作朋友要當自竭我所知見時憂陀夷受王勅已隨從太子行住坐卧不敢遠離時王又復選諸妓女聰明智慧顏容端正善於歌舞能感人者種種莊飾光麗悅目皆悉遣往給侍太子

是其良友冀今出還不復應爾卿等好令修治道路園林臺觀皆使嚴整香華幡蓋數倍於前無令復有老病臭穢在道側也臣受勅已即語外司嚴治道路并及園林光麗倍常王又先送諸妙妓女置彼園中又復勅語憂陀夷言若當路側有不祥事可以方便誘說其心并勅諸臣隨從太子皆令伺察若有不吉遠驅逐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百官導從燒香散華作衆妓樂出城西門時淨居天子念言先見老病於二城門舉衆皆見令白淨王瞋責從者并及外司太子今出王制嚴峻我今現死若皆見者增王忿怒必加罰戮枉及無辜我於今日所現之事唯令太子及憂陀夷二人見耳使餘官屬不受責也作此念已即便來下化為死人四人舉舉以諸香華布散屍上室家大小號哭送之爾時太子與憂陀夷二人獨見太子問言此為何人而以香華莊嚴其上復有人衆號哭相送時憂陀夷以王勅故默然不答如是三問淨居天王威神之力使憂陀夷不覺答言是死人也

太子又問何謂為死憂陀夷言夫謂死者刀風解形神識去矣四體諸根無復所知此人在世貪著五欲愛惜錢財辛苦經營唯知積聚不識無常今者一旦捨之而死又為父母親戚眷屬之所愛念命終之後猶如草木恩情好惡不復相關如是死者誠可哀也太子聞已心大顛怖又問憂陀夷言唯此人死餘亦當然即復答言一切世人皆應如是無有貴賤而得免脫太子素性恬靜難動既聞此語不能自安即以微聲語憂陀夷世間乃復有此死苦云何於中而行放逸心如木石不知怖畏即勅御者可迴車還御者答言前出二門未到園所中路而返致令大王深見瞋責今者豈敢復如此也時憂陀夷與御者言如汝所說不應便歸即復前行至彼園中香華幡蓋作衆妓樂衆妓端正猶如諸天姝女無異於太子前各競歌舞冀以姿態悅動其意太子心安不可移轉即止園中蔭息樹間除其侍衛端坐思惟憶昔曾在閻浮樹下遠離欲界乃至得於第四禪定爾時憂陀夷到

太子所而作此言大王見勅令與太子共爲朋友脫有得失互相開悟朋友之法其要有三一者見有過失轉相諫曉二者見有好事深生隨喜三者在於苦厄不相棄捨今獻誠言願不見責古昔諸王及今現在皆悉受於五欲之樂然後出家太子云何永絕不顧又人生世宜順人行無有棄國而學道者唯願太子受於五欲令有子息不絕王嗣爾時太子而答之言誠如所說但我不以損國故爾亦復不言五欲無樂以畏老病生死之苦故於五欲不敢愛著汝向所言古昔諸王先經五欲然後出家此諸王等今在何許以愛欲故或在地獄或在餓鬼或在畜生或在人天以有如是輪轉苦故是以我欲離老病苦生死法耳汝今云何令我受之時憂陀夷雖竭才辯勸獎太子不能令迴即便退坐歸於所止太子仍勅嚴駕還宮諸妓女衆及憂陀夷愁憂慘感顏貌顰蹙如人新喪所愛親屬太子到宮惻愴倍常時白淨王呼憂陀夷而問之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憂陀夷言出城不

遠逢見死人亦不知其從何而來太子與我同時見之太子問言此爲何人我亦不覺答是死人時王即復問諸從者汝等皆見城西門外有死人不從者答言我等不見王聞此語神意豁然而自念言太子憂陀夷二人獨見此是天力非諸臣欲必定當如阿私陀言作此念已心大苦惱復增妓女以娛樂之日遣人慰誘太子而語之言國是汝有何故愁憂而不樂也王又嚴勅諸妓女衆悅太子意勿捨晝夜時白淨王雖知天力非復人事愛重太子不能不言心自思惟太子前已出三城門今者唯有北門未出其必不久更求出遊當復莊嚴彼外園林倍令光麗勿使有諸不可意事如所思惟具勅諸臣時王又復心自願言太子若出城北門時唯願諸天勿復現於不吉祥事復令我子心生憂惱既心願已遂勅御者太子若出當令乘馬使得四望見諸人民光麗莊飾是時太子啓王出遊王不忍違便與憂陀夷及餘官屬前後導從出城北門到彼園所太子下馬止息樹下除

去侍衛端坐思惟念於世間老病死苦時淨居天化作比丘法服持鉢手執錫杖視地而行在於太子前太子見已即便問言汝是何人比丘答言我是比丘太子又問何謂比丘答曰能破結賊不受後身故曰比丘世間皆悉無常危脆我所修學無漏聖道不著色聲香味觸法永得無爲到解脫岸作是言已於太子前現神通力騰虛而去當爾之時諸從官屬皆悉覩見太子既已見此比丘又聞廣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厭欲之情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唯此爲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作是語已即便索馬還歸官城於時太子心生歡慶而自念言我先見有老病死苦晝夜常恐爲此所逼今見比丘開悟我情示解脫路作此念已即自思惟方便求覓出家因緣爾時白淨王問憂陀夷言太子今出寧有樂不時憂陀夷即答王言太子向出所經道路無諸不祥旣到園中太子獨自在於樹下遙見一人剃除鬚髮著染色衣來太子前而共語言語言旣畢騰虛而去竟亦不知

何所論說太子因是嚴駕而歸當爾之時顏容歡悅還至宮中方生憂愁時白淨王既聞此語心生狐疑亦復不知是何瑞相深懷懊惱而自念言太子決定捨家學道又納其妃久而無子我今當勅耶輸陀羅當思方便莫絕國嗣復應警戒勿使太子去而不知既作是念如所思惟即便勅於耶輸陀羅耶輸陀羅聞王勅已心懷慚愧默然而住行止坐卧不離太子時王復增諸妙妓女以娛樂之爾時太子年至十九心自思惟我今正是出家之時而便往至於父王所威儀詳序猶如帝釋往詣梵天傍臣見已而白王言太子今者來大王所王聞此言憂喜交集太子既至頭面作禮爾時父王即便抱之而勅令坐太子坐已白父王言恩愛集會必有別離唯願聽我出家學道一切衆生愛別離苦皆使解脫願必垂許不見留難時白淨王聞太子語心大苦痛猶如金剛摧破於山舉身顛掉不安本座執太子手不復能言啼泣流淚歎歎哽咽如是良久微聲而言汝今宜應息出家

壁二

十八

意所以者何年既少壯國未有嗣而便委我曾不懷顧普耀經云太子白王欲得四願一者不老二者無病三者不死四者不別假使父王與此四願不復出家王聞重悲此四願者古今無獲爾時太子既見父王流淚不許還歸所止思惟出家愁憂不樂爾時迦毗羅施兜國諸大相師並知太子若不出家過七日後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七寶自至各以所知往白王言釋迦種姓於此方興王聞是語心生歡喜即勅諸臣并釋種子汝聞相師如此言不皆應日夜侍衛太子可於四門門各千人周市城外一踰闍那內羅置人衆而防護之普耀經云明日即勅五百諸釋勇多力者宿衛菩薩令城四門開閉之聲聞四十里復勅耶輸陀羅并諸內宮倍加警戒過於七日勿使出家時王又來至太子所太子遙見即往奉迎頭面禮足問訊起居王語太子我昔既聞阿私陀說及衆相師并諸奇瑞必定知汝不樂處世國嗣既重孰當相繼唯願爲我生汝一子然後絕俗不復

壁二

十九

相違爾時太子聞父王言心自思惟大王所以苦留我者正自爲國無紹嗣耳作是念已而答王言善哉如勅即以左手指其妃腹時耶輸陀羅便覺體異自知有娠王聞太子如勅之言心大歡喜當謂太子七日之內必未有兒若過此期轉輪王位自然而至不復出家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年已至十九今又是二月復是七日宜應方便思求出家所以者何今正是時又於父王所願已滿作此念已身放光明照四天王宮乃至照於淨居天宮不令人間見此光明爾時諸天見此光已皆知太子出家時至即便來到太子所頭面禮足合掌白言無量劫來所修行願今者正見成熟之時於是太子答諸天言如汝等語今正是時然父王勅內外官屬嚴見防衛欲去無從諸天白言我等自當設諸方便令太子出使無知者諸天即便以其神力令諸官屬悉皆熟卧爾時耶輸陀羅眠卧之中得三大夢一者夢月墮地二者夢牙齒落三者夢失右臂得此夢已眠中驚覺心大怖懼白

太子言我於眠中得三惡夢太子問言汝夢何等耶輪陀羅即便具說所夢之事太子語言月猶在天齒又不落臂復尚在當知諸夢虛假不實汝今不應橫生怖畏耶輪陀羅又語太子如我自忖所夢之事必是太子出家之瑞太子又答汝但安眠勿生此慮要不令汝有不祥事耶輪陀羅聞此語已即便還眠太子即從座起徧觀妓女及耶輪陀羅皆如木人譬如芭蕉中無堅實或有倚伏於樂器上臂脚垂地更相枕卧鼻涕目淚口中流涎又復徧觀妻及妓女見其形體髮爪髓腦骨齒髑髏皮膚肌肉筋脉肪血心肺脾腎肝膽腸胃屎尿涕唾外為革囊中盛臭穢無一可奇強熏以香飾以華絲譬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百年之命卧消其半又多憂惱其樂無幾世人云何恒見此事而不覺悟又於其中貪著姪欲普耀經云於時菩薩夜觀妓女百節空中譬如芭蕉鼻涕目淚樂器縱橫顧視其妻具見形體腦髓髑髏心肺腸胃外是革囊中有臭處猶如假借當還亦不得久三界

無怙唯道可恃欲界諸天住於空中法行天子遙白菩薩時已到矣佛星適現即勅車匿起鞍捷步適宜此言時四天王與無數閼叉龍鬼等皆被鎧甲從四方來稽首菩薩城中男女皆疲極寐孔雀衆鳥亦疲極寐修行本起云諸天皆言太子當去恐作稽留召烏蘇慢此名適來宮國內外厭寐我今當學古昔諸佛所修之行急應遠此大火之聚爾時太子思如是已至於後夜淨居天王及欲界諸天充滿虛空即共同聲白太子言內外眷屬皆悉昏卧今者正是出家之時爾時太子即便自往至車匿所以天力故車匿自覺而語之言汝可為我鞍捷步來爾時車匿聞此語已舉身戰怖心懷猶豫一者不欲違太子令二者畏王勅旨嚴峻思惟良久流淚而言大王慈勅如是之嚴且又今日非遊觀時又非降伏怨敵之日云何於此後夜之中而忽索馬欲何所之太子又復語車匿言我今欲為一切衆生降伏煩惱結使賊故汝今不應違我此意爾時車匿舉聲號泣欲令耶

輪陀羅及諸眷屬皆悉覺知太子當去以天神力昏卧如故車匿即便牽馬而來太子徐前而語車匿及以捷步一切恩愛會當別離世間之事易可果遂出家因緣甚難成就車匿聞已默然無言於是捷步不復噴鳴爾時太子見明相出放身光明徹照十方師子吼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我今亦然於是諸天捧馬四足并接車匿釋提桓因執蓋隨從諸天即便令王北門自然而開不使有聲車匿重悲門閉下鎗誰當開者時諸鬼神阿須倫等自然開門太子於是從門而出虛空諸天讚歎隨從爾時太子又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終不還宮我若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又復不能轉於法輪要不還與父王相見若當不盡恩愛之情終不還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輪陀羅三十二當於太子說此誓時虛空諸天讚言善哉斯言必果至於天曉所行道路已三踰閼那時諸天衆既從太子至此處已所為事畢忽然不現爾時太子次行至彼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太

子見此園林寂靜無諸誼鬧心生歡喜諸根
悅豫即便下馬撫背而言所難爲事汝作已
畢又語車匿馬行駿疾如金翅鳥王汝恒隨
從不離我側世間之人或有善心而形不隨
或運形力而心不稱汝今心形皆悉無違又
世間人處富貴者競隨奉事我既捨國來此
林中唯汝一人獨能隨我甚爲希有我今既
已至閑靜處汝便可與捷陟俱還宮也爾時
車匿聞此語已悲號啼泣迷悶躄地不能自
勝於是捷陟既聞被遣屈膝舐足淚落如雨

車匿答言我云何忍聽太子如此言耶我於
宮中違大王勅輒較捷陟以與太子今致今
日來至於此父王及摩訶波闍波提失太子
故必當憂惱宮中內外亦應騷動又復此處
多諸險難猛獸毒蟲交橫道路我今云何而
捨太子獨還宮也太子即答車匿言世間之
法獨生獨死豈復有伴又有生老病死諸苦
我當云何與此作侶吾今爲欲斷諸苦故而
來至此苦若斷時然後當與一切衆生而作
伴侶我於即時諸苦未離云何而得爲汝作

侶車匿又白太子生來長於深宮身體手足
皆悉柔軟眠卧牀褥無不細滑如何一旦履
藉荆棘瓦礫泥土止宿樹下太子答言誠如
汝語設我住宮乃得免此形荆棘之患老病
死苦會當見侵車匿既聞太子此語悲泣垂
淚默然而住于時太子即就車匿取七寶劍
而師子吼過去諸佛爲成就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故捨棄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
諸佛法作此言已便脫寶冠髻中明珠以與
車匿而語之曰以此寶冠及以明珠致王足
下汝可爲我上白大王我今不爲生天樂故
亦復非不孝順父母亦無忿恨瞋恚之心但
以畏彼生老病死爲除斷故來至此耳汝應
助我隨喜欣慶勿於吉祥更生悲愁父王若
謂我今出家未是時者汝以我語上啓大王
老病死至豈有定時人雖少壯焉得免此父
王若復而責我言本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
有子云何而去及出宮時不啓聞者汝可爲
我具啓父王耶輸陀羅久已有娠王自聞之
昔勅如此非爲專輒往古有諸轉輪聖王狀

國位者入於山林出家求道無有中途還受
五欲我今出家亦復如是未成菩提終不還
宮內外眷屬皆當於我有恩愛情可以汝辯
爲解釋之勿使於我橫生憂惱太子又復脫
身璎珞以授車匿而語之言汝可爲我持此
璎珞奉摩訶波闍波提道我今爲斷諸苦本
故出宮城求滿大願勿復於我反更生苦又
脫身上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亦復語言
人生於世愛別離苦我今爲欲斷此諸苦出
家學道勿以我故恒生愁憂并諸親屬皆亦
如是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倍增悲絕不忍違
於太子勅令即便長跪受取寶冠明珠璎珞
及嚴飾具垂淚而言我聞太子如此志願舉
身顛掉設令有人心如木石聞此語者亦當
悲感況我生來奉侍太子聞此誓言而不感
絕唯願太子捨於此志勿令父王及摩訶波
闍波提耶輸陀羅并餘親屬生大悲苦若使
決定不迴此意勿於是處而復棄我我今歸
依太子足下終不見有遠離去理設當還宮
王必責我云何獨委太子而歸欲令何言上

答大王太子答言汝今不應作如是語世皆離別豈常集聚我生七日而母命終母子尚有死生之別而況餘人汝勿於我偏生戀慕可與捷陟俱還宮也如是再勅猶不肯去爾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即發願言今落鬚髮願與一切斷除煩惱及以習障釋提桓因接髮而去虛空諸天燒香散華異口同音讚言善哉善哉大善權經云菩薩自剃頭髮諸天龍神無能見頂況能除髮菩薩念白淨王當起恨意誰剃子首故自剃之王乃默然是為方便

爾時太子剃鬚髮已自見其身所著之衣猶是七寶即心念言過去諸佛出家之法所著衣服不當如此時淨居天於太子前化作獵師身服袈裟太子既見心大歡喜而語之言汝所著衣是寂靜服往昔諸佛之標式也云何著此而為罪行獵者答言我著袈裟以誘羣鹿鹿見袈裟皆來近我我得殺之太子又言若如汝說著此袈裟但欲為殺諸鹿故耳非求解脫而著之也我今持此七寶之衣與

汝貿易吾服此衣為欲攝救一切衆生斷其煩惱獵者答言善哉如告即脫寶衣而與獵者自被袈裟依過去諸佛所服之法時淨居天還復梵身上昇虛空歸其所止于時空中有異光明車匿見此心生奇特歎未曾有今此瑞應非為小緣車匿既見太子剃除鬚髮身著法服定知太子必不可迴悶絕於地倍增懊惱爾時太子而語之言汝今宜應捨此悲愁便還宮城具宣我意太子於是即徐前行車匿歔歔頭面作禮乃至遠望不見太子然後方起舉體顛掉不能自勝顧看捷陟及莊嚴具嗚咽悲哽涕泗交流即牽捷陟執持寶冠嚴身之具車匿號咷捷陟悲鳴緣路而還爾時太子即便前至跋伽仙人所住之處時彼林中有諸鳥獸既見太子皆悉矚目端住不瞬跋伽仙人遙見太子而自念言此是何神為日月天為帝釋也便與眷屬來迎太子深生敬重而作是言善來仁者太子既見諸仙人衆心意柔軟威儀詳序太子即便前其住處諸仙人等無復威光皆悉同來請太

子坐太子坐已觀察彼諸仙人之行或有以草而為衣者或以樹皮樹葉以為服者或有唯食草木華果或有一日一食或二日一食或三日一食如是行於自餓之法或事水火或奉日月或翹一脚或卧塵土或有卧於荆棘之上或有卧於水火之側太子既見如此苦行即便問於跋伽仙人汝等今者行此苦行甚為奇特皆欲求於何等果報仙人答言修此苦行為欲生天太子又問諸天雖樂福盡則窮輪迴六道終為苦聚汝等云何修諸苦因以求苦報太子即便心自歎言商人為寶故入大海王為國土興師相伐今諸仙人為生天故修此苦行作是歎已默然而住跋伽仙人即問太子仁者何意默然不言我等所行非真正也太子答言汝等所行非不至苦然求果報終不離苦太子與仙人說此議論言語往復乃至日暮太子即便停彼一宿既至明且復更思惟此諸仙人雖修苦行皆非解脫真正之道我今不應止住於此即與仙人辭別欲去時諸仙人白太子言仁者來

此我皆歡喜今我人衆威德增盛今者何故而忽欲去爲是我等失於威儀爲此衆中相犯觸也以何因緣不住於此太子答言非是汝等有如是失賓主之儀亦無所少但汝所修增長苦因我今學道爲斷苦本以此因緣是故去耳諸仙人衆自共議言其所修道極爲廣大云何我等而得留之

爾時有一仙人善知相法語衆人言今此仁者諸相具足必當得於一切種智爲天人師即便俱往詣太子所而作是言所修道異不敢相留若欲去者可向北行彼有大仙名阿羅邏迦蘭仁者可往就其語論我觀仁者亦當不必住於彼處於是太子即便北行諸仙人衆見太子去心懷懊惱合掌隨送極望絕視然後乃還

釋迦譜卷第二

釋迦譜卷第二(別本)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一〇頁中一行「仁惠」，資、磧作「仁慧」。
- 一 五一一頁上七行第六字「之」，資、磧作「乏」。
- 一 五一一頁上一五行「拒勝」，資、磧作「詎勝」。
- 一 五一三頁中八行第一四字「發」，資、磧作「撥」。
- 一 五一四頁下一八行第一六字「其」，資作「有」。
- 一 五一五頁下一四行第一四字「與」，資、普作「語」。
- 一 五一七頁上五行第一三字「當」，資、普作「嘗」。
- 一 五一八頁中二行「佛星」，資、磧作「沸星」。
- 一 五一八頁中三行「鞞捷陟」，資、磧作「被捷陟」。本頁中一三行、次頁

上一二行資同。

一 五二一頁上九行第八字「得」，資、磧、普作「行」。

釋迦譜卷第三

壁三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三

出因果經

爾時太子既出宮已至於天曉耶輸陀羅及諸婁女從眠而覺不見太子悲號啼泣即便往啓摩訶波闍波提今旦忽失太子莫知所在摩訶波闍波提聞是語已迷悶躡地如是展轉乃至達王王聞此言屹然無聲失其精魂若喪四體舉宮內外皆亦如是時諸大臣即入檢視太子住處案行宮城見城北門自然已開又復不見車匿犍陟即問門司誰開此者互相推檢皆云不知并問防人亦云不解此門開意于時大臣心自思惟北門既開太子必當從此而出宜速尋覓太子所在即勅千乘萬騎絡繹四出追求太子以天力故迷失道徑不知所之即便還歸白大王言推尋太子不知所在爾時車匿步牽犍陟及莊嚴具悲泣嗚咽隨路而還舉邑人民見此驚愕無不懊惱悉皆競來問車匿言汝送太子置於何處今與犍陟而獨還也車匿既得諸

人問此倍更悲絕不能答之此諸人民雖見犍陟鞍帶鞍勒七寶莊嚴不見太子猶若死人飾以華綵於是車匿前入宮城犍陟悲嘶諸廐羣馬一時哀鳴外諸官屬白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言車匿唯與犍陟俱還聞此言已宛轉于地而自念曰今者唯聞車匿犍陟相隨俱還而不聞道太子歸聲摩訶波闍波提即作是言我養太子至年長一旦捨我不知所在譬如樹結華成實臨熟落地又如飢人遇百味饌臨欲食之忽然翻倒耶輸陀羅又自言曰我與太子行住坐卧不相遠離今者捨我莫知所趣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皆將妻子不暫相棄世間之人一遇相識別不相忘夫妻之情恩愛之深而乃反更如是之薄語車匿言寧與智者而作怨讎不共愚人以為親厚汝癡頑人盜送太子置於何處今此釋族不復熾盛又責犍陟汝載太子出此王宮近去之時寂然無聲今者空返何意悲嘶爾時車匿即便答言勿責於我及以犍陟所以者何此是天力非人所為當於

爾夕夫人婁女皆悉眠卧太子勅我令起鞍馬我於爾時以大高聲而諫太子欲使夫人及諸婁女聞此驚寤及鞍犍陟都無覺者城門每開聞四十里當爾之時自然而開又無一聲如此之事豈非天力出城之時天令諸神手捧馬足并接於我虛空諸天隨從無數我當云何而能止也時天既曉行三踰闍那至彼跋伽仙人住處又復有諸奇特異事願聽我說太子既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即便下馬手撫馬背并勅於我令還宮城我於此時隨從太子永無歸意太子見遣終不聽住又復就我取七寶劍而自唱言過去諸佛為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捨於飾好剃除鬚髮我今亦當依諸佛法唱此言已即脫寶冠及以明珠悉付我還置王足下又以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羅我於爾時雖聞此誨猶侍左右無有歸情于時太子便以利劍自剃鬚髮天於空中隨接而去即便前行逢於獵者以身所著七寶妙衣而與獵人貿易袈裟於是虛空有大光

明我見太子形服既變深知其意必不可迴
我即悶絕心大懊惱太子前至跋伽仙人所
住之處我便於彼辭別而歸此諸奇特皆是
天力非復人事願勿責我及犍陟也時摩訶
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既聞車匿說此事已
心小醒悟默然無聲

爾時白淨王悶絕始醒勅喚車匿而語之言
汝云何令諸釋種姓生大苦惱我有嚴制勅
內外官屬守護太子畏其出家汝復何意輒
送太子置於何處車匿怖懼而啓王言太子
出城實非我欲唯願大王聽我具說即以寶
冠及髻中明珠置王足下太子令我以所冠
珠置王足下七寶瓔珞與摩訶波闍波提餘
莊嚴具與耶輸陀羅王見諸物倍增悲絕雖
復木石猶尚有感況乃父子恩愛之深車匿
具以前事而啓王言太子勅我父王若謂本
要有子當聽出家今未有子云何而去臨去
之時又不啓者汝可爲我具答父王耶輸陀
羅久已有娠王宜問之昔勅如此非爲專輒
王聞此言即便遣問耶輸陀羅太子云汝久

已有娠實如此不耶輸陀羅即答信言當於
大王來此宮時太子指我即覺有娠王聞其
語生奇特心憂惱暫歇而自念言我前所以
許令有子聽出家者七日之中必無子理轉
輪王位自然而至不謂七日未滿而便有娠
深自欲悼智慧淺短所爲方便不能住之輕
作此約重增悔恨太子神略出人意表今日
之事亦復兼是諸大天力我今不應責車匿
也時白淨王心自思惟太子出家必不可迴
設使更作諸餘方便亦不能留雖復棄國出
家學道然已有子不絕種嗣我今應勅耶輸
陀羅好令將護所懷之子時白淨王愛念情
深語車匿言我今當往尋求太子不知即時
定在何許其今既已捨我學道我復何忍獨
生活也便當追逐隨其所在爾時王師及與
大臣聞王欲出尋求太子二人俱共來諫王
言大王不應自生憂惱所以者何我觀太子
見其相貌過去世中久已修習出家之業設
復令爲釋提桓因亦當不樂況復今者轉輪
王位而能留也大王不憶太子初生而行七

步舉手住言我生已盡是最後身諸梵天王
釋提桓因悉來下從如此奇特云何樂世又
復白王阿私陀仙人昔相太子年至十九出
家學道必當成就一切種智今時既到大王
何故而生愁苦又復大王嚴勅內外守護太
子慮恐出家而諸天來導引出城如是之事
非復人力唯願大王當生歡喜勿懷愁惱不
須自出若憶太子猶不已者我今當與大臣
尋求所在王聞此語心自念言我知太子雖
不可迴未忍便捨不復追之今當試令師與
大臣更一尋求也即便答師及大臣言善哉
可去舉宮內外心皆苦惱佇遲速還於是王
師大臣即便辭出追尋太子爾時白淨王發
遣王師及大臣已即以太子瓔珞與摩訶波
闍波提而語之言此是太子所服瓔珞付車
匿還今以與汝摩訶波闍波提見瓔珞已倍
增悲絕而自念言四天下人極爲薄福失此
明智轉輪聖王又送餘莊嚴具以與耶輸陀
羅而語之曰太子以此嚴身之具令持與汝
耶輸陀羅既見此物悶絕躡地王又遣人勅

耶輸陀羅令自愛敬無使胎子不安隱也

爾時王師及以大臣至跋伽仙人苦行林中除去從人及諸儀飾便前仙人所住之處仙人請坐互相問訊於是王師語仙人言我是白淨王師今所以來至於此者彼白淨王足相太子狀惡生老病死之苦出家學道路由此林大仙見不跋伽仙人答王師言我近於此見一童子顏容端正相好具足來入此林共我議論遂經一宿不知乃是王之太子鄙薄我等所修之道從此北行詣彼仙人阿羅邏迦蘭爾時王師大臣聞此言已即便疾往彼仙人所而於中路遙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却侍衛脫諸儀服前太子所坐於一面互相問訊於是王師白太子言大王見使尋求太子欲有所說太子答曰父王勅汝欲何所道王師答言大王久知太子深樂出家此意難迴然王於太子恩愛情深憂愁盛火常自熾然須太子歸以滅之耳願便迴駕還返宮城雖有物務不令太子令棄道業靜心之處不必

山林摩訶波闍提耶輸陀羅內外眷屬皆悉沒於憂惱大海思太子還而拯救之

爾時太子聞王師語以深重聲答王師言我豈不知父王於我恩情深也但畏生老病死之苦是以來此為斷除故若令恩愛終日合會又無生老病死苦者我復何為來至於此我今所以違遠父王欲為將來和合故耳父王憂愁大火今雖熾然我與父母唯餘今生有此一苦將來自當永絕斯患若如汝言令吾處宮修道業者如七寶舍滿中燄火當有人能止此室不如雜毒食設有飢人終不食之我既棄國出家修道云何令我復還宮城修學道也世間之人在大苦中為小樂故尚復耽湎不能暫捨況我在此極寂靜處無諸患苦而能捐棄還就於惡古昔諸王入山學道無有中路還受欲者父王若欲必令我歸便是違於先王之法爾時王師白太子言誠如太子今之所說然諸仙聖一言未來定有果報一言定無此二仙聖尚不能知未來世中必定有無太子云何欲捨現樂而求未來

不定果報生死果報尚不可知決定有無云何乃欲求解脫果唯願太子便還宮也太子答言彼二仙人說未來果一者言有一者言無皆是疑心非決定說我今終不隨順彼教不應以此而見難詰所以者何我今不為希慕果報而來至此以目所見生老病死必應經之故求解脫免此苦耳令汝不久見我道成我此志願終不可迴還啓父王說如此也爾時太子作此言已即從座起與王師大臣辭別北行詣阿羅邏迦蘭仙人于時王師大臣見太子去帝泣懊惱一者念太子情深二者奉受王使來太子所而復不能移轉其意徘徊路側不能自返互共議言既被王使而無力効今者空歸云何奉答我等當留所從五人聰明智慧心意柔軟為性忠直種族強者密令伺察看其進止作此言已顧瞻其傍見憍陳如等五人而語之言汝等悉能留止此不五人答言善哉如勅進止去來當密伺察即便辭別趣太子所王師大臣還歸宮城爾時太子往彼阿羅邏迦蘭仙人住處度於

恒河路由王舍城既入城已諸人民衆見太子顏貌相好殊特歡喜愛敬舉國皆悉奔馳瞻視如是誼譁微頻婆娑羅王王便驚問此是何聲諸臣答言白淨王太子名薩婆悉達昔諸相師記其應得轉輪王位王四天下又復記其若出家者必當成就一切種智其人今者來入此城外諸人民馳競來看以是之故所以誼鬧時頻婆娑羅王既聞此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即勅一人往令伺察太子所在使者受勅尋求太子見在般荼婆山於一石上端坐思惟時使即歸具白大王王便嚴駕與諸臣民詣太子所至般荼婆山遙見太子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便下馬除去儀飾及諸侍衛前坐問訊太子四大悉調和不我見太子心甚歡喜然有一悲太子本是日之種姓累世相承爲轉輪王太子今者轉輪王相皆悉具足云何捨之來入深山踐藉沙土遠至此也我見是故所以悲耳太子若以父王今在故欲不取聖王位者當以我國分半治之若謂爲少我當捨國盡以相奉臣事太

子若復不取我此國者當給四兵可自攻伐取他國也太子所欲甚不相違爾時太子聞頻婆娑羅王說此語已深感其意即答王言王之種族本是明月性自高涼不爲鄙事所爲所作無不清勝今發是言未足爲奇然我觀王中情貌至倍於前後王今便可於身命財修三堅法亦不應以不堅之法勸獎餘人我今既捨轉輪王位亦復何緣應取王國王以善心捨國與我猶尚不取何緣以兵伐取他國我今所以辭別父母剃除鬚髮捨於國者爲斷生老病死苦故非爲求於五欲樂也世間五欲如火火聚燒諸衆生不能自出云何勸我貪著之也我今所以來至此者有二仙人阿羅邏迦蘭是求解脫最上道師欲往彼處求解脫道不宜久停在於此也我既違王初始之言亦懷喜心哉勿致嫌恨王今當以正法治國勿枉人民作此言已太子即起而與王別時頻婆娑羅王見太子去深大惆悵合掌流淚而作是言初見太子心大踊躍太子既去倍生悲苦汝今爲於大解脫故而

欲去者不敢相留時太子所期速果若道成者願先見度太子於是辭別而去時王奉送次於路側極目觀瞻不見乃還應本起云太子自去踰越名山經摩竭國界耕沙王因出遊獵遙見太子行山澤中即與諸耆宿大臣俱追見之王曰太子生多奇異形相炳著當君四天下爲轉輪王四海顓顓其神寶至何棄天位自放山藪必有異見願聞其志太子答曰以吾所見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劇苦有三老病死痛不可得離計身爲苦器憂畏無量若在尊寵則有憍佚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厭故欲入山以修其志諸耆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獨預憂乃棄美號隱遁潛居以勞其形不亦難乎太子答曰如諸君言不當預憂使吾爲王老到病至若當死時寧有代吾受此厄者不如無有代乎可勿憂天下有慈父孝子愛徹骨髓至病死時不得相代若此僞身苦至之日雖居高位六親在側如爲盲人設燭何益於無目者乎吾觀衆行一切無常皆化非真樂少苦多身非

已有世間虛無難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敗安則有危得則有亡萬物紛擾皆當歸空精神無形躁濁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但為貪愛蔽在癡網沒生死河莫之能覺故吾欲一心思四空淨度色滅悲斷求念空無所適莫是將返其源而歸其本始出其根如我願得乃可大安餅沙王喜曰善哉善哉菩薩志妙世間難有必得佛道願先度我太子默然而逝當度尼連禪河天為止流令水暫乾度河行數十里有二梵志各與弟子索居溪邊過問其道自稱言吾事梵天奉於日月日修火祠唯水是淨菩薩答曰是生死法非真道也何以故水不常滿火不久熱日出則移月滿則虧道在清虛水焉能令心清淨傷之而去

爾時太子即便前行向彼阿羅邏仙人所住之處于時諸天語仙人言薩婆悉達棄捨國土辭別父母為求無上正真之道欲拔一切衆生苦故今者已來垂至於此時彼仙人既聞天語心大歡喜俄爾之頃遙見太子即出

奉迎讚言善來俱還所住請太子坐是時仙人既見太子顏貌端正相好具足諸根恬靜深生愛敬即問太子所行道路得無疲也太子初生及以出家又來至此我悉知之能於火聚自覺而出又如大鳥於縋索中而自免脫古昔諸王盛年之時恣受五欲至於根熟然後方捨國邑樂具出家學道此未足奇太子今者捨此壯年能棄五欲遠來至此真為殊特當勤精進速度彼岸太子聞已即答之曰我聞汝言極為歡喜汝可為我說斷生老病死之法我今樂聞仙人答言善哉善哉即便說曰衆生之始始從於冥初從於冥初起於我慢從於我慢生於癡心從於癡心生於染愛從於染愛生五微塵氣從五微塵氣生於五大從於五大生貪欲瞋恚等諸煩惱於是流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今為太子略言之耳爾時太子即便問曰我今已知汝之所說生死根本復何方便而能斷之仙人答言若欲斷此生生死本者先當出家修持戒行謙卑忍辱住空閑處修習禪定離欲惡不善法

有覺有觀得初禪除覺觀定生入喜心得第二禪捨喜心得正念具根樂得第三禪除苦樂得淨念入捨根得第四禪獲無想報別有一師說如此處名為解脫從定覺已然後方知非解脫處離色想入空處滅有對想入識處滅無量想識唯觀一識入無所有處離於種種相入非想非非想處斯處名為究竟解脫是諸學者之彼岸也太子若以斷於生老病死患者應當修學如此之行爾時太子聞仙人言心不喜樂即自思惟其所知見非究竟處非是永斷諸結煩惱即便語言我今於汝所說法中有所未解今欲相問仙人答言敬從來意即問曰非想非非想處為有我也為無我也若言無我不應言非想非非想若言有我我為有知我為無知我若無知則同木石我若有知則有攀緣既有攀緣則有染著以染著故則非解脫汝以盡於羸結而不自知細結猶在以是之故謂為究竟細結滋長復受下結以此故知非度彼岸若能除我及以我想一切盡捨是則名為真解脫也仙

人默然心自思惟太子所說甚為深妙爾時太子復問仙人汝年至幾而出家也修梵行來復幾許年仙人答言我年十六而便出家修梵行來一百四年太子聞已而心念言出家已來乃至是久而所得法正如此乎于時

十三

太子為求勝法即從座起與仙人別爾時仙人語太子言我久遠來習此苦行而所得果正如此耳汝是王種云何而能修苦行也太
子答言汝所修法非為苦也別有最苦難行之道仙人既見太子智慧久觀志意堅固不虧知決定成一切種智白太子言汝若道成願先度我於是太子答言善哉次至迦蘭所住之處論議問答亦復如是太子即便前路而去時二仙人見太子去各心念言太子智慧深妙奇特乃爾難測合掌奉送絕視方還爾時太子調伏阿羅邏迦蘭二仙人已即便前進伽闍山苦行林中是憍陳如等五人所止住處即於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觀察衆生根宜應六年苦行而以度之思惟是已便修苦行於是諸天奉獻麻米太子為求正真

道故淨心守戒日食一麻一米設有乞者亦以施之爾時憍陳如等五人既見太子端坐思惟修於苦行或日食一麻或日食一米或復二日乃至七日食一麻一米時憍陳如等亦修苦行供奉太子不離其側既見此已即遣

一人還白王師及以大臣具說太子所行之事爾時王師大臣俱還宮門顏貌愁悴身形萎熱猶如有人喪其所親殯送既畢抑忍而歸時守門者而白王言師與大臣今在門外王既聞已氣奔聲絕身首顛動時守門人解王此意即呼令前王與相見悲不能言如是良久微聲而問太子既是我之性命卿等今者獨作此歸我之性命云何而存王師答言我奉王勅尋求太子便至跋伽仙人住處訪覓太子仙人語我太子所在并說太子所言之事我即便前行而於中路遇見太子在於樹下端坐思惟相好光明踰於日月即向太子具說大王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憂苦之情太子即以深重之聲而見答言我豈不知父王親戚恩情深也但畏生死別離之苦

為欲斷除故來此耳如是種種言辭所說志意堅固如須彌山不可移動捨我而去如棄草芥爾時即便選擇五人隨從給侍伺察所在所遣人中有一人還說言太子當至阿羅邏迦蘭仙人之所路由恒河以天神力而得度水至王舍城時頻婆娑羅王來詣太子方便譬說不應出家分國共治及以全與并欲與兵令伐他國太子亦復皆悉不受即又前行達仙人所而為說法降伏其心又至伽闍山苦行林中尼連禪河側靜坐思惟日食一

麻一米爾時白淨王聞師大臣說使人如此語已心大悲惱舉體顛掉身毛皆豎即語王師及大臣言太子遂捨轉輪王位父母親屬恩愛之樂遠在深山修此苦行我今薄福生失如此珍寶之子王即復以使人所言向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而為說之時白淨王即便嚴駕五百乘車摩訶波闍波提及耶輸陀羅亦復相與辦五百乘一切資生皆悉具足即喚車匿而語之言汝送太子遠放深山今復令汝領此千乘載致資糧送與太子

隨時供養勿使乏少盡更來請車匿受勅即領千乘疾速而去至太子所見形消瘦皮骨相連血脉悉現如波羅奢華頭面禮足悶絕於地良久乃起銜淚而言大王憶念太子不捨日夜今故遣我領此千乘載資生具以餉太子于時太子答車匿言我逆父母及捨國土遠來在此爲求至道云何當復受此餉也爾時車匿聞此語已心自思惟太子今者既不肯受如是資供我當別覓一人領此千乘還歸王所我住於此奉事太子即差一人領車而去於是車匿密侍太子不離晷晨爾時太子心自念言我今日食一麻一米乃至七日食一麻米身形消瘦有若枯木修於苦行垂滿六年不得解脫故知非道不如昔在閻浮樹下所思惟法離欲寂靜是故真正今我若復以此羸身而取道者彼諸外道當言自餓是般涅槃因我今雖復節節有那羅延力亦不以此而取道果我當受食然後成道作是念已即從座起至尼連禪河入水洗浴洗浴既畢身體羸瘦不能自出天神來下

爲捺樹枝得攀出池時彼林外有一牧牛女人名難陀波羅時淨居天來下勸言太子今者在於林中汝可供養女人聞已心大歡喜于時地中自然而生千葉蓮華上有乳糜女人見此生奇特心即取乳糜至太子所頭面禮足而以奉上太子即便受彼女施而呪願之今所施食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使施家得瞻得喜安樂無病終保年壽智慧具足太子即復作如是言我爲成熟一切衆生故受此食呪願訖已即受食之身體光悅氣力充足堪受菩提爾時五人既見此事驚而怪之謂爲退轉各還所住菩薩獨行趣畢波羅樹自發願言坐彼樹下我道不成要終不起菩薩德重地不能勝于時步步地爲震動出大音聲爾時盲龍聞地動響心大歡喜兩目開明曾見先佛有此瑞應作是念已從地躍出禮菩薩足時有五百青雀飛騰虛空右繞菩薩雜色瑞雲及以香風而隨歎佛爾時盲龍以偈讚曰

菩薩足踐處 地皆六種動 發大深遠音

我聞眼開明 又見虛空中 青雀繞菩薩 瑞雲極鮮映 香氣甚清涼 此等諸瑞相 悉同過去佛 以是知菩薩 必定成正覺 於是菩薩即自思惟過去諸佛以何爲座成無上道即便自知以草爲座釋提桓因化爲凡人執淨輦草菩薩問言汝名何等答名吉祥菩薩聞之心大歡喜我破不吉以成吉祥菩薩又言汝手中草此可得不是吉祥即便授草以與菩薩因發願言菩薩道成願先度我菩薩受已敷以爲座而於草上結跏趺坐如過去佛所坐之法而自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我亦如是發此誓時天龍鬼神皆悉歡喜清涼好風從四方來禽獸息響樹不鳴條遊雲飛塵皆悉澄淨知是菩薩必成道相觀佛三昧經云適施草坐地則大動諸天化作八萬佛樹師子之座或有佛樹高八千里或四千里一一天子各自念言菩薩坐我座上不在餘座其下劣衆生本薄福者見於菩薩身坐草薦菩薩坐已計魔波旬最爲豪尊今吾當成無上正覺當感令到而降伏爾

乃發起三界衆生受胎經云坐閻浮樹下四十八日觀樹思惟感動天地六反震動演大光明覆蔽魔宮爾時波旬卧寐夢中見三十二變宮殿閻冥宮殿汙泥入於邪徑池水枯竭樂器破壞閻又厭鬼頭皆墮地諸天捨去

不從其教

凡三十二夢文多不載

從夢而起恐怖毛豎

召會大臣及諸兵衆說夢所見以何方便而往伏之并召千子其五百子導師等信樂菩薩其五百子惡目等隨魔所教魔王憤亂告其四女一名欲妃二名悅彼三名快觀四名

見從汝往詣彼亂其淨行女詣菩薩綺語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嫵媚細視現其胫脚露其手臂作鳬鴈鴛鴦哀響之聲凡三十態文

多不載魔女善學女幻迷惑之業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時天女端正莫踰我者願得晨起

壁三

十八

夜寐供事左右菩薩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體雖好而心不端革囊盛臭而來何爲去吾不用其魔王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即還魔所觀佛三昧經云魔有三女長名悅彼中名喜心小名多媚而白父言我能往亂願

父莫愁即自莊飾過踰魔后百千萬倍眇目作姿現諸妖冶禮敬菩薩旋繞七帀白菩薩言太子生時萬神侍御何棄天位來此樹下我是天女六天無雙今以微身奉上太子我等善能調身按摩今欲親近坐樹疲極宜須

偃息服食甘露即以寶器獻天甘味太子寂然身心不動以白毫擬令天之三女自見身內濃囊涕唾九孔根本生熟三藏迴伏宛轉蛹生諸蟲有八千戶走入小腸張口上向啖食諸藏髓脉生蟲細於秋毫數甚衆多其女

見此遂便嘔吐即自見身左生蛇頭右生狐頭中首狗頭背負老母抱死小兒諸女驚號却行而去低頭視齋自見女形醜狀鄙穢復有諸蟲如手釧形團聚相持而有衆口口生五毒啖食女根諸女見已心極酸苦如箭入

壁三

心匍匐而去吁嗟歎息至魔王所魔王大怒徧勅六天并諸八部往瞿曇所是時諸鬼猶如雲起或有諸鬼首如牛頭頭四十耳耳生鐵箭火燄上起復有諸鬼首如狐頭有十千眼聲如霹靂曠野鬼神大將軍等一頭六頭

臂有六面膝頭兩面體毛如箭奮身射入張眼爛赤血出流下疾走而到魔告諸鬼瞿曇善人或能知呪當興四兵化作四兵列狀如林甚可怖畏直從空下至道樹邊魔復更念此衆或不能降伏瞿曇復脫寶冠擬地當閻

羅王宮上告勅諸鬼汝等獄卒及閻羅王阿鼻地獄刀輪劍戟火車爐炭一切都舉向閻浮提魔王震吼勅諸兵衆速害瞿曇上震大雷雨熱鐵丸刀輪武器交橫空中然其火箭不近菩薩是時菩薩徐舉眉間毫擬阿鼻地

獄令罪人見白毫流水注如車軸大火暫滅自憶前世所作諸罪心得清涼稱南無佛以是因緣受罪畢訖直生人中魔見是相憔悴愁惱忽然還宮白毫直至六天見白毫孔諸寶蓮華過去七佛在其華上如是白毫上至

無色徧照一切如玻璃鏡八萬四千天女視波旬身狀如焦木但瞻菩薩白毫相光無數天子天女皆發無上菩提道意時魔王自前與佛相難菩薩以智慧力伸手按地應時地動魔與官屬顛倒而墮已降魔怨成正真覺

爾時菩薩在於樹下發大誓言時天龍八部皆悉歡喜於虛空中踊躍讚歎時第六天魔王宮殿自然動搖於是魔王心大懊惱精神躁擾聲味不御而自念言沙門瞿曇今在樹下捨於五欲端坐思惟不久當成正覺之道其道若成廣度一切超越我境及道未成往壞亂之爾時魔子薩陀見父憔悴而往白言不審父王何故憂感魔王答言沙門瞿曇今坐樹下其道將成超越於我今欲壞之魔子即便前諫父言菩薩清淨超出三界神通智慧無不明瞭天龍八部咸共稱讚此非父王所能摧屈不煩造惡自招禍咎

妖媚形體雖好而心不端譬如畫餅中盛臭毒將以自壞有何等奇福難久居姪惡不善自亡其本死即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欲脫致難汝輩亂人正意非清淨種草囊盛屎而來何爲去吾不用其三玉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復魔有三女形容儀貌極端正妖治巧媚善能惑人於天女中最爲第一熏以名香佩好瓔珞一名染欲二名能悅人三名可樂三女俱前白其父言不審今者何故憂愁父即寫心而語女言世間今有沙門瞿曇身被法鎧執自在弓鏃智慧箭欲伏衆生壞我境界我若不如衆生信彼皆悉歸依我土則空是故愁耳及未成道欲往摧挫壞其橋梁於是魔王手執強弓又持五箭男女眷屬俱時往彼畢波羅樹下見於牟尼寂然不動欲度生死三有之海爾時魔王左手執弓右手調箭語菩薩言汝刹利種死甚可畏何不速起宜應修汝轉輪王業捨出家法習於施會得生天樂此道第一先聖所行汝是刹利轉輪王種而爲乞士此非所應今若不起但好安

坐勿捨本誓我試射汝一放利箭苦行仙人聞我箭聲莫不驚怖昏迷失性沉汝瞿曇能堪此毒汝若速起可得安全魔說此語以怖菩薩菩薩怡然而不驚不動魔王即便挽弓放箭并進天女菩薩爾時眼不視箭箭停空中其鏃下向變成蓮華時三天女白菩薩言仁者至德人天所敬應有供侍我等今者在盛時天女端正無踰我者天今遣我以相供給晨昏寢卧願侍左右菩薩答言汝植小善得爲天身不念無常而作妖媚形體雖美而心不端姪惑不善死必當墮三惡道中受鳥獸身免之甚難汝等今者欲亂定意非清淨心今便可去吾不相須時三天女變成老母頭白面皺齒落垂涎肉消骨立腹大如鼓拄杖羸步不能自復魔王既見如是堅固心自思惟我昔曾於雪山之中射摩醯首羅即便恐懼退其善心而今不能動於瞿曇既非此箭及我三女所能移轉令生愛患當復更作他餘方便節以軟語誘菩薩言汝若不樂人間受樂今者便可上昇天宮我捨天位及

五欲具悉持與汝菩薩答言汝於先世修少施因今故得爲自在天王此福有期要還下生沉溺三塗出濟甚難此爲罪因非我所須魔語菩薩我之果報是汝所知汝之果報誰復知者菩薩答言我之果報唯此地知說此語已于時大地六種震動於是地神持七寶餅滿中蓮華從地踊出而語魔言菩薩昔以頭目髓腦以施於人所出之血浸潤大地國城妻子象馬珍寶而用布施不可稱計爲求無上正真之道以是之故汝今不應惱亂菩薩魔聞是已心生怖懼身毛皆豎時彼地神禮菩薩足以華供養忽然不現

雜寶藏經云昔如來在菩提樹下惡魔波旬將八十億衆欲來壞佛至如來所而作是言瞿曇汝獨一身何能坐此急可起去若不去者我捉汝脚擲著海水佛言我觀世間無能擲我著海水者汝於前世但曾作一寺受一日八戒施辟支佛一鉢之食故生六天爲大魔王而我乃於三阿僧祇劫廣修功德初阿僧祇劫我曾供養無量諸佛第二第三阿僧

祇劫亦復如是供養聲聞緣覺之人不可計數一切大地無有針許非我身骨魔言瞿曇汝道我昔一日持戒施辟支佛食信有真實我亦自知汝亦知我汝自道者誰爲證知佛以手指地言此地證我作是證時一切大地六種震動地神即從金剛際出合掌白佛言我爲作證有此地來我恒在中世尊所說真實不虛佛語波旬汝今先能動此濕餅然後可能擲我海水爾時波旬及八十億衆不能令動魔王軍衆顛倒自墮破壞星散爾時魔王即自思惟我以強弓利箭并及三女兼以方便和言誘之不能壞亂此瞿曇心今當更設諸種方便廣集軍衆以力迫脅作是念時其諸軍衆忽然來至充滿虛空形貌各異或執戟操劍頭戴大樹手執金杵種種戰具皆悉備足或猪魚驢馬師子龍頭熊羆虎兕及諸獸頭或一身多頭或面各一目或衆多目或大腹長身或羸瘦無腹或長脚大膝或大脚肥腩或長牙利爪或頭在臂前或兩足多身或大面傍面或色如灰土或身放煙燄或

象身擔山或被髮裸形或復面色半赤半白或唇垂至地或上褰覆面或身著虎皮或師子蛇皮或蛇徧纏身或頭上火然或瞋目努臂或傍行跳擲或空中宛轉或馳步吼嚇有如是等諸惡類形不可稱數圍繞菩薩或復有欲裂菩薩身或四方煙起炎燄衝天或狂音奮發震動山谷風火煙塵暗無所見四大海水一時涌沸護法天人諸龍鬼等悉念魔衆瞋恚增盛毛孔血流淨居天衆見此惡魔惱亂菩薩以慈悲心而愍傷之於是來下側塞虛空見魔軍衆無量無邊圍繞菩薩發大惡聲震動天地菩薩心定顏無異相猶如師子處於鹿羣皆悉歎言嗚呼奇哉未曾有也菩薩決定當成正覺是諸魔衆互相摧切各盡威力摧破菩薩或角目切齒或橫飛亂擲菩薩觀之如童子戲魔益忿怒更增戰力菩薩以慈悲力故令抱石者不能勝舉其勝舉者不能得下飛刀舞劍停於空中電雷兩火成五色華惡龍吐毒變成香風諸惡類形欲毀菩薩不能得動魔有姊妹一名彌伽二名

迦利各各以手執觸體器在菩薩前作諸異狀惱亂菩薩是諸魔衆種種醜身欲怖菩薩終不能動菩薩一毛魔益憂愁空中有神名曰負多隱身而言我於今者見牟尼尊心意泰然無恐怖想是諸魔衆起於毒心於無怨處而橫生忿是癡惡魔徒自疲勞永無所得壁三今日宜應捨害害心汝口乃可吹須彌山令其崩倒火可令冷水可令熱地性堅強可令柔軟汝不能壞菩薩歷劫修習善果正思惟之精勤方便淨智慧光此四功德無能斷截爲作留難不成正覺如千日照必能除暗鑽木得火穿地得水精勤方便無求不得世間衆生沒於三毒無有救者菩薩慈悲求智慧藥爲世除患汝今云何而惱亂之世間衆生癡惑無智悉著邪見今設法眼修習正路欲導衆生汝今云何惱亂導師是則不可譬如在於曠野之中而欲欺誑商人導師衆生墮大黑暗之中茫然不知所止住處菩薩爲然大智慧燈汝今云何欲吹令滅衆生今者沒生死海菩薩爲修智慧寶船汝今云何欲令

沉溺忍辱爲芽堅固爲根無上大法以爲大果汝今云何而欲攻伐貪恚癡鎖縛諸衆生菩薩苦行欲爲解之今日決定於此樹下結跏趺坐成無上道此地乃是過去諸佛金剛之座餘方悉轉斯處不動堪受妙定非汝所推汝今宜應生欣慶心息憍慢意修知識想而奉事之是時魔王聞空中聲又見菩薩恬然不異魔心慚愧捨離憍慢即便復道還歸本宮羣魔憂感悉皆崩散情意沮悴無復威力諸鬪戰具縱橫林野當於惡魔退散之時菩薩心淨湛然不動天無煙霧風不搖條落日停光倍更明盛澄月映徹衆星燦朗幽隱暗冥無復障礙虛空諸天雨妙華香作衆妓樂供養菩薩瑞應本起云魔王益忿更召諸鬼神王合一億八千萬衆皆使變爲師子熊壁三羆兕虎象龍牛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稱言蟲頭人軀蛇之身龜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頭而多頭齒牙爪距擔山吐火雷電四繞攫持戈矛菩薩慈心不驚不怖一毛不動光顯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自前與佛相難

詰其辭曰

比丘何求坐樹下 樂於林藪毒獸間
雲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圍繞不以驚

菩薩答曰

古正真道佛所行 恬淡爲上除不明
其成寂勝法滿藏 吾求斯坐快魔王

魔王曰

汝當作王轉金輪 七寶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寂無比 斯處無道起入宮

菩薩曰

吾觀欲盛吞火銅 棄國如唾無所貪
得王亦有老死憂 去此無利勿妄談

魔王曰

何安坐林而大語 委國財位守空閑
不見我興四部兵 象馬步兵億八千

以現獲猴師子面 虎兕毒蛇豕鬼形

皆持刀劍攫戈矛 超躍哮呼滿空中

菩薩曰

設有億姦神武備 爲魔如汝來會此
矢刃火攻如風雨 不先得佛終不起

魔有本願令我退 吾亦自誓不虛還
今汝福地何如佛 於是可知誰得勝

魔王曰

吾曾終身快布施 故典六天爲魔王
比丘知我宿福行 自稱無量誰爲證

菩薩曰

昔吾行願從定光 受荊爲佛釋迦文
怒畏想盡故斯坐 意定必解壞汝軍
我所奉事諸佛多 財寶衣食常施人
仁戒積德厚於地 是以脫想無患難
菩薩即以智慧力 伸手按地是知我
應時普地轉大動 魔與官屬顛倒墮
魔王敗績悵失利 昏迷却踞前晝地
其子又曉心乃寤 即時自歸前悔過
吾已不復用兵器 等行慈心却魔怨
世有兵器動人心 而我已等汝衆生
若調象馬雖已調 然後故態會復生
若得寂調如佛性 以如佛調無不仁
姦天見佛擒魔衆 忍調無想怨自降
諸天歡喜奉華臻 非法王壞法王勝

釋迦譜卷第三

壁三

二八

本使等意智慧力 慧能即時懷不祥
能使怨家爲子弟 當禮四等道之證
面如滿月色從容 名聞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難得比 當稽首斯度世仙

釋迦譜卷第三(別本)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二二頁上一六行「大王」，資作「大臣」。

一 五二二頁中二行第三字及本頁下一行末字、三行第一〇字「鞍」，資作「被」。

一 五二五頁上一〇行「尋求」，資作「尋來」。

一 五二六頁上一二行「火祠」，資作「大祠」。

一 五二七頁上四行第一五字「念」，資作「答」。

一 五二七頁下一〇行及一四行「苦行」，資、磧、普作「善行」。

一 五二八頁下末行第二字「令」，資作「今」。

一 五三〇頁中六行「妖治」，資、磧、普作「妖治」。

一 五三〇頁下六行第三字「鏃」，資作「莖」。

一 五三〇頁下一九行第六字「節」，磧作「即」。

一 五三一頁下六行第一二字「炎」，資作「炎」。

一 五三二頁中六行首字「推」，磧作「摧」。

一 五三二頁中一二行「燦朗」，資、磧、普作「燦朗」。

一 五三三頁上一二行第五字「轉」，資、磧、普作「軒」。

釋迦譜卷第四

壁四

蕭齊釋僧祐撰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四

出因果經

爾時菩薩以慈心力於二月七日夜降伏魔已放大光明即便入定思惟真諦於諸法中禪定自在悉知過去所造善惡從此生彼父母眷屬貧富貴賤壽命長短及名姓字皆悉明了即於衆生起大悲心而自念言一切衆生無救濟者輪迴五道不知出津皆悉虛僞無有真實而於其中橫生苦樂作是思惟至中夜盡瑞應本起云是日初夜得一術闇自知宿命無數劫已來精神所更展轉受身不可計數皆識知之至二夜時得二術闇悉知衆生心中所念善惡殃福生死所趣至三夜時得三術闇漏盡結解自知本昔久所習行四神足念精進定欲定意定戒定變化法所欲如意不復用思身能飛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億萬無數復合爲一能徹入地石壁皆過從一方現俯沒仰出譬如水波能中出水履水行虛身不陷墜坐卧空中如飛鳥翔

立能及天手捫日月涌身平立至梵自在眼能徹視耳能洞聽意預知諸天人龍鬼神蛟行蠕動之類身行口意言心所欲念悉見聞知諸有貪婬無貪婬者有瞋恚無瞋恚者有愚癡無愚癡者有愛欲無愛欲者有大志行無大志行者有內外行無內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無一心者有解脫意無解脫意者一切悉知菩薩觀天上人中地獄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別一世十世百千億萬無數世事至于之天地一劫崩壞空荒之時一劫始成人物興時能知十劫百劫至于千萬億無數劫中內外姓字衣食苦樂壽命長短死此生彼展轉所趣從上頭始諸所更身生長老終形色好醜賢愚苦樂一切三界皆分別知見人鬼神各自隨行生五道中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貴富樂家者有生卑鄙貧賤家者知衆生惑五陰自蔽一色像二痛癢三思想四行作五覓識皆習五欲眼貪色耳貪聲鼻貪香舌貪味

身貪細滑爲愛欲所牽惑於財色思望安樂從是生諸惡本從惡致苦能斷愛習不隨婬心大如毛髮受行八道則終苦滅譬如無薪亦復無火是謂無爲度世之道菩薩自知已棄惡本無婬怒癡生死已除根種悉斷無餘栽藥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時霍然大悟得無上正真之道爲寂正覺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無所畏爾時菩薩既至中夜即得天眼觀察世間皆悉徹見如明鏡中自觀面像見諸衆生種類無量死此生彼隨行善惡受苦樂報見地獄中考治衆生或洋銅灌口或抱銅柱或卧鐵牀或以鐵鑊而煎煮之或以火上而加弗炙或爲虎狼鷹犬所食或有避火依於樹下樹葉墮落皆成刀劒割截其身或以斧鋸解剥肢體或擲熱沸灰河之中或復擲熱糞屎坑中受如是等種種諸苦以業報故命終不死菩薩既見如此事已而心思惟此等衆生本造惡業爲世樂故而今得果極爲大苦若人有見如此惡報無復更應作不善想爾時菩

薩復觀畜生隨種種行受雜醜形或復有爲骨肉筋角皮牙毛羽而受殺者或復爲人負荷重擔飢渴乏極人無知者或穿其鼻或鉤其首常以身肉而供於人還與其類更相食噉受於如是種種之苦菩薩既見生大悲心即自思惟斯等衆生恒以身力而供於人又加楚撻飢渴之苦皆是本修惡行果報爾時菩薩次觀餓鬼見其恒居黑暗之中未曾暫覩日月之光還是其類亦不相見受形長大腹如大山咽喉若針口中恒有大火熾然常爲飢渴之所煎迫千億萬歲不聞食聲設值天雨灑其上者變成火珠或時過臨江海河池水即化爲熱銅焦炭動身舉步聲如人牽五百乘車肢體節節皆悉火然菩薩既見受如是等種種諸苦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斯等皆爲本造慳貪積財不施故令今者受斯罪報若人見彼受此苦痛宜應惠施勿生憍惜設使無財亦應割肉以用布施爾時菩薩次復觀人見從中陰始欲入胎父母和合以顛倒想起於愛心即以不淨而爲

已身既處胎已在於生熟二藏之間熏炙身體如地獄苦至滿十月然後方生初生之時而爲外人之所抱執麤澀苦痛如被刀劒如是不久復歸老死更爲嬰兒輪轉五道不能自悟菩薩見已起大悲心而自思惟衆生皆有如斯之患云何於中耽著五欲橫計爲樂而不能斷顛倒根本

爾時菩薩次觀諸天見彼天子其身清淨不受塵垢如真瑠璃有大光明而目不瞬或有居在須彌山頂或復居在須彌四領或復居在虛空之中心常歡悅無不適事奏天美樂以自娛樂不識晝夜四方諸趣無不絕妙視東耽著彌歲忘轉瞻西流酒經年不迴乃至南北皆亦如是飲食衣服應念即至雖有如此適意之事猶爲欲火之所煎焦又見彼天福盡之時五死相現一者頭上華萎二者眼瞬三者身上光滅四者腋下汗出五者自然離於本座其諸眷屬見天子身五死相現心生戀慕天子亦復自見已身有五死相又見眷屬戀慕於已當爾之時生大苦惱菩薩既

見彼諸天子有如此事起大悲心而自思惟此諸天子本修少善得受天樂果報將盡生大苦惱既命終已捨彼天身或有墜於三惡道五日本造善行爲求樂報而今所得少樂多苦譬如飢人噉雜毒食初雖爲美終成大患云何智者貪樂此也色無色界諸天見壽命長便謂常樂既見變壞生大苦惱即起邪見謂無因果以此事故輪迴三塗備受諸苦菩薩以天眼力觀察五道起大悲心而自思惟三界之中無有一樂如是思惟至中夜盡爾時菩薩至第三夜觀衆生性以何因緣而有老死即知老死以生爲本若離於生則無老死又復此生不從天生不從自生非無緣生從因緣生因於欲有色有無色有業生又觀三有業從何而生即知三有業從四取生又觀四取從何而生即知四取從愛而生又復觀愛從何而生即便知愛從受而生又復觀受從何而生即便知受從觸而生又復觀觸從何而生即便知觸從六入生又觀六入從何而生即知六入從名色生又觀名色從何

而生即知名色從識而生又復觀識從何而生即便知識從行而生又復觀行從何而生即便知行從無明生若滅無明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滅生滅則老死憂悲苦惱滅如是逆順觀十二因緣第三夜分破於無明明相出時得智慧光斷於唱障成一切種智爾時如來心自思惟八正聖道是三世諸佛之所履行趣般涅槃路我今已踐智慧通達無所罣礙于時大地十八相動遊霞飛塵皆悉澄淨天鼓自然而發妙聲香風徐起柔輭清涼雜色瑞雲降甘露雨園林華果榮不待時又雨曼陀羅華摩訶曼陀羅華曼殊沙華摩訶曼殊沙華金華銀華瑠璃等華七寶蓮華繞菩提樹滿三十六踰闍那是時諸天作天妓樂散華燒香歌頌讚歎執天寶蓋及以幢幡充塞虛空供養如來龍神八部所設供養亦復如是當爾之時一切衆生皆悉慈愛無瞋害想歡喜踊躍如見聖

跡無怖畏情其心調柔離憍慢意亦無慳嫉諂誑之心五淨居天離喜樂根亦皆歡悅不能自勝地獄苦痛暫得休息生大歡喜一切畜生相食噉者無復惡心餓鬼飽滿無飢渴想世界之中幽暝之處日月威光所不能照而皆大明其中衆生悉得相見各作是言此中云何忽有衆生大聖法王出興於世以大法光破非法暗故今一切皆悉明朗甘蔗先王棄國學道得五通仙又行十善得生天者皆乘神通到菩提樹在虛空中歡喜合掌而讚歎言於我甘蔗種族之中能斷諸漏成一切智爲世間眼甚爲奇特一切人天莫不歡喜踊躍無量唯有魔王心猶憂愁爾時如來於七日中一心思惟觀於樹王而自念言我在此處盡一切漏所作已竟本願成滿我所得法甚深難解唯佛與佛乃能知之一切衆生於五濁世爲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憍慢諂曲之所覆障薄福鈍根無有智慧云何能解我所得法今我若爲轉法輪者彼必迷惑不能信受而生誹謗當墮惡道受諸

苦痛我寧默然入般涅槃爾時如來以偈頌曰
聖道甚難登 智慧果難得 我於此難中 皆悉已能辦 我所得智慧 微妙寂第一 衆生諸根鈍 著樂癡所盲 順於生死流 不能返其源 如斯之等類 云何而可度 爾時如來作是念已大梵天王見於如來聖果已成默然而住不轉法輪心懷憂惱即自念言世尊昔於無量億劫爲衆生故久在生死捨國城妻子頭目髓腦備受衆苦始於今者所願滿足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沉沒生死我今當往請轉法輪作是念已即發天宮猶如壯士屈伸臂頃至如來所頭面禮足繞百千匝却住一面胡跪合掌而白佛言世尊往昔爲衆生故久住生死捨身頭目以用布施備受諸苦廣修德本始於今者成無上道云何默然而不說法衆生長夜沒溺生死墮無明暗出斯甚難然有衆生過去世時親近善友植諸德本堪任聞法受於聖道唯願世尊爲斯等

故以大悲力轉妙法輪釋提桓因乃至他化自在天亦復如是勸請如來爲諸衆生轉大法輪

爾時世尊答大梵王及釋提桓因等言我亦欲爲一切衆生轉於法輪但所得法微妙甚深難解難知諸衆生等不能信受生誹謗心墮於地獄我今爲此故默然耳時梵天王等乃至三請爾時如來至滿七日默然受之梵天王等知佛受請頭面禮足各還所住

賢愚經云佛在摩竭國善勝道場初始得佛念諸衆生迷網邪倒難可教化若我住世於事無益不如遷逝無餘涅槃爾時梵天知佛所念即從天下前詣佛所頭面禮足長跪合掌勸請世尊轉于法輪佛答梵天衆生之類塵垢所蔽樂著世樂無有慧心若我住世唐勞其功如吾所念唯滅爲快爾時梵天復更傾側而白佛言世尊今日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潤濟開導今正是時又諸衆生應可度者亦甚衆多云何世尊欲入涅槃使此萌類永失覆護世尊先昔無數劫時恒爲衆生采集

法樂乃至一偈以身妻子而用募求云何不念便欲孤棄過去久遠於閻浮提作大國王號脩樓婆領此世界八萬四千諸小國邑六萬山川八十億聚落王有二萬夫人一萬大臣時妙色王德力無比覆育民物豐樂無極王心念曰如我今者唯以財寶資給一切無有道教而安立之此是我欲何其苦哉今當推求堅實法財普令得服即時宣令閻浮提內誰能有法與我說者恣其所得不敢違逆募出周徧無有應者時王憂愁酸切懇惻毗沙門王見其如是欲往試之轉自變身化作夜叉色貌青黑眼赤如血狗牙上出頭髮悉豎火從口出來詣宮門口自宣言誰欲聞法我當爲說王聞是語喜不自勝躬自出迎前爲作禮敷施高座請令就坐即集羣僚前後圍繞欲得聽聞爾時夜叉復告王曰學法事難云何直爾欲得聞知王叉手曰一切所須不敢有逆夜叉報曰若以大王可愛妻子與我食者乃可與法爾時大王以所愛夫人及兒中勝者供養夜叉夜叉得已於高座上衆

會之中取而食之爾時諸王百官羣臣見王如是啼哭懊惱宛轉在地勸請大王令捨此事王爲法故心堅不迴時夜叉鬼食妻子盡爲說一偈
一切行無常 生者皆有苦 五陰空無相 無有我我所
說是偈已王大歡喜心無悔恨大如毛髮即使盡寫遣使頒示閻浮提內咸使誦習世尊往昔爲於衆生不顧身命乃至如是今者世尊法海已滿法幢已立法鼓已建法炬已照潤益成立今正得時云何欲捨一切衆生入於涅槃而不說法爾時梵王於如來前合掌讚歎說於如來先身求法爲於衆生凡有千首世尊爾時受梵王請即便往詣波羅奈國鹿野苑中轉于法輪三寶因是乃現於世時諸天人諸龍鬼神八部之衆聞說是已莫不歡喜普曜經云如來具足成正覺已移坐石室自念本願欲度衆生思惟生死世間道術九十六種各信所事孰知其惑天地無常皆悉大苦誰能信者意欲默然不爲說法便入

定意時天帝釋知佛不欲說法悲念三界即將般遮下到石室鼓琴歌佛本願請說不死之法佛隨俗心是法甚深非心所思非言可暢即說偈言

深奧恬怕 明耀無垢 吾以遂是 甘露無爲
今我說之 衆人不解 如吾今日 不如默然
除去言辭 無思無得 如是自然 猶如虛空
時識伽梵王與六萬八千梵來到佛所白佛
言天地無祐今欲毀壞佛不說法衆苦沉滯
沒於三界願轉法輪悉救衆生佛默可之時
有樹神名曰法明又名法樂又名法意又名
持法白佛言世尊當於何處而轉法輪佛言
在波羅奈仙人住處鹿野之中人民雖少我
宿命時在中建立法祠六萬億載在中供養
六萬億諸佛諸仙人等遊居其中以佛道眼
普觀世間今當爲誰第一說法何人易化姪
怒癡薄鬱曇曇弗三垢妙薄身故已來已經
七日第二學仙今日壽終佛復念言昔父王
遣五人俱侍衛我經歷勤苦我今寧可爲其
先說

爾時世尊從樹下起尋時舉聲告於三千大千世界皆使知之至波羅奈詣五人所於是五人遙見佛來轉相謂言沙門瞿曇迷失無定所志不獲假使來者慎莫爲起亦勿迎逆彼時五人遙見佛到不能堪任不安所坐即起歸敬

爾時地神暢聲告已即爲立座頌宣廣說十二因緣本際也佛法聖衆即成三寶名暢天下音徹梵天俱隣五人六十億天八十億色界天八萬世人得法眼淨

爾時世尊受梵王等請已又於七日而以佛眼觀諸衆生上中下根及諸煩惱亦下中上滿二七日爾時世尊又復思惟我今當開甘露法門誰應在先而得聞者阿羅邏仙人聰慧易悟又先發願道成度我作是念時空中有言阿羅邏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便答彼空中聲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又自思惟迦蘭仙人利根明了亦應先聞空中又言迦蘭仙人昨夜命終爾時世尊即以答言我亦知其昨夜命終

爾時世尊又自思惟彼王師大臣所遣僑陳如等五人瞻視我者皆悉聰明又過去世於我發願應先聞法我今宜當爲此五人先開法門又自思惟古昔諸佛轉法輪處皆悉在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又此五人所止住處亦在於彼我今應往至其住處轉大法輪思惟是已即從座起詣波羅奈國爾時有五百商人二人爲主一名跋陀羅斯那二名跋陀羅梨行過曠野時有天神而語之言有如來應正徧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出興於世寂上福田汝今宜應寂前設供時彼商人聞天語已即答之曰善哉如告又問天言世尊今者爲在何許天又報言世尊不久當來至此於是如來與無量諸天前後導從到多謂娑跋利村時彼村人既見如來威相莊嚴又見諸天前後圍繞倍生歡喜即以蜜麩而奉上佛爾時世尊心自思惟過去諸佛用鉢多羅而以盛食時四天王知佛心念各持一鉢來至佛所而以奉上於是世尊而自念言我今

若受一王鉢者餘王必當生於恨心即便普受四王之鉢累置掌上按令成一使四際相現爾時世尊即便呪願今所布施欲令食者得充氣力當令施者得色得力得瞻得喜安快無病終保年壽諸善鬼神恒隨守護開示道地得利諧偶吉無不利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天神鬼王常隨護助四天大王賞別善人飯食布施斷三毒根將來當獲三堅法報聰明智篤信佛法在在所生正見不昧現世之中父母妻子親戚眷屬皆悉熾盛無諸災怪不吉祥事門族之中若有命過墮惡道者當令以今所施之福還生人天不起邪見增進功德常得奉近諸佛如來得聞妙說見諦得證所願具足爾時世尊呪願訖已即便受食食既畢竟澡漱洗鉢即授商人三歸一歸依佛二歸依法三歸依當來僧授三歸竟因與之別瑞應本起云佛定意七日不動不搖樹神念佛新得道快坐已七日未有獻食者我當求人令獻佛食時有五百賈人從山一面過車牛皆躡蹻不行中有兩大人一名提

謂二名波利怖還與衆人俱詣樹神請福神現光像言今世有佛在此優留國界尼連禪水邊未有獻食者汝曹幸先能有善意必獲大福賈人聞佛名皆喜言佛必獨大尊天神所敬非凡品也即和麴蜜俱詣樹下稽首上佛佛念先古諸佛哀受人施法皆持鉢不宜如餘道人手受食也四天王即遙知佛當用鉢如人屈伸臂頃俱到頽那山上如意所念石中自然出四鉢香潔無穢四天王各取一鉢還共上佛願哀賈人令得大福方有鐵鉢後弟子當用食佛念取一鉢不快餘王意便悉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而便前行威儀詳序步若鵝王路逢外道名優波伽既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根寂定歎爲奇特即說偈言

世間諸衆生 皆爲三毒縛 諸根又輕躁 馳蕩於外境 而今見仁者 諸根極寂靜 必到解脫地 決定無有疑 仁者所學師 其姓字何等 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我今已超出 一切衆生表 微妙深遠法 我今已具足 三毒五欲境 永斷無餘習 如蓮華在水 不染濁水泥 自悟八正道 無師無等侶 如清淨智慧 降伏大力魔 今得成正覺 堪爲天人師 身口意滿足 故號爲牟尼 欲趣波羅奈 轉甘露法輪 是天人魔梵 所不能轉 爾時優波伽聞此偈言心生歡喜歎未曾有合掌恭敬圍繞而去迴顧瞻矚不見乃去爾時世尊即復前行次到阿閼婆羅水側日暮止宿而便入定當於爾時七日風雨時彼水中有大龍王名曰眞隣陀見佛入定即以其身圍繞七匝滿七日已時彼龍王化爲人形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在此七日之中不至乃甚患風雨也爾時世尊以偈答曰

諸天及世人 所歡五欲樂 比我禪定樂 不可爲譬類 時彼龍王聞佛此偈歡喜踊躍頭面禮足還歸所止瑞應本起云起到文隣盲龍無提水邊坐定七日不喘不息光照水中龍目得開

即識如來如前三佛光明目輒得視龍王歡喜沐浴名香梅檀蘇合出水見佛相好光影如樹有華前繞佛七帀身離佛圍四十里龍有七頭羅覆佛上欲以障蔽蚊蚋寒暑時雨七日龍一心不飢不渴七日雨止佛從定寤龍化作年少道人著好服飾稽首問佛佛得無寒得無熱無爲蚊蚋所繞近耶佛時答言久得在屏處 思道其福快 昔所願欲聞今已悉知快 不爲彼所繞 能安衆生快度世三毒滅 得佛泥洹快 生世得觀佛聞受經法快 得與辟支佛 真人會亦快 不與愚從事 得離惡人快 有點別真偽知信正道快

佛告龍王汝當復自歸於佛自歸於法自歸於比丘僧即受三自歸諸畜生中是龍爲先見佛

爾時世尊即復前往波羅奈國至憍陳如摩訶那摩跋波阿捨婆闍跋陀羅闍所止住處時彼五人遙見佛來共相謂言沙門瞿曇棄捨苦行而還退受飲食之樂無復道心今既

來此我等不須起迎之也亦勿作禮敬問所須爲敷坐處若欲坐者自隨其意作此語竟而各默然爾時世尊既來至已五人不覺各從座起禮拜奉迎互爲執事或復有爲持衣鉢者或有取水供盥漱者或復有爲漂洗脚者各違本誓猶故稱佛以爲瞿曇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共約見我不起今者何故違先所誓而即驚起爲我執事時彼五人聞佛此言深生慚愧即前白言瞿曇行道得無疲倦爾時世尊語五人言汝等云何於無上尊而以高情稱喚姓也我心如空於諸毀譽無所分別但汝憍慢自招惡報譬如有子稱父母名於世儀中猶尚不可況我今是一切父母時彼五人又聞此語倍生慚愧而白佛言我等愚癡無有慧識不知今者已成正覺所以者何徃見如來日食麻米苦行六年而今還受飲食之樂我以此是故謂不得道爾時世尊語憍陳如言汝等莫以小智輕量我道成與不成何以故形在苦者心則惱亂身在樂者情則樂著是以苦樂兩非道因譬如鑽

火澆之以水則必無有破暗之照鑽智慧火亦復如有苦樂水慧光不生以不生故不能滅於生死黑障今者若能棄捨苦樂行於中道心則寂定堪能修彼八正聖道離於生老病死之患我已隨順中道之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彼五人既聞如來如此之言心大歡喜踊躍無量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觀五人根堪任受道而語之言憍陳如汝等當觀五盛陰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所求不得苦失榮樂苦憍陳如有形無形無足一足二足四足多足一切衆生無不悉有如此苦者譬如以灰覆於火上若遇乾草還復燒然如是諸苦由我爲本若有衆生起微我想還復更受如此之苦貪欲瞋恚及以愚癡皆悉緣我根本而生又此三毒是諸苦因猶如種子能生於芽衆生以是輪迴三有若滅我想及貪瞋癡諸苦亦皆從此而斷莫不悉由彼八正道如人以水澆於盛火一切衆生不知諸苦之根本者皆悉輪迴在於生死憍陳如苦應知集

當斷滅應證道當修憍陳如我已知苦已斷集已證滅已修道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汝今應當知苦斷集證滅修道若人不知四聖諦者當知是人不得解脫四聖諦者是真是實苦實是苦集實是集滅實是滅道實是道憍陳如汝等解未憍陳如言解已世尊知已世尊以於四諦得解知故故名阿若憍陳如當三轉四諦十二行法輪時阿若憍陳如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時虛空中八萬那由他諸天亦離塵垢得法眼淨爾時地神見於如來在其境界而轉法輪心大歡喜高聲唱言如來於此轉妙法輪虛空天神既聞此言又生踊躍展轉唱聲乃至阿迦膩吒天諸天聞已欣悅無量高聲唱言如來今日於波羅奈國鹿野苑中仙人住處轉

壁四

十八

子時彼摩訶那摩等四人聞佛轉法輪已阿若憍陳如獨悟道跡心自念言世尊若更為我說法我等亦當復得悟道作此念已瞻仰尊顏目不暫捨爾時世尊知四人念即便重為廣說四諦于時四人於諸法中亦離塵垢得法眼淨時彼五人見道跡已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我等五人已見道跡已證道跡我等今者欲於佛法出家修道唯願世尊慈愍聽許於時世尊喚彼五人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問彼五人汝等比丘知色受想行識為是常為無常也為是苦為非苦也為是空為非空也為有我為無我也時五比丘聞佛說是五陰法已漏盡意解成阿羅漢果即便答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於是世間始有六阿羅漢佛阿羅漢是為佛寶四諦法輪是為法寶五阿羅漢是為僧寶如是世間三寶具足為諸天人第一福田

壁四

十九

寶展其於中夜與諸妓女相娛樂已各還寢息忽從眠覺見諸妓女或有伏卧或有仰眠頭髮鬢亂涎唾流出樂器服玩顛倒縱橫既見是已生厭離心而自念言我今在此災怪之內於不淨中妄生淨想作是念時以天力故空中光明門自然開闢尋光而去趣鹿野苑路由恒河高聲唱言苦哉苦哉佛言耶舍汝便可來我今此有離苦之法耶舍聞已所著寶屐價直閻浮提即便脫之度於恒河往詣佛所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顏容挺特威德具足心大歡喜踊躍無量五體投地頂禮佛足唯願世尊救濟於我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如來即便隨順其根而為說法耶舍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是時耶舍聞說此語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於是如來重說四諦漏盡意解心得自在成阿羅漢果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來猶見耶舍著嚴身具即說偈言
雖復處居家 服寶嚴身具 善攝諸情根

狀離於五欲 若能如此者 是爲真出家
身雖在曠野 服食於麤澀 意猶貪五欲
是爲非出家 一切造善惡 皆從心想生
是故真出家 皆以心爲本

爾時耶舍既見如來說此偈已心自念言世

壁四

二十

尊所以說此偈者正當以我猶著七寶我今
宜應脫如此服即便禮足而白佛言唯願世
尊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
著身即成沙門爾時耶舍父既至天曉求覓
耶舍不知所在心大懊惱悲號涕泣緣路推
尋到恒河側見其子履心自思惟我子正當
從此道去即尋其跡至於佛所爾時世尊知
其爲子故來至此若使即得見耶舍者必生
大苦或能命終便以神力隱耶舍身其父即
便前到佛所頭面禮足退坐一面於是如來
即隨其根而爲說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
常苦空無我汝知之不時耶舍父聞說此言
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而答佛言世
尊色受想行識實是無常苦空無我爾時如
來既已知其見於道跡恩愛漸薄而問之言

汝何因緣而來至此其即答言我有一子名
曰耶舍昨夜之中忽失所在今旦推求見其
寶屐在恒河側追尋之跡故來至此爾時世
尊攝其神力其父即便得見耶舍心大歡喜
語耶舍言善哉善哉汝爲此事真實快也既
能自度又能度他汝今在此故令我來得見
道跡即於佛前受三自歸於是閻浮提中唯
此長者爲優婆塞寂初獲得供養三寶爾時
又有耶舍朋類五十長者子聞佛出世又聞
耶舍於佛法中出家修道各自念言世間今
者有無上尊長者子耶舍聰慧辯了才藝無
人乃能捨其豪族棄五欲樂毀形守志而爲
沙門我等今者復何顧戀不出家也作是念
已共詣佛所未至之間遙見如來相好殊特
光明赫弈心大歡喜舉體清涼敬情轉至即
前佛所合掌圍繞頭面禮足諸長者子宿植
德本聰達易悟如來即便隨其所應而爲說
法善男子色受想行識無常苦空無我汝知
之不說此語已諸長者子於諸法中遠塵離
垢得法眼淨即答佛言世尊色受想行識實

壁四

三十一

是無常苦空無我唯願世尊聽我出家佛言
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
時世尊又爲廣說四諦時五十比丘漏盡意
解得阿羅漢果爾時始有五十六阿羅漢是
時如來告諸比丘汝等所作已辦堪爲世間
作上福田宜各遊方教化以慈悲心度諸衆
生我今亦當獨往摩竭提國王舍城中度諸
人民諸比丘言善哉世尊爾時比丘頭面禮
足各持衣鉢辭別而去
爾時世尊即便思惟我今應度何等衆生而
能廣利一切人天唯有優樓頻螺迦葉兄弟
三人在摩竭提國學於仙道國王臣民皆悉
歸信又其聰明利根易悟然其我慢亦難摧
伏我今當往而度脫之思惟是已即發波羅
柰趣摩竭提國日將昏暮往優樓頻螺迦葉
住處于時迦葉忽見如來相好莊嚴心大歡
喜而作是言年少沙門從何而來佛即答言
我從波羅柰國當詣摩竭提日既晚暮欲寄
一宿迦葉又言寄宿止者甚不相違但諸房
舍悉弟子住唯有石室極爲潔淨我事火具

壁四

三十二

皆在其中此寂靜處可得相容然有惡龍居在其內恐相害耳佛又答言雖有惡龍但以見借迦葉又言其性兇暴必當相害非是有惜佛又答言但以見借必無辱也迦葉又言若能住者便自隨意佛言善哉即於其夕而入石室結加趺坐而入三昧爾時惡龍毒心轉盛舉體烟出世尊即入火光三昧龍見是已火燄衝天焚燒石室迦葉弟子先見此火而還白師彼年少沙門聰明端嚴今爲龍火之所燒害迦葉驚起見彼龍火心懷悲傷即勅弟子以水澆之水不能滅火更熾盛石室融盡爾時世尊身心不動容顏怡然降彼惡龍使無復毒授三歸依置於鉢中至天明已迦葉師徒俱往佛所年少沙門龍火猛烈將無爲此之所傷也沙門借室我昨所以不相與者正爲此耳佛言我內清淨終不爲彼外災所害彼毒龍者今在鉢中即便舉鉢以示迦葉迦葉師徒見於沙門處火不燒降伏惡龍置於鉢中歎未曾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雖復神通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語迦葉言我今方欲停止此處迦葉答言善哉隨意是時如來於第二夜坐一樹下時四天王夜來佛所而共聽法各放光明照踰日月迦葉夜起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語弟子言年少沙門亦事於火至明日曉往詣佛所問言沙門汝事火也佛言不也有四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有大神德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三夜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初昇迦葉弟子遙見天光在如來側而白師言年少沙門定事火也至於明旦往詣佛所問沙門言汝定事火佛言不也釋提桓因來下聽法是其光耳于時迦葉語弟子言年少沙門神德雖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至第四夜大梵天王來下聽法放大光明如日正中迦葉夜起見有光明在如來側沙門必定事於火也明日問佛汝定事火佛言不也大梵天王夜來聽法是其光耳於是迦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五百弟子各事三火於晨朝時

俱欲然火火不肯然皆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各事三火且欲然之而火不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還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諸弟子衆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即向迦葉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朝欲滅火而火不滅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自事三火晨朝欲然火不肯然即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而不肯然佛即答言汝可還去火自當然迦葉便歸見火已然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於時迦葉供養火畢而欲滅之不能令滅心自思惟此必當是沙門所爲即往佛所而白佛言我朝然火今欲滅之而不肯滅佛即答言

汝可還去火自當滅迦葉便歸見火已滅心
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
真也瑞應本起云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
神矣然未得道不如我得羅漢爾時迦葉諸
弟子衆晨朝破薪斧不肯舉即向迦葉具說
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必復是沙門所
爲即與弟子來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弟子
晨朝破薪斧不肯舉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
自當舉迦葉便歸見諸弟子斧皆得舉而自
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
也迦葉弟子即得舉斧復不肯下還向迦葉
具說此事迦葉聞已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
門所爲即與弟子往至佛所而白佛言我諸
弟子旦欲破薪斧既得舉復不肯下佛即答
言汝可還去當令斧下迦葉還歸見諸弟子
斧皆得下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迦葉於晨朝時自欲
破薪斧不得舉心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
爲即詣佛所而白佛言我旦破薪斧不肯舉
佛即答言汝可還去斧自當舉迦葉既還斧

即得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
不如我道真也迦葉斧既舉已復不肯下心
自思惟此亦當是沙門所爲即詣佛所而白
佛言我斧已舉復不肯下佛即答言汝可還
去斧自當下迦葉即歸斧即得下心自念言
年少沙門雖復神妙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
時迦葉即白佛言年少沙門更止住此共修
梵行房舍衣食我當相給于時世尊默然許
之迦葉知佛許已還其所住即勅日日辦好
飲食并施牀座至明食時自行請佛佛言汝
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
至閻浮洲界取閻浮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
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
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取閻
浮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
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南行數萬
踰闍那彼有一洲其上有樹名曰閻浮緣有
此樹故言閻浮提我此鉢中是彼果也於一
念頃取此果來極爲香美汝可嗽之於是迦
葉心自思惟彼道去此極爲長遠而此沙門

乃能俄爾已得還往神通變化殊自迅疾然
故不如我道真也普曜經云迦葉適去佛以
神足上忉利天取晝度果神足南行數千萬
里極閻浮提界上取訶梨勒果餘三天下皆
亦如是文多
或迦葉曰從何道來佛言卿每去後吾至四
威及上忉利天中取此果來香美可食卿可
食之瑞應本起云明日食時迦葉請佛佛言
便去今隨後往佛南行極閻浮提界上數千
萬里取訶梨勒果盛滿鉢還迦葉未歸佛已
坐其牀迦葉至問何緣先到佛言卿適去我
即行此地界取訶梨勒果亦香且美便取食
之佛飯已去迦葉續念是大沙門雖神不如
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爲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爲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爲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爲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住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
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
適去俄爾之間世尊即便至弗婆提取菴摩

羅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菴摩羅果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東行數萬踰闍那到弗婆提取此果來名菴摩羅極爲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爲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化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爲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爲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爲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爲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畢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便即至瞿陀尼取訶梨勒果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訶梨勒果以示迦葉而

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果不迦葉答言不識此果佛言從此西行數萬踰闍那到瞿陀尼取此果來名訶梨勒極爲香美汝可食之迦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爲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觀其神通所未曾有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爲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爲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爲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爲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已訖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汝去我隨後往迦葉適去俄爾之間世尊便即至鬱單越取自然粳米飯滿鉢持來迦葉未至佛已先到迦葉後來見佛已坐即便問言年少沙門從何道來而先至此佛以鉢中粳米飯以示迦葉而語之言汝今識此鉢中飯不迦葉答言不識此飯佛言從此北行數萬踰闍那到鬱單越取此自然粳米飯來極爲香美汝可食之迦

葉聞已心自念言彼道去此極爲長遠而此沙門乃能俄爾已得往還雖復神通難可測量然故不如我道真也迦葉即便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爲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爲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爲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爲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佛食畢已還歸所止洗鉢漱口坐於樹下明日食時復往請佛佛言善哉即共俱行既到其舍下種種食佛即呪願 婆羅門法中 奉事火爲最 一切衆流中 大海爲其最 於諸星宿中 月光爲其最 一切光明中 日光爲其最 於諸福田中 佛福田爲最 若欲求大果 當供佛福田 爾時世尊呪願已畢即便取食獨還樹下食竟心念須水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從天下來到於佛前頭面禮足即便以手指地成池其水清涼具八功德如來即便得而用之澡漱既畢爲釋提桓因說種

種法釋提桓因既聞法已歡喜踊躍忽然不現還歸天宮是時迦葉於中食後林間經行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今日受食還歸樹下我當往彼而看視之即詣佛所忽見樹側有一大池泉水澄淨具八功德怪而問佛此中云

何忽有此池佛即答言且受汝供還歸此食食訖須水澡漱洗鉢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從天上來以手指地而成此池爾時迦葉既見池水復聞佛言心自思惟年少沙門有大威德乃能如此感致天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爾時世尊別於他日林間經行見糞穢中有諸弊帛即便捨取欲浣濯之心念須石釋提桓因即知佛意如大壯士屈伸臂頃往香山上取四方石安置樹間即白佛言可就石上浣濯衣也佛復心念今應須水釋提桓因又往香山取大石槽盛清淨水置方石所釋提桓因所爲事畢忽然不現還歸天宮爾時世尊浣濯已竟還坐樹下是時迦葉來至佛所忽見樹間有四方石及大石槽即自思惟此中云何有此二物心懷驚怪而往問

佛年少沙門汝此樹間有四方石及以石槽從何而來於是世尊即答之言我向經行見地弊帛取欲浣之心念須此石釋提桓因知我此意即往香山而取之來迦葉聞已歎未曾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是大威神力能感諸天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釋迦譜卷第四

釋迦譜卷第四(別本)

校勘記

- 一 底本，清藏本。
- 一 五三四頁下一六行第一四字「熱」，資作「於」。

- 一 五三五頁中一三行「經年」，資作「還年」。
- 一 五三七頁上一七行「法幢」，資作「法幢」。
- 一 五三七頁中一行「法樂」，資作「法藥」。
- 一 五三七頁下八行首字「使」，資作「便」。
- 一 五三八頁上二行首字「將」，資作「行」。
- 一 五三九頁中一三行「詳序」，資、磧、普作「庠序」。
- 一 五四〇頁上九行第一〇字「繞」，資作「繞」。
- 一 五四四頁上一行「還去」，磧作「遠去」。
- 一 五四四頁下六行首字「域」，資、磧、普作「城」。
- 一 五四六頁上一二行「捨取」，資、磧、普作「拾取」。

釋迦譜卷第五

壁五

蕭齊釋僧祐譌

釋迦降生釋種成佛緣譜第四之五

出因果經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入指池而自洗浴洗浴訖已心念欲出無所攀持池上有樹名迦羅迦枝葉蔚映臨於池上樹神即便按此樹枝令佛攀出還坐樹下于時迦葉來至佛所忽然見樹曲枝垂蔭怪而問佛此樹何故曲枝垂蔭佛即答言我於向者入池洗浴出無所攀樹神致感爲我曲之於是迦葉見樹曲枝又聞佛言歎未曾有而自心念年少沙門乃有如此大威德力能感樹神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迦葉心自念言明日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當來就我作七日會年少沙門若來在此國王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等見其相好及以神通威德力者必當捨我而奉事之願此沙門於七日中不來我所佛知其意即便往詣北鬱單越七日七夜停彼不見過七日已集會訖畢國王辭去迦

葉心念年少沙門近於七日不來我所善哉快哉我今既有集會餘饌欲以供之其若來者善得時宜於是世尊即知其意從鬱單越譬如壯士屈伸臂頃來到其前于時迦葉忽見如來心大驚喜即問佛言汝近七日遊行何處而不相見佛即答言摩竭提王及諸臣民婆羅門長者居士於七日中就汝集會汝近心念不欲見我是故我往北鬱單越以避汝耳汝今心念欲令我來所以今者故來詣汝迦葉聞佛說此言已心驚毛豎而作此念年少沙門乃知我意甚爲奇特然故不如我道真也

爾時世尊又於他日心自思惟優樓頻螺迦葉根緣漸熟今日正是調伏其時思惟是已即趣尼連禪河既到河側是時魔王來詣佛所而白佛言世尊今者宜般涅槃今者宜般涅槃何以故所應度者皆悉解脫今者正是般涅槃時如是三請世尊爾時答魔王言我今未是般涅槃時所以者何我四部衆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未具足故所應度者

皆未究竟諸外道衆悉未降伏爾時如來亦復三答魔王聞已心懷愁惱即還天宮世尊即便入尼連禪河以神通力令水兩開佛所行處步步塵出使兩面水皆悉涌起迦葉遙見謂佛沒溺即與弟子乘船而來既至河側見佛行處皆悉塵起歎其希有而自念言年少沙門雖有如此神通之力然故不如我道真也是時迦葉即問佛言年少沙門欲上船不佛言甚善于時世尊即以神力從船底入結加趺坐迦葉見佛從船底入而無穿漏歎其希有心自念言年少沙門乃有如是自在神力然故不如我得真羅漢也

瑞應本起云如是變化凡有十八迦葉復念是大沙門神則神矣然不如我以得羅漢也佛即語言迦葉汝非羅漢亦復非是阿羅漢道汝今何故起大我慢瑞應本起云佛語迦葉汝非羅漢不知道證胡爲強顏不知羞耻虛妄自稱我有道德於是迦葉心驚毛豎慚愧無顏自知無道即稽首言今大道人實妙神聖乃知我意迦葉聞說如此語時心懷愧

懼身毛皆豎而自念言年少沙門善知我心即白佛言如是沙門如是大仙善知我心唯願大仙攝受於我佛即答言汝既年老百姓二十歲又復多有弟子眷屬又爲國王臣民所敬若欲決定入我法者先與弟子熟共論詳迦葉答言善哉善哉如大仙勅然我內心非不決定爲當還與弟子論耳作此語已即還本處集諸弟子而語之言年少沙門住此以來見其種種神通變化極爲奇特智慧深遠住又安詳我今便欲歸依其法汝等云何弟子答言我等所知皆尊者恩年少沙門既爲尊者之所歸信豈當有虛我等亦見有諸奇特尊者若欲必受其法我等亦願隨從歸依一時迦葉聞諸弟子作是言已即便相與俱詣佛所而白佛言我及弟子今定歸依惟願大仙時攝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隨所應廣說四諦于時迦葉聞說法已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漸漸成阿羅漢果爾時迦葉五百弟子既見其師已爲沙門心生願樂亦欲出家

即白佛言我等大師已爲大仙之所攝受今成沙門我等亦樂隨大師學唯願大仙聽我出家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於是世尊即爲轉於四諦法輪時五百弟子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成須陀洹果漸漸修行乃至亦得阿羅漢果爾時迦葉及五百弟子以其事火種種之具悉皆捐棄尼連禪河師徒相與隨佛而去爾時迦葉二弟一名那提迦葉二名伽闍迦葉各有二百五十弟子在尼連禪河側居於下流忽見其兄并及弟子所事火具悉逐流來心大驚愕而自念言我兄今者有何不祥事火之具今隨水流將非惡人之所害也是時二弟奔競相就共議言我兄今者若復不爲惡人所害諸物何緣從水而來苦哉怪哉我等宜速共至兄所即便相與逆流而上至兄住處空寂無人心大悲絕不知其兄及諸弟子之所在處四向推尋遇見舊人而問之言我仙聖兄及諸弟子不知所在汝見之不舊人答曰汝仙聖兄與諸弟子棄事火具皆悉往於瞿曇之

所出家學道是時二弟聞此語已心大懊惱怪未曾有又自念言云何棄於阿羅漢道而復更求他餘法也即便馳往至其兄所到已見兄并及眷屬剃除鬚髮身被袈裟即便跪拜而問兄言兄本既是大阿羅漢聰明智慧無與等者名聞十方莫不宗仰何故於今自捨此道還從人學此非小事爾時迦葉答其弟言我見世尊成就大慈大悲有三事奇特一者神通變化二者慧心清徹決定成就一切種智三者善知人根隨順攝受以此事故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我今雖復國王臣民所見宗敬世論機辯無能折者然非永斷生死之法唯有如來所可演說能盡生死既值如是大聖之尊而不自勵師彼高勝則是無心亦爲無眼二弟白言若如兄語決定是成一切種智我所知得皆是兄力兄今既已從佛出家我等亦願隨順兄學即各語其諸弟子言我今欲同大兄於佛法中出家修道汝意云何時諸弟子即答師言我等所以得有知見皆大師恩大師若欲於佛法中而出家者

亦願隨從於是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各與二百五十弟子至於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世尊唯願慈哀濟度我等佛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又白佛言我諸弟子今皆欲於佛法出家唯願世尊垂聽許佛即答言善哉善哉爾時世尊便呼善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世尊即爲那提迦葉伽闍迦葉及諸弟子現大神變又應其心而爲說法語言比丘當知世間皆爲貪欲瞋恚愚癡猛火之所燒炙汝等往昔奉事三火既能絕棄除此外惑今三毒火尚猶在身宜速滅之時諸比丘聞佛此語於諸法中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世尊又爲說四諦皆得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心自念言頻婆娑羅王往昔於我有約誓言若道成者願先見度今日時至宜應往彼滿其本願作此念已即與迦葉兄弟及千比丘眷屬圍繞往王舍城諸頻婆娑羅王所爾時頻婆娑羅王昔以聚落給優樓頻螺迦葉者既見迦葉及其弟子悉爲沙門即

還啓王說如此事王與諸臣既聞此語心大驚怪默然無聲時外人民聞此語已各相謂言優樓頻螺迦葉智慧深遠無與等者年又耆老已得阿羅漢云何反爲瞿曇弟子終無此理乃可說言沙門瞿曇爲弟子耳爾時世尊漸近王舍城住於杖林時優樓頻螺迦葉即便遣其常所使人白頻婆娑羅王言我今於佛法中出家修道今隨從佛來至杖林大王宜先禮拜供養王聞來信說此言已方決定知優樓頻螺迦葉爲佛弟子即勅嚴駕與諸大臣婆羅門及人民衆往詣佛所至杖林外王即下輦除去儀飾出至佛前爾時空中有天而語王言如來今者在此林中是諸天人最上福田大王宜應恭敬供養又應宣示國中人民皆悉令其供養如來時王既聞彼天語已心大歡喜倍增踊躍普曜壁五經云時餅沙王聞之欣然大悅吾本共要得佛相度勅諸大臣長者梵志國中吏民嚴治道路散華燒香持諸幢蓋王乘羽葆之車大臣百官前後導從千乘萬騎長者梵志萬二千人欲出

城迎忽大風起閉其城門王怪所以今行迎佛當有吉喜快善瑞應時城門神即謂王言快無不利王往前世與八萬四千王治寺起塔誓言於來世一時見佛諮受道教今有一人閉在刑獄違其本誓故城門閉當放大赦獄中人出同時見佛諮受訓誨城門乃開王聞乃遣速勅詔放大赦境土獄囚得出一時往迎時佛入國有大社樹名曰遮越佛與比丘坐樹下王遙見佛如星中月猶如日出天下大明靡不照耀亦如帝釋梵王聖帝處於本宮如樹華茂晃若金色威神特顯光明巍巍超絕無倫王心踊躍下車步進五體威儀除蓋履扇冠幘刀杖前稽首佛足自稱其號我是國主餅沙王也久服聖尊飢虛積時如是至三佛告王曰實如來言是王餅沙也諸佛天神皆護王身王曰蒙祐退坐一面前者作禮中者低頭後者叉手皆却坐訖王及臣民覩優樓迦葉在山學仙者舊來久怪之佛邊心自念言佛是優樓師優樓是佛師乎佛覩心念即告優樓爲說偈言

云何優樓卿 本可所事神 祠祀歸水火
日月衆梵天 事來爲幾何 夙夜精進學
心中不懈廢 寧益致神仙

於時迦葉以偈報佛

自念祠祀來 以歷八十年 奉風水火神

日月諸山川 夙夜不懈廢 心中無他念

至竟無所獲 值佛乃安寧

王及羣臣國中萬民爾乃別知優樓迦葉是

佛弟子便進林中遙見如來相好莊嚴又見

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并其弟子前後圍

繞如盛月滿處衆星中行步踊悅不能自勝

既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我是月種摩

竭提王名頻婆娑羅世尊知不佛即答言善

哉大王於是頻婆娑羅王却坐一面時婆羅

門及以大臣諸人民衆皆悉就坐爾時世尊

既見來衆皆安坐已即以梵音慰問頻婆娑

羅王言大王四大常安隱不統理民務無乃

勞耶王即答言蒙世尊恩幸得安隱爾時頻

婆娑羅王及餘大學婆羅門長者居士大臣

人民既見迦葉爲佛弟子自相謂言嗚呼如

來有大神力智慧深遠不可思議乃能伏於

如此之人以爲弟子爾時復有諸餘人衆心

自念言優樓頻螺迦葉有大智慧普爲世人

之所歸信云何當爲沙門瞿曇而作弟子心

懷狐疑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迦葉汝今

宜應現諸神變于時迦葉即昇虛空身上出

水身下出火身上出火身下水或現大身

滿虛空中或復現小或分一身爲無量身或

現入地還復踊出於虛空中行住坐卧舉衆

見已歎未曾有悉皆稱言第一大仙爾時迦

葉現此變已即從空中到於佛前頭面禮足

而白佛言世尊實是天人之師我今實是世

尊之弟子如是三說佛即答言如是如是迦

葉汝於我法見何等利棄捨火具而出家也

於是迦葉以偈答言

我於昔日中 所事火功德 得生天人中

受於五欲樂 恒如是輪轉 沒於生死海

我見此過患 所以棄捨之 又復事火福

得生天人中 增長貪恚癡 是故我遠離

又復事火福 爲求將來生 既已有生故

必有老病死 已見如此事 是故棄火法

施會修苦行 乃以事火福 雖得生梵天

此非究竟處 以是因緣故 所以棄事火

我見如來法 離生老病死 究竟解脫處

是故今出家 如來真解脫 爲諸天人師

以是因緣故 歸依大聖尊 如來大慈悲

現種種方便 及諸神通力 而以引導我

云何而復應 奉事於火法

爾時頻婆娑羅王及諸大衆聞優樓頻螺迦

葉說此偈言心大歡喜於如來所深生敬信

決定得知如來必成一切種智審知迦葉是

佛弟子爾時諸天於虛空中雨衆天華作妙

妓樂異口同音唱言善哉優樓頻螺迦葉快

說此偈爾時世尊知諸大衆心意決定無復

狐疑又觀其根皆以成熟即爲說法大王當

知此五陰身以識爲本因於識故而生意根

以意根故而生於色而此色法生滅不住大

王若能如是觀者則能於身善知無常如此

觀身不取身相即能離我及於我所若能觀

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

色離我所即知色生便是苦生若知色滅

便是苦滅若人能作如此觀者是名為解脫
若人不能作斯觀者是名為縛法本無我及
以我所以倒想故橫計有我及以我所無有
實法若能斷此倒惑想者即是解脫爾時頻
婆娑羅王心自思惟若謂眾生言有我者而
名為縛一切眾生皆悉無我既無有我誰受
來報爾時世尊知彼心念即語之言一切眾
生所為善惡及受果報皆非我造亦非我受
而今見有造作善惡受果報者大王諦聽當
為王說大王但以情塵識合於境生染累想
滋繁以是緣故馳流生死備受苦報若於境
無染息其累想即得解脫以情塵識三事因
緣共起善惡及受果報更無別我譬如鑽火
因手轉燧得有火生然彼火性不從手生及
以燧出亦復不離手及燧鑽彼情塵識亦復
如是時頻婆娑羅王又自思惟若以情塵識
和合故而有善惡受果報者便為常合不應
離絕若不常合是即為斷爾時世尊知王心
念即便答言此情塵識不常不斷何以故合
故不斷離故不常譬如緣於地水因彼種子

而生芽葉種子既謝不得名常生芽葉故不
得名斷離於斷常故名中道三事因緣亦復
如是爾時頻婆娑羅王聞此法已心開意解
於諸法中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八萬那由他
婆羅門大臣人民亦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
眼淨九十六萬那由他諸天人又於諸法遠
塵離垢得法眼淨時頻婆娑羅王即從座起
頂禮佛足合掌白佛快哉世尊能捨轉輪聖
王之位出家學道成一切種智我昔愚癡欲
留世尊臨治小國今觀慈顏又聞正法方懷
慚愧追悔昔過唯願世尊以大慈悲受我懺
悔我於昔日白世尊言若得道時願先度我
今日始蒙宿願成遂荷世尊恩得履道跡我
從今日供養世尊及比丘僧當令四事不使
有乏唯願世尊住於竹園今摩竭提國長夜
獲安佛即答言善哉大王乃能捨於三不堅
法求三堅報當令王願得滿足也時頻婆娑
羅王知佛受請住竹園已頂禮佛足辭退而
去普曜經云大臣賀王前時諸王悉不見佛
今獨王見宿福祿厚故乃爾耳王益欣踊亦

賀諸臣卿等大德值是聖尊王還宮中勅宮
夫人嫫女大小及國吏民歲三月六齋守禁
法施戒博聞王適歸宮時天帝釋將八萬天
散華佛上歸命作禮而去言南無佛尋皆悉
度得法眼淨

時摩竭國有一長者名曰迦陵見佛入國天
人所奉而無精舍我有好園欲用上佛往詣
佛所稽首足下前白佛言佛愍一切如親愛
子棄轉輪王不慕世榮今無精舍有一竹園
去城不遠願以奉佛可作精舍佛受祝願佛
及聖眾遊處其中是故名曰迦陵竹園王還
城已即勅諸臣今於竹園起諸堂舍種種莊
飾極令嚴麗懸繒幡蓋散華燒香悉皆辦已
即便嚴駕往至佛所頭面禮足而白佛言竹
園僧伽藍修理始畢唯願世尊與比丘僧哀
愍我故往往彼也爾時世尊與諸比丘及無
量諸天前後圍繞入王舍城當於如來蹈門
闕時城中樂器不鼓自鳴門狹更廣門下更
高一切丘墟皆悉平坦臭穢塵垢自然香淨
聾者得聽瘡者能語盲者得視狂者得正拘

覺疾病普皆除愈枯木發華腐草榮秀潤池
增瀾香風清靡鳳雀孔翠鳬鴈驚異類衆
鳥繽紛翔集出和雅音有如是等種種祥瑞
既入城已與頻婆娑羅王俱往竹園

爾時諸天滿虛空中時王即便手執寶璽威
以香水於如來前而作是言我今以此竹園
奉^{十三}上如來及比丘僧唯願哀愍爲我納受作
此言已即便奉捨爾時世尊默然受之說偈
咒願

若人能布施 斷除於慳貪 若人能忍辱
永離於瞋恚 若人能造善 則遠於愚癡
能具此三行 速至於涅槃 若有貧窮人
無財可布施 見他修施時 而生隨喜心
隨喜之福報 與施等無異

爾時婆羅門大臣及餘人民見王奉施如來
僧伽藍皆悉踊躍生隨喜心爾時頻婆娑羅
王施僧伽藍已心大歡喜頭面禮足退還所
住閭浮提中諸王見佛頻婆娑羅最爲其首
諸僧伽藍竹園僧伽藍最爲其始爾時世尊
與諸比丘住竹園僧伽藍于時王舍城中有

二婆羅門聰明利根有大智慧於諸書論無
不通達辯才語議莫能摧伏一姓拘栗名優
婆室沙母名舍利故舉世喚爲舍利弗二姓
目捷連名目捷羅夜那各有一百弟子普爲
國人之所宗仰二人互共以爲親友極相愛
重咸共誓言若先得聞諸妙法者要相開悟
無得吝惜

爾時阿捨婆耆比丘著衣持鉢入村乞食善
攝諸根威儀詳序路人見者皆生恭敬時舍
利弗忽於路次逢見阿捨婆耆善攝諸根威
儀詳序彼舍利弗善根既熟見阿捨婆耆心
大歡喜踊躍徧身停步瞻視不能暫捨即便
問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情
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
有所教誡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
而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姓
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
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
所知當爲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時舍利弗聞阿捨婆耆說此偈言即於諸法
遠塵離垢得法眼淨見道跡已心大踊躍身
諸情根皆悉悅豫而自念言一切衆生悉著
於我所以輪迴在於生死若除我想即於我
所亦皆得離譬如日光能破於暗無我之想
亦復如是悉能破於我見暗障我從昔來所
可修學皆爲邪見唯今所得是真正道作此
念已禮阿捨婆耆足歸還所止時阿捨婆耆
至前乞食訖還竹園時舍利弗還至住處時
目捷連夜那善根已熟見舍利弗諸根寂定
威儀詳序顏容怡悅異於常日即便問言我
今觀汝諸根顏貌與常有異必當已得甘露
妙法我昔與汝共結誓言若聞妙法要相啓
悟汝有所得願爲我說時舍利弗即便答言
我今實已得甘露法目捷連夜那聞已歡喜
無量歎言善哉時爲我說舍利弗言我今出
行逢一比丘執持衣鉢入村乞食諸根寂靜
威儀詳序我既見已深生恭敬既到其所而
問之言我意觀汝似新出家而能如此攝諸

情根欲有所問唯願見答汝今大師其名何等有所教誠演說何法時阿捨婆耆即便安詳而見答言我之大師得一切種智是甘蔗種天人之師相好智慧及神通力無與等者我既年幼學道日淺豈能宣說如來妙法然以所知當為汝說即說偈言

一切諸法本 因緣生無主 若能解此者 則得真實道

爾時目犍羅夜那聞舍利弗說此語已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舍利弗與目犍羅夜那各於佛法得甘露已共相謂言我等已於佛法各得利益今者宜應共往佛所求索出家作此語已各喚弟子而語之言我等今者已於佛法得甘露味唯有此法是出世道我今欲往求佛出家汝等云何諸弟子等答其師言我等今者有所知見皆大師力師若出家我悉隨從於是二人即將二百弟子往詣竹園既入門已遙見如來相好莊嚴諸比丘衆前後圍繞心大歡喜踊躍徧身爾時世尊見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與諸弟子

相隨來已告諸比丘汝等當知今此二人將諸弟子來至我所欲求出家一名舍利弗二名目犍連夜那當於我法中為上弟子舍利弗者於智慧中最高第一目犍羅夜那者於神通中復為無上至佛所已頭面禮足而白

佛言我於佛法已得道跡樂欲出家願垂聽

許爾時世尊即便呼言善來比丘鬚髮自落

袈裟著身即成沙門時彼二百弟子既見其

師成沙門已俱白佛言我等亦欲隨師出家

唯願世尊垂聽聽許於是世尊即便喚言善

來比丘鬚髮自落袈裟著身即成沙門爾時

世尊為舍利弗及目犍羅夜那廣說四諦二

人即得阿羅漢果又復為彼二百弟子廣說

四諦即於諸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乃至亦

成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一千二百五十

比丘皆大阿羅漢於摩竭提國廣利衆生諸

比丘中多有人名目犍羅夜那世尊故名此

目犍羅夜那為大目犍羅夜那普曜經云佛

有沙門名曰安陸遣行宣法開化未聞五濁

之世人在荒迷不達至真入城分衛衣服齊

整威儀禮節不失常法行步安詳因是使人

見之心悅時舍利弗本字優波替而遙見之

心中欣然心自念言我學來久未曾覩此沙

門衣服安詳齊整不失儀節試往問之所奉

何道吾常意疑當有異聞殊妙之道未必齊

此往問比丘所事何道誰為師主願聞其志

比丘知意即說偈曰

吾師三界尊 有三十二相 等不存有無

度衆十二門 我年既幼稚 學根近薄少

豈能宣至真 如來無極業 一切諸法本

從緣悉本無 若能反本源 乃名曰沙門

安陸沙門答曰吾所事師從無數劫奉行六

度無極之法四等四恩行無盡哀奉無極慈

欲度一切積功累德不可稱載一生補處在

兜術天降神現存寄迦維羅衛國處夫人胎

如日現水生行七步天地大動瑞三十二稱

已聖音三界皆苦吾當度之釋梵四王咸來

啓受九龍浴身其德無量粗舉其要非吾螢

燭所歎能究悉非心口之所言思是吾大師

天人之尊於是頌曰

吾師天中天 三界無極尊 相好身丈六
神通遊虛空 化訓去五陰 拔斷十二根
不貪天世位 心淨開法門

時舍利弗欣然大悅如冥覩明口言善哉昔
來抱疑又吾好學八歲從師至年十六靡不
周宗行徧天下十六大國自謂已達今乃聞
異無上正真得吾本願今佛所在答曰在迦
陵竹園將諸弟子往詣佛所稽首足下問訊
至尊身墮愚冥迷惑歷載不得諮受今乃奉
聖無極大道願聽出家得爲比丘受成就戒
佛言善哉呼比丘來頭髮自墮袈裟著身佛
爲說經分別諸法十二根本且然意達漏盡
意解得無著果前白佛言吾有同學俗字拘
律陀今名目連少小相順要有至真以相開
示今已蒙濟彼沒塵垢未得拔出承尊聖旨
往開示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勿得稽留時
舍利弗稽首佛足辭出入城求目連遙見目
連與諸弟子遊行城裏街曲里巷舍利弗趣
之目連覩見體改服變不與常同問之所以
被服改變有何異見答曰學人無常唯行大

明吾學積年不值大聖今乃遇之無上大道
欣慶無量故來相求同其道味累劫無窮目
連答曰此非小事善共思惟舍利弗曰不須
重言吾猷從事不復欲聞假喻言之人有珍
妙施有勝得大寶如意明珠及獲寶瑛復欲
反求帛祠爲珠非身所欲目連答曰仁智勝
我常兄事卿必不相誤便當同志將吾受訓
稽首至尊時舍利弗與目捷連俱往詣佛稽
首佛足退坐一面叉手白佛違曠侍省沉沒
塵垢今乃奉覲願爲沙門啓受法律佛言善
哉即除澡餅屏鹿衣杖具佛呼比丘來頭髮
自墮袈裟著身爲說正諦漏盡意解所作已
辦成無著果佛言此二人等往古世時誓供
養我待吾道成侍衛左右今乃相值本有千
弟子得舍利弗目連有二百五十比丘一時
所度

一室久於往昔種善根故不樂在家受五欲
樂日夜思惟厭離世間精勤求訪出家之法
如是推尋不能得已即捨家事入於山林心
念口言諸佛如來出家修道我今亦當隨佛
出家即便脫去金縷織成珍寶之衣而著價
直千兩金壞色納衣自剃鬚髮爾時諸天於
虛空中既見迦葉自出家已而語之言善男
子甘蔗種族白淨王子其名薩婆悉達出家
學道成一切種智舉世號爲釋迦牟尼佛今
者與千二百五十阿羅漢在王舍城竹園中
住爾時迦葉聞天語已歡喜踊躍身毛皆豎
即便往趣竹園僧伽藍爾時世尊知其當來
而自思惟觀其善根宜往度之作此念已即
行逆之到多子兜婆而逢迦葉時彼迦葉既
見相好威儀特尊即便合掌而作此言世尊
實是一切種智實是慈悲濟衆生者實是一
切所歸依處即便五體投地頂禮佛足而白
佛言世尊今者是我大師我是弟子如是三
說佛即答言如是迦葉我是汝師汝我弟子
佛又語言迦葉當知若人實非一切種智而

欲受汝為弟子者頭即裂壞以為七分又復告言善哉迦葉快哉迦葉當知五受陰身是大苦聚于時迦葉聞此語已即便見諦乃至得於阿羅漢果爾時世尊即與迦葉俱還竹園以此迦葉有大威德智慧聰明是故名之為大迦葉

壁五

二十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言普光如來出興世時善慧仙人豈異人乎即我身是緣路所過五百外道所共論議及隨喜者今此會中優樓頻螺迦葉兄弟及其眷屬千比丘是時賣華女者今耶輸陀羅是善慧仙人髮布地時傍有二人掃佛前地及二百人隨喜助者今此會中舍利弗大目犍連夜那并二百弟子比丘是虛空諸天見善慧仙人以髮布地悉皆隨喜而讚歎者我初得道鹿野苑中始轉法輪八萬天子及頻婆娑羅王所將眷屬八萬那由他人及九十六萬億那由他天是汝等當知過去所種因緣無量劫終不磨滅我於往昔精勤修習一切善業及發大願心不退轉故於今者而已成就一切種智汝等宜應

勤修道行無得懈怠時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頂戴作禮而退普曜經云王遙聞子得佛道已來六年生念久已心中悲喜飢虛欲覩有一梵志名優陀耶聰明智慧本侍菩薩常得其意王告優陀往請迎佛別閣已來十有

壁五

三十一

二年夙夜愁感不捨其心思一相見如復更生優陀受教往詣佛所稽首佛足具以王意白佛優陀見佛諸天釋梵歸化一切受命前白佛言願得出家以為沙門佛言呼比丘來頭髮自墮便成沙門得羅漢道佛時所度其餘前後得道所度不可稱計佛自念言本與父王要得佛道爾乃還國當度父母今正應還設若還國無所感動於事不宜所化甚少先遣神足弟子比丘優陀耶往顯威神足知佛欲往乃解道尊咸共渴仰發起道心所度乃多爾時世尊告優陀耶佛本出家與父母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汝以神足經行虛空現其神變乃知吾身已成大道弟子尚爾況佛威德巍巍無量爾乃信受優陀受教神足飛

行經遊虛空往到本國迦維羅衛城上虛空現無數變身上出水身下出水水不濕身火無所傷七現七沒從東方沒地出於西方西沒東出南沒北出北沒南出行空如鳥沒地如水履水如地王及臣民莫不欣喜乃知道尊於是頌曰

佛從本所行 生死無數度 常念蜎飛類 勤苦無量劫 時坐佛樹下 逮致本宿願 歡喜當聽說 難得數見聞 適成佛道時 輒降魔官屬 即壞生死本 消愛欲無餘 佛念本生地 意欲見親族 今聽王頭檀 所說甚可悲 比丘名優陀 姿性能悅人 佛遣使令行 乎致消息來 還入父王國 以入宣佛意 今王太子顧 意欲還至宮 優陀聞佛教 即聽受奉行 因時於佛前 變化隨地形 其身忽不見 神足來入城 乃至大王殿 父王所坐前 比丘優陀耶 進現悅頭檀 變化若干品 踊出父王殿 淨譬如蓮華 泥土塵不生 父王見恐怖 即問斯何靈 將無是神祇 出地何怪爾

壁五

三十二

此形姓爲誰 本從何得斯 願以開吾意
令心疑結解 從生至於今 未曾覩是變
太子本棄國 求道度衆生 慕勤無數劫
於今乃得成 今王莫恐畏 且寬意悅豫
我以壞衆惡 爲王太子使 王聞太子問
淚下如雨星 十二年已來 乃承悉達聲
今從吉祥至 思寤如更生 太子捨國位
成道號何名 出國坐六年 精進現成佛
號曰天中天 三界尊第一 本時在我尊
爲作衆寶殿 刻鏤諸妙飾 於今室何如
優陀所答曰 佛之正真微 常坐於樹下
諸天來歸趣 吾子在官時 茵褥布純綖
皆以錦繡成 柔輦有光澤 龍婁奉寶牀
天帝貢袈裟 不以好衣喜 其心無增損
在國好美食 甘膳悉其味 今所服食者
安身何等類 執鉢行分衛 福衆無麤細
呪願布施家 世世令安隱 悉達臥寢時
不敢妄呼覺 鼓琴發歌音 爾乃令寤起
如來三昧定 夙夜無眠覺 釋梵來勸助
皆現稽首受 在家雜香浴 若干種衆馨

香香徧室中 今用何所意 八解三脫門
洗浴除心垢 其心淨如空 普安無惱憂
悉達在家時 擣若干雜香 香熏其衣服
清淨無垢障 戒定慧解脫 以爲道德香
熏于八難處 世世度十方 四品好牀座
以若干寶成 重疊布衆具 以卧起其上
四禪爲牀座 意定無憤亂 清淨如蓮華
不著于泥水 在官無數兵 諸臣而宿衛
左右常擁護 目不見惡穢 諸弟子衆俱
千二百五十 菩薩無央數 皆來稽首集
本在家未出 有四品好車 象馬牛羊步
遊行觀四方 五通以驂駕 徹視洞聽飛
觀本見衆心 遊觀度生死 子出行往返
幢旛羽彫飾 前後諸導從 各執諸兵仗
四等慈悲護 恩惠仁愛度 普覆衆危難
以嚴飾衆生 生時雜妓樂 椎鐘及鳴鼓
觀者悉填路 前後不相害 樹下波羅柰
椎鳴不死鼓 拘鄰等得道 八萬四千人
九十六道伏 其音聞三千 衆生莫不悅
啓受心皆明 所領何國土 人民爲多少

所化有幾人 悉爲歸伏不 領三千大界
化訓諸羣生 十方不可稱 莫不蒙濟度
在國思正法 助吾治萬民 動順禮節訓
莫不承教聞 佛解空本無 捨于四顛倒
靡不歸伏者 神靜天爲業 佛與世無讎
博無不備達 汝言何不及 一切皆自歸
正天下滿人 一人頭若干 一頭若干舌
舌解無數義 合集恒沙人 嗟歎佛功德
江沙劫不暢 況我螢燭明
王聞益悲喜歎曰善哉善哉阿夷言不妄佛
當來不何日當至乎優陀報曰却七日到王
大踊躍即勅羣臣國中萬民吾往迎佛導從
威儀法轉輪王平治道路掃除令淨香汁灑
地懸繒幡綵豎其幢蓋周徧國內其所修治
光飾盡宜千乘萬騎出四十里往奉迎佛稽
首歸命優陀前報王曰本受佛教奉命見王
宣其意故今還宣命說王意旨飢虛無量欲
見至尊稽首受法并化萬民咸蒙福慶王曰
宜知是時勿復稽留爾時優陀耶還來詣佛
稽首足下以啓國王世尊及諸弟子自期七

日當還本國王及臣民莫不欣悅別來積年
夙夜想念飲食不甘寢不能寐飢虛日久計
日度時須世尊到已憶七日於時大聖告諸
弟子明日當發至迦維羅衛見於父王皆嚴
整衣服護持應鉢梵釋四王聞佛還國皆來
送侍天雨香汁散華燒香豎諸幢蓋四王諸
天皆在前導梵天侍右帝釋侍左諸比丘衆
皆隨佛後諸天龍神華香妓樂追於上侍佛
適進路先現瑞應三千國土六反震動百歲
枯樹皆生華實諸枯竭溪澗自然泉水王見
此瑞知佛已來勅諸釋種大臣百官皆行詣
佛散華燒香豎諸幢幡鼓衆妓樂悉出迎佛
王遙見佛在於大衆如星中月如日初出炤
於朝陽如樹華茂芬芳熾盛巨身丈六相好
嚴身晃如金山王觀悲喜前稽首足惟別彌
時今乃相見大臣百官皆稽首禮即還入城
足蹈門闔地爲大動天雨衆華樂器皆鳴盲
者得視聾者得聽拘蹉得行病者得愈瘡者
能言狂者得正僂者得伸若被毒者毒爲不
行百鳥禽獸相和悲鳴婦女珠環相櫟作聲

壁五

二十五

當爾之時見此變化莫不歡喜室寶藏者自
然發出中滿珍琦懷異心者皆共和同等心
叉手自歸命佛諸畜生類蒙其光潤皆得生
天懷妊母人蒙斯光明苦痛微薄皆得在產
端正姝好消姪怒癡無復塵勞展轉相視如
父如母如兄如弟如子如身地獄休息餓鬼
飽滿尋光來至歸命世尊皆發道意王見佛
巨身丈六相好光明體紫金色諸根寂定如
星中月晃如金山天帝梵王四王所奉觀諸
梵志久在山中薄露身形日炙風飄身體黑
臭在佛邊侍猶如黑鳥在紫金山不能發起
顯佛大德令一切悅便勅國中諸豪族釋端
正姝好顏貌殊異選五百人出爲沙門侍佛
在左右猶如鳳凰在須彌山亦如摩尼著水
精器時佛弟難陀亦作沙門未下鬚髮難有
典作剃頭師前白佛言人身難得佛世難值
明時巨遇今我大天及諸尊者識道至高不
可限量不慕世榮捨世尊位行作沙門今我
小節下劣靡逮何所貪樂不出爲道乎唯佛
哀愍濟救汙泥沒溺塵埃拔爲沙門佛言善

壁五

二十六

哉佛時便呼比丘來頭髮則墮袈裟在身即
成沙門禮諸沙門因隨次坐難在後作次第
作禮到此沙門即住不禮心自念言是我家
僕不能爲禮佛知告難佛法大通舉學前後
不在尊卑猶如大海悉受萬川四流不避汙
塗執心如地四大俱等地水火風內外無異
其神空淨所著爲名宜棄自大以法自將乃
應先聖無極道訓時難見佛教誨切至事不
得止解了本無棄捐自大下意爲禮天地大
動衆會同歎善哉善哉爲道等心除自高意
而下卑心感於天地爲之大動從是制法先
學爲長後學爲小法之常儀各無所恨無所
諍訟佛時入宮坐於殿上王及臣民日日供
養百種甘饌佛說經法所度無量瞿夷携羅
云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久違侍覲曠廢供
養時王僚屬皆懷沉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
何從懷妊生子羅云佛語父王告諸羣僚瞿
夷守節貞潔清淨無瑕疵也設王不信今當
現證於時世尊化諸衆僧皆使如佛相好光
明等無差異於時羅云厥年七歲瞿夷即以

壁五

二十七

蓋謂證跡而迷本也若本跡雙照權實俱明則披經無礙法身可觀

釋迦譜卷第五

壁五

二八

指印信環與羅云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所現無量真佛子也佛語父王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吾化生勿欲瞿夷也王得道證瞿夷受戒淨修梵行官人大小咸受戒法月六歲三奉齋弗懈國內清寧風雨以節時不越序五穀登賤民安其所萬邦黎庶咸來慶賀道德滋茂如月之初

祐尋法身無形羣有已滅覺智不起萬動永寂而甫現託生降神胎化者何也乘大緣以應俗本誓力以弘慈也故能運般若之權任首楞之勢迴靈兜率耀化赤澤陶鈞非我利見由物豈言像思議而能語其極哉是以攝受羣萌故地居輪皇摧制剛夸故才窮藝術斷拔愛網故去國入山顯明法尊故降魔道樹凡斯如跡罔非振俗應體圓通隨方變現法身凝湛未嘗起滅然世識習滯據跡爲真欲觀如來失道逾遠故涅槃經云若言菩薩在白淨王宮依因父母生育是身是魔所說

釋迦譜卷第五(別本)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四八頁上三行「大仙」，資作「是仙」。

一 五四九頁上一八行第一三字「諸」，資作「詣」。

一 五四九頁下一八行「優樓」，資、磧、普作「優爲」。下至次頁上八行同。

一 五五〇頁下七行末字「我」，資、磧作「師」。

一 五五一頁上一七行首字「和」，資作「知」。

一 五五一頁下末行末字至次頁上一

行首字「拘攃」，麗作「拘癖」。

一 五五三頁下一六行「三十二」，資作「三十一」。

一 五五四頁中五行「寶瑛」，資作「寶英」。

一 五五七頁下五行「四流」，資作「四海」。

一 五五八頁上一四行第六字「像」，資、磧、普作「象」。



釋迦譜卷第二

彩

梁沙門釋僧祐撰

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七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五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記第十四

釋迦父淨飯王涅槃記第十五

釋迦母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釋迦姨母大愛道涅槃緣記第十七

釋迦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釋迦姨母大愛道出家記第十四

佛還迦維羅衛國大愛道瞿曇彌稽

首作禮白佛言我聞女人精進可得沙

門四道願得受佛法律我以居家有信

欲出家為道佛言且止无樂以女人入

我法律服法衣者當盡壽清淨究暢

梵行瞿曇彌則復求哀如是至三佛

不聽作禮而退佛於後時更遊迦維

羅衛瞿曇彌如前求出家佛亦不許

佛又與諸比丘留止是國避雨三月竟

出國而去大愛道與諸老母等俱行

釋迦譜卷第二 第二節 彩

退佛頰止河上大愛道便前作禮復
 求出家佛言止止如前不許便前作
 禮繞佛而退住於門外被弊敗衣徒
 跣而立顏面垢穢衣服汗塵嗟啼而啼
 阿難見之即問何以如是答言今我
 用女人故不得出家自悲傷耳阿難
 言止止且自寬意待我白佛阿難即
 入稽首白言我從佛聞女人精進可
 得四道今大愛道以至心欲受法律
 願佛聽之佛言止止無樂使女人入我
 法律為沙門也所以者何譬如人家
 生子多女少男當知是家以為衰弱
 若聽出家令佛清淨梵行不得久住
 譬如稻田莠雜禾稼則令善穀傷敗
 若使女人入我法律必令清淨大道
 不久興盛阿難復言大愛道多有善
 意佛初生時乃自育養至于長大佛
 言如是大愛道信多善意於我有恩
 今我成佛於大愛道亦多有恩大愛
 道但由我故得歸依三寶不疑四諦
 立信五根受持五戒如是阿難正使
 有人終身相給衣被飲食卧具病困
 醫藥不及我此恩德也佛告阿難假

釋迦譜卷第二 第三張 彩字

使文人欲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踰越當盡壽學行之譬如防水善治堤塘勿令漏失其能如是可入律法阿難諦受作禮而出報大愛道言瞿曇亦可勿復愁即為一一說佛之言若衆如是可得出家大愛道即歡喜而言唯諾阿難聽我一言譬如四姓家女沐浴塗香好衣莊嚴而人復以好花香珍寶為步瑤持與其女豈不愛樂頭首受之今佛所教勅八敬法者我亦歡心願以首頂受之今時大愛道便出家受大戒為比丘尼奉行法律遂得應真後異時大愛道與諸長老尼俱詣阿難白言諸長老尼皆久修梵行且已見諦云何當使礼幼少比丘阿難言且停我今當問佛阿難即往白佛佛言止止當慎此言勿得說也且汝所知不如我知若使女不出家者外道異學一切賢者當以四事種種供養解髮布地請令蹈之如事日月如事天神我之正法當千歲興盛以度女故五處不能得作何謂五一不得作如來二不得作轉

釋迦譜卷第二 第四張 彩字

輪聖王三不得作第二切利天王四不得作第六天魔王五不得作第七梵天王大愛道等聞已歡喜奉行

於沙塞律出大愛道出家受行八敬事同大愛道曰阿難問佛受道更不敬即得具足戒不知諸釋女五百人云可佛言將往大僧中十衆大愛道作和上羯磨與受具足三人一受不得四人大方便經云天魔波旬及諸邪見夜夜惡邪執著邪論毀佛法僧是故如來不聽女人入佛室請過去諸佛具四部衆而如來獨不具耶佛言阿難若憐曇髮大憐進供八敬法聽入佛室若憐曇髮大歡喜佛言如來末世中若有比丘尼及諸女人常當至心念阿難恩稱名供養阿難應聲護助

祐仰惟三世諸佛四部咸脩而憐曇彌法亟於拒塞者豈非女人障厚方為道盡故切磋培植以勵將來耶

釋迦父淨飯王涅槃記第十五

舍夷國王名曰淨飯治以正法化德仁義常行慈心時被重病身中四大同時俱作殘害其體肢節欲解喘息不定如駛水流輔相宣令國中明醫皆悉來會種種療治元能愈者時王煩惱轉側不停如少水魚夫人嫫女見王如是益更愁惱時白飯王斛飯王大稱王等及諸羣臣同發聲言今王喪崩永失覆護國將虛弱王身戰

釋迦譜卷第二 第五張 彩字

動唇口乾燥語聲斷絕眩冒淚下時諸王等長跪叉手同共白言大王素性不好作惡經彈指頃種德无厭護養人民莫不得安名聞十方大王今日何故愁惱時淨飯王語聲趣出告諸王曰我命雖斷不以為苦但恨不見我子悉達又恨不見次子難陀以除貪婬世間諸欲復恨不見斛飯王子阿難隨者持佛法藏一言不失又恨不見孫子羅云年雖幼稚神足能備戒行元缺吾設得見是諸子等我病雖篤未離生死不以為苦諸王在王邊聞如是語莫不啼泣淚下如雨時白飯王言我聞世尊在王舍城者闍嶺山中去此懸遠五十由旬王今轉羸設遣使者道路懸遠遲晚無益唯願大王莫大愁悵懸念諸子時淨飯王聞是語已垂淚而言答白飯王我子等輩雖復遼遠意望不斷所以者何我子成佛以大慈悲恒以神通天眼徹視天耳徹聽救接衆生應可度者如有百千万億衆為水所溺以慈愍心為作舢舨而度脫之終不勞疲

若我今日望見世尊亦復如是所以然者世尊晝夜常以三昧恒以天眼觀於衆生應受化者以慈愍心如母念子今時世尊在靈鷲山天耳遙聞迦維羅衛大城之中父王愾遲及諸王言即以天眼遙見父王病卧著床羸困顛顛命欲向終知父渴仰欲見諸子今時世尊告難陀曰父王淨飯勝世間王是我曹父今得重病我曹應往又命存在得與相見今王願滿難陀受教長跪作禮唯然世尊淨飯王者是我曹父能生聖子利益世間今宜往詣報育養恩阿難合掌前白佛言淨飯王者是我伯父聽我出家為佛弟子是故欲往羅云復前而白佛言世尊雖是我父棄國求道我蒙祖王育養成就而得出家是故欲往奉觀祖王佛言善哉宜知是時令王願滿於時世尊即以神足猶如鷹王躡身虛空忽然而現在維羅衛放大光明國中人民遙見佛來皆共舉聲涕淚而言設大王崩舍夷國名必斷滅矣城中人民向佛啼哭白世尊言大王如是

命斷不久唯願如來宜可時往及共相見國中人民宛轉自撲哽咽啼哭中有自絕纓絡者中有取塵土而自塗者佛見是也諫國中人民無常離別古今有是汝等諸人當思念之生死為苦唯道是真於是世尊即以十力四无所畏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放大光明更復重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大光明以從元量阿僧祇劫所作功德放大光明其光照耀內外通達周遍國界光照王身患得安息王遂恠言是何光耶為日月之光明耶諸天光乎光觸我身如天梅檀令我身中患苦得息脫是我子悉達來也先見光明是其常瑞時大稱王從外入宮白大王言世尊已來將諸弟子阿難羅女等乘空來至王宜歡喜捨愁毒心王聞佛來敬意踊躍不覺起坐須臾之頃佛便入宮王見佛到遙舉兩手接足而言唯願如來手觸我身令我得安為病所困如押麻油痛不可忍我命將斷寧可忍我命將斷後得見世尊痛恨即除佛知父王病重羸瘦

色變難識告難陀言觀王本時形體巍巍顏色端正名聲遠聞今得重病乃不可識端正形容勇健之名今何所在時淨飯王一心合掌讚嘆世尊佛言唯願父王莫復愁悵所以然者道德純備无有缺減佛出金色臂掌如蓮花以手著父王額上王是清淨戒行之人心垢已離今應歡喜不宜憂惱當諦思念諸經法義於不牢固得堅固志以種善根是故大王宜當歡喜命雖欲終自可寬意時大稱王以恭敬心白淨飯王言佛是王子神力具足无與等者次子難陀亦是王子已度生死諸欲之海四道無尋穀飯王子阿難陀者已服法味佛所說法猶若判海一句不忘悉持持之王孫羅云道德純備逮諸禪定成四道果是四子等以壞魔網時淨飯王聞是語已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以自手捉於佛手著其心上王於卧處合掌心礼世尊足下時佛手掌故在王心上无常對至命盡氣絕忽就後世於是諸釋號叫啼哭舉身自撲兩手拍

釋迦譜卷第二 第九張

地解發亂發同發聲言永失覆蓋王
中尊王今已崩背國失威神時諸釋
子以衆香汁洗浴王身纏以劫貝帛
蠱及諸繒綿而以棺殮於師子座七
寶莊校真珠羅網垂繞其傍舉棺置
於師子座上散花燒香佛共難陀在
喪頭前肅恭而立阿難羅云住在喪
足難陀長跪白佛父王養我願聽難
陀搭父王棺阿難合掌前白佛言唯
願聽我搭伯父棺羅云復白佛言唯
願聽我搭祖王棺今時世尊念當來
世人凶暴不報父母育養之恩為是
當來不孝衆生設化法故如來躬欲
搭於父王之棺即時三千大千世界
六種震動一切衆生跼蹐踊沒如水
上船今時欲界一切諸天與無數百
千眷屬俱來赴喪北方天王毗沙門王
將諸夜叉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
赴喪東方天王提提賴陀將諸夜叉
鬼神之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南
方天王毗樓勒又將鳩摩荼鬼神等
等億百千衆俱來赴喪西方天王毗
留婆又將諸龍神億百千衆俱來赴

釋迦譜卷第二 第十張

彩字

喪皆共發哀舉聲啼哭時四天王竊
共思議瞻望佛為當來世諸不孝父
母者故以大慈悲親自身搭父王棺
時四天王俱共長跪同時發聲俱白
佛言我等是佛弟子從佛聞法成須
陀洹以是之故我曹宜搭父王之棺佛
勸四天王搭父王棺四天王各自憂
身如人形像以手擎棺搭著肩上舉
國人民一切大小莫不啼泣今時佛威
光益顯猶萬日並現如來躬自手執
香爐在前行出詣墓所靈鷲山上有
千阿羅漢以神足力乘虛來至稽首
佛足復白佛言唯願佛勅使作何事
時佛便告諸羅漢汝等疾往大海渚
上取牛頭栴檀種種香木即受教勅
如彈指頃各到大海共取香薪屈伸
辟頃便已來到佛與大衆共積香薪
舉棺置上以火焚之一切大衆見火
盛然皆向佛前宛轉自撲益更悲哭
有得道者皆自慶幸未獲道者心
戰惶怖毛衣為堅

釋迦譜卷第二 第十一張

彩字

不久居汝等諸人但見此火便以為
熱諸欲之火極復過此是故汝等當
自勸勉求離生死乃得大安時火焚
燒大王身已今時諸王各各皆持五
百瓶乳以用滅火火滅之後競共奴
骨盛置金函即於其上便共起塔懸
繒幡蓋供養塔廟時諸大衆同時發
聲俱白佛言大淨飯王今已命終神
生何所唯願世尊分別解說於時佛
告衆會曰父王淨飯是清淨人生淨
居天
枯觀無常之變甚矣固有形而莫免
也夫以天尊衛疾而不能返齡合掌
在心而無救對至是以聖人修長壽
之果而不養蕉沫之身也
釋迦母摩訶摩耶夫人記第十六
佛在忉利天歡喜園中波利質多羅
樹下三月安居今時如來四衆圍繞身
毛孔中放千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
界一光中有千葉蓮花花中皆有化
佛威光照耀不可譬類諸天子等不
知何緣而有此事佛告文殊汝詣母
所道我在此願母躄屈禮敬三寶文

殊即往宣白摩耶聞已乳自流出而作此言若審我所生志達多者當令乳汁置至其口作此語已兩乳漣出猶白蓮花而便入於如來口中時摩耶見已踊躍怡悅如花開榮大千世界普皆震動諸妙花果非時敷熟即語文殊我從與佛為母子來歡喜安樂未曾如今日也即與文殊俱趣佛所世尊遙見母來如須弥山鼓動之相便以梵音而白母言身所經處與苦樂俱當修涅槃永離苦樂摩耶一心五體投地專精正念結使消伏佛為說法摩耶聞已即識宿命善根純熟破八十億熾然之結得須陀洹果即白佛言生死牢獄已證解脫時會大眾聞此語已異口同音而作是言願一切衆生皆得解脫今時世尊於忉利天為衆廣說大利益至三月盡將欲還下命鳩摩羅汝今可下至閻浮提語言如來不久當入涅槃于時衆生聞是語已極大愁惱作如是言我等頃來不知大師所在今者乃在忉利天上又復欲入涅槃何其苦哉世

眼將滅我等罪身天人殊絕无由昇天恭敬勸請唯願仁者為宣啓請唯願愍念閻浮提人時速還下時鳩摩羅還至佛所具以白佛今時世尊聞此語已放五色光明耀顯赫時天帝釋知佛當下即使鬼神作三道寶塔中央閻浮檀金左用琉璃右用瑪瑙欄楯雕鏤極為嚴嚴佛語摩耶生死之法會必有離我今應下還閻浮提不久亦當入於涅槃摩耶垂淚說偈今時世尊與母辭別下躡寶塔梵天執蓋及四天王侍立左右四部大衆歌頌讚嘆天作妓樂充塞虛空散花燒香導從來下閻浮提王波斯匿等一切大衆集在寶塔稽首奉迎佛還祇洹處師子座四衆圍繞歡喜踊躍祐敬惟佛生七日母昇忉利三世如來莫不同然摩耶積因託化誕聖是以既為天師而方味其乳已入涅槃而還起致敬欲報之德於斯至矣

釋迦姨母大愛道返洹記第七 出佛母涅槃經

所著正真道取正覺及諸應真滅度吾當先息靈還于本无矣佛一切智具照其心即告阿難大愛道念曰吾不忍見世尊并諸應真返洹欲先滅度阿難聞教即稽首言今聞尊命四體萎墮心塞智索不識四方之名佛告阿難汝謂大愛道滅度將戒定慧解脫度知見種四意止乃至八品道行去耶對曰不也但惟佛生七日太后薨慈母至有和恩在佛所耳世尊嘆曰如汝所言慈母於吾實有乳哺重恩此惠難報吾已報之我亦有難竿之恩在母所也由我開示歸命三寶苦習盡道眼明朗盡諸有結獲无所著若人能悟愚者之惑令入真正苦習盡道者恩過須弥是故阿難吾有重恩於大愛道為无量也於時大愛道與除憊女五百人 除憊女即比丘尼也康會注法鏡經云凡夫貪染六塵猶鐵夫飯不知厭足飽人而貪餘六情猶鐵知故号出家為除憊俱到佛所皆頭面著佛足礼退叉手立白佛言不忍觀佛及諸應真滅度欲先返洹佛默可之大愛道以手摩佛足曰此晚觀如來取正覺自今不復

釋迦譜卷第二 第五十五 新字

觀矣五百除饑陳如上佛可之為說
身患滅度之安諸除饑女莫不歡喜
繞佛三匝稽首而去還于精舍布五
百座皆各就座大愛道現神足德於
自座沒從東方來在虛空中作十八
變八方上下亦復如是放大光明以
照諸實上耀諸天五百除饑變化俱
然同時沮洳

佛告阿難汝明旦入城到耶末理家所
受戒在家故曰理家 告之曰佛母及五

百耆年除饑皆已滅度佛勸理家作
五百舉床麻油香花樟楠梓材事
各五百真妓正音當以供養所以者
何斯諸除饑皆六通四達獲空不願
無想淨定今得沮洳為佛所歎一時
供養其福無量阿難稽首敬諾平旦入
城至理家門聞阿難來心怖毛豎今
來甚早斯事非恒將以何故阿難如
教具為宣說理家聞之即躡身于地
扼哀而云自今惟耶梨精舍都為空
寂王道四街不復觀神通除饑國道
為空其痛何其甚乎阿難答曰佛說乳
坤雖久始必有終三界无常如幻如

釋迦譜卷第二 第五十六 新字

夢生求不死會真不離者終不可得
也理家心解歡喜阿難復至諸梵志
理家值集在講堂有異論議即告之曰
佛勸諸賢者昨五百除饑皆已滅度
梵志理家聞阿難言靡不躡地宛轉
哀號阿難又說三界如幻都為非常
身為苦器惱痛所聚唯沮洳安故聖
歸之也理家心解稽首奉辦阿難還
至佛所如事以聞梵志理家即備葬
具馳詣精舍時王園門閑理家使人
緣入開門欲入講堂有女沙弥三人一
人得不還道次者頻來小者滿港告
理家曰吾師坐禪今得寂定慎勿
擾動答曰師已滅度非為定也沙弥
聞之躡身絕息有頃乃蘇哀而曰誰
當教誨吾等聖訓絕矣理家觀之莫不
哀泣告沙弥曰佛本說經思愛雖會終
必有離但當志力取應真理家聞維
畢捧舍利詣佛所佛告阿難汝東向又
手下右膝曰有直信直業三神六智
道靈已足者皆來赴斯所以然者佛
母及諸除饑女五百人今皆善逝宜
當法會四方俱然於是四方各二百

釋迦譜卷第二 第五十七 新字

五十應真神足飛來稽首佛足起至
大愛道舍利所千比丘從皆就座佛告
阿難取舍利盛之以鉢著吾手中阿
難如命以鉢盛舍利長跪授佛佛以
兩手受之告諸比丘斯聚舍利本是
微身兒愚惡暴嫉妬陰謀敗道壞
德今母能拔女人兒愚之微為丈夫行
獲應真道遷靈本无何其健哉告比
丘眾及諸理家宜共興廟應修供養
念曰唯然於是四眾天人鬼龍造廟
立刹種種供養 摩訶波闍提摩訶
經云是難陀親母又增一阿含經云
難陀云汝等舉大愛道身我當自供養
時經提桓因毗沙門王前白佛言唯
神我等自當供養佛言止止以然者父
多有所益長養恩重乳哺懷抱要當
不棄過去未來諸佛母先取滅度諸
耆耶維舍利也時毗沙門天王使諸
指諸至曠野之間佛躬自舉床一腳
脚阿難舉一腳難陀舉一腳飛在虛空
聞其中四部眾舉五百比丘舍利俱
合時佛自取梅檀木著大愛道身上
人應起塔供養一者佛二者辟支佛
故小許人民即取舍利各起塔供養
祐尋姨母為德恩均所生是以持舉
之重爰酬鞠育所以勸報復勵无恩也
釋種滅宿業緣記第十八 出長阿含經
今時波斯匿王新紹王位便作是念
我今新紹王位先應取釋種家女即

告一日曰往迦毗羅衛至釋種家持我名字告彼釋種云波斯匿王問記與居輕利致問无量又語彼釋種欲取釋種女設與我者抱德无已若見運者當以力相逼大目受教往告迦毗羅衛國今時釋種五百人集在一處是時大目至釋種所具宣王言釋種間已極懷瞋恚吾等大姓何緣當與婢子結親其衆中或言當與或言不可與今時摩訶男語衆人言諸賢勿共瞋恚所以然者波斯匿王為人暴惡或壞我國界我今躬自當往與相見說此事情時摩訶男家中婢生一女面貌端正世之希有沐浴此女與著好衣載羽寶車送與波斯匿王言此是我女可共成親時波斯匿王得此女極懷歡喜即立此女為第一夫人時此夫人到此數日而身懷身後生一男兒端正无雙世之殊特時波斯匿王集諸相師與子立字時相師言大王當知求夫人時諸釋共諍或言不與使彼此琉璃今當立名名曰琉

璃時波斯匿王愛此琉璃太子未曾去前年向八歲王告之曰汝今已大可詣迦毗羅衛學諸射術是時波斯匿王給諸使人乘大馬往詣釋家至摩訶男言波斯匿王使我至此學諸射術准願祖父母事事教授時摩訶男報言欲學術者善可習之是時摩訶男釋種集五百童子使共學術時琉璃太子共學射術今時迦毗羅城中新起一講堂自相謂言今此講堂成未未久畫彩已竟猶如天宮我等先應請如來於中供養及比丘僧令我等受福无窮然後我等當入此堂是時釋種即於堂上敷種種坐具懸繒幡蓋香汁灑地燒衆名香復儲好水然諸明燈是時琉璃太子往至講堂即昇師子之座時諸釋種見之極懷瞋恚即前捉臂逐出門外各共罵之此婢生物敢入座撲之著地是時琉璃太子即從地起長歎息而視後是時有梵志子名曰好苦琉璃太子語好苦梵志子曰此諸釋種罵我毀辱乃至於斯我後紹王位時汝當告我

此事是時好苦梵志子報曰如教是時波斯匿王命終便立琉璃太子為王時好苦梵志至王所而作是說王當憶本釋所毀辱時琉璃王報曰我憶本事時琉璃王興起瞋恚勅諸羣臣汝等速嚴駕集四部兵吾欲往征釋種諸臣即受王教令即雲集四種之兵往至迦毗羅越今時衆多以丘聞琉璃王往征釋種具白世尊是時世尊聞此語已即往逆琉璃王便在一枯樹下无有枝葉於中結加趺坐時琉璃王遙見世尊即下車礼足在一面立今時琉璃王白世尊言更有好樹樹枝繁茂何故在此枯樹下坐世尊告曰親族之蔭故勝外人是時琉璃王便作是念今日世尊故為親族吾不應往征宜可齊此還歸本土是時好苦梵志復白王曰王當憶本釋種所辱王聞此語已復集兵詣迦毗羅越大目捷連聞琉璃王往征釋種白世尊言今日琉璃王往攻釋種我今堪任使琉璃王及四部兵擲著他方世界世尊告曰汝豈能取釋種宿緣

釋迦譜卷第二 第三十張

著他方世界平時目連白佛言實不堪任使宿因緣著他方世界今時世尊語目連汝還就座目連復白佛言我今堪任移此迦毗羅越著虛空中世尊告曰汝今堪能移釋種宿緣著虛空中乎目連報言不也世尊佛告目連汝今還就本位目連復白佛言願聽許以鐵籠覆迦毗羅越城上世尊告曰云何目連能以鐵籠覆釋種宿緣乎目連白佛不也世尊佛告目連釋種今日宿緣已熟今當受報是時琉璃王往詣迦毗羅越時諸釋種復集四部之衆一由旬中往逆琉璃王是時諸釋一由旬內遙射琉璃王或射耳孔不傷其耳或射頭鬚不傷其頭或射弓弦不害其人或射鎧器不傷其人或射床座不害其人或射車壞輪不害其人或壞幢麾不害其人是時琉璃王見此事已便懷恐怖告群目曰汝等觀此箭為從何來星目報曰此諸釋種去此一由旬中射箭使來琉璃王報言彼設發心欲害我者普當死盡宜可於中還歸舍衛

釋迦譜卷第二 第三十一張

是時好苦梵志前白王言大王勿懼此諸釋種皆共持戒至尚不害況害人乎今宜前進必壞釋種是時琉璃王漸漸前進向彼釋種是時諸釋退入城中時琉璃王在城外而告之曰汝等速開城門若不介者盡當煞之時迦毗羅越城有釋童子年向十五名曰奢摩闍琉璃王今在門外即著鎧持仗至城上獨與琉璃王共鬪是時舍摩童子多煞害衆人各各馳散並作是說此是何人為是天耶為是鬼神耶遙見如似小兒是時琉璃王便懷恐怖即入地孔避之時釋種聞壞琉璃王衆是時釋即呼舍摩童子而告之曰年幼小兒何故辱我等門戶豈不知諸釋修行善法乎我等尚不能害重况復人命耶我等亦能壞此軍衆一人敵萬人然我等復作是念煞害人命死入地獄若生人中壽命極短汝去不須住此是時舍摩童子即出國去是時琉璃王復至門中速開城門不須稽留是時諸釋自相謂言可與開門為不可乎今時弊魔

釋迦譜卷第二 第三十二張

波旬作一釋形告諸釋言汝等速開城門勿共受用是時諸釋即開城門時琉璃王告羣目曰今此釋衆人民極多非刀劍所能害盡悉取埋脚地中然使暴為蹈煞今時羣目受王教勅即以為蹈煞之時琉璃王勅羣目曰汝等速選面手釋女五百人時諸目受王教令即選五百端正女人將詣王所是時摩訶男釋至琉璃王所而作是說當從我願琉璃王言欲何等願摩訶男曰我今沒在水底隨我遲疾使諸釋種並得逃走若我出水隨意煞之琉璃王曰此事大佳是時摩訶男釋即入水底以頭髮繫樹根而取命終是時城中諸釋從東門出復從西門入從南門出還從北門入是時琉璃王告群目曰摩訶男父何故急在水中如今不出今時諸目聞王教令即琉璃王以見摩訶男命終王方悔心我今祖父已取命終皆由愛親族故設當知者終不來攻伐此釋種是時琉璃王煞九千九百九十九人流血成

河繞迦毗羅越城往詣尼拘留園中
是時琉璃王語五百釋女言汝等慎
莫愁憂我是汝夫汝是我婦要當
相接時琉璃王捉一釋女而欲拊之時
女曰大王欲何所為時王報言欲與
汝情通女曰我今故與婢生種情通
是時琉璃王甚懷瞋恚勅羣臣曰速
取此女刖其手足著深坑中諸臣受
教則其手足擲著坑中及五百女人
皆罵王言誰持此身與婢生種共交
通時王瞋恚盡取五百釋女刖其手
足著深坑中是琉璃王壞迦毗羅越
已還詣舍衛城余時祇陀太子在深
宮中與諸妓女共相娛樂王聞作妓
聲即勅御者汝迴此為詣太子所是
時守門人遇見王來而白王言王徐
行祇陀太子今在宮中自娛勿相觸
觸是時琉璃王即時拔劍取守門人
煞之祇陀王子聞琉璃王在門外便
出與王相見善來大王報言豈不知
吾與諸釋種共闔乎祇陀對曰聞之
琉璃王報言汝今何故與妓女遊戲
而不佐我耶祇陀報言我不堪任煞

害衆生是時琉璃王極懷瞋恚即復
拔劍斫煞祇陀余時世尊以天眼觀
祇陀王子以取命終生三十三天是時
五百釋女自歸稱嘆如來名号如來
於此間出家學道而後成佛受此毒
痛世尊何故而不見憶余時世尊以
天耳清徹聞諸釋女稱怨向佛將諸
比丘往至迦毗羅越時五百釋女遙
見世尊將諸比丘來皆懷慚愧余時
釋提桓因及毗沙門王世尊後願語
釋提桓因言此諸釋女皆懷慚愧釋
提桓因即以天衣覆此女上余時世
尊告毗沙門王曰此諸女人飢渴日
久毗沙門王即辦自然天食與諸釋
女皆悉充足世尊漸與諸女說微妙
法苦習盡道盡與說之余時諸女諸
塵垢盡得法眼淨各於其所而取命
終皆生天上余時世尊詣城東門見
城中煙火炯然余時世尊往詣尼拘
留園中坐告諸比丘我昔在中與
諸比丘說法如今空墟無有人民自
今以後如來更不復至此從座起去
往舍衛祇樹給孤獨園告諸比丘今

琉璃王及此兵衆却後七日盡當磨
滅是時琉璃王聞世尊記聞已恐怖
告羣臣曰如來今記却後七日我及
兵衆盡當沒滅汝等觀外境无有盜
賊水火災變來侵國者何以故諸佛
如來語无有二余時好苦梵志白王
王勿恐懼今外境无難亦无災變今
日大王快自娛樂琉璃王言梵志當
知佛言无異時琉璃王使人數日至
七日頭王大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將
諸兵衆及諸婢女往阿脂羅河側而
自娛樂即於彼處卒大雷震非時雲
起暴風疾雨時琉璃王及兵衆盡為
水所漂皆悉消滅身壞命終入阿鼻
地獄復有天火燒城內宮殿余時世
尊以天眼觀見琉璃王及四種兵皆
悉命終入地獄中余時諸比丘白世
尊言琉璃王及四部兵今已命終為
生何處世尊告曰琉璃王者今入阿
鼻地獄中諸比丘白言今此釋種昔
作何因緣今為琉璃王所害余時世
尊告諸比丘昔日之時此羅閱城中
有捕魚村時世飢餓人食草根一斗

新迦譜卷第二 第三十

金賀一斗米彼村中有大池水又復饒
魚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往至池中
捕魚食之當於今時水中有二種魚
一名鈎鑣二名多舌是時二魚各各
相謂言我等於此眾人先元過失我
是水性之虫不慶乾地此人民之類
皆來食敗我等設前世時少有福德
者其當報怨今時村中有小兒年向
八歲亦七日不捕魚復非害命然復
取魚在岸上小兒見已極懷歡喜比
丘當知今時羅閱城中人民之類豈
異人乎今釋種是也今時鈎鑣魚者
今瑠璃王是兩舌魚者今好苦梵志
是小兒見魚笑者今我身是今時釋
種坐取魚食無數劫中受地獄苦今
受此對我時坐見而笑之今患頭痛
如似石墜猶如以頭戴須弥山所以然
者如來更不受形已捨衆行度諸厄
難是謂比丘由此因緣今受此報

釋迦牟尼經大同小異太殊瑠璃王威權
族師嚴軍遣使者致敬於佛佛視使者
王自受矣阿難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虛
現其少有緣聚祐曰釋罪畢矣却後興矣
却後七日太山鬼神以火通王及後興矣
王罪難救如釋難救也王行湖邊軍東
入水浴神化為毒正盤其王衆毒行身黑
或在水中死或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西

新迦譜卷第二 第三十

釋迦牟尼經大同小異太殊瑠璃王威權
族師嚴軍遣使者致敬於佛佛視使者
王自受矣阿難整法服稽首白言佛不虛
現其少有緣聚祐曰釋罪畢矣却後興矣
却後七日太山鬼神以火通王及後興矣
王罪難救如釋難救也王行湖邊軍東
入水浴神化為毒正盤其王衆毒行身黑
或在水中死或百步一里死者垂半入西

釋迦譜卷第二

止煞之深戒慎業之明規也

釋迦譜卷第二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五五九頁中一行經名、二行撰者，
〔資、磧、普、南、徑、清無（未換卷）〕。
- 一 五五九頁中三行至六行目錄第十
至第十三之經文金藏廣勝寺本與
麗藏本俱缺，諸本載於卷六及卷
七。今以清藏本為別本收錄卷後，
並校以〔資、磧、普〕。
- 一 五五九頁中三行至一一行目錄，
〔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二行「釋迦……第
十四」以下經文，〔資、磧、普、南、徑、
清〕載於卷第七。
- 一 五五九頁中一二行「大愛道出家
記」，〔資、磧、普、南〕作「出家緣記」；
〔徑、清〕作「大愛道出家緣記」。同行
末〔資、磧、普、南、徑、清〕有夾註「出
中本起經」。
- 一 五五九頁中一七行第八字「當」，

諸本作「當不」。

一 五五九頁中一九行第二字「聽」，

資、磧、普、南、徑、清作「聽許」。

一 五五九頁下三行末字「徒」，磧、南作「徙」。

一 五五九頁下六行首字「用」，資、磧、

普、南、徑、清作「以」。

一 五五九頁下一〇行第一一字「使」，

資、磧、普、南、徑、清作「欲使」。

一 五五九頁下一三行「出家令佛」，

資、磧、普、南、徑、清作「女人出家

乃令佛法」。

一 五五九頁下一四行「傷敗」，磧、普、

南、徑、清作「復敗」。

一 五六〇頁上五行「可勿……之言」，

資、磧、普、南、徑、清作「何忽憂愁

即爲再說佛之言教」。

一 五六〇頁上九行第八字「瑤」，磧、

普、南、徑、清作「搖」。

一 五六〇頁上一〇行第四字「頭」，

資作「我」。

一 五六〇頁上一二行「便出家受」，

資、磧、普、南、徑、清作「便得出家尋受」。

一 五六〇頁上一三行第八字「後」，

資、磧、普、南、徑、清作「後於」。

一 五六〇頁上一四行「白言」，資、磧、

普、南、徑、清作「所白言」。同行

「長老」，磧、南作「長者」。

一 五六〇頁上二二行「以度女故五

處」，諸本作「以度女人故至五百

歲而漸衰微所以者何女人有五處

（其中「女人」，麗作「女」）。

一 五六〇頁上末行第三字「五」，資、

磧、普、南、徑、清作「爲五」。

一 五六〇頁中四行夾註右第五字

「出」，資、磧、普、南、徑、清作「云」。

同行夾註右末字「同」，資、磧、普、

南、徑、清作「悉同」。同行夾註左

「愛道」，資、磧、普、南、徑、清作

「大愛道」。

一 五六〇頁中六行夾註左「邪見：

……邪論」，資、磧、普、南、徑、清作

「長夜惡邪見人」。

一 五六〇頁中七行夾註右「姨母」，諸本作「佛姨母」。

一 五六〇頁中八行夾註右「佛言」，

資、磧、普、南、徑、清作「佛告」。

一 五六〇頁中九行夾註右「如來末

世中」，諸本作「未來世中」。同行

左「女人常當至心」，資、磧、普、南、

徑、清作「善女人常當志心」。

一 五六〇頁中一〇行夾註右「以天」，

諸本作「以大」。

一 五六〇頁中一二行第二字「法」，

諸本作「祈法」。

一 五六〇頁中一四行「第十五」下，

諸本有夾註「出淨飯王泥洹經」。

一 五六〇頁中一八行第四字「駛」，

磧、南作「駛」。

一 五六〇頁中末行第二字「喪」，資、

磧、普、南、徑、清作「設」。

一 五六〇頁下五行「趣出」，麗作「輒

出」。

一 五六〇頁下一三行「莫不」，資、磧、

普、南、徑、清作「悉苦」。

一五六〇頁下二二行第八字「衆」，
資、磧、普、南、徑、清作「衆生」。

一五六〇頁下末行「勞疲」，資、磧、
普、南、徑、清作「疲勞」。

一五六一頁上一七行「奉觀」，資、磧、
普、南、徑、清作「觀省」。

一五六一頁中四行第六字「也」，諸
本作「已」。同行「中人」，資、磧、
普、南、徑、清作「人曰」。

一五六一頁中一二行第五字「爲」，
資、磧、普、南、徑、清作「爲是」。

一五六一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光」，
資、磧、普、南、徑、清作「來」。

一五六一頁中二二行「忍我命將斷
後」，諸本作「還返我今最後」。

一五六一頁下四行「世尊」，資、磧、
普、南、徑、清作「世尊德」。

一五六一頁下七行「以手」，資、磧、
普、南、徑、清作「尋即以手」；徑、清作「光
尋即以手」。

一五六一頁下九行第一一字「於」，
資、磧、普、南、徑、清作「物」。

一五六一頁下一四行第一三字「殺」，
磧、南、徑、清、麗作「斛」。

一五六一頁下末行「號叫」，資作「嘿
咤」；磧、普、南、徑、清作「號咤」。

一五六二頁上一行第三字「髮」，諸
本作「髻」。

一五六二頁上三行「貝帛」，資、徑、
清作「貝白」；磧、普、南、徑、清作「波育」。

一五六二頁上四行「繒綿」，資、磧、
普、南、徑、清作「繒帛」。

一五六二頁上七行「而立」，資、磧、
普、南、徑、清作「而立時」。

一五六二頁上九行「阿難合掌前」，
資、磧、普、南、徑、清作「阿難陀長
跪」。

一五六二頁上一〇行「白佛言」，資、
磧、普、南、徑、清作「前而白佛言」。

一五六二頁上一二行「世人」，資、磧、
普、南、徑、清作「世人皆」。

一五六二頁上一五行「衆生距蹠踊
沒」，資作「衆山頗俄涌沒」；磧、
普、南、徑、清作「衆山巔峨涌沒」。

同行「距蹠」，麗作「巔峨」。

一五六二頁上一九行「惟提」，資、磧、
普、南、徑、清作「提頭」。

一五六二頁中三行第八字「親」，資、
磧、普、南、徑、清作「親欲」。

一五六二頁中九行第一四字「佛」，
資、磧、普、南、徑、清作「世尊」。

一五六二頁中一一行第七字「詣」，
資、磧、普、南、徑、清作「詣於」。

一五六二頁中一二行「來至」，資、磧、
普、南、徑、清作「而至」。

一五六二頁中一四行「羅漢」，資、磧、
普、南、徑、清作「羅漢等」。

一五六二頁中一九行首字「盛」，資、
磧、普、南、徑、清作「熾」。

一五六二頁中末行「如熱如炎」，諸
本作「如化如熱時炎」。

一五六二頁下二行第六字「極」，資、
磧、普、南、徑、清作「恒」。

一五六二頁下三行至四行「火焚燒
大王」，資、磧、普、南、徑、清作「火
炎熾燒王」。

一 五六二頁下一二行「有形」，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形之類」。

一 五六二頁下一三行第六字「衛」，資、磧、普、南、徑、清作「侍」。同行「合掌」，資、磧、普、南、徑、清作「金掌」。

一 五六二頁下一四行「對至」，諸本作「理報盡數終無常對至」。

一 五六二頁下一六行夾註左「說法經」，資、磧、普、南、徑、清作「說經」。

一 五六二頁下二〇行「一光」，諸本作「一一光」。同行「花中」，資、磧、普、南、徑、清作「一一花中」。

一 五六三頁上一行「摩耶」，資、磧、普、南、徑、清作「摩耶摩耶」。

一 五六三頁上三行「置至其口」，資、磧、普、南、徑、清作「直至於口」。

一 五六三頁上末行「又復」，資、磧、普、南、徑、清作「又復不久」。

一 五六三頁中五行第九字「耀」，諸本作「照耀」。

一 五六三頁下一行及末行「最正覺」，資、磧、普、南、徑、清作「最上正覺」。

一 五六三頁下二行第五字「靈」，資、磧、普、南、徑、清作「靈神」。

一 五六三頁下四行第九字「真」，資、磧、普、南、徑、清作「真等」。

一 五六三頁下一〇行第二字「薨」，資、磧、普、南、徑、清作「薨沒」。同行「弘恩」，資、磧、普、南、徑、清作「彌恩」。

一 五六三頁下一二行「此惠」，資、磧、普、南、徑、清作「此恩」。

一 五六三頁下一四行第八字「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三頁下一九行夾註右「夫飯」，資、磧、普、南、徑、清作「夫夢飯」。同行夾註左「飢故」，徑、清作「餓饑」。

一 五六三頁下末行「自今」，資、磧、普、南、徑、清作「自今已後」。

一 五六四頁上一行第七字「陳」，諸本作「陳辭」。

一 五六四頁上九行「淤理」，資、磧、普、南、徑、清無。

普、南、徑、清作「遊理」。

一 五六四頁上一〇行夾註右「優婆塞優婆塞」，資、磧、普、南、徑、清作「優婆塞」。

一 五六四頁中四行第六字「昨」，資、磧、普、南、徑、清作「作五百祭具所以然者佛母」。

一 五六四頁中六行「哀涕」，資作「哀嗥」。

一 五六四頁中八行第三字「也」，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四頁中一五行「而曰」，資、磧、普、南、徑、清作「而言曰」。

一 五六四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志」，諸本作「建志」。

一 五六四頁中二一行「皆來赴」，資、磧、普、南、徑、清作「來趣」。

一 五六四頁下一行第一三字「起」，諸本作「佛起」。

一 五六四頁下六行第五字「惠」，資、磧、普、南、徑、清作「怒」。

一 五六四頁下七行第一二字「爲」，

一 資、磧、普、南、徑、清作「身興」。

一 五六四頁下一二行夾註左第七字「舉」，資、磧、普、南、徑、清作「舉」。

同行「躬自」，資、磧、普、南、徑、清作「親自」。

一 五六四頁下一三行夾註右「沙門王」，資、磧、普、南、徑、清作「沙門王等」。同行左「以然者」，諸本作「所以然者」。

一 五六四頁下一五行夾註右行「神擔」，資、磧、普、南、徑、清作「神往梅檀林取」。

一 五六四頁下一九行末字「舉」，麗作「舉」。

一 五六四頁下二〇行末字「也」，諸本作「人也」。

一 五六四頁下二一行首字「釋」，資、磧、普、南、徑、清作「釋迦」。

一 五六五頁上三行第一三字「種」，資、磧、普、南、徑、清作「吾」。

一 五六五頁上八行第四字「懷」，資、磧、普、南、徑、清作「生」。

一 五六五頁上一二行「與相」，資、磧、普、南、徑、清作「與共相」。

一 五六五頁上一五行末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又白王言」。

一 五六五頁上一七行「此女」，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女已」。

一 五六五頁上一八行「時此夫人到此」，資、磧、普、南、徑、清作「未經」。

一 五六五頁上一八行「懷身」，諸本作「懷妊」。

一 五六五頁上二一行至二二行「集諸相師……大王」，諸本無。

一 五六五頁上末行「立名」，資、磧、普、南、徑、清作「立字」。

一 五六五頁中四行「諸使」，資、磧、普、南、徑、清作「使諸」。同行「大

象」，資、磧、普、南、徑、清作「大白象」。同行「釋家」，資、磧、普、南、

徑、清作「釋種」。

一 五六五頁中五行第四字「言」，資、磧、普、南、徑、清作「家而白言曰」。

一 五六五頁中九行「迦毗羅」，資、磧、普、南、徑、清作「迦毗羅衛」。

一 五六五頁中一二行第二字「請」，資、磧、普、南、徑、清作「往請」。同

行第一三字「令」，資、磧、普、南、徑、清作「當令」。

一 五六五頁中一三行至一四行「是時」，資、磧、普、南、徑、清作「時諸」。

一 五六五頁中一九行「入座」，資、磧、普、南、徑、清作「入中坐」。

一 五六五頁中二〇行第一三字「後」，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後」。

一 五六五頁中二二行「罵我」，資、磧、普、南、徑、清作「捉我」。

一 五六五頁下三行第五字「至」，資、磧、普、南、徑、清作「往至」。

一 五六五頁下四行「釋所毀辱」，資、磧、普、南、徑、清作「諸釋所毀辱

不」。

一 五六五頁下一四行「樹枝」，資、磧、普、南、徑、清作「枝葉」。

一 五六五頁下一九行「復集兵詣」，
資、磧、普、南、徑、清作「復更集兵
復詣」。

一 五六六頁上三行「語目連」，資、磧、
普、南、徑、清作「語目連曰」。

一 五六六頁上六行「不也世尊」，資、
磧、普、南、徑、清作「世尊我不堪
任」。

一 五六六頁上八行「願聽許以」，資、
磧、普、南、徑、清作「唯願聽許能
以」。

一 五六六頁上一三行首字「復」，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六頁上末行第三字「普」，諸
本作「並」。

一 五六六頁中五行「城外」，資、磧、
普、南、徑、清作「城外住」。

一 五六六頁中六行末字「之」，資、磧、
普、南、徑、清作「汝」。

一 五六六頁中八行「門外」，資、磧、
普、南、徑、清作「城外」。

一 五六六頁中九行第四字「至」，資、

磧、普、南、徑、清作「往至」。
一 五六六頁中一〇行「衆人」，資、磧、
普、南、徑、清作「人衆」。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三行「釋種」，資、磧、
普、南、徑、清作「釋種等」。

一 五六六頁中一四行第八字「釋」，
諸本作「諸釋」。

一 五六六頁中一五行「年幼小兒」，
資、磧、普、南、徑、清作「汝年幼
小」。

一 五六六頁中一七行第四字「虫」，
資、磧、普、南、徑、清作「一虫蟻
命」。同行「人命」，資、磧、普、南、
徑、清作「人」。

一 五六六頁中二〇行「汝去」，資、磧、
普、南、徑、清作「汝速出去」。

一 五六六頁下二行「受用」，諸本作
「受困」。

一 五六六頁下五行第二字「然」，諸
本作「然後」。同行「蹈然」，資、磧、
普、南、徑、清作「踏殺」。

一 五六六頁下七行「五百」，資、磧、

普、南、徑、清作「取五百」。
一 五六六頁下八行首字「臣」，資、磧、
普、南、徑、清作「臣等」。

一 五六六頁下一六行首字「西」，資、
磧、普、南、徑、清作「南」。同行「從
南門出還從」，資、磧、普、南、徑、
清作「或從南門出還」。

一 五六六頁下一七行「急在」，諸本
作「隱在」。

一 五六六頁下二〇行第一二字「方」，
資、磧、普、南、徑、清作「方生」。

一 五六七頁上一行「繞迦毗羅越城」，
資、磧、普、南、徑、清作「繞迦毗羅
衛城」；麗作「燒迦毗羅越城」。

一 五六七頁上六行第八字「故」，諸
本作「何故」。

一 五六七頁上一行首字「通」，資、
磧、普、南、徑、清作「通耶」。

一 五六七頁上一六行末字「徐」，資、
磧、普、南、徑、清作「小徐」。

一 五六七頁上二〇行「大王」，資、磧、
普、南、徑、清作「大王可入小停駕」。

時流離王」。

一 五六七頁上二一行第五字「種」，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中五行「於此」，資、磧、
普、南、徑、清作「於此生亦從此」。

同行「受此」，諸本作「今受此」。

一 五六七頁中六行首字「痛」，資、磧、
普、南、徑、清作「痛極苦」。

一 五六七頁中九行第八字「來」，資、
磧、普、南、徑、清作「來到其邊」。

一 五六七頁中一〇行首字至一三字
「釋……顧」，資、磧、普、南、徑、清
作「世尊」。同行「世尊」，麗作「在
世尊」。

一 五六七頁中一二行第九字「此」，
資、磧、普、南、徑、清作「諸」。

一 五六七頁中一三行第二字「告」，
資、磧、普、南、徑、清作「而語」。

一 五六七頁中一五行第三字「悉」，
資、磧、普、南、徑、清作「自」。

一 五六七頁中一六行至一七行「自
塵垢」，資、磧、普、南、徑、清作「塵
垢即」。

垢即」。

一 五六七頁中一九行「炯然」，資、磧、
普、南、徑、清作「洞然」。

一 五六七頁中二二行第六字「更」，
資、磧、普、南、徑、清作「皆更」。

一 五六七頁下四行「沒滅汝等觀」，
資、磧、普、南、徑、清作「滅沒汝等
可觀」。

一 五六七頁下五行第六字「來」，資、
磧、普、南、徑、清作「未」。同行第一三字

「諸」，資、磧、普、南、徑、清作「知」。

一 五六七頁下六行第三字「語」，資、
磧、普、南、徑、清作「語言」。

一 五六七頁下六行至七行「白王王
勿」，資、磧、普、南、徑、清作「尋白
王言大王勿生」。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三行「及兵衆盡」，資、
磧、普、南、徑、清作「及諸兵衆」。

一 五六七頁下一六行「種兵」，資、磧、
普、南、徑、清作「兵衆」。

一 五六七頁下一七行第一〇字「諸」，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七頁下二〇行「釋種昔」，資、
磧、普、南、徑、清作「諸釋昔日」。

一 五六七頁下末行及次頁上一行「一
斗」，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升」。

一 五六八頁上四行末字「各」，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八頁上五行第九字「人」，資、
磧、普、南、徑、清作「中」。

一 五六八頁上八行第一〇字「有」，
資、磧、普、南、徑、清作「有一」。

一 五六八頁上九行「七日」，諸本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〇行第三字「在」，
資、磧、普、南、徑、清作「在於」。

一 五六八頁上一二行第九字「余」，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八頁上一六行第五字「時」，
資、磧、普、南、徑、清作「爾時」。

一 五六八頁上一九行第三字「謂」，
諸本作「諸」。

一 五六八頁上二〇行夾註右「大同」，
資、磧、普、南、徑、清作「與此大
同」。同行右第一四字「滅」，資、磧、

普、南、徑、清作「滅諸」。同行左末字「答」，資、磧、普、南、徑、清作「答言」。

一 五六八頁上二一行夾註左「却後興矣」，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六八頁上二二行夾註左第九字「按」，諸本作「穰」。

一 五六八頁上末行夾註右「身黑」，資、磧、普、南、徑、清作「身腫」；麗作「身裏」。同行左「或在水中死」，資、磧、普、南、徑、清作「或於水中死者」。

一 五六八頁中一行夾註右「夜物鳴聚居」，資、磧、普、徑、清作「夜魅鳴聚居宮」；南、麗作「夜物鳴聚居宮」。

一 五六八頁中二行夾註右「妙陽」，諸本作「如湯」。同行「或云……乘船」，資、磧、普、南、徑、清作「或言投山者或言投川者王遂乘船」；麗作「或云投山或言投川王遂乘船」。五六八頁中三行夾註右「船上」，

資、磧、普、南、徑、清作「船服上」。同行左「亡絕」，諸本作「竿絕」。同行左「斃王」，諸本作「弊王」。

一 五六八頁中五行夾註右「在岸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在岸上者」。同行右末字「名」，資、磧、普、南、徑、清作「名曰」。

一 五六八頁中六行夾註右第六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甚」。同行「佛言今」，資、磧、普、南、徑、清作「言」。同行左第四字「攻」，資、磧、普、南、徑、清作「征」。同行左「三方便」，資、磧、普、南、徑、清作「四方便」。

一 五六八頁中七行夾註右首字及第七字「國」，資、磧、普、南、徑、清作「國人」。同行右「虛空中」下，資、磧、普、南、徑、清有「二者舉舍夷國中人著海中」。同行「二者」，資、磧、普、南、徑、清作「三者」。同行左「三者」，資、磧、普、南、徑、清作「四者」。

一 五六八頁中八行夾註左「有智」，資、磧、普、南、徑、清作「有是智」。

一 五六八頁中九行夾註右「七不」，資、磧、普、南、徑、清作「七不可」。

一 五六八頁中一〇行夾註右「不能」，資、磧、普、南、徑、清作「不得」。同行左「此宿」，資、磧、普、南、徑、清作「此四宿」。同行「礼已」，資、磧、普、南、徑、清作「禮佛」。

一 五六八頁中一一行夾註左「四千人盛著鉢」，資、磧、普、南、徑、清作「四五百人盛著鉢」。同行「著鉢」，麗作「著鉢中」。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二行夾註左「告曰」，資、磧、普、南、徑、清作「高曰」。

一 五六八頁中一三行夾註右「琉璃」，資、磧、普、南、徑、清作「流離王」。

一 五六八頁中一四行夾註右「答曰往」，資、磧、普、南、徑、清、麗作「答曰未往」。同行左「見中」，諸本作「見鉢中」。

一 五六八頁中一五行夾註左至一六

行右「業熟……免也」，資、磧、普、南、徑、清作「有業定也」。

一五六八頁中一六行夾註右「無央」，
資、磧作「無殃」。同行左末字「證」，
資、磧、普、南、徑、清作「果」。

一五六八頁中一八行第八字「累」，
資、磧、普、南、徑、清作「經累」。

一五六八頁中末行「卷第二」，資、磧、普、南、徑、清作「卷第七」。

釋迦從弟調達出家緣記第十

出中本起經

是時父王往詣佛所見迦葉千人形體至陋每心不平此等比丘雖復心精無表容貌當勸宗室樂無爲者令作沙門擇取端正即令宗族明日會殿受命即到王告宗室曰阿夷相言佛不出家當作聖王君四方天下左右侍從率當端正今諸弟子類無姿觀欲聘有道儀容足者充備僧數光暉世尊咸言大善聽令歡喜乞退嚴辦七日乃行調達便告行者吾等王者子弟今棄世榮出家居道整頓服飾極世之妙象馬車乘價直萬金其日嚴出觀者填路調達冠幘自然墮地衢和離所可乘象四脚布地而作鳥鳴相工占曰餘皆得道一人不吉俱詣佛所求作沙門剛強降伏莫不樂受調達亦名提婆達多齊言天熱以其生時人天心皆忽驚熱故因爲名增一阿含經云提婆達兜白佛言願聽在道次佛言汝宜在家分檀惠施夫爲沙門實爲不易

復再三白復告不宜出家提婆達兜便生惡念此沙門懷嫉妬心我今宜自剃頭善修梵行何用是沙門爲提婆達兜後犯五逆罪惡心欲至如來所適下足在地地中有大火風起生繞提婆達兜身爲火所燒便發悔心稱南無佛然不究竟適得稱南無便入地獄中阿難悲泣言提婆達在地獄中爲經幾時佛言經一大劫命終生四天王上展轉至他化自在天經六十劫不墮三惡趣最後受身成辟支佛名曰南無由命終之時稱南無故時大目犍連言我欲至阿鼻獄中見提婆達慰勞慶賀佛言阿鼻罪人不解人間音響目連白言我解六十四音當以此音往語彼人目連如屈伸臂頃至阿鼻獄上虛空中曰提婆達兜獄卒曰此間亦有拘樓素佛迦葉佛時提婆達兜今命何者目連曰吾命釋迦文佛叔父兄提婆達兜獄卒燒炙彼身使令覺悟曰汝仰觀空中見大目連坐寶蓮華語目連曰尊者何由屈此目連曰如來記汝欲害世尊緣入阿鼻最後成辟支佛號名南無提婆

壁六

十六

達聞已歡喜言我今日以右脅卧阿鼻獄中經歷一劫終無勞倦目連復問苦痛有增損乎提婆達報以熱鐵輪轉我身壞復以鐵杵咬咀我形有黑暴象蹈蹋我體復有火山來鎮我面昔日袈裟化爲銅鑠極爲熾然今寄頭面禮世尊足復禮尊者阿難目連即攝神足還世尊所大智論稱提婆達弟子俱迦離謗舍利弗及目犍連命終墮蓮華地獄中即衢和離也祐拾檢調達之歷緣也亟爲戚屬恒結仇讎豈以標明善惡影響秘教乎是故經言若言提婆達多造逆罪墮阿鼻者無有是處斯乃諸佛境界非二乘所測也

釋迦從弟阿那律跋提出家緣記第十一

無德律

釋種兄弟二人一名摩訶男一名阿那律阿那律者其母愛念常不離目前與作三時殿姝女娛樂摩訶男言諸釋多出家而我一門獨無兄營家業弟當出家若不能者弟營家業兄當出家那律以家事煩碎遂欲出家往白其母乞求出家乃至三反母不聽許種種

方便斷之以釋種有跋提其母愛重必不聽壁六 十七
出家便言若跋提出家者當聽汝耳那律便
求跋提跋提不許復種種方便云我今出家
一由汝耳跋提遂許還求其母其母亦不許
復作方便言若阿那律母許兒者當聽汝耳
遂兩彼許跋提言且當七年受五欲樂然後
出家那律言人命無常難可得保不宜淹留
更求一年乃至七日那律許之過七日已釋
子等八人及優波離第九各好莊嚴乘寶象
馬出迦毗羅衛齊至其界脫其寶衣以象馬
付優波離令還語言汝常依我等以自存活
今者出家以此寶衣大象相遺與自資生遂
便前去優波離思惟亦欲隨出家便即以寶
衣等懸著樹上念言其有來取之者與之於
是便共至佛所求索出家言我父母已許願
聽出家乞先度優波離何以故以除我等憊
慢心故爾時世尊先度優波離次度那律次
度跋提次更度難提次度金毗羅次度難陀
等六人優波離受大戒最爲上座時有大上
座名毗羅茶別度阿難陀餘次上座度跋難

陀及調達時跋提獨在樹下塚間思惟夜分
過已高聲稱言甚樂其邊比丘白佛佛呼跋
提問何故自言甚樂耶跋提言我本在家時
內外常以刀杖而自衛護猶有恐懼念念憂
畏今獨塚間無有恐懼身毛不豎我念出離
之樂故稱甚樂佛言善哉
祐以爲俗滯難啓而法緣易感二釋斬道尅
意實深故始也互塞終然兩開矣夫苦逼不
生是謂至樂林下之唱豈外適哉

釋迦從弟孫陀羅難陀出家緣記第十二普出 壁六 十八
佛在迦維羅竭國尼拘類園將侍者阿難入
城乞食童子難陀在高樓上遙見即下來至
佛所作禮白言如來之姓轉輪聖王何爲自
辱持鉢乞食自取佛鉢入家內盛甘美飲食
佛即還尼拘類園即語侍者難陀若出勿自
取鉢勸語難陀躬自送來難陀受教從後送
鉢婦出語言速還勿久須還乃食前進未久
重更遣信時還勿停所以鄭重恐出家故難
陀至佛所手自奉鉢唯願時受今欲還家佛
告難陀卿已至此今宜剃除鬚髮服三法衣
何爲欲還是時如來以威神力逼迫難陀度
令出家閉在靜室久久之後次第當直難陀
歡喜我今當直事因此閑暇逃走還家是時
難陀隨所應作事事不闕天神侍衛難陀汲
水至滿自然醜棄淨地之中草土更滋關閉
門戶戶自然開難陀自念我家王種多饒財
寶設有漏失即可償之今當竊隨小徑還家
行大塗者儻值如來即脫三法衣更被餘衣
而去行未經時正值如來奔趣大樹欲自隱

身佛神力故樹神拔樹懸在虛空難陀入樹根處隱蔽自身如來尋往問言何爲至此默然慚愧佛再三告汝欲何趣難陀言暫欲還家與婦相見佛告難陀夫人學道貪著欲心不顧後世燒身之禍我今將汝天上遊觀宜自專心勿懷恐怖佛以神力接至天上見一宮殿衆寶莊嚴玉女營從不可稱計唯無夫主難陀問佛此何天宮種種娛樂快樂昔所未見而無夫主唯願說之佛告難陀汝可自問難陀奉教自往問之天女答曰汝不知乎迦維羅竭國釋迦文佛並父弟難陀後當生此爲我夫主難陀聞之密自歡喜還至佛所具以白佛佛告難陀快修梵行如是不久當來至此受福自然是時世尊復以神力接引難陀將至地獄路經鐵圍山表見瞎獼猴佛問難陀汝婦孫陀利何如瞎獼猴難陀白佛止止勿復說此孫陀利者女中英妙百千萬倍豈得類乎佛言以孫陀利比諸天女亦億千萬倍不可爲比於是世尊復接難陀徧至地獄見種種苦痛有一大鑊獄卒圍繞湯沸

火熾不見罪人難陀白佛是何人獄不見罪人佛言汝自問之難陀往問獄卒報言閻浮利地真淨王家兒得成佛道並父弟甘露王兒名曰難陀爲人放逸姪欲情多自恃豪族輕忽萬民彼命終後當來此中難陀聞已衣毛皆豎顏色變異往趣世尊白言唯然大師三界大護今觀此變倍懷恐懼求離地獄願說泥洹爾時世尊漸與難陀說微妙法安處無爲令至道場

雜寶藏經云佛在迦毗羅衛國入城乞食到難陀舍會值難陀與婦作糝香塗眉間聞佛門中欲出外看婦共要言出看如來使我額上糝未乾頃便還入來難陀即出見佛作禮取鉢向舍盛食奉佛佛不爲取過與阿難阿難亦不爲取阿難語言汝從誰得鉢還與本處於是持鉢詣佛至尼拘樓精舍佛即勅剃師與難陀剃髮難陀不肯怒拳而語剃髮人言迦毗羅衛一切人民汝今盡可剃其髮也佛問剃髮者何以不剃答言畏故不敢爲剃佛共阿難自至其邊難陀長故不敢不剃雖

得剃髮恒欲還家佛常將行不能得去後於一日次守房舍而自歡喜今日得便可還家去待佛衆僧都去之後我當還家佛入城後作是念言當爲汲水令滿澡鉢然後還歸尋時汲水一鉢適滿一鉢復翻如是經時不能滿鉢便作是言俱不可滿使諸比丘來還自汲我今但著鉢屋中而棄之去即閉房門適一扇閉一扇復開適閉一戶一戶復開更作是念俱不可閉就置而去縱使失諸比丘衣物我饒財寶足有可償即出僧房而自思惟佛必從此來我則從彼異道而去佛知其意亦異道來遙見佛來大樹後藏樹神舉樹在虛空中露地而立佛見難陀將還精舍而問之言汝念婦也答言實爾即將難陀向阿那波山上又問難陀汝婦端正不答言端正山中有一老瞎獼猴又復問言汝婦孫陀利面首端正何如此獼猴也難陀懊惱便作念言我婦端正人中少雙佛今何故以我之婦比瞎獼猴佛復將至忉利天上徧諸天宮而共觀看見諸天子與諸天女共相娛樂見一宮

中有五百天女無有天子尋來問佛佛言汝自往問難陀往問言諸宮殿中盡有天子此中何以獨無天子諸女答言閻浮提內佛弟難陀佛逼使出家以出家因緣命終當生於此天宮爲我天子難陀答言即我身是便欲即住天女語言我等是天汝今是人還捨人壽更生此間便可得住便還佛所以如上事具白世尊佛語難陀汝婦端正何如天女難陀答言比彼天女如瞻彌猴比於我婦佛將難陀還閻浮提難陀爲欲生天故勤加持戒

阿難爾時爲說偈言

譬如羯羊鬪 將前而更却 汝爲欲持戒

其事亦如是

佛將難陀復至地獄見諸鑊湯悉皆煮人唯見一鑊炊沸空停怪其所以而來問佛佛告之言汝自往問難陀即往問獄卒言諸鑊盡皆煮治罪人此鑊何故空無所煮答言閻浮提內有如來弟名爲難陀以出家功德當得生天以欲罷道因緣之故天壽命終墮此地獄是故我今炊鑊而待難陀難陀恐怖畏獄

壁六

三十二

卒留即作是言南無佛陀南無佛陀唯願將我擁護還至閻浮提內佛語難陀汝勤持戒修汝天福難陀答言不用生天今唯願我不墮此獄佛爲說法一七日中成阿羅漢諸比丘歎言世尊出世甚奇甚特佛言非但今日乃往過去亦復如是諸比丘言過去亦爾其事云何請爲我說佛言昔迦尸國王名曰滿面比提希國有一姪女端正殊妙爾時二國常相怨嫉傍有佞臣向迦尸王歎說彼國有姪女端正世所希少王聞是語心生惑著遣使從索彼國不與重遣使言求暫相見四五日間還當發遣時彼國王約勅姪女汝之姿態所有伎能好悉具備使迦尸王惑著於汝須臾之間不能遠離即遣令去經四五日尋復喚言欲設大祀須得此女暫還放來後當更遣時迦尸王即遣歸還大祀已訖遣使還索答言明日當遣既至明日亦復不遣如是妄語經歷多日王心惑著單將數人欲往彼國諸臣勸諫不肯受用時仙人山中有獼猴王聰明博達多有所知其婦適死取一雌獼

壁六

三十三

猴諸獼猴衆皆共瞋訶責此姪獼猴衆所共有何緣獨當時獼猴王將雌獼猴走迦尸國投於王所諸獼猴衆皆共追逐既到城內發屋壞墻不可料理迦尸國王語獼猴王言汝今何不以此雌獼猴還諸獼猴獼猴王言我婦死去更復無婦王今云何欲使我歸王語之言今汝獼猴破亂我國那得不歸獼猴王言此事不好耶王答言不好如是再三王故言不好獼猴王言汝宮中有八萬四千夫人汝不愛樂欲至敵國追逐姪女我今無婦唯取此一汝言不好一切萬姓視汝而活爲一姪女云何捐棄大王當知姪欲之事樂少苦多猶如逆風而執熾炬愚者不放必見燒害欲爲不淨如彼屎聚欲現外相薄皮所覆欲無反復如屎塗毒蛇欲如怨賊詐親附人欲如假借必當還歸欲爲可惡如廁生華欲如芥瘡而向於火把之轉劇欲如狗齒枯骨涎唾共合謂爲有味唇齒破盡不知厭足欲如渴人飲於鹹水逾增其渴欲如段肉衆鳥競逐欲如魚獸貪味至死其患甚大爾時獼猴王

者我身是也爾時王者難陀是也爾時婬女者孫陀利是也我於爾時欲淤泥中拔出難陀今亦拔其生死之苦

釋迦譜卷第六

釋迦譜卷第六(別本)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七七頁上一行「從弟」，資、磧、

普作「從兄」。

一 五七七頁上一四行「一人」，資、磧、

普作「二人」。

一 五七八頁上一〇行第八字「至」，

資、磧、普無。

一 五七八頁下七行末字「自」，資、磧、

普作「復」。

一 五七八頁下一一行「奉鉢」，資、磧、

普作「授鉢」。

一 五七九頁上六行首字「自」，資作

「目」。

一 五七九頁中六行「大師」，資、磧、

普作「天師」。

一 五七九頁中一一行第一一字及一

三行第二字「糝」，資、磧、普作

「莊」。

一 五七九頁中末行第一一字「長」，

資、磧、普作「畏」。

一 五七九頁下二行第一二字「日」，

資、磧、普作「真」。

一 五八〇頁中一三行第五字「能」，

資、磧、普作「耐」。

釋迦譜卷第七

壁七

蕭齊釋僧祐譯

釋迦子羅云出家緣記第十三

出未曾有經

爾時世尊告目犍連汝今往彼迦毗羅城問訊我父閱頭檀王并我姨母波闍波提及三叔父斛飯王等因復慰喻羅睺羅母耶輸陀羅今割恩愛放羅睺羅令作沙彌修習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歡樂須臾死墮地獄母之與子各不相知窈窕冥冥永相離別受苦萬端後悔無及羅睺羅得道當還度母永絕生老病死根本得至羅漢如我今也目連受命屈伸臂頃到迦毗羅淨飯王所而白王言世尊慈懃致問無量起居輕利氣力安不及太夫人波闍波提并三叔父斛飯王等問訊起居亦復如是時耶輸陀羅聞佛遣使來至王所未知意趣即遣青衣令參消息青衣還白世尊遣使取羅睺羅度為沙彌耶輸陀羅聞是消息將羅睺羅登上高樓約勅監官關閉門閤悉令堅牢時大目連既到宮門不能得入又無人通即以神力飛上高樓至耶輸陀

羅座前而立耶輸陀羅見目連來憂喜交集迫不得已即起禮拜勅為數座請目連坐問目連曰世尊無恙教化衆生不勞神也遣上人來欲何所為目連白曰太子羅睺年已九歲應令出家修學聖道所以者何母子恩愛少時如意一旦命終墮三惡道恩愛離別窈窕冥冥母不知子子不知母羅睺得道當還度母永度生老病死憂患得至涅槃如佛今也耶輸陀羅答目連曰釋迦如來為太子時娶我為妻奉事太子如事天神曾無一失共為夫婦未滿三年捨五欲樂騰越宮城逃至王田王身往迎違戾不從返遣車匿白馬令還自要道成誓願當歸被鹿皮衣譬如狂人隱居山澤勤苦六年得佛還國都不見親忽忘恩舊劇於路人使我母子守孤抱窮今復遣使欲求我子為其眷屬何酷如之太子成道自言慈悲慈悲之道應安樂衆生今反離別人之母子苦中之甚莫若恩愛離別之苦以是推之今別人母子何慈之有目連曰還向世尊宣我所陳時大目連更以方便種

種諫喻曉耶輸陀羅而耶輸陀羅絕無聽意辭退還到淨飯王所具宣上事王聞是已即告夫人波闍波提我子悉達遣目連來迎取羅云欲令入道修學聖法耶輸陀羅女人愚癡未解法要心堅意固纏著恩愛情無縱捨卿可往彼重陳諫之令其心悟時太夫人即便將從五百青衣至其宮中隨宜諫喻反覆再三耶輸陀羅猶故不聽白夫人曰我在家時八國諸王競來見求父母不許所以者何釋迦太子才藝過人是故父母以我配之太子爾時知不住世出家學道何故慙懃苦求我耶夫人取婦正為恩好聚集歡樂萬世相承子孫相續紹繼宗嗣世之正禮太子既去復求羅睺欲令出家永絕國嗣有何義哉爾時夫人聞是語已默然無言不知所云爾時世尊即起化人空中告言耶輸陀羅汝頗憶念往昔世時誓願事不我當爾時為菩薩道以五百金錢從汝買得五莖蓮華上定光佛時汝求我世所生共為夫妻我不欲受即語汝言我為菩薩累劫行願一切布施不逆

人意汝能爾者聽爲我妻汝立誓言世所
生國城妻子及與我身隨君施與誓無悔心
而今何故愛惜羅睺不令出家學聖道也耶
輸陀羅聞是語已霍然還識宿業因緣事事
明了如昨所見愛子之情自然消歇遣喚目
連懺悔辭謝捉羅睺手付囑目連與子離別
涕淚交流爾時羅睺見母愁苦長跪合掌前
白母言願母莫愁羅睺今往定省世尊尋爾
當還與母相見時淨飯王爲欲安慰耶輸陀
羅令其喜故即集國中豪族而告之言金輪
王子今當往彼舍婆提國從佛出家學道願
卿人人各遣一子隨從我孫咸皆奉命即時
合集有五十人隨從羅睺往到佛所頭面作
禮佛使阿難剝羅睺頭及其五十諸公王子
悉令出家命舍利弗爲其和尚大目犍連作
阿闍梨授十戒法便爲沙彌爾時佛子羅云
等五十沙彌聞佛說彼扇提羅等罪報因緣
扇提羅等皆爲比丘
宿緣罪報文繁不載甚大憂懼即各頭面禮
佛白言世尊今聞說此扇提羅等甚懷怖懼
所以者和尚舍利弗大智福德國中供養

最上甘珍小兒愚癡無有福德食人如是妙
好飲食後世當受苦果如扇提羅是故我等
實懷憂慮願佛垂哀賜聽我屬捨道還家冀
免罪咎爾時世尊告羅睺羅汝今畏罪還家
求離苦者是事不然何以故譬如二人乏食
四飢餓忽遇主人爲設種種肥濃美味其人飢
餓貪食過飽然此二人一者有智一者愚癡
有智之人自知食過身體沉重頻伸欠去即
詣明醫請除苦患良醫即賜摩檀提藥令其
服之吐宿食已今近暖火禁節消息得免禍
患終保年壽其無智者不知食過謂是鬼魅
殺生祠祭欲求濟命腹中宿食遂成生風絞
切心痛因是死亡生地獄中佛告羅睺羅汝
畏罪還家如彼無智愚癡人也汝先有善根
因緣遭值我時如彼明醫能濟苦患而得不
死汝今何爲捨明入闇羅睺白言世尊諸佛
智慧猶如大海羅睺等心猶如毫末豈能受
持如來智慧佛告羅睺如天雨滴後不及前
雖不相及能滿大器修學智慧亦復如是從
小微起終成大器如是展轉滿無量器是則

自利利人名爲大士如我今也羅睺羅等聞
佛說已心開意解普耀經云佛還入宮坐於
殿上俱夷勢羅雲來稽首佛足瞻對問訊時
王僚屬皆懷沉疑太子捐國十有二年何從
生子佛語父王告諸羣僚俱夷守節貞潔清
五無瑕疵設王不信今當現證於時世尊化諸
衆僧皆使如佛羅云年始七歲俱以指
印信環與羅睺言是汝父者以此與焉羅云
應時直前詣佛以印信環而授世尊王及羣
臣咸皆欣踊稱言善哉真佛子也佛語父王
及諸臣曰從今已後無復懷疑此吾之子緣
吾化生勿欲俱夷王得道證俱夷持戒淨修
梵行彌沙塞律云佛往到淨飯王宮時羅睺
羅母將羅睺羅在高樓上遙見佛來語言汝
見彼沙門不答言見又語言彼是汝父可往
索父餘財佛既入宮於中庭露地坐羅睺羅
馳下趣佛頭面禮足住佛影中白言是影甚
樂願佛與我父餘財佛言汝審欲得不答言
欲得佛便將還告舍利弗汝可度之舍利弗
即度出家爲受沙彌戒時淨飯王聞已度羅

釋迦譜卷第七（別本）

校勘記

一 底本，清藏本。

一 五八二頁上二行末字「誤」，資、磧、普作「撰」。

一 五八二頁下一八行「金錢」，資作「銀錢」。

一 五八三頁下七行「七歲」，資作「十歲」。

睺羅便大懊惱出詣佛所白言佛昔出家尚有難陀不能令我如今懊惱難陀已復出家餘情所寄唯在此子今當出家家國大計永為斷絕子孫之愛徹過骨髓如何比丘輒度他子願佛從今勅諸比丘父母不聽不得為道佛即為王說諸法竟集諸比丘立制父母不聽不得出家受戒祐尋此律所說羅睺羅出家緣與未曾有經事緣大異者由於爾時對情不同故復兩存焉祐尋釋族為盛雲布赤澤雖法俗或殊而獲道斯同難陀棄榮欲以從道羅云捨輪王位而襲法梅檀圍繞龍象成羣靡親靡疎隨應而度調御之美於茲可見



釋迦譜卷第三

梁沙門釋僧祐撰

彩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釋迦駿瓜塔緣記第二十一

釋迦天上四塔記第二十二

優填王造釋迦栴檀像記第二十三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

阿育王弟出家造釋迦石像記第二十五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

釋迦竹園精舍緣記第十九 出曇元德律

摩竭王瓶沙作如是念世尊若初來

所入處便當布施作僧伽藍時王舍

城有迦蘭陀竹園最為第一時佛知

王心念即往竹園王遙見世尊來即

便下為取為上褥疊為四重敷已白

佛言願坐此座世尊即就座而坐時

瓶沙王捉金澡瓶授水與佛白言此

王舍城迦蘭陀竹園最為第一今以

奉施願慈納受佛告王言汝以此園

施佛及四方僧何以故若是佛所有

若園若房若衣鉢等物一切天人魔

梵沙門婆羅門无能使用者悉應恭敬

如塔寺法即如佛言我今以此竹園施

佛及四方僧願慈愍故為我納受時

世尊說偈勸喻瓶沙王即勅巧匠即

日營立堂房樓閣彫文刻鏤寶物莊

嚴通水造橋泉井給施願常受用使

福無盡

竹園冬夏常茂亦名為寒林也中本起

可憐我園施與及乳佛若先至奉佛及僧悔恨前

施亦為棄捐長者望心則不安帝先福退連福德

應合大恩將軍名曰半師承佛神旨如其心念即

出問又推逐及乳佛無恥不應止此鬼師奉教

施打尼捷搜器物及乳驚怖馳走而言此何惡人

暴害乃令鬼師答曰長者迦蘭陀當持竹園作佛結

舍大恩將軍半師見勅逐汝輩耳明日且乳共詣小

名深責何故改施今吾等類被行委頓不謂長者見

因如此迦蘭陀心中喜悅吾願遂矣佛聖廣覆照

我至心即答及乳此諸鬼師強暴貪瞋懼必作官

不如安去車求其安及乳勤恨即日悉去長者歡喜

諸三精舍僧房座具眾嚴都畢行詣樹下諸佛及僧

眾皆受施心願一時大化普濟靡不欣樂又菩薩藏

經云阿難我今於此竹園中轉此菩薩藏經不退

轉一切眾生疑阿難過去諸佛亦於此皆虛空地

分說是不發貪欲瞋恚愚癡阿難如來往諸諸結

此竹園不發貪欲瞋恚愚癡阿難如來往諸諸結

竹園畜生入者不發瞋恚欲眾鳥入者不鳴聲竭

瓶沙王頂大王者初發心與諸姊妹女入此園中

文相娛樂入已自覺心无輕欲娛樂戲事諸姊

女眾亦皆自覺心无有欲不樂戲樂時王出喜

每作是念我世有佛出於我國當以是園奉上

於佛佛於中住我當聞法何以故可供養者難

住此園非五欲人所住我住是園无他樂故

此毒若住其中无復毒心亦是竹園不共功德

釋迦祇洹精舍緣記第二十 出賢愚經

舍衛國王波斯匿有一大臣名曰須

達居家巨富財寶無限好喜布施賑

釋迦經卷第三 第三張 彩字

濟貧乏及諸孤老時人因行為其立
号名給孤獨尔時長者生七男兒年
各長大為其納娶次第至六其第七
兒端正殊異偏心愛念當為娶妻欲
得極妙容姿端正有相之女為兒求
之即語諸婆羅門言誰有好女相貌
備足當為我兒往求索之諸婆羅門
便為推覓展轉到王舍城城中有一
大目名曰護弥財富無量信於三寶
時婆羅門到家從乞國法施人要令
童女持物布施護弥長者時有一女
威容端正顏色殊妙即持食出施婆
羅門婆羅門見心大歡喜我所覓者
今日見之即問女言何人來求索汝
不答言未也問言女子汝父在不其
女言在婆羅門言語令出外我欲見
之與共談語時女入內白其父言外
有客人欲得相見父便出外時婆羅
門問說起居安和善告舍衛國王有
一大目字曰須達輔相識不答言未
見但聞其名報言知不是人於彼舍
衛國中第一富貴汝於此間富貴第
一須達有兒端正殊妙卓略多奇欲

釋迦經卷第五 第四張 彩字

求君女為可尔不答言可尔值有估
客欲至舍衛時婆羅門作書因之送
與須達具陳其事須達歡喜詣王求
假為兒娶婦王即聽之大載珍寶趣
王舍城於其道次極濟貧乏到王舍
城至護弥家為兒求妻護弥長者歡
喜迎送安置敷具暮宿其舍家內
搖搖辦具飲食須達念言今此長者
大設供具欲作何等將請國王太子
大目長者居士營姻親戚設大會耶
思惟所以不能了知而問之言長者
今暮躬自執勞經理事務施設供具
為欲請王太子大目答言不也欲設
姻親戚會耶答言請佛及比丘僧於
時須達聞佛僧名嗇然毛豎如有所
得心情悅豫重問之言云何名佛願
解其義長者答言汝等聞乎淨飯王
子厥名悉達其生之日天降瑞應三十
有二万神侍衛即行七步舉手而
言天上天下唯我為尊身黃金色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應王金輪典四天
下見老病死苦不樂在家修道六年
苦行得一切智盡結成佛降諸魔衆

釋迦經卷第三 第五張 彩字

十八億万号曰能仁十力无畏十八不
共光明照耀三達遐鑒故号佛也須
達問言云何名僧護弥答言佛成道
已梵天勸請轉妙法輪至波羅捺鹿
野苑中為拘隣五人轉四真諦漏盡
結解便成沙門六通具足四意七覺
八道悉練上虛空中八万諸天得須
陀洹无量天人發无上道意次度鬱
卑迦葉兄弟千人漏盡意解也其
五人次第得度舍利弗目連徒衆五
百亦得應真如是之等神足自在能
為衆生良祐福田故名僧也須達聞
說如此妙事歡喜踊躍感念信敬企
望至曉當往見佛誠疑神應見地明
曉尋明即往羅閱城門夜三時開初
夜中夜後夜是謂三時中夜出門見
有天祠即為礼拜忽忘念佛心自還
闇便自念言今夜故闇若我往者為
惡鬼猛狩見害且還入城待曉當往
有親友終生於四天見其欲悔便下
語之居士莫悔也我是汝昔善知識
生天今為大勢汝往見佛得利無量正
門神故相勸耳使令得百車珍寶轉足一步至趣世

尊所得利深過踰於彼居士莫悔正使令得一四天下滿中珍寶不如舉足一步至世尊所得利益盈踰過於彼百千万倍須達聞天說如此說益增歡喜敬念世尊聞即得曉尋路往至到世尊所今時世尊知須達來出外經行是時須達遙見世尊猶如金山相好威容儼然昂著過踰護弥所說万倍觀之心悅不知礼法直問世尊不審瞿曇起居何如世尊即命今就座時首陀會天遙見須達雖觀世尊不知礼拜供養之法化為四人行列而來到世尊所接足作礼胡跪問訊起居輕利右繞三面却住一面是時須達見其如是乃為愕然而自念言恭敬之法事應如是即起離座如彼礼敬問訊起居右繞三面却住一面今時世尊即為說法四諦微妙苦空無常聞法歡喜便染聖法成須陀洹辟如淨潔白氎易染為色長晚合掌問世尊言舍衛城中如我伴輩聞法易染更有如我以不佛告須達更無有二如卿之者舍衛城中人多信

邪難染聖教須達白佛唯願如來垂神降屈臨赴舍衛使中衆生除邪就正世尊告曰出家之法與俗有別住止處所應當有異彼無精舍云何得去須達白佛言弟子能起願見聽許世尊默然須達辭往為兒娶婦竟辭佛還家因白佛言還到本國當立精舍不知摸法唯願世尊使一弟子共往勅示世尊思惟舍衛城內婆羅門信邪倒見餘人往者必不能辦唯舍利弗是婆羅門種少小聰明神足兼備去必有益即便命之共須達往須達問言世尊足行日能幾里舍利弗言日半由旬如轉輪王足行之法世尊亦亦是時須達即於道次二十里作一亭舍計校功作出錢雇之安止使人飲食數具悉皆令足從王舍城至舍衛國還來到舍共舍利弗案行諸地何處平博中起精舍案行周遍無可意處唯王太子祇陀有園其地正平其樹鬱茂不遠不近正得處所舍利弗告須達言今此園中宜起精舍若遠作之乞食則難近處憤鬧妨廢行道須

達歡喜到太子所白太子言我今欲為如來起立精舍太子園好今欲買之太子笑言我无所乏此園茂盛當用遊戲逍遙散志須達懇勸乃至再三太子貪惜增倍求價謂呼價貴當不能買語須達言汝若能以黃金布地今閒無空者便當相與須達日諾聽隨其價太子祇陀言我戲語耳須達白言為太子法不應妄語妄語欺詐云何紹繼撫恤人民即共太子欲往訟了時首陀會天以當為佛起精舍故恐諸大目偏為太子即化一人下為評詳語太子言夫太子法不應妄語已許價決不宜中悔遂斷與之須達歡喜便勅使人為負金出八十頃中須臾欲滿殘有少地須達思惟何處金足不多不少當足滿之祇陀問言嫌貴置之答言不也自念金何藏者可足當補滿之祇陀念言佛必大德乃使斯人捨寶乃余教齊是止勿更出金園地屬卿樹木屬我自起門屋上佛共立精舍須達歡喜即然可之便即歸家當施功作六師聞之往白國王

釋迦譜卷第三 第九張 彩字

長者須達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興立精舍聽我徒眾與共勦術沙門得勝便聽起立若其不如不得起也瞿曇徒眾住王舍城我等徒眾當住於此王召須達而問之言今此六師去卿買祇陀園欲為瞿曇沙門起立精舍求共沙門弟子勦其技術若得勝者得立精舍苟其不如便不得起須達歸家著垢膩衣愁惱不樂時舍利弗明日時到著衣持鉢至須達家見其不樂即問之曰何故不樂須達荅言所立精舍但恐不成是故愁耳舍利弗言有何事故畏不成就荅言今諸六師詣王求勦尊人得勝聽立精舍若其不如遽不聽起此六師輩出家來久精誠有素所學技術無能及者我今不知尊人技藝能與勦不舍利弗言正使此輩六師之眾滿閭浮提數如竹林不能動吾足上一毛欲勦何等自恣聽之須達歡喜更著新衣沐浴香湯即往白王我已問之六師欲勦恣隨其意國王是日告諸六師今聽汝等共沙門勦時諸六師宣

釋迦譜卷第三 第十張 彩字

語國人却後七日當於城外寬博之處與沙門勦舍衛國中十八億人時彼國法治擊鼓會眾若彼國法擊鼓會眾若擊銅鼓十二億人集若打銀鼓十四億人集若振金鼓一切皆集七日期滿至平博處椎擊金鼓一切都集六師徒眾有三万人是時人民悉為國王及其六師敷施高座尔時須達為舍利弗而施高座時舍利弗在一樹下寂然入定諸根寂默遊諸禪定通達無礙而作是念此會大眾習邪來久憍慢自高草芥羣生當以何德而降伏之思惟是已當以三德即立誓言若我無數劫中慈孝父母敬尚沙門婆羅門者我初入會一切大眾當為我礼尔時六師見眾已集而舍利弗獨未來到便白王言瞿曇弟子自知无術為求勦能眾會既集怖畏不來談論時須達至舍利弗所長跪白言大德大眾已集願來詣會時舍利弗從禪定起更整衣服以及師壇著左肩上徐詳而步如師子王往詣大眾是時眾人見

釋迦譜卷第三 第十一張 彩字

其形容法服有異及諸六師忽然起立如風靡草不覺為礼時舍利弗便昇須達所敷之座六師眾中有一弟子名勞度差善知幻術於大眾前呪作一樹自然長大蔭覆眾會枝葉鬱茂花果各異眾人咸言此變乃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為微塵眾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又復呪作一池四面皆以七寶池水之中生種種花眾人咸言是勞度差之所作也時舍利弗化作一大六牙白象一一牙上有七蓮花一一花上有七玉女其為徐庠往詣池邊并舍其水池即消滅眾人患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勞度差復作一山七寶莊嚴泉池樹木花果茂盛眾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即便化作金剛力士以金剛杵遙用指之山即破壞無有遺餘眾會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龍身有十頭於虛空中洒種種寶雷電振地驚動大眾眾人咸言此是勞度差作時舍利弗便

化作一金翅鳥王摩裂敗之衆人皆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作一牛身體高大肥壯多力廣脚利角跑地大乳奔隊來前舍利弗化作師子分裂食之衆人言曰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復變其身作夜叉鬼形體長大頭上火然目赤如血爪牙長利口自出火驚躍奔赴時舍利弗自化身作毗沙門王夜叉恐怖即欲退走四面火起無有去處唯舍利弗邊涼冷無火即時屈伏五體投地求哀脫命厚心已生火即還滅衆咸唱言舍利弗勝勞度差不如時舍利弗身昇虛空現四威儀行住坐卧身上出水身下出火東沒西踊西沒東踊北沒南踊南沒北踊或現大身滿虛空中而現現小或分一身作百千萬億身還合為一於虛空中忽然在地履地如水履水如地現是變已還攝神足坐其本座時會大衆見其神力咸懷歡喜時舍利弗即為說法隨其本行宿福因緣各得道迹或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者六師徒衆三億弟

子於舍利弗所出家學道漸技已訖四衆便罷各還所止長者須達共舍利弗往圖精舍須達手自捉繩一頭時舍利弗自捉一頭共經精舍時舍利弗欣然含笑須達問曰尊人何笑答言汝始於此經地六欲天中宮殿已成即借道眼須達悉見六欲天中嚴淨宮殿問舍利弗是六欲天何處取樂舍利弗言下三天中色欲深厚上二天中憍逸自恣第四天中少欲知足恒有一生補處菩薩來生其中法訓不絕須達言曰我正當生第四天中出言已竟餘宮悉滅唯第四天宮殿湛然復更從繩時舍利弗慘然憂色即問尊者何故憂色答言汝今見此地中蟻子不耶對曰已見時舍利弗語須達言汝於過去毗婆尸佛亦於此地為彼世尊起立精舍而此蟻子在此中生尸棄佛時汝為彼佛亦於是中造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其生畝舍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拘留秦佛時亦為世尊在此地中起立精舍而

是蟻子亦於此生迦那含牟尼佛時汝為世尊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迦葉佛時汝亦為佛於此地中起立精舍而此蟻子亦在中生乃至今日九十一劫受一種身不得解脫生死長遠唯福為要不可不種是時須達悲心憐傷經地已竟起立精舍為佛作窟以妙栴檀用為香泥別房住止千二百處凡百二十處別打捷稚施設已竟欲往請佛復自思惟上有國王應當令知若不啓白僅有瞋恨即往白王我為世尊已起精舍唯願大王遣使請佛時王聞已遣使者詣王舍城請佛及僧唯願世尊臨赴舍衛舍時世尊與諸四衆前後圍繞放大光明震動天地至舍衛國所經亭舍悉於中止道次度人無有限量漸漸來近舍衛城邊一切大集持諸供具迎侍世尊到國至廣博處放大光明遍照三千大千世界足指按地地皆震動城中枝樂不鼓自鳴盲視聾聽啞語瞽中瘖殘拘攣皆得具足一切人民男女大小覩斯

釋迦牟尼第三 第十五張 彩字

瑞應歡喜踊躍來詣佛所十八億人
都悉集聚今時世尊隨病投藥為說
妙法宿緣所應各得名迹有得須陀
洹斯陀舍阿那含阿羅漢者有種辟
支佛因緣者有發無上正真道意者
各各歡喜奉行佛告阿難今此園地
須達所買林樹花果祇陀所有二人同
心共立精舍應當與号太子祇陀樹
給孤獨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須達發
言善溫
雜阿含經云給孤獨長者疾病佛往看
疾記其得阿那含果乃至命終生兜率
天為兜率天子作是念我不應久住於
此當往見世尊作是念已如力士屈
伸臂頃於兜率天沒現於佛前稽首
佛足退坐一面時給孤獨天子身放
光明遍照祇樹給孤獨園而說偈讚即
沒不現增一阿含經云阿那含太子白
世尊言我是須達又名阿那含
祐案息心所棲是日精舍竹林祇樹
爰始基構遺風餘製扇被于今至於
須達妙果可謂顯徵者也
釋迦髮瓜塔緣記第二十一 出十誦律
佛遊行諸國經久不還須達思戀渴仰
奉見白佛言願與我少物得常供養

釋迦牟尼第三 第十六張 彩字

佛即與髮指甲白佛言願聽起塔佛
言聽又白言聽我作級出伏頭作率
拱安欄楯雜絲色畫種種莊嚴佛悉
聽之

釋迦天上四塔記第二十二 出集經抄

初利天城東照明園中有佛髮塔初
利城南嚴滋園中有佛衣塔初利城
西歡喜園中有佛鉢塔初利城北駕
御園中有佛牙塔大智論云天帝釋
取菩薩髮於天上城東門外立髮塔
又持菩薩寶衣於城東門外立衣塔
祐案經律人中有四大塔生嚴塔在迦維羅衛國
嚴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成道塔在摩竭提
國善勝道場元古樹下轉法輪塔在波羅奈國古
仙人住處鹿野苑中濕勝塔在拘夷那竭國力士
生地秀林
雙樹間

祐仰惟至人處世利益弘大髮爪衣
鉢咸為法事故能寶剎霞起廣被人
天造塔之源非唯散身而已也

優填王造釋迦栴檀像記第二十三 出增一阿含經

釋提桓因請佛至三十三天為母說法
世尊念四部之衆多有懈怠皆不聽
法我今使四衆渴仰於法不告四衆
復不將侍者如屈申辟頃至三十三
天是時人間不見如來久優填王等

釋迦牟尼第三 第十七張 彩字

至阿難所曰如來為何所在阿難報
曰大王我亦不知如來所在優填王
波斯匿王思觀如來遂得苦患是時
王勅國界之內諸奇巧師匠而告之曰

我今欲作形像是時優填王即以牛
頭栴檀作如來形像高五尺觀佛三昧
經云佛昇

初利時優填王應募世尊鑄金為像開佛當
下象載金像未造世尊金像從佛上下
猶如生佛足步履空足下雨花亦放光明
世尊亦復長跪合掌時世尊空中百千化佛
皆合掌長跪向像合掌時世尊而語像言汝
來世大作佛事我滅度後我諸弟子以什
波室中化佛異口同音咸作是言若有衆生
於佛滅後造立形像種種供養
是人來世必得念佛清淨三昧

波斯匿王造釋迦金像記第二十四 出增一阿含經

余時波斯匿王聞優填王作如來像
而供養之須占國中巧匠波斯匿王
而生此念當用何寶作如來像耶如
來形體煌如天金是時波斯匿王純
以紫磨金作如來像高五尺余時閻
浮里內始有此二如來形像

阿育王弟出家造石像記第二十五 出求難
字錄經

阿育王弟名善客亦名連
驛首陀入山遊獵見
諸梵志裸形曝露以求神仙或食樹
菓或吸風服氣或卧灰垢或卧荆棘
種種苦行以求梵福勞形苦體而无

所得王弟見而問曰在此行道有何
患累而無成辦梵志報曰坐有羣魔
數共合會我見心動不能自制王子聞
已尋生惡念此等梵志服食氣力羸
弱猶有娼欲過患不除釋子沙門飲
食甘美在好床坐衣服隨時香花自
薰豈得無欲阿育聞弟有此議論
即懷憂感吾有一弟忽生邪見恐
永迷沒我當方宜除其惡念即還宮
內勅諸妓女各自嚴莊至善容所共相
娛樂預勅大目吾有所畱若我勅卿
然善容者卿等便諫須七日隨王然
之時諸妓女即往娛樂未經時頃王
躬自往語弟王子何為將吾妓女妻
妾恣意自娛奮其威怒以輪擲空
召諸大目即告之曰卿等知不吾不
棄老亦无外復強敵來侵境者吾亦
聞古昔諸賢有此賢言夫人有福四
海歸伏福盡德薄肘腋叛離如我自
察未有斯變然我弟善容誘吾妓女
妻妾縱情自恣事露如是復有我乎
汝等將詣市然之諸目諫曰唯願大王
聽旨微言今唯有此一弟又少息胤

無繼嗣者願聽七日奉依王命時王
默然聽目所諫王復寬恩勅語諸目
令聽王子著吾服飾天冠威容如吾
不異內吾宮裏作倡妓樂共娛樂之復
勅一目自今日始著鎧持仗拔利劍
往語善容王子曰知不期七日終正
尔當努力開割五欲自娛今不自適
死後有限用悔无益一日過已目復
往語餘有六日如是次第乃至七日
目往白言王子當知六日已過唯明
日在當就於死努力恣情五欲自娛
至七日到王遣使問云何王子七日
之中意志自由快樂不乎弟報王曰
大王當知不見不聞有何快樂王問
弟曰著吾服飾入吾宮殿眾妓自娛
食以甘美何以面欺不見不聞不快
樂耶弟曰王言應死之人雖未命絕
與死何異當有何情眷於五欲耶王
告弟曰咄愚所啓汝今一身憂慮百
端一身斷滅在欲不樂豈况沙門釋
子憂念三世一身死壞復受一身億
百千世身身受苦无量患惱雖出為
人與他走使或生貧家衣食窮乏念

此辛酸故出家為道求於无為度世
之要設不精勤當復更歷劫數之苦
是時王子心開意解前白王言今聞
王教乃得醒悟生老病死實可厭患
愁憂苦惱流轉不息唯願大王見聽
為道謹慎修行王告弟曰宜知是時
弟即辭王出為沙門奉持禁戒晝夜
精勤遂得阿羅漢果六通清徹无所
罣礙阿育王傳云阿育王聞弟得道
深心歡喜稽首礼勸請長供養既厭
世苦不集人間捨依林野以養餘命
阿育王即使鬼神於城內為造山水
山高數十尺斷外人物不得來往乃
應王命率捨衣資造石像一軀高
丈六即於山龕石室供養此山及像
今並存焉
祐案畫像原始出自覺製於是金
石香絲鑄刻遂滋皆所以摹影相好
歸尊儀及優填所造其神力所化乎
釋迦留影在石室記第二十六出觀佛緣經
尔時國王請佛入城龍王怒曰汝奪
我利吾滅汝國佛告大王王先歸國
佛自知時於是佛即為龍王及羅刹

釋迦譜卷第三

第七

女說三歸五戒心大歡喜龍王眷屬百千諸龍更從池出佛令目連與受戒法尔時龍王白佛言唯願如來住此間佛若不在我發惡心无由成道唯願留神懇懇三請常住於此時梵天王及百千諸梵復來勸請願為一切諸衆生故莫獨偏為一龍住此佛即微笑口出光明无量化佛及菩薩以為侍從龍王於其池中出七寶堂奉上如來唯願天尊受我此聖佛言不須此聖汝但以羅刹石窟施我諸天間各脫寶衣以掃持窟佛攝神足獨入石窟自敷坐具令此石暫為七寶時羅刹女及以龍王為四大弟子及阿難造五石窟尔時世尊坐龍王窟不移坐處亦受王請入那由訶城及以諸國處處皆見有佛虚空花座滿中化佛龍王歡喜發大誓願願我來世得佛如此佛受王請經七日已王遣一人乘八千里為持諸供具遍一切國供養衆僧處處見佛信反白王釋迦不但此國餘國亦有皆說苦空無常六波羅蜜王聞廓然意解得

釋迦譜卷第三

元生忍尔時世尊還攝神足從石窟出與諸比丘遍遊履諸處龍皆隨從是時龍王聞佛還國啼哭兩淚白言願佛常住云何捨我我不見佛當作惡事墜墮惡道尔時世尊安慰龍王我受汝請當坐汝窟中經千五百歲時諸龍王合掌勸請還入窟中佛即坐已窟中作十八變踊身入石猶如明鏡在於石內映現於外遠望則見近則不現諸天百千供養佛影亦說法石窟高一丈八尺深二十四步石清白色窟在羅刹訶羅國古仙暗窟花林毒龍池側青蓮泉北羅刹穴中阿那斯山巖南祐尋法身無形隨應而現雖虛影霧曖即是如來故無量龍鬼宜法天衆是以經言是諸化佛皆是真實斯之謂歟

釋迦譜卷第三

釋迦譜卷第三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五八五頁中一行及卷末「卷第三」，資、磧、普、南、徑、清作「卷第八」。
- 一 五八五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南、徑、清作「蕭齊釋僧祐撰」。
- 一 五八五頁中三行至一〇行目錄之「第十九……第二十六」，徑、清無。
- 一 五八五頁中六行「四塔記」，資、磧、南作「四塔緣記」。
- 一 五八五頁中一五行「心念」，資、磧、普、南、徑、清作「心之所念」。
- 一 五八五頁中一六行首字「便」，資、磧、普、南、徑、清作「自」。同行「褥疊」，磧、普、南、徑、清作「褥製」。
- 一 五八五頁中二一行第一一字「是」，資、磧、普、南、徑、清無。
- 一 五八五頁下七行夾註右「竹園」，資、磧、普、南、徑、清作「迦蘭陀竹園」。

一 五八五頁下八行夾註左「長者望心」，諸本作「長者至心」。

一 五八五頁下九行夾註右第二字「合」，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同行右第一〇字「師」，資、磧、普、南、徑、清作「帥」。下至一二行夾註左第一一字同。

一 五八五頁下九行夾註右「如其」，資、磧、普、南、徑、清作「知其」。同行夾註左「奉教」，資、磧、普、南、徑、清作「奉勅」。

一 五八五頁下一〇行夾註右第五字「拽」，諸本作「拖拽」。

一 五八五頁下一一行夾註左「何故改施今」，資、磧、普、南、徑、清作「所以何故改施令」；麗作「何故改施令」。

一 五八五頁下一二行夾註右「如此」，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此時」。同行夾註左「即答尼乾」，資、磧、普、南、徑、清作「答尼乾曰」。同行夾註左「貪瞋」，資、磧、普、南、徑、清作「貪瞋」。

清作「含瞋」。

一 五八五頁下一三行夾註右「車求」，諸本作「更求」。同行「勤恨即日悉去」，資、磧、普、南、徑、清作「對曰心恨深矣即悉捨去」；麗作「心恨即日悉去」。同行夾註左第二字「三」，諸本作「立」。同行「座具衆嚴」，資、磧、普、南、徑、清作「床座嚴備」。

一 五八五頁下一四行夾註右第五字「心」，諸本作「止」。同行「欣樂」，資、磧、普、南、徑、清作「喜樂」。

一 五八五頁下一五行夾註右首字「轉」，諸本作「轉輪斷」。同行「亦於此皆」，諸本作「亦皆於此」。同行夾註左第六字「經」，諸本作「藏經」。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六行夾註右「如來住」，諸本作「如來雖住」。

一 五八五頁下一七行夾註右「不鳴」，諸本作「非時不鳴」。同行夾註左「澆頂」，資、磧、普、南、徑、清作「澆頂」。

「灌頂」。同行「初登位」，資、磧、普、南、徑、清作「初登於位」。

一 五八五頁下一八行夾註右「姪欲娛樂」，資、磧、普、南、徑、清無。同行夾註左「歡喜」，資、磧、普、南、徑、清作「欣歡」。

一 五八五頁下二〇行夾註右「住我」，諸本作「應得」。同行「虺蜈蚣」，諸本作「有虺蛇蜈蚣」。同行夾註左「蛇毒」，諸本作「蛇毒螫」。

一 五八六頁上四行「娶妻」，資、磧、普、南、徑、清作「妻娶」。

一 五八六頁上八行「到王舍城城中」，資、磧、普、南、徑、清作「行乞到王舍城王舍城中」；麗作「行乞到王舍城城中」。

一 五八六頁上一三行「見心大歡喜」，資、磧、普、南、徑、清作「見已心大歡欣」。

一 五八六頁上一五行首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五八六頁上一九行「善告舍衛國

王」，資、磧、普、南、徑、清作「善吉舍衛國」；麗作「善吉舍衛國王」。

一 五八六頁上二二行「汝於此間」，資、磧、普、南、清清作「如汝於此」；麗作「如汝於此間」。

一 五八六頁中一行「爲可尔不」，資、磧、普、南、徑、清作「爲婦可尔以不」。

一 五八六頁中五行「拯濟」，資、磧、普、南、徑、清作「賑濟」。

一 五八六頁中七行「迎送」，諸本作「迎逆」。

一 五八六頁中一四行「會耶」下，資、磧、普、南、徑、清有「答言不也將何所作」八字。

一 五八六頁中一五行「嗇然」，磧、南、徑、清作「歛然」。

一 五八六頁中一七行「汝等」，資、磧、普、南、徑、清作「汝不」。

一 五八六頁中二二行「修道」，諸本作「出家修道」。

一 五八六頁下二行「號佛也」，資、磧、

普、南、徑、清作「號曰佛」。

一 五八六頁下八行「道意」，資、磧、普、南、徑、清作「正真道意」。

一 五八六頁下九行「卑迦葉」，資、磧、普、南、徑、清作「卑羅迦葉」。同行「也其」，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是」；麗作「如其」。

一 五八六頁下一一行首字「百」，資、磧、普、南、徑、清作「百人」。

一 五八六頁下一二行「衆生」，資、磧、普、南、徑、清作「衆生作」。

一 五八六頁下一四行「誠疑」，諸本作「誠歎」。同行「地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六頁下一七行「心自」，諸本作「心目」。

一 五八六頁下一八行末字「爲」，資、磧、普、南、徑、清作「儻爲」。

一 五八六頁下二〇行「有親友終生於」，資、磧、普、南、徑、清作「時有親友終生」。

一 五八六頁下二一行「莫悔」，資、磧、

普、南、徑、清作「莫退悔」。同行夾註右「汝昔」，資、磧、普、南、徑、清作「汝昔曰」。

一 五八六頁下二二行夾註左首字「門」，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六頁下末行及次頁上二行「令得」，資、磧、普、南、徑、清作「今得」。

一 五八六頁下末行「轉足」，諸本作「不如轉足」。

一 五八七頁上一行「居士」，資、磧、普、南、徑、清作「居士汝去」。

一 五八七頁上二行「令得」下，資、磧、普、南、徑、清有「百象珍寶不如舉

足一步往趣世尊利過於彼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一閻浮提滿中珍寶不如轉足一步趣世尊所得利甚多居士汝去莫悔正使今得「六十

字。

一 五八七頁上三行末字「過」，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七頁上四行末字「說」，諸本

作「語」。

一 五八七頁上一〇行第一三字「即」，
資、磧、普、南、徑、清作「即時」。

一 五八七頁上一二行「我伴」，資、磧、
普、南、徑、清作「我等」。

一 五八七頁中二行第五字「赴」，資、
磧、普、南、徑、清作「覆」。

一 五八七頁中三行至次行「住止」，
資、磧、普、南、徑、清作「止住」。

一 五八七頁中九行末字「信」，資、磧、
普、南、徑、清作「衆信」。

一 五八七頁中一六行「雇之」，資、磧、
普、南、徑、清作「雇人」。

一 五八七頁中二〇行「正平」，資、磧、
普、南、徑、清作「平正」。

一 五八七頁中二一行第九字「所」，
資、磧、普、南、徑、清作「所時」。

一 五八七頁中二二行「作之」，資、磧、
普、南、徑、清作「住之」。

一 五八七頁下一二行「即化」，資、磧、
普、南、徑、清作「即化作」。

一 五八七頁下一七行第八字「足」，

資、磧、普、南、徑、清作「取」。

一 五八七頁下一八行「何藏」，諸本
作「藏何」。

一 五八七頁下一九行末字「乃」，資、
磧、普、南、徑、清作「能」。

一 五八七頁下二〇行「捨寶」，諸本
作「輕寶」。

一 五八七頁下二二行及次頁上二〇
行「歡喜」，資、磧、普、南、徑、清作
「歡欣」。

一 五八七頁下二二行至次行「便即」，
資、磧、普、南、徑、清作「即便」。

一 五八八頁上二行第一一字「擗」，
資、磧、普、南、清、麗作「擗」；徑作
「擗」。下至次頁中一行第一一字
同。

一 五八八頁上二二行「是日」，資、磧、
普、南、徑、清作「是時」。

一 五八八頁中三行第四字「治」，諸
本無。

一 五八八頁中三行第九字至次行第
三字「若……衆」八字，諸本無。

一 五八八頁中七行「三万」，諸本作
「三億万」。

一 五八八頁中一四行第三字「三」，
資、磧、普、南、徑、清作「二」。

一 五八八頁中一九行「不來」下，諸
本有「王告須達汝師弟子擗時已
至宜來」十四字。

一 五八八頁下九行「勞度差」，資、磧、
普、南、徑、清作「今勞度差便爲」。

一 五八八頁下一〇行「四面」，資、磧、
普、南、徑、清作「其池四面」。

一 五八八頁下一三行首字「一」，資、
磧、普、南、徑、清作「其」。

一 五八八頁下一四行「并含」，資、磧、
普、南、徑、清作「并吸」。

一 五八八頁下一五行「消滅」，資、磧、
普、南、徑、清作「時滅」。

一 五八八頁下一六行「勞度差」，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八八頁下二二行第二字「洒」，
諸本作「雨」。

一 五八八頁下末行「此是」，資、磧、

一 五八九頁上四行「舍利弗化作」，
資、磧、普、南、徑、清作「時舍利弗
化作一」。

一 五八九頁上五行「言曰」，資、磧、
普、南、徑、清作「皆言」。

一 五八九頁上七行「爪牙長利口自」，
資、磧、普、南、徑、清作「四牙長利
口目」。

一 五八九頁上八行「奔赴」，資、磧、
普、南、徑、清作「奔走」。

一 五八九頁上一五行第六字「踊」，
資、磧、普、南、徑、清作「涌」。下至
次行第四字同。

一 五八九頁中一四行第六字「徙」，
資、磧、普、南、徑、清作「徙」。

一 五八九頁中二〇行「在其」，諸本
作「在中」。

一 五八九頁中二二行「毗舍」，資、磧、
普、南、徑、清作「毗舍浮」。

一 五八九頁中末行第二字「亦」，資、
磧、普、南、徑、清作「汝」。

一 五八九頁下一〇行「捷稚」，資、磧、
普、南、徑、清作「捷稚」。

一 五八九頁下一三行末字「已」，資、
磧、普、南、徑、清作「已即」。

一 五八九頁下一五行第三字「赴」，
資、磧、普、南、徑、清作「覆」。

一 五八九頁下一九行「迎侍世尊」，
資、磧、普、南、徑、清作「迎侍世尊
世尊」。

一 五八九頁下二一行「枝樂」，資、磧、
普、南、徑、清作「伎樂」。

一 五八九頁下二二行「艘申」，資、磧、
普、南、徑、清作「樓伸」。同行「拘
躰」，資、磧、麗作「拘躰」。

一 五九〇頁上三行「名迹」，諸本作
「道迹」。

一 五九〇頁上七行至次行「所有」：
祇陀十八字，資、磧、普、南無。

一 五九〇頁上八行第一三字「陀」，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上一二行第八字「是」，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上一六行「偈讚」，資、磧、
普、南、徑、清作「偈言」。

一 五九〇頁上一七行夾註右「太子」，
資、磧、普、南、徑、清作「天子」。

一 五九〇頁上一〇行末字「也」，資、
磧、普、南、徑、清作「焉」。

一 五九〇頁中一行「指甲」，資、磧、
普、南、徑、清作「爪甲」。

一 五九〇頁中二行「級出伏頭作率」，
資作「窟及出伏頭作樂」；資、磧、
普、南、徑、清作「窟及出伏頭作樂」；
麗作「窟出伏頭作樂」。

一 五九〇頁中五行「塔記」，徑、清作
「塔緣記」。

一 五九〇頁中九行「大智論」，資、磧、
普、南、徑、清作「大智度論」。

一 五九〇頁中一三行夾註右末字
「古」，資、磧、普、南、徑、清作「故」。

一 五九〇頁中二二行首字「復」，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下一行「如來」，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下一行「如來」，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下一行「如來」，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下一行「如來」，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普、南、徑、清作「如來今者」。

一 五九〇頁下五行「形像」，諸本作「如來形象」。

一 五九〇頁下七行夾註右「忉利」，資、磧、普、南、徑、清作「忉利天」。

一 五九〇頁下七行夾註左第一二字至次行夾註左第四字「金像……尊時」二十七字，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〇頁下一二行夾註右「出增益」，資、磧、普、南、徑、清作「出增一」。

一 五九〇頁下一四行「湏呂」，諸本作「復呂」。

一 五九〇頁下一九行「石像」，徑、清作「釋迦石像」。

一 五九〇頁下二二行「灰垢」，資、磧、普、南、徑、清作「灰阜」。

一 五九一頁上四行「服食」，資、磧、普、南、徑、清作「服風食氣」；麗作「服風」。

一 五九一頁上一二行「須七日」，諸

本作「湏待七日」。

一 五九一頁上一六行末字「不」，資、磧、普、南、徑、清作「未」。

一 五九一頁上一八行首字「聞」，資、磧、普、南、徑、清作「曾聞」。

一 五九一頁上二一行「復有」，諸本作「豈有」。

一 五九一頁上二二行第三字「將」，諸本作「將去」。

一 五九一頁上末行第五字「今」，資、磧、普、南、徑、清作「王今」；麗作「今王」。

一 五九一頁中一行「奉依王命」，資、磧、普作「爲王依王天命」；南、徑、清作「爲王依奉天命」。

一 五九一頁中三行首字「令」，諸本作「命」。

一 五九一頁中五行第一二字「拔」，資、磧、普、南、徑、清作「拔好」。

一 五九一頁中六行第九字「不」，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一頁中七行「余當」，諸本作

「爾當到」。同行「五欲」，資、磧、普、南、徑、清作「五樂」。

一 五九一頁中八行「有限」，諸本作「有恨」。

一 五九一頁中九行「七日」，資、磧、普、南、徑、清作「一日」。

一 五九一頁中一八行「眷於五欲耶」，資、磧、普、南、徑、清作「著於五欲」；麗作「著於五欲耶」。

一 五九一頁下一一行「不集」，諸本作「不樂」。

一 五九一頁下一二行第八字「於」，資、磧、普、南、徑、清作「於自」。

一 五九一頁下一三行「十尺斷外」，資、磧、普、南、徑、清作「十丈斷絕」；麗作「十丈斷外」。

一 五九一頁下一四行末字「高」，資、磧、普、南、徑、清作「身高」。

一 五九一頁下一八行第一一字「摹」，資、磧、普、南、徑、清作「摹慕形」。

一 五九二頁上四行首字「住」，諸本作「常住」。

一 五九二頁上六行第三字「王」，磧、南、徑、清作「至」。

一 五九二頁上一二行「天聞」，資、磧、普、南、徑、清作「天聞已」。同行「持窟」，資、磧、普、南、徑、清作「佛窟」；麗作「拂窟」。

一 五九二頁上一三行「此石」，諸本作「此石窟」。

一 五九二頁上一五行「阿難」，資、磧、普、南、徑、清作「阿難等」。

一 五九二頁上一八行至次行「願我」，資、磧、普、南、徑、清作「我於」。

一 五九二頁上一二行「信反」，徑、清作「使返」。

一 五九二頁上二二行「釋迦」，資、磧、普、南、徑、清作「釋迦如來」。

一 五九二頁中一行第三字「忍」，資、磧、普、南、徑、清作「法忍」。

一 五九二頁中二行第八字「履」，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二頁中一〇行「亦說」，徑、清作「不說」。

一 五九二頁中一二行夾註右「訶羅」，資、磧、普、南、徑、清作「訶那」。同行夾註左「羅剎」，諸本作「羅刹」。同行末字「南」，資、磧、普、南、徑、清作「南面」。

一 五九二頁中一四行「無量」，資、磧、普、南、徑、清作「撫柔」。



釋迦譜卷第四

梁沙門釋僧祐撰

彩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

二十九

釋迦龍宮佛毘塔記第三十

釋迦雙樹般涅槃記第二十七 出大般涅槃經

佛在拘尸那城力士生地阿夷羅跋提河邊娑羅雙樹間與大比丘八十億百千人俱前後圍繞二月十五日臨涅槃時以佛神力出大音聲乃至有頂隨其音類普告衆生今日如來應供正遍知憐愍衆生如羅睺羅為作歸依大覺世尊將欲涅槃一切衆生若有所疑今悉可問為寂後問長阿含經云佛於毗耶離與阿難獨坐於後夏安居中佛身疾生舉軀皆痛佛告阿難諸有修四神足多修習行常念不忘在意所欲可得不死一切有餘阿難佛四神足已多如來可止一切有餘為世除冥天人獲安尔

大藏經卷第四 第二張 彩字号

時阿難默然不對如是再三阿難為魔之所蔽矇矓不悟佛告阿難宜知是時阿難承旨礼佛而去其間未久時魔波旬來白佛意无欲般涅槃佛告波旬且止且止我自知時如來今者未取涅槃波旬復白佛言佛昔初成正覺我時勸請如來可般涅槃今時如來報言須我諸弟子集化今正是時何不滅度佛言止止波旬佛自知時不久住也是後三月於本生處拘尸那竭娑羅園雙樹間當取滅度時魔即念佛不虛言歡喜踊躍忽然不現佛即於遮披羅塔定意三昧捨命住壽當此之時地大振動人民驚怖衣毛為豎佛放大光幽冥之處莫不蒙明各得相見賢者阿難心驚毛豎疾行詣佛頭面礼足白佛言恠哉地動是何因緣佛告阿難凡世地動有八因緣夫地在水上水止於風風止於空空中大風有時自起則大水擾則普地動是為一復次有時得道比丘比丘尼及大神尊天觀水性多觀地性少欲自試力則普地動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張 彩字号

是為二菩薩降神母胎地為大動是為三菩薩從右脅生則普地動是為四菩薩初成正覺是為五初轉无上法輪是為六佛教將畢欲捨性命則普地動是為七如來入无餘涅槃界而般涅槃時地大振動是為八也今時世尊告阿難俱詣香塔現在比丘普勅令集如來不久是後三月當般涅槃諸比丘聞已皆悲愕然殞絕迷荒自投於地舉聲大呼一何駛哉佛取滅度婉轉嚀叫不能自勝佛告諸比丘汝等且止勿懷憂悲天地人物無生不終欲使有為不變易者無者是處天魔波旬向來請我我言是後三月當般涅槃今時賢者阿難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唯願世尊留住一劫勿取滅度今時世尊默然不對如是三請佛告阿難汝親從佛聞佛四神足已多習行不忘可止不死一劫有餘多所饒益天人獲安汝今時何不勸請如來使不滅度今汝方言豈不過耶吾已捨性命已棄已吐欲使如來自違言者無有是處

釋迦譜卷第四 第四張 彩字号

今時世尊於晨朝時從其面門放種種光遍照三千大千佛之世界乃至十方六趣衆生遇斯光者罪垢煩惱一切消除是諸衆生見聞是已心大憂惱同時舉聲悲號啼哭今時大地諸山大海皆悉震動時諸衆生共相謂言當共疾往詣拘尸城勸請如來莫般涅槃住世一劫若滅一劫諸大弟子尊者摩訶迦旃延等遇佛光者其身戰掉不能自持發聲大叫生種種苦惱復有八十百千諸比丘皆阿羅漢如大龍王復有六十億比丘亦是大阿羅漢各於晨朝日初出時舉身毛豎遍體血現如波羅奢花涕泣盈目生大苦惱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却坐一面復有一恒河沙菩薩摩訶薩位階十地日初出時遇佛光明遍體血現涕泣盈目疾至佛所稽首佛足繞百千匝却坐一面復有二恒河沙諸優婆塞四恒河沙毗舍離城諸離車等五恒河沙大目長者復有閻浮提內所有諸王復有七恒河沙諸王夫人唯除阿闍世

釋迦譜卷第四 第五張 彩字号

王夫人所設供養七倍於前復有八恒河沙諸天女等九恒河沙諸龍王等十恒河沙諸鬼神王所設供具倍於諸龍復有二十恒河沙金翅鳥王三十恒河沙乾闥婆王四十恒河沙緊那羅王五十恒河沙摩睺羅伽王六十恒河沙阿修羅王七十恒河沙阿那婆王八十恒河沙羅刹王更不食人其形醜陋以佛神力皆悉端正復有九十恒河沙樹林神王千恒河沙持呪王一億恒河沙貪色鬼魅百億恒河沙天諸婁女千億恒河沙地諸鬼王十萬億恒河沙諸天王及四天王等復有十萬億恒河沙四方風神吹諸樹上時非時花散雙樹間十萬億恒河沙主雲雨神皆作是念如來涅槃焚身之時我當注雨令火時滅復有二十恒河沙大香為王拔取諸妙蓮花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師子獸王持諸花果來至佛所二十恒河沙諸飛鳥王鳬鴈鴛鴦孔雀迦陵頻伽鳥耆婆鳥持諸花果稽首佛足二十恒河沙水牛王往至佛所出

妙香乳其乳流滿拘尸城所有溝塹色香美味悉皆具足二十恒河沙四天下中諸神仙人持諸香花甘果稽首佛足閻浮提中一切辨王持種種花來詣佛所復有无量世界中閻及閻浮提所有諸山神四大海及諸河神有大威德所設供養倍勝於前以菩提花散照連河稽首佛足却住一面介時拘尸城婆羅林變白猶如白鵝於虛空中自然而有七寶堂閣彫文刻鏤流泉浴池上妙蓮花亦如切利歡喜之園是諸天人阿修羅等咸覩如來涅槃之相皆悲感時四天王及三十三天乃至第六天所設供養展轉勝前大梵天王及餘梵眾放身光明遍四天下欲界人天日月光明悉不復現持諸寶幢幡極短者懸於梵宮到婆羅樹間稽首佛足自言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來知時默然不受介時毗摩質多阿修羅王與无量大眷屬俱身諸光明勝於梵天持諸寶幢其蓋小者覆千世界上妙甘饌來詣佛所欲界魔王

波旬與其眷屬諸天姝女阿僧祇眾開地獄門施諸清淨水因而告曰汝等今者无所能為唯當專心如來當令汝等長夜獲安時魔波旬於地獄中悉除刀劍无量苦毒熾然炎火注雨滅之以佛神力復令諸眷屬皆捨刀劍弓弩矛稍長鈎闔輪臂索所持供養倍勝一切人天所設其蓋小者覆中千界來至佛所稽首佛足唯願如來哀受我等最後供養如是三請皆亦不受時魔波旬不果所願心懷愁惱却住一面介時大自在天王與其眷屬无量無邊及諸天眾所設供具悉覆梵釋人天八部所有供具梵釋所設猶如聚墨在珂貝邊悉不復現寶蓋小者能覆三千大千世界來詣佛所稽首佛足繞無數匝介時東方去此無數阿僧祇恒河沙微塵世界彼有佛土名意樂美音佛号虛空等如來十号具足介時彼佛告第一大弟子言汝今宜往西方娑婆世界釋迦牟尼如來彼佛不久當般涅槃汝可持此世界香飯奉獻彼佛世尊食

已入般涅槃介時无边身菩薩即受佛教稽首佛足發彼國來應時此間三千大千世界大地六種震動梵釋四王魔王波旬摩醯首羅見是地動舉身毛豎喉舌枯燥驚怖戰慄各欲四散自見其身无復光明是時文殊師利即從坐起告諸大眾汝等勿懼東方去此無量阿僧祇恒河沙微塵等世界有佛号虛空等如來十号具足彼有菩薩名无边身與無量菩薩欲來至此供養如來以彼菩薩威德力故令汝身光悉不復現介時大眾悉遙見彼佛如明鏡中自觀已身見無邊身菩薩一一毛孔各各出生一大蓮花各有七万八千城邑七寶雜廁是中眾生不聞餘名純聞无上大乘之聲書持讀誦大乘經典一切大眾悉皆得見无边身菩薩身大无边量同虛空唯除諸佛餘无能見身量邊際時无边身菩薩稽首佛足合掌白言世尊唯願哀愍受我等食如來知時默然不受南西北方諸佛世界亦有無量無邊身菩薩所持供養倍勝

釋迦譜卷第四 第九張 彩字号

於前時娑羅樹吉祥福地縱廣三十
二由旬大衆充滿間无空缺尔時四
方无边身菩薩及其眷屬所坐之處
或如錐頭鍼鋒十方如微塵世界諸
大菩薩悉來集會唯除尊者摩訶迦
葉阿難二衆阿闍世王及其眷屬乃
至毒蛇視能煞人結蟻腹蝎及十六
種行惡業者悉皆來集陀那婆神阿
修羅等悉捨惡念皆生慈心除一闍
提尔時三千大千世界以佛神力地
皆柔軟衆寶莊嚴猶如西方无量壽
佛極樂世界是時大衆悉見十方微
塵等諸佛世界如於明鏡自觀已身
尔時如來面門所出五色光明其光
明耀覆諸大會令彼身光悉不復現
所應作已還從口入時諸天人阿修
羅等見佛光明還從口入皆大恐怖
身毛為豎復作是言如來光明出已
還入必於十方所作已辦將是最後
涅槃之相嗚呼痛哉世間大苦悲號
啼哭不能自持尔時會中有優婆塞
是拘尸城工巧之子名曰純陀與其
同類十五人俱從座而起偏袒右膝

釋迦譜卷第四 第十張 彩字号

右膝著地合掌向佛悲感流淚頂礼
佛足白佛言唯願世尊及比丘僧哀
受我等最後供養我等從今無主无
親无救无護貧窮飢困欲從如來求
將來食唯願哀受我等微供然後涅
槃尔時世尊一切種智告純陀曰善
哉善哉我今為汝除斷貧窮无上法
雨雨汝身田今生法牙令汝具足檀波
羅蜜尔時大衆歡喜踊躍同聲讚言
善哉善哉希有純陀佛已受汝最後
供養汝今純陀真是佛子佛告純陀
汝所奉施佛及大衆今正是時如來
正尔當般涅槃第二第三亦復如是
尔時純陀聞佛語已舉聲號哭復白
大衆我等今者一切當共五體投地
同聲勸佛莫般涅槃佛告純陀莫大
啼哭自亂其心我以哀愍汝及一切是
故今日欲入涅槃何以故諸佛法尔有
為亦然速辦所施不宜久停尔時世
尊從其面門放種種色青黃赤白紅
紫光明照純陀身純陀遇已與諸眷
屬持諸餽饌疾往佛所憂悲悵快重
白佛言唯願如來猶見哀愍住壽一劫

釋迦譜卷第四 第十一張 彩字号

若減一劫佛告純陀汝欲令我久住
世者宜當速奉最後具足檀波羅蜜
尔時一切菩薩天人雜類異口同音
唱言奇哉純陀成大福德我等无福
所設供具則為唐捐尔時世尊欲令
一切衆望滿足於自身上一毛孔
化无量佛一一諸佛各有無量諸比
丘僧悉皆示現受其供養釋迦如來
自受純陀所奉設者尔時純陀所持
粳粗成熟之食摩伽陀國滿足八斛
以佛神力皆悉充足一切大會
長阿鎔經云世尊與諸大衆至波城
閼頭園中時有工師子名曰周那即
自嚴服至世尊所頭面礼足即請世
尊明日舍食時佛默然受請明日時
到尔時世尊法服持鉢大衆圍繞往
詣其舍周那尋會設飲食供佛及僧
別煮梅檀樹耳世所奇珍獨奉世尊
佛漸為說法示教利喜已大衆圍遶
侍從而還中路止一樹下告阿難言
吾患背痛汝可敷座尋即敷座阿難
白佛言周那設供無有福利所以者
何如來最後於其舍食便取涅槃佛

告阿難勿作是言周那為獲大利得壽命得色得力所以者何佛初成道能施食者佛臨滅度能施食者此二功德正等无異雙卷大般涅槃經云佛語賢者阿難俱之波旬國弟子皆行到止城外禪顯園中波旬豪姓有諸花氏聞佛來到皆出作礼稽首畢一面坐有花氏子淳獨留長跪白佛欲設微食願與聖眾俱屈威神佛默然如可之淳喜為礼而歸而調作膳美晨施床座佛與眾弟子俱到其舍就高座淳手自斟酌奉鉢致漿供養行澡水畢佛說法已淳歡喜佛語阿難俱之拘夷邑行半道所佛疾生身背痛止樹下坐於是佛語賢者阿難至熙連河自澡浴已告阿難朝從花子淳飯夜當滅度天下有二難一為若施飯食成无上道為至聖佛一為若施飯食弃所受餘无為之情而滅度今淳飯佛當得長壽得受无欲得大富得極貴得官屬終生天上獲此五福語淳勿憂宜用歡喜

祐尋此二經與大般涅槃所說淳陀

家後供養多有不同此大小乘經現化之各殊也

余時樹林其地陝小以佛神力如針鋒處皆有无量諸佛世尊所食之物亦无差別是時天人阿修羅等啼泣悲嘆如來今日已受我等家後供養當般涅槃我等當復更供養誰余時世尊為欲安慰一切大眾而說偈言若有不能如是觀了三寶常者是梅陀羅若有能知三法常住實能因緣離苦安樂

余時人天大眾阿修羅等聞是法已心生歡喜踊躍无量知佛常住散種種花鼓天妓樂余時世尊與文殊師利迦葉菩薩及與純陀受記別已說如是言諸善男子自修其心慎莫放逸我今背疾舉體皆痛我今欲卧如彼小見及常患者文殊汝等當為四部廣說大法今以此法付囑於汝乃至迦葉阿難等至當復付囑余時如來說是語已為調伏諸眾生故現身有疾右脇而卧如彼病人長阿含經云余時世尊入拘尸城向

本生處末羅雙樹間告阿難曰汝為如來於雙樹間敷置床座使顯南首面向北方所以然者吾法流布當久住北方余時世尊自四牒僧伽梨偃右脇如師子王累足而卧時雙樹間鬼神以非時花布散于地阿難長跪叉手白佛言莫於此鄙陋小城荒毀之土取滅度也更有大國迦維羅衛波羅捺國民人眾多必能恭敬供養舍利佛言止止无謂此土以為鄙陋昔者此國土有王名大善見七寶具足王有四德主四天下善見命終生第七梵天其王死七日後輪寶珠寶自然不見為寶馬寶居士寶主兵寶同日命終城池法殿金色羅園變為土水有法無常要歸磨滅唯得聖諦道余乃知之我自憶念曾於此處六反作轉輪聖王殄厝骨於此今我成无上正覺復捨性命厝身於此自今已後生死永終无有方土厝吾身處此家後邊更不受有

余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來已免一切諸病苦患悉除无復怖畏世

釋迦譜卷第四 第五十卷 彩字

尊一切衆生有四毒箭則為病因何等為四貪欲瞋恚愚癡憍慢若有病因則有病生所謂愛熱肺病上氣吐逆其心悶亂諸佛世尊悉復无有今日如來何緣願命文殊師利我今背痛一切愚人生滅盡想當為外道九十五種之所輕慢沙門瞿曇无常所遷如來世尊无上仙人已拔毒箭得無所畏今者何故右脇而卧令諸人天悲愁苦惱今時世尊大悲薰心知諸衆生各各所念即從卧起結加跏趺生願貌熙怡如融金聚放大光明无遍虚空其光大盛過百千日照于東方南西北方四維上下諸佛世界一毛孔出一蓮花各具千綵純真金色各出種種雜色光明皆悉遍至阿鼻地獄黑繩地獄等是八地獄其中衆生燒煮炙斫刺剝乃至八種寒氷地獄所謂擘裂身體碎壞遇斯光已如是等苦悉滅无餘是光明中言諸衆生皆有佛性衆生聞已即便命終生天人中此閻浮提及餘世界地獄悉空無受罪者除一闍提餓鬼

釋迦譜卷第四 第五十卷 彩字

衆生飢渴所逼過斯光已飢渴即除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天人中餓鬼悉空除謗大乘畜生共相殘食過斯光已悉滅是光明中亦說衆生皆有佛性聞已命終生天人中畜生亦盡除謗正法是一一花各有一佛圓光一尋端嚴寂上是諸世尊或震雷音或注洪雨或扇大風或出烟炎或有示現初生出家轉妙法輪入于涅槃此閻浮提中衆生過斯光已盲者見色聾者聽聲啞言辯行貧者得財慳者能施吝者慈心不信者信无一衆生修行惡法除一闍提今時一切天龍鬼神龍闍婆阿修羅及人非人等悉同聲唱如是言善哉善哉天上天尊多所利益踊躍歡喜或歌或舞以種種花散佛及僧諸天妓樂供養於佛今時佛告迦葉菩薩是諸衆生不知大乘方等密語便謂如來真實有疾如來今於娑羅雙樹間示現倚卧師子之牀欲入涅槃今諸未得阿羅漢果衆弟子等及諸力士生大憂苦今天人阿

釋迦譜卷第四 第五十卷 彩字

修羅等大設供養欲使諸人以千端疊纏裹其身七寶為棺盛滿香油積諸香木以火焚之唯除二端不可得燒一者觀身二取在外為諸衆生分散舍利以為八分一切聲聞弟子咸言如來入於涅槃當知如來亦不畢竟故
長阿含經云今時世尊即記前千二百弟子所得道果世尊披薜多羅僧出金色臂告諸比丘汝等當觀如來時時出世如優曇花時一現耳
雙卷大般泥洹經云何佛語阿難其已願樂如來正化當弃貪欲慢之心遵承佛教以精進默惟道行是為寂後佛之遺令必共慎之汝諸比丘觀佛儀之容難得觀却後一億四千餘歲乃當復有弥勒佛耳難常遇也天下有漚曇花不花而實若其生花則世有佛為世間日恒除衆冥自我為聖師至七十九所應作者亦已究暢汝其勉之夜已半矣
是故比丘无為放逸我以不放逸故自

致正覺无量衆善亦由不放逸得一切万物无常存者此是如来末後所說於是世尊即入初禪從初禪起入第二禪從第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有想無想定從有想无想定起入滅想定是時阿難問阿那律世尊已般涅槃耶阿那律言未也阿難世尊今者在滅想定我昔親從佛聞從四禪起乃般涅槃於時世尊從滅想定起入有想无想定從有想无想定起入不用定從不用定起入識處定從識處起入空處定從空處定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入第三禪從三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一禪從第一禪起入第二禪從二禪起入第三禪從第三禪起入第四禪從四禪起佛般涅槃當於余時大地振動諸天世人皆大驚怖諸有幽冥日月光明所不照處皆蒙大明各得相見迭相謂言彼人生此其光普遍過諸天光時忉利天

於虛空中以文陀羅花優鉢羅花波頭摩等花散如来上及散衆會又以天末栴檀雨散佛上及散大衆佛滅度已時梵天王釋提桓因金毗羅神密迹力士佛母摩耶雙樹神娑羅園林神四天王忉利天王炎摩天王兜率陀天王化自在天王他化自在天王各作偈頌諸比丘悲慟殞絕自投於地譬如斬地婉轉迴遑莫知所湊歔唏而言如来滅度何其駛哉大法淪翳何其速哉羣生長衰世間眼滅今時阿那律告諸比丘止止勿悲諸天在上儻有恠責時諸比丘問阿那律上有幾天阿那律言充滿虛空豈可計量皆於空中徘徊搔擾悲號躑躅垂淚而言如来滅度何其駛哉群生長衰世間眼滅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張 彩字號
迎礼足白言今來何早阿難答言汝等當知如来昨夜已取滅度汝欲施作宜及時為諸末羅聞是語已莫不悲慟捫淚而言一何駛哉佛般涅槃一何疾哉世間眼滅時諸末羅各自還家辦諸香花及衆妓樂詣雙樹間供養舍利竟一日已以佛舍利置於牀上諸末羅童子等來舉輿牀皆不能勝時阿那律語末羅汝等且止勿空疲勞今者諸天欲來舉牀汝等欲使末羅童子舉牀四角入東城門遍諸里巷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西城門諸高顯處而闍維之而諸天意欲留舍利七日之中使國人民皆得供養然後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天冠寺而闍維之是上天意使牀不動末羅曰諾快哉斯言隨諸天意時諸末羅即共入城平治道路掃灑燒香已出雙樹間以香花妓樂供養舍利訖七日已時日向暮舉佛舍利置於牀上末羅童子捧舉四角擎持幡蓋燒香散花作衆妓樂前後導從安詳而行時忉利諸天文陀羅花優鉢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張 彩字号

羅花等天末梅檀散舍利上充滿街
路諸天作樂鬼神歌詠供養舍利於
是末羅捧牀漸進入東城門止諸街
巷設供養已出城北門渡熙連禪河
到天冠寺告阿難曰我等復應以何
供養阿難報曰我親從佛聞欲蓋舍
利當如轉輪聖王墓法生獲福死得
上天時末羅即共入城供辦蓋具已
運到天冠寺以淨香湯洗浴佛身以
新劫貝周匝纏身五百張疊次如纏
之內身金棺灌以香油置於第二大
鐵槨中梅檀木槨重衣其外以衆名
香而積其上末羅大目名曰路幾執
大炬火欲燃佛槨而火不燃又諸大
末羅次前燃積火又不燃時阿難律
語末羅言止止諸賢非汝所能火滅
不燃是諸天意以大迦葉將五百弟
子從波波國來欲見佛身天知其意
使火不燃今時大迦葉波波國遇一
軋子手執文陀羅花問言汝知我師
在乎答曰滅度以來已經七日迦葉
聞之悵然不悅五百比丘婉轉號咷
不能自勝迦葉詣拘尸城渡及連禪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張 彩字号

河到天冠寺至阿難所語阿難言我
等欲一面覲舍利及未闍維寧可見
不阿難答言雖未闍維以劫貝五百
張疊次如纏之藏於金棺置鐵槨中
以為佛身難復可覲迦葉三請阿難
答如初時大迦葉適向香積於時佛
身從重棺內雙出兩足足有異色迦
葉見已恠問阿難佛身金色是何故
異阿難報曰向有一老母悲哀而前
淚墮其上故色異耳迦葉即向香積
禮佛舍利時四部衆及上諸天同時
俱禮於是佛足忽然不現時大迦葉
遶積三匝而作偈頌時彼佛槨不燒
自燃諸末羅等各相謂言今火獨熾
炎盛難止闍維舍利或能消盡當於
何所求水滅之時有娑羅樹神尋以
神力滅佛槨火時諸末羅指拘尸城
側取諸香花以用供養
雙卷泥洹經說與長阿含說略同又
云大迦葉至於是佛槨不燒自然
至終其夜佛槨燒盡自然生四樹蘗
及禪樹迦維摩樹阿世鞞樹及拘
類樹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張 彩字号

菩薩處胎經云佛在雙樹欲捨身壽
入涅槃二月八日夜半躬自襲僧伽梨
鬱多羅僧安施羅跋薩各三條敷金
棺裏觀身卧上脚脚相累以鉢錫杖
手付阿難八大國王皆持五百張白
疊梅檀木蓋盡內金棺裏大梵天王
將諸梵衆在右面立釋提桓因將忉
利諸天在左面立弥勒菩薩十方菩
薩當前立今時世尊欲入金對三昧
碎身舍利從金棺裏出金色解即問
阿難迦葉比丘今來至不對曰未至
即復斂疊入金棺裏寂然不語世尊
將欲示現識所趣向道識俗識有為
識元為識世尊即於胎中現勾璣胎
骨遍滿三千大千世界佛告弥勒汝
觀勾璣骸骨令一切衆所知識所趣
分別決了弥勒菩薩即從座起手執
金對七寶神杖撓勾璣骨聽彼骨聲
即白佛言此人命終瞋恚結多識墮
龍中此人前身十跡行具得生天上
有一全身舍利无有缺減弥勒以杖
撓之推尋此識了不知處如是三撓
前白佛言此人神識了不可知將非

如來入涅槃耶佛告迦勒諸佛舍利
流布非汝等境界所能分別何以故
此舍利即是吾舍利何能尋究如來
神識又世尊還攝威神在金棺裏寂
然无聲諸天燒香散花供養時大迦
葉將五百弟子至世尊以天耳聞即
從金棺雙出兩足

摩耶經云佛般涅槃摩耶夫人天上
五衰相現一者頭上花萎二者腋下
汗出三者頂中光滅四者兩目數瞬
五者不樂本座又於其夜得五大惡
夢一須彌山崩四海水竭二羅刹奔
走挑人眼目三天失寶冠身无光明
四寶珠幢倒失如意珠五師子鬘身
痛如刀割得此夢已即便驚寤此非
吉祥我昔在於白淨王宮因晝寢中
得希有夢見一天子身黄金色垂白
為王從諸天子作妙技樂觀日之精入
我右脅身心安樂即便懷妊志達太
子為世照明今此五夢甚可怖畏必
是我子涅槃之相今時阿那律棺殯
如來身已即昇忉利天偈告摩耶摩
耶聞已悶絕躋地良久乃親自拔頭

疑悲泣而言昨夜得夢知有忤異佛
果滅度不久便當即就聞維何其苦
哉世間眼滅即與諸眷屬從空來下
趣雙樹間遙見佛棺悶絕不能自勝
以水灑面然後方稱前至棺所頂礼
悲泣而作是言共於至真无量劫來
長為母子未曾捨離一旦於今相見
无期嗚呼苦哉衆生福盡即以種種
天花布散棺上摩耶夫人願見如來
僧伽梨衣及鉢并錫杖右手執之舉
身投地如大山崩悲號慟絕而作是
言我子執著福度天人今此諸物空
无有主嗚呼痛哉四衆悲感淚下如雨
帝釋力故變成河流今時世尊以神
力故令諸棺蓋皆自開發便從棺中
合掌而起如師子王初出窟已奮迅
之勢身毛孔中放千光明一一光明有
千化佛悉皆合掌向於摩耶以梵
軟音問訊母言速屈來下此閻浮提
諸行法介願勿啼泣時阿難見佛起
又聞說偈垂淚嗚咽強自抑忍即便
白佛後世衆生必當問我佛臨滅度
復何所說云何答之佛告阿難汝當

答言世尊已入涅槃摩耶夫人來下
如來為後不孝諸衆生故從金棺出
合掌問訊并說上諸偈故此經名為
佛臨涅槃母子相見經如是受持說此
語已與母辭別即便闔棺三千世界普
皆震動八部大衆悲號慟慟聲動天
地摩耶夫人問阿難言我子悲達臨滅
度時有何教勅阿難白言世尊中夜為
諸比丘略說教誡又以所說十二部經
付囑尊者摩訶迦葉末後勅我令助
宣布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又增感
絕即問阿難汝於往昔侍佛已來聞
世尊說如來正法幾時當滅阿難垂
淚而便答言我於往昔曾聞世尊說
於當來法滅之事云涅槃後摩訶迦
葉與阿難結集法藏事悉畢已摩訶
迦葉於狼跡山入滅盡定我亦當得果
證次第隨後入般涅槃當以正法付
優波掘多善說法要如富樓那廣度
人衆又復勸化阿輸迦王令於佛法
得固正信以佛舍利廣起八万四千
諸塔二百歲已羅難陀比丘善說法
要於閻浮提度十二億人三百歲已

楞伽經卷第四 第三十七

青蓮花眼比丘善說法要度半億人
四百歲已牛口比丘善說法要度一
萬人五百歲已寶天比丘善說法要
度二萬人八萬衆生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正法於此便就盡滅六
百歲已九十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
興破壞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
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
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
見幢燃正法炬八百歲後諸比丘等
樂好衣服縱逸嬉戲百千人中或有
一兩得道果者九百歲已奴為沙門
婢為比丘尼一千歲已諸比丘等聞
不淨觀阿那波那惠惠不欲無量以
丘若一若兩思惟正受千一百歲已
諸比丘等如世俗人嫁娶行媒於大
衆中毀謗毗尼千二百歲已諸比
丘及比丘尼作非梵行若有子息男
為比丘女為比丘尼千三百歲已袈裟
變白不受染色千四百歲已時諸四
衆猶如獵師好樂煞生賣三寶物千
五百歲俱睽弥國有三藏比丘善說
法要徒衆五百人一羅漢比丘善持

楞伽經卷第四 第三十八

戒行徒衆五百布薩之時羅漢比
丘昇於高座說清淨法去此所應作
此不應作彼三藏比丘弟子各羅漢
云汝今身口自不清淨云何而反說
是廣言羅漢答言我久清淨身口意
業無諸過患三藏弟子聞此語已倍
更惠念即於座上教彼羅漢時羅漢
弟子而作此言我師所說會於法理
云何汝等害我和尚即以利刀殺彼
三藏天龍八部莫不憂惱惡魔波旬
及外道衆踊躍歡喜競破塔寺殺害
比丘一切經藏皆悉流移王鳩尸那竭
國阿耨達龍王悉持入海於是佛法
而滅盡也時摩訶摩耶聞此語已踊
哭懊惱語阿難言如來遺教既以正
法付囑尊者及摩訶迦葉宜應精勤
護持讀誦我今不忍見於如來闍維
之時即禮佛棺右繞七匝涕淚號叫還
歸天上
祐敬惟涅槃義摠八味古今講論精理
已備妄率愚管略言其跡夫常住至
寂畢竟無為但機感所誘隨方應俗
既曰現生焉得無滅斯則羣萌覩始

楞伽經卷第四 第三十九

終而法身無出沒也以假言背痛而
方轉甘露詭卧右脅而還放光明此
無病之跡也及千疊既纏而示雙足
於迦葉金棺將闔而却合掌於摩耶
此不滅之徵也無病而現滅故知灰
身顯摧常住真實月喻妙音不其
明乎

釋迦八國分舍利記第二十八 二雙卷溫豆經

時波波國末羅民衆聞佛雙樹滅度
皆自念言今我宜往求舍利分起塔
供養時波波國諸末羅即下國中嚴
四種兵為兵馬兵車兵步兵到拘尸
城遣使者言聞佛衆祐止此滅度彼
亦我師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當於本
國起塔供養拘尸王答如是如是誠
如君言但世尊垂降此土於茲滅度
國內士民當自供養遠勞諸君舍利
分不可得時遮頗國諸跋離民衆及羅
摩伽國拘利民衆毗留提國婆羅門
衆迦維衛國釋種民衆毗舍離國離
旦民衆及摩竭王阿闍世聞如來於
拘尸城雙樹間而取滅度皆自念言
今我宜往求舍利分時諸國王阿闍

世等即下國中嚴四種兵進渡恒水
即勅婆羅門香姓汝持我名入拘尸
城致問諸末羅等起居輕利遊步強
耶善於諸賢每相宗教隣國義和曾
无諍訟我聞如來於君國內而取滅度
唯無上尊實我所天故從遠來求諸
骨分欲還本土起塔供養設與我者
舉國重寶與君共之時香姓婆羅門
受王教已即詣彼城語諸末羅時諸
末羅報香姓曰誠如君言但為世尊垂
降此土於茲滅度國內士民自當供
養遠勞諸君舍利分不可得時諸國
王即集羣臣眾共立議作頌告曰
吾等和議 遠來拜首 遜言求分
如不見與 四兵在此 不惜身命
義而弗獲 當以力取
時拘尸國即舉羣臣眾共立議以偈
答曰
遠離諸君 屈辱拜首 如來遺形
不敢相許 彼欲舉兵 吾斯亦有
畢命相拒 未之有畏
時香姓婆羅門曉眾入曰諸賢長夜
受佛教戒口誦法言一切眾生常念

欲安寧可諍佛舍利共相殘害如來
遺形欲以廣益舍利現在但當分耳
眾咸稱善尋復議言誰堪分者皆曰
香姓婆羅門仁智平均可使分也時
諸國王即命香姓汝為我等分佛舍
利均作八分於時香姓即詣舍利所
頭面礼畢徐前取佛上牙別置一面
尋遣使者賣佛上牙詣阿闍世所語
使者言汝以我聲上白大王起居輕
利遊步強耶舍利未至傾遲无量耶今
付使者如來上牙並可供養以慰众
望明星出時分舍利訖當自奉送余
時香姓以一瓶受石許即分舍利均
為八分已告眾人言願以此瓶眾議
見與自欲於舍起塔供養皆言智哉
是為知時即共聽與時有畢鉢村人
眾人言乞地焦炭起塔供養皆言與
之介時拘尸國人得舍利分即於其上
起塔供養波波國遮羅國羅摩伽國
毗留提國迦維衛國毗舍羅國摩竭
國阿闍世王等得舍利分各歸其國
起塔供養香姓婆羅門持瓶歸起塔
畢鉢村人持地焦炭歸起塔當於介

時如來舍利於八塔第九瓶塔第十
炭塔第十一生時矮塔何等時佛生
沸星出時生沸星出出家沸星出
成道沸星出滅度八日佛出家八日成
菩提八日取滅度二月如來生二月
佛出家二月成菩提二月取涅槃
雙卷大般涅槃經云時波旬國諸花
氏可樂國諸拘隣有行國諸滿離神
州國諸梵志維耶國諸離昌間佛止
雙樹般泥日各嚴四兵到拘夷止城
外赤澤國諸釋氏亦嚴四兵來到報
言釋尊聖雄出自我親實我諸父敬
慕之心來請骨分摩竭王阿闍世又
嚴四兵度河津來使梵志七麤入問
消息今佛眾祐止此滅度實我所天
敬慕之心來請骨分王答佛自來此
我當供養謝汝大王舍利分不可得
於是七麤聚眾人作頌告曰
今各遠離 四兵在此 義言不用
必命相拒
拘夷國人亦答頌曰
如欲舉眾 吾斯亦有 俱命相拒
則未為恐

梵志七寔曉衆人言諸君皆宿夜承

佛嚴教佛大慈故燒形遺骨欲廣祐天下何宜當為毀本慧意舍利現在但當分耳衆咸稱善皆詣舍利稽首畢乃使七寔分之於是七寔持一覓受石許蜜塗其裏分為八分已白衆言吾既敬佛願得著覓舍利歸起塔廟皆言智哉即共聽與梵志溫達七地焦炭歸起塔寺皆言與之後有衡國異道士求得地灰於是八國得佛八分舍利各還起塔有八塔第九覓塔第十炭塔第十一灰塔既分舍利又為遠方諸四輩弟子未悉聞故留九十日乃去城四十里於衛致鄉四衢道中作塔寺拘夷豪姓共作甃甃石壑縱廣三尺集用作塔及高縱廣皆丈五尺藏黃金覓舍利於其中置立長表法輪杵蓋懸繒燃燈花香伎樂祀事供養

思議之事也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四張 彩字号

釋迦天上龍宮舍利寶塔記第三十九 出菩薩藏經
有一大臣名優波告諫言諸王莫諍佛舍利應當分之普共供養何為與兵共相征罰今時釋提桓因即現為人語諸王言我等諸天亦當有分若共諍力則有勝負幸可見與勿足為難今時阿耨達龍王次隣龍王伊那鉢龍王語八王言我等亦應有舍利分若不見与力足相伏時優波告言諸君且止舍利宜共分之即分為三分一分與諸天一分與龍王一分與八王分覓受碩餘此目密以蜜塗覓裏以覓量分舍利諸天得舍利還於天上即起七寶塔龍得舍利還於龍宮亦起七寶塔八王得舍利各還本國亦起七寶塔目優波告著覓舍利并覓亦起七寶塔灰及土四十九斛起四十九寶塔當耶維處亦起寶塔高三十九尺
釋迦龍宮佛毘塔記第三十 出阿育王經
八國王競諍取舍利各各起兵天帝釋見之即遣天邊自下曉喻諸王言佛在時諸王皆如兄弟佛適泥洹云

釋迦譜卷第四 第三五張 彩字号

何相罰橫煞万民當共分之各還起塔普皆得福諸王皆言快哉藉卿作計為我分之得无諍也邊自以金覓分之阿闍世王共數各得八万四千舍利餘有佛口一甕无敢取者以阿闍世王初來求舍利時車中投身著地氣欲不報故共持與阿闍世王阿闍世王得舍利及甕還大歡喜作倡伎樂鼓角動天難頭禾龍王聞佛般泥洹亦從諸龍化作人身到泥洹所道逢阿闍世王還語言佛留舍利非但唯使人間供養可持一分見與不阿闍世言不可得也龍王言我是難頭禾龍舉卿國土著八万里外磨碎成屑阿闍世王怖懷故即舉佛甕與之更復欲取初龍王便言得此甕足供養也旋別各去龍王即還須弥山下起水高八万四千里起水精琉璃塔阿闍世王命終後阿育王得其國土時有大目白阿育王言難頭禾龍先輕阿闍世奪佛甕去阿育聞大瞋即勅諸鬼神王作鐵網鐵藉縱置須弥山水中欲縛取龍王龍王大怖共設計言阿育事佛當

伺其卧取其官殿移著須弥山下水
精塔中自出與相見具說本末道意
狀其瞋必息即便遣龍捧取阿育王
宮殿阿育王卧覺不知是何處見水
精塔高八万四千里喜怖交心難頭
承龍自出謝言阿闍世王自與我佛
甞我不奪也釋迦文佛在世與我
言般泥洹後劫盡時所有經戒及袈
裟應器我皆當取藏著是塔中弥勒
來下當復出著阿育王聞此言大謝
實不知此難頭未能王便使諸龍還
復阿育王宮殿置於本處
祐以為能供三寶本在天人故忉利
閻浮塔廟森列至於難頭龍王乃大
士應化所以法滅之時取藏尊經其能
建刹不亦宜乎

釋迦譜卷第四

汝等當為大衆說法有二因緣則無
痛苦何等為二一者憐愍一切衆生二者給
施病者醫藥如來往昔已於無量萬億劫中
修菩薩道常行愛語利益衆生不令苦惱施
疾病者種種醫藥何緣於今自言有病世尊
世有病人或坐或起不安其所或索飲食戒
勅家屬修治產業何故如來默然而卧不教
弟子聲聞人等尸波羅蜜諸禪解脫三摩跋
提脩諸正勤何緣不說如是甚深大乘經典
如來何故不以無量方便教大迦葉人中衆
三諸天人等令不退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何故不治諸惡比丘受畜一切不淨物若
世尊實無有病云何默然右脇而卧

釋迦譜卷第四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五九九頁中一行及卷末「卷第四」，
資、磧、普、南、徑、清作「卷第九」。
- 一 五九九頁中二行撰者，資、磧、普、
南、徑、清同上卷。
- 一 五九九頁中三行至七行目錄，
清無。
- 一 五九九頁中一〇行「比丘」，資、磧、
普、南、徑、清作「比丘衆」。
- 一 五九九頁中一三行「音類」，諸本
作「類音」。
- 一 五九九頁中一八行首字「坐」，資、
磧、普、南、徑、清作「留」。同行「舉
軀」，資、磧、普、南、徑、清作「舉
體」。
- 一 五九九頁下二行「朦朦」，資、磧、
普、南、徑、清作「朦朦」。
- 一 五九九頁下三行「其聞」，諸本作
「其間」。

一 五九九頁下四行第一一字「欲」，
資、磧、普、南、徑、清作「欲可」。

一 五九九頁下一七行第一三字「佛」，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五九九頁下二一行「擾則普地」，資、
磧、普、南、徑、清作「撓普地皆」。

一 五九九頁下末行第一一字「則」，
資、磧、普、南、徑、清作「故則」。

一 六〇〇頁上三行「正覺」，徑、清作
「正覺則普地動」。

一 六〇〇頁上四行第三字「是」，徑、
清作「是則普地動」。

一 六〇〇頁上五行「如來入」，諸本
作「如來欲入」。

一 六〇〇頁上一一行「嗥叫」，資、磧、
普、南、徑、清作「號咷」。

一 六〇〇頁中二〇行「優婆塞」下，
諸本有「三恒河沙諸」，「諸」麗無（
優婆夷）。

一 六〇〇頁下一二行「姝女」，資、磧、
普、南、徑、清作「姝女」。

一 六〇〇頁下末行「牛王往至」，資、

南、徑、清作「牛牛王往至」；磧、普
作「牛牛羊往到」。

一 六〇一頁上一行及九行「拘尸城」，
資、磧、普、南、徑、清作「拘尸那城」。

一 六〇一頁上六行「四大海」，諸本
作「四大海神」。

一 六〇一頁上八行第五字「漚」，徑、
清作「尼」。

一 六〇一頁上九行「娑羅林」，資、磧、
普、南、徑、清作「娑羅雙樹林其林」。

一 六〇一頁上一八行第五字「到」，
資、磧、普、南、徑、清作「至」。

一 六〇一頁中二行第六字「諸」，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一頁中三行「專心如來」，資、
磧、普、南、徑、清作「專念如來功
德」；麗作「專念如來」。

一 六〇一頁中六行第七字「復」，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一頁中七行「矛稍」，麗作「矛
鉏」。

一 六〇一頁下一二行末字「悉」，資、

磧、普、南、徑、清作「悉皆」。

一 六〇一頁下一九行「餘无能見」，
資、磧、普、南、徑、清作「更無能見
是菩薩身」。

一 六〇二頁上一行「娑羅樹」，資、磧、
普、南、徑、清作「娑羅雙樹」。

一 六〇二頁上七行「蝮蝎」，資、磧、
普、南、徑、清作「蝮蠆」。

一 六〇二頁上八行「悉皆」，資、磧、
普、南、徑、清作「一切」。

一 六〇二頁上末行「右臂」，資、磧、
普、南、徑、清作「右肩」。

一 六〇二頁中八行「令汝」，資、磧、
普、南、徑、清作「乃令汝」。

一 六〇二頁下一行「若減一劫」，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二頁下七行首字「化」，資、磧、
普、南、徑、清作「有」。

一 六〇二頁下一二行「波城」，資、磧、
普、南、徑、清作「波婆城」；麗作「波
波城」。

一 六〇二頁下一七行第七字「會」，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二頁下二一行「尋即數座」，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三頁上六行第七字「顯」，資、
磧、普、南、徑、清作「頭」。

一 六〇三頁上一〇行第二字「如」，
麗無。同行「作映」，資、磧、普、南、
徑、清作「作膳」。

一 六〇三頁上一八行第八字「道」，
資、磧、普、南、徑、清作「真道」。同
行「一爲」，諸本作「二爲」。

一 六〇三頁上二一行「富得」，資、磧、
普、南、徑、清作「福德」。

一 六〇三頁中二行第三字「各」，資、
磧、普、南、徑、清作「各見」。

一 六〇三頁中一行第二字「能」，
諸本作「法」。

一 六〇三頁中一二行「尔時」，資、磧、
普、南、徑、清作「時諸」。

一 六〇三頁中一行末字「說」，資、
磧、普、南、徑、清作「作」。

一 六〇三頁中一行「小見」，諸本

作「小兒」。

一 六〇三頁中二〇行第七字「至」，
資、磧、普、南、徑、清作「來」。

一 六〇三頁中二一行第七字「爲」，
資、磧、普、南、徑、清作「爲欲」。

一 六〇三頁下二行「顯南」，諸本作
「頭北」。

一 六〇三頁下三行「北方」，諸本作
「西方」。

一 六〇三頁下四行「四牒」，資、磧、
普、南、徑、清作「四契」。

一 六〇三頁下七行「白佛」，資、磧、
普、南、徑、清作「而白佛」。

一 六〇三頁下九行「羅衛」，諸本作
「羅衛國」。

一 六〇三頁下一二行「七寶」，資、磧、
普、南、徑、清作「七覺」。

一 六〇三頁下一四行「馬寶」，麗作
「馬寶玉女寶」。

一 六〇三頁下一五行「金色」，資、磧、
普、南、徑、清作「金多」。

一 六〇三頁下一七行第三字「諦」，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四頁上四行「其心悶乱」，諸
本作「膚體瘡瘡其心悶乱下痢噉
噉小便淋瀝眼耳疼痛背（磧、南作
「皆」）滿腹脹顛狂乾病鬼魅所著
如是種種身心諸病」。同行「復无」，
諸本作「無復」。

一 六〇四頁上五行「師利」，諸本作
「師利而作是言」。

一 六〇四頁上六行首字「痛」與「一
切」之間，諸本有「汝等當爲……
而卧」一段經文茲據清藏本附於
卷後。

一 六〇四頁上一一行「所念」下，諸
本有「將欲隨順畢竟利益」八字。

一 六〇四頁上一二行首字「生」，諸
本作「坐」。

一 六〇四頁上一四行「世界」，資、磧、
普、南、徑、清作「世界於其身上」；
麗作「世界於其身上一切毛孔」。

一 六〇四頁上一七行「黑繩地獄等」，
諸本作「想地獄黑繩地獄衆合地」。

獄叫喚地獄大叫喚地獄焦熱地獄大焦熱地獄」。

一 六〇四頁上一八行「衆生」，諸本作「衆生常爲諸苦之所逼切所謂」。

一 六〇四頁上二二行「天人」，諸本作「人天」。本頁中六行，資、磧、普、南、徑、清同。

一 六〇四頁上末行「地獄悉空」，諸本作「所有地獄皆悉虛空」。

一 六〇四頁中一行「所逼」下，資、磧、普、南、徑、清有「以髮纏身於百千歲未曾得聞漿水之名」十六字。

一 六〇四頁中三行「餓鬼悉空」，資、磧、普、南、徑、清作「令諸餓鬼亦悉空虛」。

一 六〇四頁中四行「畜生」，資、磧、普、南、徑、清作「畜生衆生」。

一 六〇四頁中六行第七字「中」，資、磧、普、南、徑、清作「中當爾之時」。

一 六〇四頁中一一行「衆生」，資、磧、普、南、徑、清作「所有衆生」。

一 六〇四頁中一五行第一二字「同」，

資、磧、普、南、徑、清作「共同」。

一 六〇四頁中一六行「天上」，諸本作「無上」。

一 六〇四頁中一七行「或儻」，資、磧、普、南、徑、清作「或儻或身動轉」。

一 六〇四頁中二一行第四字「雙」，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四頁中末行「天人」，諸本作「諸天人」。

一 六〇四頁下一二行「出世」，資、磧、普、南、徑、清作「出現於世」。

一 六〇四頁下一三行第九字「何」，諸本無。同行末字「其」，資、磧、普、南、徑、清作「甚」。

一 六〇四頁下一四行第一二字「慢」，諸本作「憍慢」。

一 六〇四頁下一五行「默惟」，資、磧、普、南、徑、清作「受思惟」；麗作「思惟」。

一 六〇四頁下一七行「佛儀之容難」，資、磧、普、南、徑、清作「佛之儀容難可」；麗作「佛儀容難可」。

一 六〇四頁下一九行「漚曇」，資、磧、普、南、徑、清作「優曇鉢」；麗作「優曇」。

一 六〇五頁上五行首字「三」，資、磧、普、南、徑、清作「第三」。

一 六〇五頁上六行「從識」，諸本作「從識處」。

一 六〇五頁上九行末字「阿」，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五頁上一五行及一九行「從四」，資、磧、普、南、徑、清作「從第四」。

一 六〇五頁上一六行「從三」，資、磧、普、南、徑、清作「從第三」。

一 六〇五頁上一七行及一八行「從二」，資、磧、普、南、徑、清作「從第二」。

一 六〇五頁上二〇行「大地」，資、磧、普、南、徑、清作「地大」。

一 六〇五頁上末行「過諸天光」，資、磧、普、南、徑、清作「過諸天光明」。

一 六〇五頁中一行第一三字「花」，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五頁中二行「等花」，資、磧、

普、南、徑、清作「華等」。

一 六〇五頁中一行「何其」，資、磧、

普、南作「何期」。

一 六〇五頁中一八行第七字「經」，

資、磧、普、南作「經云」；徑、清作

「經說」。

一 六〇五頁下八行「舉輿」，資、磧、

普、南、徑、清作「舉舉」。

一 六〇五頁下一三行第四字「諸」，

諸本作「詣」。

一 六〇五頁下一六行「天冠寺」，資、

磧、普、南、徑、清作「於天冠寺中」；

麗作「於天冠寺」。

一 六〇五頁下末行「諸天」，諸本作

「諸天雨」。

一 六〇六頁上七行「獲福」，資、磧、

普、南、徑、清作「獲福利」。

一 六〇六頁上八行第三字「時」，資、

磧、普、南、徑、清作「時諸」。

一 六〇六頁上一三行至次行「執大」，

資、磧、普、南、徑、清作「親執」。

一 六〇六頁上一四行末字「大」，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六頁上一九行「波波國」，諸

本作「從波波國」。

一 六〇六頁中二行「面觀」，磧作「面

觀」。

一 六〇六頁中六行首字「答」，資、磧、

普、南、徑、清作「答之」。

一 六〇六頁中八行第一二字「是」，

麗作「足」。

一 六〇六頁中一四行「火燭」，麗作

「火燭」。

一 六〇六頁中一五行「消盡」，資、磧、

普、南、徑、清作「燒盡」。

一 六〇六頁中一七行第一字「指」，

資、磧、普、南、徑、清作「詣」。

一 六〇六頁中一九行「泥洹經」，資、

磧、普、南、徑、清作「大般泥洹經」。

一 六〇六頁下二行「涅槃」，資、磧、

普、南、徑、清作「般涅槃」。同行

「自髻」，磧、普、南、徑、清作「自

髻」；麗作「自髻」。

一 六〇六頁下六行第五字「蜜」，資、

磧、普、南、徑、清作「樓」。

一 六〇六頁下一四行末字「胎」，麗

作「骸」。

一 六〇七頁上三行「舍利」，資、磧、

普、南、徑、清作「舍利者」。

一 六〇七頁上一〇行「頂中」，資、磧、

普、南、徑、清作「項中」。

一 六〇七頁上一八行「觀日」，資、磧、

普、南、徑、清作「貫日」。

一 六〇七頁中四行「悶絕」，資、磧、

普、南、徑、清作「便即悶絕」。

一 六〇七頁中六行「至真」，諸本作

「過去」。

一 六〇七頁中七行「一旦」，徑、清作

「一但」。

一 六〇七頁中一〇行第七字「并」，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七頁中一二行第五字「著」，

資、磧、普、南、徑、清作「者」。

一 六〇七頁中二〇行第九字「時」，

資、磧、普、南、徑、清作「爾時」。同行末字「起」，資、磧、普、南、徑、清作「起已」。

一 六〇七頁下一五行「涅槃」，資、磧、普、南、徑、清作「佛涅槃」。

一 六〇七頁下一六行第二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共」。

一 六〇七頁下二二行第七字「羅」，諸本作「尸羅」。

一 六〇八頁上七行「破壞」，資、磧、普、南、徑、清作「破滅」。

一 六〇八頁上一七行第一二字「是」，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〇八頁上末行第八字「一」，資、磧、普、南、徑、清作「有一」。

一 六〇八頁中一行「布薩」，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十五日布薩」。

一 六〇八頁中七行第二字「惠」，資、磧、普、南、徑、清作「惠」。

一 六〇八頁中一二行第一一字「王」，諸本作「至」。

一 六〇八頁中一八行「七匝」，資、磧、

普、南、徑、清作「十匝」。

一 六〇八頁中末行末字「始」，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始」。

一 六〇八頁下一行第九字「以」，諸本作「是以」。

一 六〇八頁下五行「無病」，諸本作「無病而示病不滅」。

一 六〇八頁下六行「妙音」，資、磧、普、南、徑、清作「妙旨」。

一 六〇八頁下九行「雙樹」，資、磧、普、南、徑、清作「於雙樹」。

一 六〇八頁下一一行「諸末羅」，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末羅等」。

一 六〇八頁下一七行至次行「舍利分不可」，諸本作「分舍利分恐不可」。

一 六〇八頁下一八行第六字「遮」，資、磧、普、南、徑、清作「遮羅」。

一 六〇八頁下二一行首字「旦」，諸本作「車」。同行「摩竭王阿闍世

聞」，資、磧、普、南、徑、清作「摩竭國阿闍世王聞」。

一 六〇八頁下二一行至次行「如來

於拘尸城」，資、磧、普、南、徑、清作「於如來在拘尸那城娑羅」。

一 六〇八頁下末行「往求」，資、磧、普、南、徑、清作「往取」。

一 六〇九頁上四行第二字「善」，諸本作「吾」。

一 六〇九頁上六行末字「諸」，資、磧、普、南、徑、清作「請」。

一 六〇九頁上一二行「舍利分」，資、磧、普、南、徑、清作「分舍利分定」；麗作「分舍利分」。

一 六〇九頁上一七行「即舉羣臣」，資、磧、普、南、徑、清作「即集臣」；麗作「即集羣臣」。

一 六〇九頁上一九行第二字「離」，諸本作「勞」。

一 六〇九頁上二一行「未之」，資、磧、普、南、徑、清作「未云」。

一 六〇九頁中九行「大王」，資、磧、普、南作「天王」。

一 六〇九頁中一三行「受石」，資、磧、

一 普、南、徑、清作「受一石」。

一 六〇九頁中一七行「衆人」，諸本作「白衆人」。

一 六〇九頁下一行第六字「於」，諸本作「起於」。

一 六〇九頁下四行「滅度」下，資、磧、普、南、徑、清有「八日如來生」五字。

一 六〇九頁下一〇行第五字「曰」，徑、清作「洹」。

一 六〇九頁下一一行「來到」，資作「夾到」。

一 六〇九頁下一二行「釋尊聖雄」，資、磧、普、南、徑、清作「釋聖大雄」。

一 六〇九頁下一七行「舍利分」，資、磧、普、南、徑、清作「分舍利」。

一 六〇九頁下一九行第四字「離」，資、磧、普、南、徑、清作「來」。

一 六〇九頁下二〇行首字「必」，磧、普、南、徑、清作「畢」。

一 六一〇頁上六行「受石」，諸本作

「受一石」。

一 六一〇頁上一二行「十炭塔第十灰塔」，資、磧、普、南、徑、清作「十灰塔第十一炭塔」。

一 六一〇頁上一五行「石磬」，資、磧、普、南、徑、清作「石甕」。

一 六一〇頁上一八行第三字「梓」，資、磧、普、南、徑、清作「盤」。

一 六一〇頁上二二行「人天」，資、磧、普、南、徑、清作「於人天」。

一 六一〇頁中三行「優波告」，諸本作「優波吉」。下至一七行同。

一 六一〇頁中五行第五字及本頁下一行第三字「罰」，資、磧、普、南、徑、清作「伐」。

一 六一〇頁中一二行「分甕」，資、磧、普、南、徑、清作「一分甕」。

一 六一〇頁中一三行首字「碩」，資、磧、普、南、徑、清作「石」。

一 六一〇頁中一七行第五字「著」，資、磧、普、南、徑、清作「得著」。

一 六一〇頁中一九行首字「耶」，麗

作「闍」。同行「三十九」，徑、清作「四十九」。

一 六一〇頁中末行「在時」，資、磧、普、南、徑、清作「在世時」。

一 六一〇頁下二行第一二字「藉」，資、磧、普、南、徑、清作「持」。

一 六一〇頁下三行首字「計」，諸本作「評」。

一 六一〇頁下一三行「舉卿國土」，資、南、徑、清作「能舉卿國土」；磧

普作「能舉卿國上」。

一 六一〇頁下一五行「取初」，諸本作「取舍利」。

一 六一〇頁下一六行第三字「得」，諸本作「我得」。

一 六一〇頁下二〇行第五字「龍」，資、磧、普、南、徑、清作「龍王」。

一 六一〇頁下二一行「阿育聞大瞋」，資、磧、普、南、徑、清作「阿育王聞便大瞋恚」。

一 六一一頁上二行第五字「出」，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一一頁上三行首字「狀」，資、磧、

普、南、徑、清作「降伏」。

一 六一一頁上四行「見水」，資、磧、

普、南、徑、清作「所見水」。

一 六一一頁上一四行「乃大」，麗作

「及大」。



釋迦譜卷第五

蕭齊釋僧祐撰

彩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釋迦獲八万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記第三十一 出離阿含經

尔時世尊與諸比丘脩邑而行時有

二童子一名闍耶二名毗闍耶共在

沙中嬉戲遙見世尊三十二相莊嚴

其體時闍耶童子心念言我當以麦

麤上佛仍手捧細沙著世尊鉢中時

毗闍耶合掌隨喜時彼童子而發願

言以惠施善根功德令得一天下一

繳蓋王即於此處生得供養諸佛尔

時世尊發客微笑阿難合掌白言世

尊何緣微笑尔時世尊告阿難當知

我滅度百年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

邑統領一天下轉輪王姓孔雀名阿

育正法治化又復廣布我舍利當造

八万四千塔阿難取此鉢中所施之

沙捨著如來經行處當行彼處阿難

受教即取鉢沙泥經行處阿難當知

於巴連弗邑有王名日月護彼王當

生子名曰顏頭婆羅當知彼國彼復

有子名曰脩師摩時瞻婆國有一婆

羅門女極為端正令人樂見為國所

珍諸相師輩見彼女相即記彼女當

為王妃必生二子一當領天下一當

出家學道得成聖跡時婆羅門相師

所說歡喜無量即持其女詣巴連弗

邑種種莊嚴欲嫁與修師摩王子相

師云應嫁與顏頭婆羅門王見此女

端正有德即立為第一夫人恒相娛

樂仍便懷體月滿生子生時安隱母

無憂惱過七日後立字名無憂又復

生子名曰離憂者身體廉潔父不喜

見王欲試諸子呼婆羅門言觀我諸

子於我滅後誰當作王婆羅門言將

此諸子出城金殿園館中當觀其相

時阿育王母語阿育言今王出金殿

園館中觀諸王子於我滅後誰當作

王汝何不去阿育啓言既不蒙念亦

復不樂見我母言但往即便往去願

母賜送食母言如是王先勅大臣若

阿育來者當使其乘老銚象來又復老人以為眷屬時阿育即乘老象至園館中地坐時諸王子各下飲食阿育母以凡器成酪飯送與阿育王問師言此中誰有王相當紹我位時彼相師視諸王子見阿育具有王相當得紹位又作是念此阿育大王所不於愛我若語言當作王者王必不樂即語言我今摠記此中若有好乘者是人當作王時諸王子聞彼所說各自念言我乘好乘時阿育言我乘老宿象我得作王時王又復語師言願更為觀之師復荅言此中有第一坐者彼當作王諸王子等各相謂言我坐第一阿育言我今坐地是堅勝坐我當作王王復語師更為重觀師又報言此中上器上食此當得王阿育念言我有勝食我必作王坐散還宮時阿育母問阿育婆羅門定記誰耶阿育啓言兒當作王老象為乘以地為坐素器盛食粳米雜酪是家勝也時婆羅門知阿育當王數修敬其母即便問言誰當作王師言汝生太子

阿育是其人也時頻頭羅王邊國恒又尸羅反王即語阿育汝將四兵平伐彼國及至發引與少兵甲時從者白王子言今往伐彼國無有軍仗云何得平阿育言我若應王者兵甲自然來應發是語時尋聲地開兵甲從地而出即將四兵往伐彼國時彼諸國民人聞阿育來即平治道路種種供養奉迎王子諸天宣令阿育王子當王此天下汝等勿興逆意彼國即便降伏如是乃至平此天下至於海際時父王得重疾諸臣即便在嚴阿育將至王所今且立此子為王我等後徐徐當立修師摩為王時王聞此語憂愁不樂默然不對即便命終時阿育心念口言我應正得王位者諸天自然來以水灌我頂索繒繫首尋聲諸天即以水灌阿育頂索繒繫首受王極位人神欣慶又引傳云阿育拜王曰鐵輪飛降王闍浮提虛空地下一各四十里鬼神咸皆讚善阿育王如法殯葬父王已即立阿毘樓陀為大臣時脩師摩王子聞父

崩背立阿育為王心生不忍即集諸兵來伐阿育時阿毘樓陀大目犍闍木象又作阿育王像以像騎象安置東門外又作無烟火坑以物覆之阿毘樓陀大目語脩師摩王子言欲作王者阿育在東門可往伐之能得之者自然得作王子即趣東門墮火坑即便即死亡阿育王正法治化時諸臣輩我等共立阿育為王故輕慢於王不行君臣之禮王亦自知諸臣輕慢時王語諸臣曰汝等可伐華菓之樹殖於刺棘諸臣荅曰未曾見聞却除華菓而殖刺樹乃至王三勅令我彼亦不從今時王即持利劍殺五百大目王將綵女出外園遊戲見一無憂樹華極敷盛王見已此華樹與我同名心懷歡喜王形體醜陋皮膚黧澀諸綵女輩憎惡王故以手毀折無憂華樹王從眠覺見無憂樹華狼藉在地心生忿怒繫諸綵女以火燒殺王行暴惡故曰暴惡阿育王時阿毘樓陀大目白王言王云何以手自殺諸臣綵女王今當立屠殺之人即宣殺

立屠殺者彼有一山名曰耆梨中有
一織師子亦名耆梨凶惡極打繫縛
男女及捕水陸之生乃至拒逆父母
是故世人傳云凶惡耆梨子時王使
語之言汝能為王斬諸凶人不彼答
曰一切閻浮提有罪者我能淨除況
此一方王即為作屋舍極為端嚴唯
開一門於其中間作治罪之法狀如
地獄時彼凶人啓王言今從王乞願
若人來入此中者不復得出答言如
汝所願今時商主之子厭世間苦出
家學道遊行諸國次第乞食設入屠
殺舍中時彼比丘遙見舍裏有火車
鑪炭等治諸衆生恐怖毛豎便欲出
門凶惡即往執比丘言入此中者無
有得出於此而死比丘心生悲悔泣
淚滿目乞我少時生命可至一月彼
凶不聽如是日數漸減正於七日彼
即聽許時此比丘知將死不久勇猛
精進坐禪息心不能得道至於七日
時王宮內人有事送付凶主將是凶
人著日中以杵擣之令成碎末時比
丘見是事極厭惡此身嗚呼苦哉我

身不久亦當如是斷一切結成阿羅
漢時彼凶惡人語此比丘期限已盡
比丘以偈答曰我心得解脫斷除諸
有盡今此身骸無復悵惜今時彼凶
主執彼比丘著鐵鑊油中足與薪火
火終不然或復不熱凶主見火不然
打拍使者而自然火火即猛盛久久
開鐵鑊蓋見彼比丘鐵鑊中蓮華上
坐生希有心即以啓王王便嚴駕將
無量衆來看比丘時彼比丘調伏時
至即身昇虛空猶如象王示種種變
化向王說偈我是佛弟子遠諸漏盡
生死大恐怖我今悉得脫時阿育王
聞彼比丘所說於佛法所生大敬信
傳云王訪諸臣民臣有及見佛者不
唯有波斯匿王妹作比丘尼年百三
十餘見佛在世王即往問佛何功德
耶尼答曰世尊威神備於經說我時
年十歲佛來入宮殿內地皆作金色
我即作禮金釵墮地細與光合去後
光歌尋之方得又云佛有八種音聲
今海邊有鳥名曰羯隨其音哀亮頗
以万一王求得此鳥旬日不鳴時青

衣映鏡嚴莊鳥見其像驚者欲鳴青
衣轉鏡還便輟響王曰若能使鳥鳴
者以為夫人青衣即取諸鏡懸於四
壁鳥見影顧迴惶悲鳴振翅清暢
和雅王聞之乃悟起正真道即拜青
衣為第二夫人乘女七千人咸皆歡
喜又曰比丘言佛未滅度時何所記
說比丘答言佛記大王於我滅後過
百歲時於巴連弗邑有三億家彼國
有王名曰阿育當王此閻浮提為轉
輪王正法治化又復宣布我舍利於
閻浮提立八万四千塔佛如是記然
大王今造此大地獄煞害無量王今
宜應慈念一切衆生佛之所記大王
者王當如法修阿育王於佛所極生
敬信合掌向比丘作禮我得大罪今
向比丘懺悔我之所作甚為不善唯
願佛子受我懺悔捨心勿復責我愚人
譬喻經云時王宮內常以四事供養
二万沙門有外道梵志門徒其威忌
害沙門欲加陵毀乃選其衆中能幻
化者變為異道所奉神名夷摩豆羅
一頭四面八目八辟強猛凶壯多從

之三何故生猪便取輪頭拍因內後園中伏萊王還聞之不悅久久之後王出行園見之憶念迎取歸宮第二夫人漸得親近具說情狀王聞驚恠即殺八万四千夫人阿育王後於城外造立地獄治諸罪人佛知王殺諸夫人應墮地獄即遣消散比丘化王王發信悟問比丘言殺八万四千夫人罪可得贖不道人言各為人起一塔塔下著一舍利當得脫罪耳王即尋覓阿闍世王舍利有國相父年百二十將五万人取本舍利王得大喜即分與鬼神各還所部令一日一時同戴八万四千刹諸鬼神言多隔山障不得相知王言汝曹但還治繫護刹安鈴我當使阿脩輪以手摸日月四天下亦同時震鼓便舉戴之二經不同故復兩存及迦葉語阿難經云塔成造千二百織成幡及雜華未得懸幡王身有疾牀枕慷慨曰若威靈有感願察我至誠諸塔並列于坐隅有臨王前王手自繫幡以次而去各還其所王體羸弊取幡不贍有諸比

丘行助王取之故今上幡先令比丘將之也由是病愈增竿十二故因名為續命幡王已建八万四千塔歡喜踊躍將諸羣臣往詣鷄雀精舍白耶舍上座曰更有比丘佛所受記當作佛事不我當往詣彼所供養恭敬上座答曰佛般涅槃時詣摩偷羅國告阿難曰於我般涅槃後百歲之後當有長者子名優波崛多當出家學道號無相佛王問上座曰優波崛多今已出世不上座答曰已出世出家學道是阿羅漢住在優留募茶山中王聞已歡喜踊躍即勅群臣速辦嚴駕將無量眷屬往詣彼所尊者思惟若王來者無量將從受諸大苦殺害微虫若使者曰我當自往詣王所時王問尊者自來歡喜踊躍從摩偷羅至已連弗邑於其中間開安舟桁於桁懸諸幡蓋時尊者優波崛多將一万八千阿羅漢眾逕至王國王大歡喜踊躍即脫瓔珞價直十萬而授與之王將諸大臣眷屬即出往尊者所即為下食五體投地向彼作禮長跪合

掌而作是言我今領此閻浮提受於王位不以爲喜今觀尊者踊躍無量如來弟子乃能如是如觀於佛時王請尊者優波崛多入城設種種座請尊者就坐眾僧令往鷄雀精舍白尊者曰尊者顏貌端正身體柔軟而我形體醜陋肌膚廉澀尊者而說偈曰我行布施時淨心好財物不如王行施以沙施於佛時阿育王告諸大臣我以沙布施於佛獲其果報如是云何而不脩敬於世尊王復白優波崛多言尊者示我佛所說法遊行處所當往供養禮拜時王將四兵軍眾及持種種供養香華幡幢及諸伎樂便將尊者發去尊者至隆頻林此是如來生處時王五躄投地供養禮拜即立佛塔此處菩薩六年苦行此處二女奉菩薩乳糜時尊者將王至道場樹下語王曰此樹菩薩以慈悲三昧力破魔兵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處時王捨無量珍寶種種供養及起大塔廟尊者將王至鳩尸那竭國言此處如來具

佛說阿彌陀經

卷第五

七

足作佛事畢於無餘殷涅槃而殷涅槃時王聞是語憂惱迷悶躡地啼泣涕零如是乃至興種種供養立大塔廟時王復白尊者曰我意願欲得見佛諸大弟子佛之所記者欲供養彼舍利願爲示之時尊者白王言善哉善哉大王能發如是妙心時尊者將王至舍衛國入祇桓精舍以手拈塔此是尊者舍利弗塔王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第二法王隨轉法輪時王生大歡喜捨十萬兩環寶供養其塔次復示大目犍連塔王應供養此塔王復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是神足第一以足踏地地即振動至於天宮降伏難陀跋難陀龍王時王捨十萬兩環寶供養此塔次復示摩訶迦葉塔語王言此是摩訶迦葉禪窟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答曰彼少欲知足頭陀第一如來施以半座及僧伽梨衣愍念衆生興立正法時王捨十萬兩環寶供養是塔次示尊者薄拘羅塔應當供養王問曰彼有何功德尊者答曰

佛說阿彌陀經

卷第五

八

彼無病第一乃至不爲人說一句法寂默無言王曰以一錢供養諸臣白王言功德既等何故於此供養一錢王告之曰聽吾所說雖除無明癡智慧能鑒察雖有薄拘句於世何所益時彼一錢還來至王所時大臣輩見是希有事異口同音讚彼嗚呼尊者少欲知足乃至不須一錢復示阿難塔語王言此是阿難塔應當供養王曰彼有何功德答曰此人是佛侍者多聞第一撰集佛經王即捨百億兩環寶而供養其塔時臣白王言何故於此布施供養皆悉勝前王白諸臣聽吾所說如來之躰身法身性清淨彼悉能奉持是故供養勝法燈常存世滅此愚癡冥皆由從彼來是故供養勝今時王供養上種種事恒徧至菩提道場樹此樹下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世間希有珍寶供養之事供養菩提樹時王夫人名曰恆舍羅締多夫人作是念王極愛念於我我

佛說阿彌陀經

卷第五

九

亦念王王今捨我將諸珍寶至菩提樹間我今當作方便然菩提樹樹既枯死葉便彫落王當不復往彼可得與我常相娛樂夫人即遣人以熱乳澆之樹即枯燥時諸使人輩白王言菩提樹忽然枯死葉葉變落時王聞是語即迷悶躡地時彼夫人見王憂愁不樂而白王言王勿憂惱我當喜悅王心王曰若無彼樹我命亦無如來於彼樹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彼樹既無我何用活耶夫人聞王決定語還復令以冷乳灌之彼樹尋更生王聞歡喜詣菩提樹下觀於菩提樹目不暫捨時王各辦四寶金銀瑠璃頗梨盛諸香乳及諸香湯持種種飲食幡幢寶蓋各有千種及種種華香伎樂受持八支齊布薩著白淨衣服執持香鑪在於殿上向四方作禮心念口言如來賢聖弟子在諸方者憐愍我故受我供養時王如是語時三十万比丘悉來集彼大衆中十萬是阿羅漢二十万是學人及凡夫比丘上座之座無人坐時王問諸比丘

上座云何而無人坐時彼大眾中有一比丘名曰耶舍是大阿羅漢具足六通白王言此座上座之座餘者豈敢於中而坐王復問曰於尊者所更有上座大王佛之所說名曰賓頭盧是上座應坐此處王大歡喜而作是言於中有比丘見佛者不尊者答曰有也大王賓頭盧者猶故存世王復曰曰可得見彼比丘不尊者曰大王不久當見尋當來至王大歡喜時尊者賓頭盧將無量阿羅漢次第相隨譬如鴈王乘虛而來在於上座諸比丘僧各修禮敬次第而坐時王見尊者賓頭盧頭鬚皓白辟支佛髻頭面禮足長跪合掌白尊者言見世尊耶時尊者賓頭盧以手舉眉毛視王而言昔如來將五百阿羅漢俱初在王舍城安居我今時亦復在中又復世尊住舍衛國時給孤獨長者女請佛及比丘僧時諸比丘各乘空而往彼我於今時以神力合大山往彼受請時世尊責我法那得現神足如是我今罰汝常在於世不得取

涅槃護持我正法勿令滅也又復如來將諸比丘僧入城乞食時王共二童子沙土中戲遙見佛來捧於塵沙奉上於佛時世尊記彼童子於我滅度百歲之後此童子於巴連弗邑當受王位領閭浮提名曰阿育當廣布我舍利一日之中當造八万四千塔今王身是也我今時亦在於中時王曰尊者曰尊者今往在何處尊者答曰王曰在於北山山名捷陀摩羅共諸同梵行僧俱王復問曰有幾眷屬尊者答曰六万阿羅漢尊者曰王何須多問今當施設供養於僧竟使王歡喜王言如是尊者然我今先當供養佛念所覺菩提之樹然後香美飲食施設於僧勅諸羣臣唱令國界王今捨十萬兩金布施眾僧十萬香湯澆灌菩提樹集諸兵眾時王子名曰拘那羅在王右邊舉二指而不言說意欲二倍供養大眾見之皆盡發笑王亦發笑而語言嗚呼王子乃有增益功德王復言我復以三十萬兩金供養眾僧復加十萬香湯洗浴菩提樹

時王子復舉四指意在四倍時王與患語曰誰教王子作是事與我興竟自啓王言誰敢與王興竟然王子聰慧利根增益功德故作是事耳時王右顧視王子白上座曰除我庫藏之物餘一切物及閭浮提夫人姊妹諸臣眷屬及我拘那羅子皆悉布施賢聖眾僧唱令國界時王上座及比丘僧以香湯洗浴菩提樹時菩提樹倍復嚴好增長茂盛時王及諸羣臣生大歡喜時王洗浴菩提樹已次復供養眾僧時彼上座耶舍語王言大王今大有比丘僧集當發淨信心供養時王從上至下自手供養彼有二沙弥得食已各以麩團麴歡喜九更手相分王見即笑而言此沙弥作小兒戲供養訖已王還上座前立上座語王言王莫生不信敬心王答上座座無有不信敬心王答上座見二沙弥作小兒戲如此聞小兒戲如世間小兒以土團更手相擲如是二沙弥以麩團以麴歡喜九更手相擲上座白王言彼二沙弥是俱解脫阿羅漢

卷之九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第三十

更相奉食王聞是已增其信心而作是念此二沙弥能展轉相施我今亦當於一切僧人施絹劫貝時二沙弥知王心所念二沙弥共相謂言令王倍增敬信一沙弥持鉢授與王一沙弥授以漆草王問彼沙弥用作何等二沙弥白王言王因我故施與眾僧絹及劫貝我欲令大王漆成其色施與眾僧時王作是念我雖心念口未發言此二達士得他心智而知我心王即稽首敬禮眾語沙弥言我因汝等施僧衣施僧衣已復以三衣并四億萬兩珍寶親五部眾觀願已復以四十億萬兩珍寶贖取閻浮提官人綵女及太子羣目阿育王所作功德無量如是

雜阿毘曇經云阿育王得大敬信問諸比丘言誰於佛法中能行大布施諸比丘言給孤獨長者最行大施王復問曰彼施幾許比丘答曰以億千金王聞已如是思惟彼長者尚能捨億千金我今為王何緣復以億千金施當以億百千金施時王起八万四千

佛塔於彼二塔中復施百千金復作五歲大會會有三百比丘用三百億金供養於彼彼眾中第一分是阿羅漢第二分是學人第三分是貞實凡夫除私庫藏此閻浮提夫人姪女太子大目施與聖僧四十億金還復贖取如是計校用九十六億千金乃至王得重病自知命盡王言我常所願欲以滿億百千金作功德今願不得滿足便就後世時計校前後所施金寶唯減四億未滿王即辦諸珍寶送與雞雀寺中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為太子諸目等啓太子言大王將終不久今復以此珍寶送與寺中國藏財寶已過諸國法以物為尊太子今宜斷之勿使用盡時太子即勅典藏者勿復出與時王自知索物不復能得所食金器送與寺中太子今斷金器以銀器與王食食已復送與寺中太子又斷銀器給以銅器王亦送與寺中又斷銅器給以凡器時王手中有半阿摩勒葉悲淚問諸大目今誰為地主時諸目啓王王為地主時阿

育王呼侍者言汝今憶我恩養汝持此半阿摩勒葉送雞雀寺中作我意禮拜諸僧足白言阿育王問訊諸大聖眾我領此閻浮提閻浮提是我所有今者頓盡不得自在唯此半阿摩勒葉我得自由此是最後擲波羅蜜哀慙我故納受此施令我得福時彼上座告諸大眾誰聞是語而不厭世如佛經說見他喪事應生厭離時彼上座作是念言云何令此半阿摩勒一切眾僧得其分食即教令斫磨著石榴羹美中行之一切皆得周遍時王復問傍臣曰誰是閻浮提主目啓王言大王是也時王從卧起而坐願望四方合掌作禮念諸佛德心念口言我今復以此閻浮提施與三寶時王盡書紙上而封緘之以齒印印之作如是事畢即便無常尔時太子及諸人民興種種供養送如王之法而闍維之法益經云王有太子名達摩跋檀那齊言法益是起八万四千塔曰所生也眼可愛如似鳩那羅鳥眼即以爲

名焉風姿明雅有文武稱善彈一弦琴王有一別房夫人見而愛之欲與私通太子固辭不從夫人懷恨既深又恐事泄密欲棄之因白王曰當今華夏一禮四海同風太子年德俱美文武備通宜可鎮撫邊要以取百姓之心王從其志即分部兵眾以送太子在鎮甚有治能歲餘王忽遍身患是天下師藥皆不能治夫人密使人執訪國內與王病同者破腹看之得一黑虫長數寸是近即取衆藥灌之其是弥甚又以大蒜薰之虫死而是歇於是白王曰妾能治王必使得美願聽我七日爲王王喜而許之曰何有哉夫人即以大蒜與王令服之便愈於是宮中綵女上酒稱慶令王醉卧無所覺知夫人即嫌恨太子即矯勅挑其兩眼令餘人代之國法以王齒爲印乃以臆摸王齒而印之太子奉勅歡喜無怨先挑一眼置掌中看之良久乃悟及苦空無我得須陀洹道然後以一眼與之於是與其妃相携步行出城行人爲之流涕悉

仰頭呼天太子有何罪乃致此耶辭拜嗚咽並不能復起亦有感激致死者乞食流迸過還本國猶持一弦琴在所而彈之時有大臣識是太子亦知夫人所爲不敢以聞乃因餘人啓王外有一盲人能彈琴備六十四伎變已下殊絕不可聞王即召之乃見其子子婦悶絕墜地良久乃蘇即問其故方悟是夫人所爲王先受五戒不復煞生唯實刑之棄於深林太子聞夫人被形結氣發病而死王年者皆耄疾卧床褥無復威力半年之中諸臣行事王卒後立位法益之子名三波提紹位也

今時諸臣欲立太子以紹王位中有一大臣名曰阿菟羅陀語諸臣曰不得即立太子所以者何大王阿育在時本捨願滿十萬億金作諸功德猶減四億不滿十萬億以是故今捨閻浮提施與三寶欲令滿足今是大地屬於三寶云何而立太子爲王諸臣聞已議出四億金送與寺中即便立法益之子爲王名三波提

阿育王息法益壞目因緣經云夫人善容及大臣耶奢盜取王印詐爲王勅挑王子兩目王後發誓使得眼根神感之應更生淨眼王見瑞應不可稱記脫已寶冠授與法益紹轉輪王治化六年法益治化已經六年白父王曰乞聽出家王即聽許令出家學道枯案阿舍所說不言法益紹位蓋略之耳然則法益出家之後其子三波提乃爲太子阿育還領王位者也復次太子名毗梨訶西那以紹王位毗梨訶西那太子名曰沸沙須摩次紹王位沸沙須摩太子名曰沸沙蜜多羅次紹王位時沸沙蜜多羅問諸臣我當作何等令我名德久存於世時賢善諸臣信三寶者啓王言阿育祖王在世造八萬四千塔復興種種供養此之名德相傳至今王欲求此名者當造立八萬四千塔及諸供養王言大王阿育有重威德能辦此事我不能作更思餘事中有惡臣不信向者啓王言世間有二法法傳世不滅一者作

釋迦牟尼

卷之三

善二者作惡大王阿育作諸善行今王當作惡行打壞八万四千塔此名不滅時王用佞目語欲壞諸塔寺先往雞雀寺中門前有石師子即吼王聞之驚怖即還入城如是再三欲壞彼寺時王問諸比丘使我壞塔寧壞僧坊比丘答曰二不應行王其欲壞者寧壞僧房殺害比丘如是漸漸至婆伽羅國又復唱令若有人能得沙門頭者賞之百金今時彼國中有一阿羅漢化作衆多比丘頭與諸百姓令送與王令王庫藏財寶竭盡時彼王聞羅漢作如是事倍復瞋恚欲殺羅漢時彼羅漢入滅盡定王作無量方便殺彼聖人終不能得三昧力故不傷其體如是漸進至佛塔門有一鬼神止住其中守護佛塔名曰牙齒作是念我受持禁戒不殺衆生不能害王又復作念有一神名曰爲重凶暴勇健求索我女我不與之今爲護法當嫁與彼令其守護佛法時彼重神排攬大山推迤王上及四兵衆無不死盡彼王終亡孔雀苗裔於此

釋迦牟尼

卷之三

永終祐尋八万塔緣乃懸記後事廣長所說其驗已徵撰譜之始本述釋種但塔興阿育故備記孔雀雖於文爲繁而塔事備矣

釋迦獲八万四千塔宿緣記第三十二 出普應經
今時佛與阿難入舍衛城乞食見羣小兒於道中戲各聚地土用作舍宅倉庫財寶五繫有一小兒遙見佛來敬心內發歡喜踊躍即取倉中土爲繫者便以手探欲用施佛身小不及語一小兒我登汝上以繫布施小兒歡喜報言可今即躡肩上以土奉佛佛下鋒位頭受土受已授與阿難持此土以塗我房阿難食後以土塗佛房地齊得一遍其土便盡佛告阿難向小兒緣施此土我般涅槃繫百歲之後當作國王字阿輪迦阿育之別名也其次小兒當作大臣共領閭浮提一切國上興顯三寶廣設供養分布舍利遍閭浮提起八万四千塔阿難歡喜重白佛言如來先昔造何功德而乃有此多塔之報佛言過去有國王名波塞奇典閭浮提八万四千國時世有佛

釋迦牟尼

卷之三

名曰沸沙波塞奇王與諸臣民供養於佛及比丘僧四事供養時王心念邊小諸國皆悉偏僻人民之類無由修福今當圖畫佛之形像分布諸國咸得供養作是念已即召畫師勅使圖畫時諸畫師來至佛所看佛相好欲得畫之這畫一蒙忘失餘蒙重複觀看復次下手畫一忘一不能使成時波塞奇調和衆彩手自爲畫一像以爲模法於是畫師乃依圖畫八万四千像布與諸國諸小國王皆得供養時波塞奇我今身是以此緣故常得三十二相殊特之身般涅槃後得此八万四千諸塔祐觀波塞畫像克果法身塔廟之數有若符契法華所謂刻畫作像皆成佛道斯其驗矣

釋迦法滅盡緣記第三十三 出雜阿含經

佛言此摩偷羅國將來世當有商人子名曰掘多掘多有子名優波掘多我滅度百歲後當作佛事於教授師最爲第一百歲之後優留鼻茶山有那咤跋置迦阿蘭若處最爲第一佛作是念我以正法付囑人及天者我

之教法則千歲不動即告帝釋及四天大王我涅槃後各於方土護持正法過千歲後有非法出閻浮提中惡風暴雨多諸災患人民飢饉觸物磨滅飲食失味珍寶沉沒西方有王名鉢羅婆北方有王名耶婆那南方有王名釋迦東方有王名兜沙羅此四方盡亂時諸比丘來集中國拘睺彌國王名摩因陀羅西那生子手似五塗身似甲冑有大勇力又五百大臣同日生子皆五手冑身時拘睺彌國一日雨血王見惡相即大恐怖請問相師相師答言王今生子當王閻浮提多殺害人即因為名難當年漸長大時四惡王從四方來王大憂怖有天神告言大王且立難當為王足能降伏彼四惡王便依神言捨位與子以髻中明珠冠其子首集五百大臣香水灌頂令往征伐諸臣之子身被甲冑從王俱征與四惡王共戰殺之都盡王閻浮提治在拘睺彌鞞國佛告四大天王巴連弗國當有婆羅門

名曰阿耨尼達多通達比陀經論彼婆羅門當納妻其妻有娠便欲與人論議即問諸相師答云是胎中兒當了達一切經論故令母如是月滿生子了達一切經論及醫方教授五百弟子有衆多弟子故名曰弟子於我法中出家學道通達三藏善能說法辯才巧妙攝多眷屬又復世尊告四大天王即此巴連弗邑當有大賣主名曰須陀那其妻有娠便質直柔和無諸邪想諸根寂靜時彼賣主即問相師相師答曰胎中兒極為良善故令母如是月滿生童子名曰脩羅陀年紀漸長於我法中出家學道勤行精進便得漏盡證羅漢果然其寡聞少欲知足及少知舊居在捷陀摩羅山恒來為難當王說法難當見父王過世兩手抱尸悲啼啼哭憂惱傷心時彼三藏將多眷屬為王說法王聞法已憂惱即止於佛法中生大敬信而發聲唱言自今以後我施諸比丘無恐畏適意為樂而問比丘前四惡王毀滅佛法有幾年歲諸比丘答

云經十二年王心念言作師子吼我當十二年中供養五衆種種豐足供施之日天當降香澤之雨遍閻浮提一切實種皆得增長諸方人衆皆持供具來詣拘睺彌國供養衆僧時諸比丘大得供養諸比丘輩不修三業戲論過日貪著利養好自嚴飾身著妙服離出家法形類比丘是法中大賊壞正法幢建惡魔幢滅正法炬然煩惱火消正法海壞正法山破正法軀拔正法樹時天龍鬼神等於諸比丘皆生惡意厭惡遠離不復衛護而同聲唱言却後七日佛法滅盡號咷悲泣共相謂言至說戒日比丘闍諍如求正法於此而滅諸優婆塞聞諸天言共詣衆中諫諸比丘闍諍至十五日說戒時捷陀摩羅山阿羅漢脩羅他觀閻浮提今日何處有衆僧欲往說戒即詣拘睺彌時彼僧衆乃有百千人唯有此阿羅漢脩羅他來又復有一三藏名曰弟子此是如來最後大衆聚集今時維那行舍羅籌白三藏言衆僧已集今為說波羅提木叉

時上坐答言閻浮提如來弟子皆來集此數有百千如是衆中我爲上首了達三藏尚不學戒律況復餘者而有所學今當爲誰而說戒律尔時彼阿羅漢備羅他立上坐前合掌白上坐言上坐但說波羅提木叉如佛在世時舍利弗目犍連等大比丘衆所學法我今已悉學如來雖滅度今已出千歲彼所制律威儀我悉已備足上坐弟子聞備羅他比丘自言如來所制戒律我悉備持起不忍心有一弟子名曰安伽陀極生忿恨從座起罵辱彼聖汝是下座比丘愚癡無智而毀辱我師即持利刀殺彼聖人尔時有一鬼名曰大提木佉作是念言世間唯有此一羅漢而爲惡比丘弟子所害執持金銅杵以打破彼頭即便命終尔時阿羅漢弟子見殺其師忿恨不忍即殺三藏尔時諸天世人悲哀啼泣嗚呼苦哉如來正法今便都盡即此大地六種震動無量衆生號咷啼泣各各離散尔時拘睺弥王聞諸比丘殺阿羅漢及三藏法師心

生惱惋諸邪見輩競破塔廟及害比丘從是佛法索然頓滅尔時人天聞佛所說莫不揮淚釋迦法滅盡相記第三十四 出法滅盡經 佛告阿難吾般泥洹法欲滅時五逆濁世魔道興盛諸魔沙門壞乱吾道著俗衣裳樂好袈裟五色之服飲酒炙肉殺生貪味無有慈心更相憎嫉時有菩薩精進修德一切敬待人所宗向教化平等憐貧念老救育窮厄恒以經像令人奉事作諸福德志性溫善不侵害人損身濟物不自惜已忍辱仁和設有是人衆魔比丘咸共嫉之誹謗揚惡損黜驅遣不令得往自共於後不修道德寺廟空荒不復修理轉就毀壞但貪財物積聚不散不作福德販買奴婢耕田種植焚燒山林傷害衆生無有慈心奴爲比丘婢爲比丘尼無有道德媼洩濁乱男女不別令道薄淡皆由斯輩或避縣官依倚吾道求作比丘不修戒律月半月盡結名講戒厭倦懈怠不欲聽聞抄略前後不肯盡說經不誦讀設

有讀者不識字句爲強言是不誥明者貢高求名囑天雅步以爲榮貴望人供養諸魔比丘命終之後精神當墮無澤地獄五逆罪中餓鬼畜生靡不更歷邊恒沙劫罪竟乃出生在邊國無三寶處法欲滅時女人精勤恒作功德男子懈慢不用法語眼見沙門如視真土無有信心法輪彌沒當尔之時諸天泣淚水旱不調五穀不熟災疫流行死亡者衆人民勤苦縣官侵剋不修道理皆思樂乱惡人轉多善者甚少日月轉促人命轉短四十頭白裁壽六十男子壽短女人命長七八九十或至百歲大水忽起卒至無期世人不信故謂有常衆生雜類無有豪賤沒溺浮漂魚鼈噉食菩薩比丘衆魔驅逐不豫衆會菩薩入山福德之虞懷怖自守以爲忻快壽命迅長諸天衛護月光出世得相遭值共興吾道五十二歲首楞嚴經般舟三昧先滅化去十二部經尋復化滅盡不復現不見文字沙門袈裟自然變白聖王去後吾法滅盡辟如油

燈臨欲滅時光更猛威於是便滅經吾法盡時亦如燈滅自此之後難可縛紀如是又後弥勒當下世間作佛天下太平毒氣消除雨潤和適五穀滋茂樹木長大人長八丈皆壽八萬四千歲衆生得度不可稱計祐定以方等固知三寶常住常住之法理無興滅興滅之來乃世緣業耳晨離西隱不害千光之恒明也

釋迦譜卷第五

釋迦譜卷第五

校勘記

- 一 底本，金藏廣勝寺本。
- 一 六一九頁中一行及卷末「卷第五」，資、磧、普、南、徑、清作「卷第十」。
- 一 六一九頁中三至六行目錄，徑、清無。
- 一 六一九頁中八行第九字「脩」，資、磧、普、南、徑、清作「循」。
- 一 六一九頁下一行第八字「經」，資、磧、普、南、徑、清作「著經」。
- 一 六一九頁下三行「願頭婆羅當知」，諸本作「頻頭婆羅當治」。
- 一 六一九頁下八行「相師」，諸本作「聞相師」。
- 一 六一九頁下一一行「願頭婆羅門」，諸本作「頻頭婆羅王」。
- 一 六一九頁下一五行第七字「者」，諸本作「無憂者」。
- 一 六二〇頁上二行「阿育」，資、磧、普、南、徑、清作「阿育王」。
- 一 六二〇頁上四行第四字「凡」，資、磧、普、南、徑、清作「瓦」；麗作「凡」。
- 一 六二〇頁上八行首字「於」，資、磧、普、南、徑、清無；麗作「相」。
- 一 六二〇頁上二〇行第九字「老」，清作「者」。
- 一 六二〇頁中一行末字「恒」，資、磧、普、南、徑、清作「恒」。
- 一 六二〇頁中一七行及一八行「素繒」，諸本作「素繒」。
- 一 六二〇頁中二〇行第三字「日」，磧、普、南、徑、清作「自」。
- 一 六二〇頁下九行首字「輩」，資、磧、普、南、徑、清作「輩云」。
- 一 六二〇頁下一三行「令我」，諸本作「令伐」。
- 一 六二〇頁下一四行「利劍」，資、磧、清作「利劍」。
- 一 六二一頁上一二行「設入」，諸本作「誤入」。
- 一 六二一頁上一八行「正於」，諸本

作「止於」。

一 六二二頁上二一行末字「凶」，諸本作「女」。

一 六二二頁中一行「象王」，諸本作「鴈王」。

一 六二二頁中一二行「諸漏盡」，資、磧、普、南、徑、清作「諸漏已盡」；麗作「得諸漏盡」。

一 六二二頁中二〇行「地緬」，資、磧、普、南、徑、清作「地面」。

一 六二二頁中末行首字「以」，諸本作「似」。

一 六二二頁下五行第一一字「道」，麗作「道意」。

一 六二二頁下六行「乘女」，資、磧、普、南作「采女」；徑、清、麗作「綵女」。

一 六二二頁下一五行第六字「修」，資、磧、普、南、徑、清作「修行」；麗作「修行時」。

一 六二二頁下二二行第一三字「旦」，麗作「旦」。

一 六二二頁上三行第二字「其」，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二頁上一〇行「斂眉」，諸本作「斂脊」。同行第九字「搖」；資作「捶」；磧、普作「插」。

一 六二二頁上一一行「充飽」，徑作「充滿」。

一 六二二頁上一二行首字「時」，麗作「皆」。

一 六二二頁上一八行「然者者」，諸本作「然者」。

一 六二二頁中二行「日月」，磧、徑、清、麗作「日日」。

一 六二二頁中七行第四字「與」，資、磧、普、南、徑、清作「與本」；麗作「與先」。

一 六二二頁中八行第八字「中」，麗無。

一 六二二頁中一七行至次行「三十六……神言」十二字，麗無。

一 六二二頁中二〇行「巴連弗邑」，磧、南作「邑連弗邑」。

一 六二二頁下一三行「百歲燈」，諸本作「千歲燈火」。同行「恒河」，諸本作「五恒河沙」。

一 六二二頁下一五行第一〇字「足」，諸本作「具足」。

一 六二二頁下一九行第七字「募」，資、磧作「慕」。

一 六二二頁上三行第三字「行」，資、磧、普、南、徑、清作「後」。

一 六二二頁上九行「人起」，資、磧、普、南、徑、清作「人造」。

一 六二二頁上一七行第四字「赤」，諸本作「亦」。

一 六二二頁上二〇行第七字「牀」，麗作「伏」。

一 六二二頁上二二行首字「有」，諸本作「俯」。

一 六二二頁下八行「行施」，資、磧、普、南、徑、清作「布施」。

一 六二四頁上二行「躡地」，南作「僻地」。

一 六二四頁上二二行「次示」，資、磧、

一 普、南、徑、清作「次復示」。

一 六二四頁中五行「拘句」，南作「物句」。

一 六二四頁下一行「我將諸」，資、磧、普、南、徑、清作「我諸」；麗作「我持諸」。

一 六二四頁下一二行「更生」，麗作「復更生」。

一 六二五頁上五行「上座」，資、磧、普、南、徑、清作「上座耶尊者答曰」；麗作「上座耶尊者答曰更上座」。

一 六二五頁上二二行第一〇字「法」，資、磧、普、南、徑、清作「汝」；麗作「正法」。

一 六二五頁中九行第八字「往」，諸本作「住」。

一 六二五頁中一三行第一〇字「僧」，諸本作「僧食」。

一 六二五頁中一八行第七字「兵」，麗作「五」。

一 六二五頁中末行第六字「十」，諸

本作「千」。

一 六二五頁下九行第四字「覓」，諸本作「千覓」。

一 六二五頁下一六行第二字「手」，諸本作「乎」。

一 六二五頁下一九行「王答上座」，麗無。

一 六二六頁上一一行第七字「衆」，資、磧、普、南、徑、清作「衆僧」。

一 六二六頁上一三行第六字「親」，資作「親」；磧、普、南、徑、清、麗作「親」。同行第一〇字「親」，資作「親」。

一 六二六頁中一行「二塔」，徑、麗作「一一塔」。

一 六二六頁中四行「貞實」，南作「真實」；徑、清作「實實」。

一 六二六頁中一八行第一二字「今」，資、磧、普、南、徑、清作「令」。

一 六二六頁中二一行第九字「凡」，諸本作「瓦」。

一 六二六頁下一〇行末字「勒」，資、

磧、普、南、徑、清作「勒果」。

一 六二七頁上一行第五字「明」，徑作「名」。

一 六二七頁上五行第四字「禮」，南、徑、清、麗作「化」。

一 六二七頁上一五行首字「曰」，麗作「曰但令我差七日」。

一 六二七頁上一七行第一〇字「即」，資、磧、普、南、徑、清作「既」。

一 六二七頁上一八行「伐之」，諸本作「代之」。

一 六二七頁上二一行第二字「看」，資、磧、普、南、徑、清作「有」。同行第八字「及」，麗無。

一 六二七頁中三行第六字「過」，麗作「遇」。

一 六二七頁中五行第九字「聞」，麗作「問」。

一 六二七頁中七行「已下」，諸本作「弄」。同行第八字「聞」，諸本作「不聞」。

一 六二七頁中八行第四字「婦」，南、

一 徑、清作「父」。

一 六二七頁中一行第五字「形」，

磧、南、徑、清、麗作「刑」。

一 六二七頁中一二行「耄疾」，資、磧、

普、南、徑、清作「耄病」；麗作「耗疾」。

一 六二七頁下八行首字「道」，資、磧、

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七頁下一四行末二字至次行

「次紹……多羅」十字，麗無。

一 六二七頁下末行「二法」，諸本作

「二種」。

一 六二八頁上一二行第一一字「端」，

諸本無。

一 六二八頁上二二行第八字「迨」，

磧、普、南、徑、清作「筭」。

一 六二八頁中一七行「阿輪迦」，磧、

南、清、麗作「阿輸迦」。

一 六二八頁中一八行「國上」，諸本

作「國土」。

一 六二八頁下七行第五字「這」，磧、

普、南、徑、清、麗作「適」。

一 六二九頁中六行第一〇字「曰」，
資、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九頁中七行第七字「通」，資、

磧、普、南、徑、清無。

一 六二九頁中一八行第六字「尸」，

諸本作「父屍」。

一 六二九頁下三行第五字「降」，資、

磧、普、南、徑、清作「降雨」。

一 六三〇頁上一行首字「時」，資、磧、

普、南、徑、清作「時彼」。

一 六三〇頁上一七行「金銅」，諸本

作「金剛」。

一 六三〇頁中一六行第四字「就」，

麗作「轉」。

一 六三〇頁下二行「囑天雅步」，資、

麗作「噓天雅步」；磧、普、南、徑、

清作「噓天推步」。

一 六三〇頁下四行第三字「澤」，資、

磧、普、南、徑、清作「擇」。

一 六三〇頁下五行第四字「邊」，資、

磧、普、南、徑、清作「無邊」；麗作

「遍」。

一 六三〇頁下八行第一二字「彌」，
資、磧、普、南、徑、清作「珍」。

一 六三〇頁下一一行第五字「修」，

南、徑、清作「循」。

一 六三一頁上三行第四字「又」，資、

磧、普、南、徑、清作「人」；麗作

「久」。同行第八字「當」，資、磧、

普、南、徑無。

一 六三一頁上八行「西隱」，清作「夕

隱」。